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二年

聖教史略

獻縣張家莊
第五次排印

河北獻縣耶穌會主教恩利格劉　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田志居贈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P. IOSEPH SIAO S. J.

HISTORIA ECCLESIASTICA

5ª Editio correcta

I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48.1
8478
v.2

聖教史略目錄

卷十一　近世紀　三

明代中國教史

羅明堅　二
利瑪竇　四
韶州立堂　九
南雄開教　十二
南昌立堂　十七
利瑪竇初次至北京　十九
奉召進京　二十三
北京立堂開教　二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002326384

徐光啟奉教　二十八
利瑪竇病歿　三十
上海開教　三十三
禮部命下教難大起　三十八
教務依然興隆　四十四
徐光啟致仕　四十八

卷十二　近世紀　四

續中國教史

徐光啟陞官　五十三
光啟善終　五十九
湯若望　六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明末教友數　六十三
艾儒略　六十三
方德望　六十九
南京教務復振　七十二
山東開教　七十三
江南教務興隆　七十五
湖廣四川開教　七十六
始用新歷　八十五
畢方濟出使　八十六
奉教大員　九十
初次退敵　九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二次退敵 九十五
遣使至羅瑪 九十六
太后致教皇書 九十八

卷十三　近世紀　五

續中國教史　自清初至康熙末

清初教務大略情形 一百十三
福建教難 一百十四
方濟各會士傳山東 一百十八
江浙兩省情形 一百十九
順治朝各省教務 一百二十五
北京教務 一百二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東堂肇始　一百二十七
湯若望陞官　一百二十八
南懷仁奉召進京　一百三十五
湯若望壽旦榮廕　一百三十六
楊光先仇教　一百三十七
各省教難　一百四十五
神父俱解送北京　一百四十七
康熙親政　一百五十
教仇受報　一百五十三
北京大行教化　一百五十七
皇上表章聖教　一百六十

各省情形　一百六十三
華人羅文藻陞主教　一百六十五
法王遣教士東來　一百六十六
浙省風波　一百六十八
教皇簡放主教十二員　一百七十一
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　一百七十三
教皇出諭禁止遣使來中國　一百七十四

卷十四　近世紀　六

續中國教史　自雍正至咸豐末

雍正不喜西士　一百八十六
京外西士被逐　一百九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ROC

教難大作　一百九十八
雍正强辨　一百九十九
教皇遣使修好　二百
廣州西士被逐　二百二
乾隆初政出諭禁教　二百四
各省教難　二百七
南京教難　二百十九
在朝供職之西士　二百二十一
四川教難　二百二十六
中國教士教友充發伊犂　二百三十二
嘉慶受禪　二百三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四川教難　二百三十八
四川公議會　二百三十九
耶穌會復入中國　二百四十四
南京約　二百四十四
英美牧師始入中國　二百四十五
多數教友致命　二百四十七
天津約　二百四十九
洋兵進京　二百五十四
保教條約　二百五十六

卷十五　近世紀　七

中國附近諸國開教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日本開教考　二百五十九
京都開教　二百六十一
五島開教　二百六十五
奧布那加平亂　二百六十六
京都大堂　二百六十九
南省教化愈隆　堯希喜　二百七十五
遣使朝覲教皇　二百七十八
九州平　二百八十三
教難原因　二百八十四
瓦理剛被參　二百九十四
與中國議和　二百九十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教友爭願致命　三百
德川朝　三百三
貴族多奉教　三百五
英荷商人誤陷　三百九
酷烈之教難　三百十五
三萬七千人同日死難　三百二十
昔年教友後裔　三百二十二
　高麗開教考　三百二十五
議舉主教司鐸　三百二十七
教化日隆　三百二十九
主教三位神父十二位教友二千餘致命　三百二十九

安南開教考 三百三十
嗣君仇教 三百三十一
聖教大興 三百三十二
暹羅開教考 三百三十三
緬甸開教考 三百三十五

卷十六 近世紀 八

續歐洲教史
無宗教派 三百三十九
佛爾太 三百四十
盧騷 三百四十三
馬嵩秘密會 三百四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教皇維持風化　三百四十九
各國謀滅耶穌會　三百五十七
格肋孟十四照准　三百六十四
比約第六　三百六十六
法國大革命之原因　三百六十七
國會仇教　三百六十九
通國教難　三百七十四
拿坡崙　三百七十六
比約第七　三百七十八
拿坡崙被謫　三百八十七
耶穌會復興　三百九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良第十二　三百九十一
額我略第十六　三百九十三
比約第九　三百九十五
羅瑪被佔　四百一
瓦第剛大公議會　四百六
良第十三　四百十
比約第十　四百十三

卷十七　近世紀　九

續歐洲教史

法國　四百十五
德國　四百二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奧國 四百三十二
英國 四百三十四
班國 四百四十三
葡國 四百四十六
瑞士 四百四十九
比利時 四百五十
荷蘭 四百五十三
丹瑪瑞典那威 四百五十四
俄國 四百五十六
北墨洲 四百五十九
南墨洲 四百六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非洲　四百六十八
澳洲　四百六十九
亞西亞　四百七十四

卷十八　近世紀　十
續中國教史　自咸豐末至光緒末

同治初年之亂　四百七十九
北京教史　四百八十四
各省排外思想　四百八十八
天津教難原因　四百九十七
中法之戰　五百四
南省不靖　五百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中日之戰 五百十二
拳匪源流 五百十五
天津匪發 五百二十八
北京教難 五百三十一
南省教難 五百三十四
北省教難 五百三十六
奉天吉林黑龍江 五百四十四
天津失守 五百四十七
聯軍北上 五百四十九
皇家出奔 五百五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明朝中國開教

1. P. Colombel

近世紀三　自利瑪竇入中國至沈漼仇教

是書之編。原爲我中國教友。故關於中國教會歷史者紀之尤詳。非故爲偏重。理宜然也。如此後數卷皆祇紀中國事。雖於通史之體。似有不合。然照編年之例。仍是十七八世事。與前卷正相連屬。固未嘗凌躐次序也。迨我中國十七八世事敘畢。再敘他國事。仍於通史體。未爲大乖。至此數卷取材。多以耶穌會高司鐸之江南教史爲底本而旁參聖教羣籍。與中國通鑑諸書。間有釐正發明之處。惟措詞粗淺。罣漏尚多。不堪寓大雅目也。

中國聖教會。元朝時候。業已傳行。雖未偏於民間通都大邑。所在多有。及元滅明興。洪武君臣。執定排外主義。凡外國人。不與同中

Sino-Internationale GENÈVE

國。從此西洋教士之在中國者。無復駐足地。其時又有西域大買爾耶之亂。三十餘年。道路梗阻。中西不通。（見前卷）中國聖教會。漸至失傳。迨二百餘年後。利瑪竇等復來中國傳教。已無蹤迹可尋。所以史家論中國開教事。咸謂元朝以後。實行開教者。當以利瑪竇爲東來第一人。聖方濟各沙勿略卒於上川島。聖多明我與聖方濟各兩會修士。僅在濱海之地。寄居幾時。均未久留。亦未入中國內地。卽耶穌會士羅明堅亦未得深入。玆將其事原委。略敍梗概如左。

羅明堅先利瑪竇二年來至澳門。其時海禁最嚴。不得入內地傳教。只得在澳門等候機會。後來中國地方官。與澳門葡國商人。立了約章。准外國商人。每年在春秋兩季。至廣州城下貿易。商人在

居天寧寺

西僧之稱

船上住宿。不准登岸。船在附近處停泊。往往兩三個月。羅明堅見機會可乘。就隨商船到了廣州城下。登岸拜謁地方官。言明自己係棄俗修道之人。欽崇天地萬物眞主。日日奉祭。與商人不同。求准登岸。來城垣寄居。以便奉祭。一俟貿易事畢。即搭商船回澳門。地方官允如所請。羅神父因得一年兩次至廣州。漸通中國語言文字。逢人講勸。又著書發明教理。書名聖教實錄。刷印行世。傳流甚廣。中國漸有信向者。而海關道某。與總兵某。尤喜與神父交。知神父意在入內地傳教。欲玉成之。爲之進言於制臺陳公。陳公允之。想神父棄俗修道絕色不婚。是與桑門釋子無異。命居肇慶府東關天寧寺中。神父亦剪髮。披袈裟。以示棄俗之意。頗類僧人。故當時人稱神父曰西僧。或番僧。然神父外面服制。雖與僧人相類。

而居心制行。則大相徑庭。在天寧寺清除一室。爲敬主聖堂。日日舉行彌撒。每向人宣講。必指斥佛老之非。揭明聖教正理。不久。招惹了僧徒嫉妬。不能相容。會制臺陳公去任。懼被人奏參。客外人入境。亦廹令神父速離天寧寺。神父不得已。又回了澳門。計在寺中寄居。不過四五個月。

然天主聖意。必欲使聖教傳行中國。數月之後。又默感新制臺郭公之心。使遣人招羅明堅重回肇慶。准隨便擇地建堂。羅神父一得此信。喜出望外。就偕同利瑪竇等三四人。復來。肇慶。擇城東濱河之地。建堂一所。規模雖非宏壯。形式頗爲雅觀。內設祭臺。臺上供耶穌聖像。像上大書天主二字。天主之稱始此像前焚香燃燭。以昭誠敬。堂之左右。搆屋數椽。爲教士住宿之所。旣而羅明堅回了西洋。

羅明堅回西洋

Calvinus
Sixtus V
Urbanus VII
Gregorius XIV
Innocentius IX

打算遊說各國奉教君王。遣使與中國通好。若得中國皇帝明降諭旨。恩准傳教。則教士寄居內地。立足穩定。可無他虞。無如主意雖佳。機會不好。羅神父到了西洋。正值法國與班國搆兵。旣而恩理格第三被弒。國內無主。賈爾文教徒又正倡狂。英國則依撒伯爾女主離爲正教。教皇試斯篤第五方去世。吳爾巴諾第七。在位僅十三天。額我略第十四。在位十個月。意諾增爵第九在位兩個月。羅神父在羅瑪不足二年。見了四位教皇。遊說之事。徒勞夢想。不久。亦抱病去世。

利瑪竇居肇慶

自羅明堅回了西洋。利瑪竇獨留肇慶。擔任傳教諸事。那時兩廣總督。駐劄肇慶。以爲省垣。利瑪竇年纔三十許。精通天文地理。歷數格致之學。神功之外。即製造天地球。萬國輿圖。日晷表。量時沙

漏。等件。與自西洋帶來之自鳴鐘。風琴等物。均陳設一室。任人觀玩。一時遠近閧傳。搢紳仕宦。叩門請謁者。殆無虛日。而鄉下平民來者。則更肩摩踵接。多不勝數。見各種儀器。皆歎賞不置。時中國尙不知地體渾圓。天下五大洲之說。及見輿圖所載。乃知天下之大。中國特亞細亞洲之一隅耳。若自鳴鐘等件。亦中國前所未聞。則尤歎爲奇製。中國之有鐘表。自利瑪竇始。後世好事者。或敬祀利瑪竇。以爲鐘表神。繪像供奉。殊爲可笑。利瑪竇又嘗以輿圖鐘表等件。贈於諸當道。皆喜而受之珍若拱璧。乃知利瑪竇係博學多聞之高士。非尋常西僧可比也。

利瑪竇與人晉接周旋。異常謙和。雖豎子販夫。亦不慢待。爲人講解西學。必兼講聖教道理。發明天地萬物惟一眞主。生成存養。而

祛魔化人

爲萬民之大父。吾人生天地間。霑濡鴻恩。必當竭誠奉事。方不虛此一生。情詞懇摯。娓娓動聽。日間逢人講勸。至夜則泣禱天主。求賜中國聖教廣揚。如此久之。漸有被化進教者。一日授洗二十人。又一日授洗十八人。 天主又以靈異事。感動人心。肇慶府下鄉有一少年。夜過荒地。爲魔所憑。時發顛狂。日夜不甯。其父母深以爲憂。屢請和尚道士。爲之祈禳。終歸無效。後聞利瑪竇名。延至家中。利瑪竇謂其父母曰。汝家所供魔像符錄。皆是引鬼之媒。誠欲汝子脫離魔手。當先將此諸物付火燒毀。其父母遵命。立卽燒毀。利瑪竇乃爲之祈禱。又取自己所佩之聖櫝。帶於病人項間。少頃。魔鬼卽退。百病立除。自是一家傾心奉教。 又有梁姓官。年過四十。尚未有兒。來肇慶天主堂。求利瑪竇爲之代禱。利瑪竇允之。引

入聖堂。爲之誦經。朞年之後。果舉一子。又過一年。又舉一子。由是全家感激奉教。

利瑪竇居肇慶天主堂。不滿六年。教友數目。日見加增。乃無何。新制臺劉節齋上任。羨慕天主堂之華麗。欲取爲祠堂。遣人勸利瑪竇減價出售。利瑪竇堅執不從。劉制臺不悅。乃下逐客令。命利瑪竇三日內離去肇慶。回歸澳門。利瑪竇無奈。只得束裝就道。教友聞信。多來送行。有泣下者。利瑪竇善言勸慰。謂汝等此後無聖堂。可在家中祈禱。又派定會長。照管代洗等事。囑託既畢。起身出城。不料。行至廣州。又被制臺遣人召回。提入公堂。大肆威逼。必欲利瑪竇受價。制臺聲色俱厲。利瑪竇以謙承之。氣度安閒。然卒不可屈。太守王公。素與利瑪竇善。密謂利瑪竇曰。制臺大人。不欲居覇

韶州立堂

佔之名。故必欲先生受價也。利瑪竇曰。是可不必。若准我在南雄地面。隨便擇地建堂。則肇慶天主堂。卽可拱手相讓。是不受價。如受價也。利瑪竇此言。是願入內省開教。以南雄在廣東省北界。近江西省。又去南京不遠故也。

王太守以此意入告制臺。制臺大喜。卽派兵護送利瑪竇北上。舟行八日。抵韶州城下。瑪竇初無心在此城駐足。惟願北上。深入內地。及見韶州各官。款留甚切。紳商士庶。亦皆歡迎。或有開教之望。遂不復北上。卽擇城西濱河官地。建堂棲止焉。 初澳門同會修士。聞利瑪竇被逐之信。知已離肇慶而去。以後則不知所往。不勝疑慮。道路風傳。有謂已被刦殺者。數月之後。乃知利瑪竇已深入內地。在韶州府寄居矣。由是莫不欣喜。爭願前往依隨。幫同傳教。

瞿汝夔奉教

有中國兩熱心少年。一名鐘鳴仁[1]廣東人 一名黃明沙。澳門人 有志修道。亦來追隨利瑪竇。後二人均入耶穌會。帮助傳教諸事。頗著賢勞。爲當時神父所倚賴。

時利瑪竇博學名譽。傳播甚遠。名人學士。路出韶州者。必來拜訪。有已故禮部尚書瞿文懿公之長公子。瞿汝夔號太素。佩服瑪竇。德學。至願拜爲師。稽首稱弟子。利瑪竇教以天算格致之學。又爲之講明聖教道理。不久。太素被化。傾心奉教。所講西學。亦有心得。因揄揚利瑪竇於搢紳間。嘖嘖稱道不置。由是瑪竇之名譽。日益彰顯。太素從學於利瑪竇。相習既久。遂盡知其東來本意。欲彰明天主正教。與佛教之僧徒。迥乎不同。一日進言於利瑪竇曰。先生潔身修行。昭事天地眞主。與僧徒之崇奉土木偶像者。相去天淵

1. Fr. Sebast· Fernandez

改儒士衣冠

矣。然則何不服儒士衣冠。而薙髮剪鬚若僧徒也。　利瑪竇初入中國。不知僧徒爲人所鄙。如此之甚。以僧徒服飾。頗似西洋修士。因愛修士服飾之故。取了僧徒衣冠。數年之後。心頗悔之。及聞太素之言。遂決然改裝。留髮存鬚。如中國儒者。改寺爲堂。去西僧之名。但恨改之不早也。

太素極敬愛瑪竇。瑪竇亦極敬愛太素。朝夕晤談。深相契合。一日。瑪竇問太素曰。公今奉教。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弟子夫妻均年逾四十。尚未有子。先生能爲祈求天主。賞一佳兒。則感恩無極矣。利瑪竇因代爲密禱。未過一載。卽舉一男。取名式穀。亦領洗焉。明末有瞿式耜者。聖名多默。爲永歷宰相。想是太素胞姪。其兄汝說子也。

南雄州有富商葛盛華者。為人好善。賦性純良。常持齋茹素。求得真道。偶聞瞿太素稱道利瑪竇所傳之教。為獨一無二之真教。遂來韶州天主堂。叩求教理。瑪竇善遇之。留居韶州堂月餘。為之逐細講明聖教道理。且授以避靜神功。葛盛華歡感無似。如得至寶。遂領洗進教。歸家後。勸其家人同進教焉。

南雄州知州王應麟。素與瑪竇相善。最稱莫逆。萬歷十九年。瑪竇以拜訪故人王知州為名。來南雄傳教。即與葛盛華家人授洗。此南雄開教之始也。王應麟後陞順天府尹。於瑪竇進京開教事。多所贊助。

利瑪竇在南雄居住月餘。又回了韶州。廣西在籍之兵部侍郎石公。奉旨起復。進京供職。路過韶州。與瑪竇語。深為佩服。欲携瑪竇之南京。瑪竇久懷此願。苦無機會。聞石侍郎之言喜甚。即隨之前往。其韶州教務。悉託於同會司鐸[1]郭居

黃修士致命

靜。龍華民[1]等。　韶州教堂。自瑪竇去後。屢遭風波。某年。韶州舉行童子試。謠言大起。謂教堂外國人將謀爲不軌。一時人心搖惑。輕薄少年。一呼百應。蜂擁入堂院。大肆騷擾。郭[2]司鐸與鐘[3]修士。幾死於若輩之手。幸道臺聞警。速來彈壓。爲教士昭雪。人心始定。　萬歷三十三年澳門葡國總督。以海盜日盛。商船屢遭刦掠。在海口築一炮臺。原欲自備。並無他意。不料。此事大爲華官所忌。疑葡人居心不良。或有謀中國之意。而莠民自澳門來者。又從而附會之。謂洋兵大集。要與中國開戰。廣州官民。不察虛實。亦籌戰守之策。一時人心惶懼。夢寐不安。黃明沙修士。正當此時。奉命赴澳門。甫抵廣州。卽被拘留。羣指爲漢奸。爲外國人作偵探。拷打再四。備受酷刑。不數日。竟死於廣州獄中。年纔三十三歲。

1. P. Longobardi
2. P. Cattaneo
3. Fr. Seb. Fernandez

教堂又被搶

韶州教堂。因廣州之事。大受影響。當時謠言。謂黃修士。前曾載運軍械若干。藏於韶州教堂。此次赴澳門。約與同時起事。韶州願作內應。此謠一起。亂民又作。闖入教堂。翻箱倒篋。搜查殆徧。而軍械卒無所得。久之。謠言方熄。　龍神父等雖遭如許變故。常出城下鄉。遊歷各村。爲居民講解聖教道理。被化者所在多有。數年之後。領洗者。八百餘人。萬歷三十九年。韶州教堂。又被亂民搶掠。僧徒之流。從中煽惑。居民漸不相容。神父無奈。離去韶州。至南雄建堂。

離去韶州

天主降罰韶州。神父遷徙之日。河水大至。漫堤決口。淹斃人畜甚衆。天主安慰神父。初至南雄。官民歡迎。未及一年。授洗百人之多。計韶州立堂。始於萬歷十七年。終於三十九年。

利瑪竇初次赴南京

利瑪竇於萬歷二十三年春。隨石侍郎赴南京。由贛江北上。初猶

未遇知己

平安。及到贛州十八灘。水勢湍急。亂石錯雜。最號危險。石侍郎之船先過幸得脫險。其眷屬之船隨之。卽遭覆沒。幸利瑪竇之船在後。竭力撈救。人口得無恙而行裝則盡失。官眷改上利瑪竇船。利瑪竇則另乘別船。船身隘小。殊欠穩妥。爲時不久。卽翻沒江心。利瑪竇與同行之人皆落水。瑪竇浮沉久之。命在呼吸。偶遇一繩。得以不死。登船後謀救他人。已晚不及。瑪竇之隨僕聖名若望。亦死焉。瑪竇心甚悲之。不禁泣下。旣至南京。石侍郎趕程北上。與瑪竇訣別。瑪竇初至南京。舉目無親。殊形狼狽。所有二三知己。前在肇慶韶州相識者。皆膽小如鼠。懼干處分。不敢收留。瑪竇不得已。又買舟南下。至夜。跪禱於耶穌苦像前。心甚憂鬱。倦極而睡。夢見耶穌謂之曰。子何憂鬱乃爾。我將成爾志於兩京。子姑待之。勿灰心

也。倏覺遊行南京大街。往來無阻。醒而自思曰。是蓋天主默示。今雖不得志。聖教終有開傳之一日。心殊慰藉。然當時尚不知所往。回南雄乎。另覓他處乎。猶豫莫決。少頃。有一同舟之人。家居南昌府。謂利瑪竇曰。先生如欲至南昌。我有屋數椽。願薄價售於先生。不知可否。是時瑪竇正苦無地自存。得此奇緣。不勝欣喜。即與之定約。故一至南昌。即有安身之所。其人照料慇懃。恍如故交。次日是聖伯多祿保祿瞻禮。得在江西省城。舉行頭臺彌撒。

利瑪竇在南昌雖有地存身。然無地方官准據。總覺立足不穩。適有王繼樓者。江西名醫也。偶覩利瑪竇德容。心竊異之。入告撫臺陸仲鶴。撫臺遣人叩問利瑪竇來意。利瑪竇乃據實以告。大意謂。鄙人生長極西義大利亞。自幼學道。聞中國文明禮義之邦。自古

南昌府立堂開教

1. P. Diaz Senior

親王領洗

利瑪竇謀進北京

聖賢踵出。竊願觀光。與士大夫相印正。云云。撫臺傳語。願見。利瑪竇遂禮服禮冠。登堂拜謁。撫臺相見甚喜。談論之間。深相契洽。即留利瑪竇駐紮省垣。保無他虞。從此以後。巡撫以下各官。皆願與瑪竇訂交。不復顧忌。而明宗室諸王。之在江西者。亦多敬愛瑪竇。建安王禮賢下士。素有德名。佩服瑪竇德才。尤願與之交。一日與瑪竇握手問交友之道。瑪竇退而著交友論。上於賢王。賢王由是益敬之。數年之後。李瑪諾司鐸至南昌。宗室諸王受洗者四人。一名若瑟。其三人於三王來朝瞻禮日。受洗。即取三王之名爲聖名。其平民受洗者。則有三四百人。此江西開教之歷史也。

利瑪竇在南昌雖諸事順心。總不忘進京之志。必欲奏明朝廷。得有奉旨傳教明文。方纔滿願。待至萬歷二十六年。有了進京的機

會。新陞禮部尚書王忠銘廣東海南人。素聞利瑪竇精於歷學。此次假滿進京。路過南昌欲携瑪竇同去。要薦他修治歷法。瑪竇喜甚。與[1]郭居靜司鐸搭王舟。船起身北上。南昌教堂則派[2]蘇如望[3]羅如望李瑪諾[4]龍華民等司鐸先後接管。船行多日。抵南京城下。

江蘇巡撫趙可懷字心堂聞王尚書路過。遣人送禮物數種。內有坤輿圖。原是利瑪竇在肇慶時所繪。趙公珍愛之。摹倣刻板。以廣流傳。圖上加弁語。極爲褒揚。然不知是利瑪竇手製也。王尚書接受禮物。一見輿圖。即疑是利瑪竇故物。持之以詢瑪竇。果然不誤。卽復書於趙公曰。向所繪坤輿圖之人。今在斯矣。趙公久仰其人。切欲一見爲快。一聞此言。大喜。卽發肩輿僕從。邀利瑪竇至姑蘇因

1. P. Cattaneo
2. P. Soerio
3. P. de Rocha
4. P. Longobardi

利瑪竇初次至北京

得相見。留居十餘日，異常歡洽。利瑪竇出耶穌聖像與之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觀也。遂於平素拜天之處，設高臺香燭，稽首，敬禮。乃向謂　竇曰：是像非常，前天地萬物之大主也。又令屬員均叩拜瞻仰。瑪竇乘機與言天主降生救世之理。時王尙書不能待，已先與郭司鐸行矣。利瑪竇乃拜辭趙公。趙公厚饋川資，委員送至河干。瑪竇遂登舟揚帆而去。

時當夏月，炎熱難堪。利瑪竇等由御河北上，舟行兩月半，纔到了北京。趕的不投機會。緣當時日本國王平秀吉（即豐臣秀吉詳見十五卷）遣大將清正等，率兵三十萬，侵略高麗。朝廷以高麗是中國藩封，發兵救之。屢戰屢北，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日本兵幾佔高麗全境，將過鴨綠江。其由海道來者，則刧掠沿海各州縣，甚至近畿一帶。

不得志又回南京

亦屢遭焚刼。以致朝野上下。莫不惶懼異常。利瑪竇初次進京。正當此時。雖以朝貢爲名。終有外人嫌疑。或且指爲日本間諜。以故[illegible]無敢爲之上達者。利瑪竇淹留一月。終不得志。又離京南下。悵悵不知所之。然天主是安慰憂苦人的。將近南京。忽遇故人瞿太素。願與偕行。同至南京。是時王忠銘已先瑪竇回南京。上任視事矣。瑪竇與太素既至南京。寄居承恩寺。擬先拜謁王忠銘。王忠銘做禮部尚書。是南京第一大員。無有出其右者。前者進北京。與瑪竇一路同行。深知瑪竇之爲人。故此次相會。情誼更隆。力勸瑪竇留南京。許以竭力保護。及瑪竇回寓。 王尚書又親來答拜。江蘇巡撫趙可懷聞瑪竇自北京回。亦來拜訪。赫赫大員如此。而以下之庶司羣僚。則更不以交利瑪竇爲恥矣。

前後迥殊

南京立堂開教

迴憶半年前。初次至南京。人情冷落。過問無人。眞不啻天淵之相判。愈信耶穌默示之語。眞實无妄。所尤奇者。彼時夢中遊行南京大街。所見景物。與今日所見者。皆一一符合。知必有天主聖旨。遂拿定主意。在南京立堂。不數日瑪竇立堂之意。被戶部官劉斗墟聞知。因而前來相晤。謂瑪竇曰。數年前。本部在洪武崗修官廨一所。有屋十餘椽。原爲居本部人員。不料。爲魔所憑。每夜爲祟。無人敢在內住宿。先生若不懼魔。情願相讓。價值多少。非所論也。利瑪竇曰。吾自幼崇奉天地眞主。常蒙庇佑。魔鬼不敢爲害。何懼之有。遂往觀之。見屋宇宏敞。齊整完好。可居修士十人。殊覺愜意。遂與訂價買之。其價甚廉。不過營造所費之半。且有戶部契據。可免後日爭端。利瑪竇喜出望外。深感天主照顧之恩。卽日與同會修士

三人。移居其中。先在正廳敬懸天主聖像。又以聖水灑淨各室。旣昏就寢徹夜安眠。魔鬼絕無影響。次日相識諸公。羣來探訪見利瑪竇等皆帖然無恙。莫不詫爲奇事。乃知邪不勝正。利瑪竇等所敬之神。爲眞神也。由是搢紳仕宦。愈敬服瑪竇。而南京開教之基立矣。

又進京北上

然瑪竇進京覲見之志。總不忘懷。過了一年。將南京教務。託於郭[1]居靜司鐸。帶同龐[2]迪我司鐸。又進京北上。仍以朝貢爲名。當道諸公。莫不贊成。不料。行至山東臨淸。爲督稅太監馬堂攔截。馬堂欲將貢物。取爲己有。百方留難。不准北上。初猶甘言誘勸。繼則大肆威逼。硬將瑪竇所攜貢品諸物。悉數扣留。及在行裝內。翻出耶穌被釘之苦像。不知其解。疑是詛咒害人之物。其怒更甚。將瑪竇等

馬堂肆虐

1. P. Cattaneo
2. P. de Pantoja

奉召進京

禁錮一室。大肆恫喝瑪竇等當此窘廹時候。別無長策。不過仰天太息。哀求天主垂憐而已。果然天主不虛所望。過了六個月。瑪竇進貢之事。不知如何爲萬歷皇已聞知。立刻命下。着大西洋進貢之人。迅速進京引見。馬堂聞命。如靑天霹靂。惶懼無措。深恐利瑪竇進京告他。再三謝罪。說了許多好話。遂備駿馬八匹。役夫三十名。護送瑪竇進京。到了禁門。卽由馬堂囑託之太監。遞將瑪竇所帶貢品。獻之御前。

表文貢品

另有表文一件。大意略說臣本國在大西洋。去中國極遠。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里始達廣東。謹將天主經像。自鳴鐘。萬國輿圖雅琴等物敬獻御前。此雖不足爲珍。然自極西貢至。差覺異耳。臣自幼學道。年逾五旬。初未婚娶。都無繫累。非有冀望。惟願終身爲氓。長

居中國。祈賜安插。等語。　利瑪竇所以獻天主經像者。是欲皇上垂詢天主事理。可藉以開教也。無如萬歷皇上。當時怠荒已極。綱鑒說他。二十餘年。未嘗接見臣工。羣臣章奏。皆留中不發。理亂不知。百端廢弛。而於天主事理。則更漠不關懷。惟於自鳴鐘。地輿圖。與西琴等物。皆中國前所未有。則大加稱賞。飭令修高亭一座。以挂自鳴鐘。又飭樂工四人。學撫風琴。利瑪竇因作詩八章以獻。以爲撫琴歌詠之用。其詩隱寓聖教道理。用意深遠。（見畸人十篇）　然萬歷皇上不悟也。他既不召見百官。亦未召見瑪竇。但欲知大西洋人。容顏氣度。命畫工繪圖進呈。又命太監細詢西洋政教風俗。

禮部堂官蔡公。以利瑪竇進呈貢表。不由本部。乃由太監。不無微嫌。瑪竇知其事。即赴禮部拜謁各堂官。備道馬堂強截邀功各情。

皇上優待

1. P. de Pantoja
2. P. Ferreira
3. P. de Ursis

北京立堂開教

由是蔡公方纔釋然。卽上章彈劾馬堂。並求厚賚瑪竇。賜以冠帶還國。章留中不報。乃不久。傳出聖旨着待瑪竇以上賓之禮。留居京師。與光祿大夫俸祿。並准隨意擇地建堂。瑪竇深感天主大恩。語同伴曰。向非馬堂强截邀功。恐所帶貢表。不能逕達御前。安得有今日之寵命哉。 利瑪竇既得皇上優旨。就在宣武門左近。買房立堂。起初只有龐[1]迪我與他作伴。三四年後。又有費[2]奇規熊[3]三拔兩司鐸來相依隨。萬歷皇上屢次召利瑪竇進內廷。修理自鳴鐘。講解萬國輿圖。官民見他很得皇上寵幸。都尊敬他。明朝史記說。皇上嘉利瑪竇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咸重其人。樂與之晉接。史記說的不差。當時公卿大夫。見利瑪竇等。學問優長。天文地理。無所不通。而又道貌德容。迥超凡俗。莫有不賓服的。

馮應京
字慕岡
奉教

但是利瑪竇等。意在傳教救人靈魂。不願以學問見長。所以講學之際。必參以聖教道理。計利瑪竇在京十年。被化者約有五六百。皆上流社會中人。其尤著名者。是幾位大官。茲略紀其一二如左。

湖廣監察御史馮應京。是第一倡首奉教的。他在湖廣做官時。有督稅太監陳奉。在湖廣橫征暴歛。肆行不法。巡撫以下各官。皆畏陳奉勢燄。莫敢指摘。獨馮應京守正不阿。以國法裁抑之。且上書告陳奉九大罪。陳奉不服。亦上書告馮應京。萬歷皇上最寵信太監。不信馮應京的正言。偏信陳奉的誣告。降旨將馮應京革職收禁監中。馮應京含寃莫雪。氣憤塡胸。當此抑鬱無聊之時。偶得利瑪竇天學實義書稿。披讀一過。如夢初醒。大悟佛老之非。而知聖教之眞實可信。遂決意奉教。厥後陳奉敗露。馮應京被誣名節。一

一昭雪遂得開復原官。乃往見利瑪竇討論聖教道理。因而道理愈明。信心愈堅。又極愛天學實義一書。（後改名天主實義）這書是利瑪竇與各官辨論道理之書。馮應京作序弁其首。要付梓問世。利瑪竇以不文辭之。馮應京曰。方今中國。不識眞主。沉迷異端。正如大病將死之人。急須下藥治之。若必待包裹好了。則其人已不可救矣。這書是救世良方。爲可緩也。遂刻板印行。天主實義書。有了大官馮應京的序。聲價愈高。流傳亦愈廣。馮應京切求領洗。利瑪竇見他道理明白。信德也好。本堪領此大恩。但因北京多陳奉黨人。懼遭疑忌。勸他到南京領洗。利瑪竇致書於南京神父。極稱馮應京之熱心。不料馮應京行至中途。染病去世。天主聖意。眞有令人難測者。然馮應京之願洗眞切。亦可救靈也。

李之藻奉教

李之藻（字我存）浙江杭州府人。會試中式第五名。官太僕寺卿因從利瑪竇學地理圖。得聞聖教道理。遂傾心奉教。然因婚配未妥。不得領洗萬歷三十八年春。偶得重病。自忖不起。已立遺書。深懼不得救靈。泣求領洗。誓絕犯罪之端。利瑪竇鑒其誠切。即與授洗。取聖名良。奇哉。李之藻受洗之日。病即大減。不數日。竟霍然痊愈。知係天主大恩。獻銀百兩於天主堂。以表謝恩之意。乃謂人曰。我此後有生之年。皆天主所賜。應監為天主用。果然不虛所言。以後大長熱心。幫助神父著書傳教。與徐光啟。楊廷筠。為中國開教之三大柱石。(之藻領洗後。別號凉庵。即寓聖名良之意。)

徐光啟奉教

徐光啟事業。在利瑪竇去世後方纔大顯。利瑪竇在時。不很著名。他是江蘇上海縣人。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博學多才。嘗欲

參究生死大事。惜儒書未道其詳。旁參二氏九流之書。亦不得其眞解。萬歷二十八年。至南京與利瑪竇談道。於天地萬物必有一主宰。生成掌管。人魂不死不滅。在生爲善。則永歸天鄉。否則沉淪地獄。諸大端道理。聞而心折。爲之歎賞不置。三年後。又至南京討求教理。羅如望神父與一天學實義書。携歸寓所。凝神讀之。徹夜不眠。從此大長信德。次日見羅神父求領聖水。羅神父不敢輕易從事。又爲他講了八天道理。見他信心堅定。方纔給他授洗。取聖名保祿。明年春。徐光啟進京會試。遂成進士。又應殿試。高列第四名。遂入翰林清班。

徐光啟在北京與利瑪竇日相往來。討論教理外。兼講求西學。尤好天文歷算之學。譯有幾何原本等書。又帮同龐廸我神父作七克書。爲之達詞潤色。徐光啟在京三四年。卽

丁父憂。回家守制。及服滿回京。利瑪竇已不在人世間矣。

李天經也是當時的名人。進士出身。在京做官。因與徐光啟善。聽他的話。領洗入教。聖名伯多祿。(直隸吳橋人)其他奉教官紳。尚有多人。惟名字未傳耳。若大學士沈一貫。大宗伯馮琦。順天府尹王應麟等。不下數十人。雖均與利瑪竇交善。每向人稱讚其所傳之教眞實可信。然均未領洗入教。甚矣富貴人之難救靈魂也。民間之奉教者。則日增月盛。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利瑪竇病歿。壽五十八歲。李之藻方受洗未久。捐貲買美棺殮之。以表其愛敬之意。六部九卿多來弔唁。莫不追念瑪竇之爲人。嘖嘖稱道不置。惟北京尙無教士葬地。前此教士去世。皆葬於澳門。北京去澳門太遠。載運爲難。龐廸我與

1. P. de Urais

欽賜葬地

順天府尹

熊三拔計無所出。上一奏本。求皇上賞葬地一區。這奏本是李之藻作的。皇上念了。命下禮部議奏。大學士吳道南。當時做禮部侍郎。署理部事。率同部員林茂槐洪世俊韓萬象等。會銜具奏。言利瑪竇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堪稱。伏乞給賜葬地等語。皇上素愛瑪竇。即允如所求。着擇地收葬。時阜城門外二里溝有楊太監新修之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楊太監得罪。其房產已籍沒入官。吳道南卽行文順天府尹。以之畀泰西教士。為葬利瑪竇。及後西來教士。並為龐迪我等。供奉天主之所。

順天府知府王應麟。立碑記其事。盛稱西士所傳之教。與西士之為人。略曰。余與西士晉接久。習其詞色。洵彬彬大雅君子。叩其底蘊。以敬事天地主宰為宗旨。以愛人如己為功用。以悔罪領洗為

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視其立身謙遜。履道高明。杜物欲。薄名譽。勤德業。淡世味。與賢智共知。携愚不肖共由。玄精象緯。學究天人。樂工音律。法盡方圓。正歷元以副民時。施水器以資民用。冀我中華。豈云小補云云。（見正教奉褒）

時有妬嫉者。言於葉向高曰。自古外人來我中國。未有欽賜葬地者。何獨厚於利瑪竇。葉向高曰。子見自古外人來中國。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瑪竇者乎。不必論別事。只論他所著幾何原本一書。就該欽賜葬地。葉向高是當時名臣。一言服衆。所賜葬地。從當日至今。三百餘年。雖遭許多變故。猶在教士手中。 十月。利瑪竇出殯。禮節甚盛。改二里溝佛寺。爲天主堂。諸聖蹟禮日。舉行頭臺彌撒。塋地門首。大書欽賜二字。卽滕公栅欄也。

上海開教

杭州開教

楊廷筠領洗

徐光啟當時不在北京。利瑪竇去世前二年。回了上海。家居守制。當他回上海時。路過南京。邀請郭居靜神父來上海開教。兩月後。授洗五十人。二年之後。則授洗二百人。大抵光啟勸導之力居多。此江蘇開教之歷史也。光啟守制時。兩次到澳門。行避靜神功。從此幫助神父開教。救人靈魂。越發熱心。

利瑪竇去世之第二年。李之藻亦遭父喪。歸家守制。邀郭神父又到杭州開教。喪葬諸事。悉照聖教典禮。屏絕異端。之藻有友人楊廷筠字淇園者。也是杭州人。做過監察御史順天府少京兆。又做過一任學政。是當時極有名望的大官。聞之藻之封翁去世。來弔。在之藻家得見郭居靜[1]與金尼閣[2]兩神父。叩求教理。九日不倦。兩神父給他發明天主造世救世之理。楊廷筠以穎悟之資。而又有

1. P. Cattaneo
2. P. Trigault

天主神光默照。聲入心通。極為悅服。因求領洗。而神父不許。緣楊廷筠向因乏嗣。娶了一妾。公子二人。皆是妾出。此事干犯天主定命。神父要他離散。矢守不二色之嚴規。方准領洗。楊廷筠實在為難。躊躇莫決者數日。謂李之藻曰。西洋神父好古怪我以監察御史。本教獨不能容我一妾耶。佛教必不如此。之藻歎曰。此正正教與邪教之分也。邪教徇人私欲。無所不可。正教惟遵天主定命。無可游移。廷筠聞言猛醒。遂屏妾異居。矢不二色。神父鑒其誠切。即准領洗。領洗之日。廷筠朝服入堂。以昭誠敬。拜李之藻為代父。取聖名彌格爾。家中老幼三十餘人。不久亦都受教領洗。獨廷筠之母。年八十餘歲。既聾且瞶。迷信異端。天天焚香念佛。給他講聖教道理。如寒灰不燃。廷筠深以為憂。常守齋苦身。哀求天主矜憐。久

之。亦蒙天主默感。幡然回頭。及二親去世。全照聖教典理殯葬。楊廷筠自領洗後。專意修德事主。熱心異常。爲中國開教一大功臣。有本傳行世。（廷筠領洗後。自號彌格子。亦寓聖名之意。）

當時王豐肅神父在南京傳教。教務亦蒸蒸日上。利瑪竇從前安治之小堂。已不能容瞻禮日。教友濟濟登堂。常有擁擠之患。王豐肅乃倡議改建洋式大堂。衆人聞信後。莫不慷慨解囊。量力捐助。所奇者。外教之人。亦多出貲佈施。人心踴躍。指日興工。不數月。堂工告竣。壯麗宏敞。頂上高豎白玉十字架。闔城望見。中國前此未有也。

不料。此事招惹了僧徒妬嫉。挑唆南京禮部侍郎沈潅。起與聖教作對。奮欲毀滅教堂。驅逐王豐肅等回奧門。萬曆四十四年五月

徐光啟上書保教

1. P. de Pantoja
2. P. de Ursis
3. P. E. Diaz

間。上一道奏本。參劾教士。言夷人來我中國。北京有龐廸我[1]熊三拔[2]等。南京有王豐肅陽瑪諾[3]等。其他省城各處。亦有其人。名其教曰天主教。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衆。營有室廬。卽欲擒治驅逐。而說者謂其黨類衆多。其說浸淫人心。卽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臣不覺喟然長歎。伏乞勅下兵部。將爲首者。立限驅逐。云云。疏上。皇上未准。沈潅又上一道奏本。內言。夷人因通曉歷法。妄爲星官之言。士人亦墮其雲霧。云云。

那時徐光啟在北京爲翰林院檢討。上書保教。洋洋數千言。說得痛快淋漓。令人擊節歎賞。其書略曰。臣見京報載。南京禮部奏參泰西部臣龐廸我等。內言其說浸淫。卽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又云。妄爲星官之言。士人亦墮其雲霧。曰士大夫。曰士人。部臣根株

連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臣嘗與諸陪臣講究道理。書多刋刻。則信向之者臣也。亦嘗與之考求歷法。前後章疏。俱在御前。則與說星官者亦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然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臣。最眞最確。不止踪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眞。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務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爲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爲宗本。以保救身靈爲切要。以忠孝慈愛爲功夫。以改惡遷善爲入門。以懺悔滌除爲進修。以天堂眞福。爲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

沈漼再四上書 不准

殃。爲作惡之苦報。一切訓誡規條。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爲善必眞。去惡必盡。蓋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眞切。足以感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由衷故也。云云。書上。奉御批知道了。

然沈漼仇教之心。終不稍懈。又連上奏摺三四道。極力參劾。西洋教士。務請拏獲治罪。皇上還是不准。沈漼且慚且忿。串通同鄉京官方從哲等。內結太監魏進忠日圖搆陷。時方從哲做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很有權勢。與沈漼同里相善願表同情。萬歷四十四年七月間。致書與沈漼曰。所稱西洋人在內地傳教。云云。不妨先拏獲監禁。再請旨治罪。沈漼得書後。大喜。即日發兵將教堂圍住。王豐肅[1]與謝務祿[2]兩神父遂被拘去。教友張宷、姚若望。願同神

禮部命下教難大起

1. P.A. Vagnoni
2. P. Semedo.

父一齊致命。隨之而去。南京教友聞神父被拘之信。爭來望看。沈漼懼人多滋事。又拘拏教友十餘名。一同押禁監中。未幾。又拘拏七名。共二十三人。

其時徐光啟在北京。李之藻在高郵州。（做道臺）楊廷筠在杭州。聞南京之事。恐波及同類。設法保護聖教會。異常出力。徐光啟作書保教。印行各處。又與李之藻楊廷筠致書於南京相善各官。發明教理之眞正。託其保護教士。勿爲浮言所搖動。以故兩京文武。多不直沈漼所爲。與教士交好如故。其與沈漼表同情者。惟方從哲。晏文輝徐如珂。寥寥數人而已。沈漼由是憤恨益甚。誓欲將在中國之西洋教士。盡行驅逐。他又連上章奏三四道。極力詆毀西教士。比所傳之教。於白蓮邪教。且甚於白蓮邪教。謂王豐肅前曾在小

呂宋。（非律濱）初以傳教爲名。後率夷兵侵佔其地。今在中國傳教。亦將不利於中國。彼自稱大西洋人。離中國八萬里之遙。其實是佛郎機人。就在南海羣島中。去中國不遠。云云。書上。皇上置之不理。彼乃串通內監魏進忠（後賜名忠賢）劉朝等。原來魏劉二人。曾從沈漼讀書。爲沈漼門生。既受沈漼囑託。就竭力運動。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忽傳出諭旨。着照沈漼所請。將在北京之洋人龐廸我。熊三拔。與在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一併勒令回澳門。這諭旨。果否是皇上本意。抑係魏太監舞弊。或是閣臣方從哲擅行擬旨。外人不得而知。旨下之日。羣相愕詫。徐光啟又欲上書保教。爲羣小沮撓。竟不得達。龐廸我與熊三拔二位神父。卽見

1. P. Longobardi
2. P. Sambiaso
3. P. de Rocha

機而作。出京南下。行四個月至廣州府。一路平順。地方官如禮欵接。一如平時。龍[1]華民與畢[2]方濟兩神父。旣未指名被參。在京寄居如故。不過暫避衆人耳目。匿於徐光啟私第。其在韶州。南雄。南昌府之神父。亦未遇難。羅[3]如望神父由南昌至建昌。寄居歐陽憲萬家。憲萬爲一方巨紳。進士出身。倡首奉教。

惟南京有沈㴶作主。教難最烈。他一接到諭旨。卽坐堂提訊王豐肅謝務祿兩神父。大肆威虐。重笞王神父。血肉橫飛。幾成殘廢。一月後。猶不能起立。謝神父因當時患病。得免。堂訊數次。然後定案。將兩神父裝入木籠。發往澳門。初擬由水路。嗣因懼教友行刼。又改由陸路。行一個月。方至廣東所屬之南雄州。押解之官。見神父委頓將死。乃放出木籠。由水路送往廣州。計兩神父。在南京坐監

1. P. de Panto
2. P. de Urais
3. P. Vagnoni
4. P. de Semedo
5. P. da Silva

八個月。站木籠一個月。旣至廣州。得與[1]龐迪我[2]熊三拔兩神父遇合。遂偕赴澳門。次年。龐熊兩神父。相繼去世。[3]王豐肅則變姓名爲高一志。又潛入山西傳教。[4]謝務祿變姓名爲魯德照。復入浙江江蘇等省傳教。

沈淮原欲置王謝兩神父於死地。鎖於木籠。方滿其願。不料兩神父歷受酷刑。竟得不死。殊不足洩其積恨。所有南京洋式大堂。與教士住房。兩起樓五六間。悉命拆毀。其聖像經書等件。則舉火焚燬。其他什物均籍沒入官。 其時堂中有厝柩一具。係三年前去世之[5]林斐理神父。因尚無葬地。故暫停厝堂中。沈淮徒黨疑其中貯藏金寶。將棺劈開。見林神父屍尙完好如生。不勝驚駭。時天本晴霽。忽濃雲密布。雷電交作。在場諸人。遂皆喪膽鼠竄。後經教友

1. Fr. Seb. Fer.
2. Fr. Ioan. Fernandez

敬謹斂葬。林神父夙以德行著名。自是以後。教友敬奉有加。咸以聖人目之。

王謝兩神父既定罪。所有一同收監禁押之教友二十三名。皆分別處治。惟夏玉一名。瘐斃獄中。年三十三歲。同監之謝神父。記載當日事。盛稱夏玉之德行。加人一等。又有鍾鳴仁鍾明禮兩修士。與北京教友張寀。受刑尤重。杖責以後。終身釘鐐。罰作苦工。鍾鳴仁後經教友設法贖回。卒於杭州楊廷筠家。　當教難初起時。楊廷筠大顯信德。致書於各處傳教神父。請來其家避難。當時在中國之西洋教士。止十三名。託庇於廷筠家者。初則二三名。漸至六七名之多。食用諸費。皆廷筠家供給。不受西士分文。數年如一日。雖明知此事。觸忤沈漼。難保不受株連。而廷筠極敬愛西士。願同

教務依然興隆

張賡父子奉教熱心

1. P.de Spira
2. P. Aleni

甘共苦。雖與偕同致命。亦甘心焉。沈漼勸廷筠棄置西士。廷筠則勸沈漼勿復難爲聖教。沈漼心雖不悅。然敬服廷筠之爲人。竟不敢指名控告。

次年沈漼致仕歸里。教難遂平。史[1]惟貞神父至南京傳教。見教友依然熱心。無背教者。年內又授洗新奉教者五十八人。艾[2]儒略神父至揚州開教。有某進士。倡首奉教。聖名伯多祿。不久。舉家老幼都領了洗。闔城被化者日多。後伯多祿在陝西做官。請艾神父又到陝西傳教。揚州教務。歸史神父經理。 杭州教務。則更興隆。神父在楊廷筠家避難時。亦常下鄉傳教。計三四年中。授洗一千三百人。楊廷筠身爲顯宦。奉教熱心。文人學士。亦多被化者。有舉人張賡福建晉江縣人。在杭州府做教官。亦被化領洗。聖名瑪竇。奉

現金字之奇

孫元化奉教嘉定立堂

1. P. Cattaneo
2. P. de Semedo

教極熱心。與楊廷筠帮同神父繙經譯傳。功德不小。其子名識字見伯。聖名彌格爾。十七歲奉教。去世前三年。見二十一大金字。忽現於幃幕間。末句云。三年當受予。不知是何命意。持以問艾神父。艾神父曰。是必天主預示終期。當加功行善早早預備。張識聞命。刻意精修。熱愛之誠。直造到聖人地步。果然三年期滿。正值現字之日。平安去世。楊廷筠親筆記其事。（見張彌格爾行蹟）

嘉定縣有舉人孫元化。與徐光啟善。在北京領洗。聖名依納爵。天啟元年。來杭州楊廷筠家。請神父至嘉定開教。孫元化自捐鉅貲。修一聖堂。又修屋宇十餘間。郭居靜神父卽携伴前往。三四年後。領洗者以數百計。(2)德照神父寄書於西洋曰。嘉定教友。男女老幼。俱極熱心。日與彌撒。喜聽道理。勤領聖事。卽西洋熱心教

瞿式耜領洗

友。亦不過如是也。厥後神父以嘉定爲總教堂。常有教士數人住居。 時孫元化(字初陽)在遼東做道臺。爲袁崇煥畫策。後以徐光啟保薦。陞山東登萊巡撫。

利瑪竇故人瞿太素。家居江蘇常熟縣。去世十餘年矣。其子瞿式穀自幼領洗。在南京從神父讀書。及長還家。屢次請神父至常熟開教。天啟三年。又至杭州楊廷筠家。與神父商訂此事。會艾儒略[1]神父新自陝西回。願如式穀所請。就隨他到常熟。艾神父大德不凡。天主加佑。在常熟不久。就有多人奉教。其最著名的是瞿式耜。(字起田) 式耜是式穀的伯叔兄弟。早年登第。在北京做官。(給事中) 因丁母憂回家。在家二三年。時與艾神父談論。漸知教理眞正。決意奉

1. P. Aleni

沈潅入相

教。艾紳父鑒其誠切。與領聖水。聖名多默。瞿式耜蒙恩感激。又勸了多人奉教。大半是一方名流。　瞿式耜後相永歷皇帝。赤心保國。爲一代名臣。其詳見十二卷。

時中國正不平安。淸兵蠶食遼東州縣。節節進取。內省亦多反亂。萬歷皇上晏處深宮。置國事於不問。旋於四十八年七月間崩逝。廟號神宗。皇長子常洛卽位。改元泰昌。在位僅一個月。抱病而亡。廟號光宗。光宗子由校纔十六歲。繼承大統。改元天啟。天啟年幼登極。昏庸無知。軍國大事。一任太監魏忠賢一手經理。時方從哲做宰相。因與沈潅同里相善。切欲援之入閣。授意於給事中亓詩教等。力保沈潅才堪作相。果然皇上允了。着授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沈潅旣入閣。暗結魏忠賢。擅作威福。朝野莫不側目。　他

本是聖教會仇。嫉惡徐光啟等奉教。事事與之反對。光啟倡議遣人至澳門買西洋大炮。並請炮手數人。教練中國兵。放炮技藝。彼以爲開門揖盜。萬萬不可。光啟欲奉使高麗。籌防邊禦敵之策。彼又從中沮撓。不使光啟得行其志。朝廷以光啟曉暢軍事。命往通州募勇教練成軍。以資應援。雖已著有成績。彰彰在人耳目。彼猶吹毛求疵。說光啟種種不善。上章彈劾。致光啟一腔忠君愛國之嘉謨嘉猷。無由得展。光啟由是灰心。辭官歸里。

沈漼欲驅逐西洋教士。行其在南京所行政策。而苦無機會。會山東白蓮教造反。徐鴻儒爲首。自號中興福烈皇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率徒黨數萬。到處焚掠刧殺。佔據城寨。朝廷發兵遣將。大小數十戰。歷時七個月。方纔剷平。從此搜拏白蓮教匪。立法最嚴。沈漼

之黨。以爲機會可乘。遂誣天主教與白蓮教相同。南京部員徐如珂余懋孳等。迎合沈㴶意旨。拘拏教友三十四名。收禁監中。指教友所敬之耶穌苦像。爲邪教憑據。上疏求皇上嚴拏治罪。且告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三人。爲邪教魁首。舍家爲堂。窩藏西洋教士。等語。徐光啟在家。聞南京教難。致書於士大夫。反復證明天主教與白蓮教。逈乎不同。舉其最相反者。有十四端。一正一邪。判若天壤。然部員泥於成見。禁教如故。所有監禁之教友。爲首者八人。受刑尤酷。提訊拷打。枷號示衆。內中有一極熱心教友。聖名安德肋。江西人。寄居南京。史惟貞神父在南京傳教時。常主其家。此次受刑過重。卒於獄中。是亦爲主致命者。

那時神父在杭州楊廷筠家。大家集議。謂此次南京奏疏。較之上

年沈漼奏疏。誣罔更甚。萬一皇上批准。則蒙難者。不止我西洋教士。且恐累及大施主楊廷筠等。於心何忍。不如散往鄉間。靜候主命。主意一定。就與楊廷筠訣別。孰知楊廷筠堅留不放。矢願與神父患難相依。生死不渝。神父不得已。留下四人。仍主楊廷筠家。在他的山莊寄居。山莊在城外僻靜之處。又留三人在李之藻家。暫避衆人耳目。其餘數人。則散往別處。龍華民[1]至佘山附近處傳教。講道勸人。施行聖事。一如平日。 等待久之。南京奏疏。杳無響動。方知未蒙皇上俞允。其未蒙俞允之故。緣當時在朝廷有一保護聖教之人。名葉向高（字進卿號臺山）權位在沈漼以上。名望最隆。綱鑒說他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兩次作宰相十餘年。老成持重。爲清流所倚賴。從前與利瑪竇相識。極敬慕西洋教士。後延

1. P. Longobardi

沈漼放逐歸里

1. P. Aleni

請艾儒略[1]至福建開教。多所匡助。大有功於教會。天啟初年。葉向高爲首輔。第一宰相沈漼雖入閣。志不得逞。加之沈漼交通內監魏忠賢等。舉辦內操。朝論惡之。通鑒斥爲憸人。小人也且比之蔡京。宋朝奸相既而上章彈劾沈漼者。相繼而起。葉向高復以爲言。謂不斥逐沈漼。不足以服衆論。沈漼遂不自安。怏怏而去。歸家逾年卒。爲時論所鄙。未始非仇教之報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徐光啟 陸官

1. P. Adam Schall
2. P Iac. Rho
3. P. Terrenz
4. P. L. Buglio

近世紀四　自沈漼仇教至明末

沈漼既去。南京教難又平。西洋教士源源而來。其尤著名者。湯若望[1]、羅雅各[2]、鄧玉函[3]、利類思[4]。先後至中國。徐光啟於沈漼去位之年。奉召起復。初授禮部侍郎。後陞禮部尚書。官秩尊崇。爲教衆所依恃。崇禎五年。補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做宰相）李之藻則自萬歷末年。即做太僕寺卿。天啟初年。轉補光祿寺卿。二人熱心保教。常以神父在內地傳教。未奉明文爲憂。因無明文恩准。則驅逐之禍。時時堪虞。會欽天監官推算日月食。屢屢錯誤。或當食不食。或不當食而食。或不合預算時刻分秒。皇上怪之。將加嚴譴。徐光啟與李之藻乘機進言曰。本朝欽天監但依舊法推算。舊法疎闊。元朝

與李之藻合疏奏請修歷

召用西士楊廷筠去世

時候。已屢屢錯誤。無怪今日之失驗。惟西法精密。歷試不爽。昔年天學臣利瑪竇最稱博洽。其學未傳。遽抱疾棄世。至今士論惜之。今尚有其徒侶鄧玉函龍華民等。居住賜宇。精通歷法天文。宜及時召用。飭令修改。皇上覽奏。遂即批准。命徐光啟為監督。李之藻佐之。設局於京師首善書院。署曰歷局。召西洋教士龍華民湯若望等譯書修歷。從此教士寄居內地。乃奉明文。非同干禁犯私矣。京城內外。教務乃愈暢行。

時楊廷筠已去世。當沈漼謀害聖教時。天主若故留廷筠在世。安慰流離失所之教士。及教難平息。徐光啟李之藻又皆大用。足為神父所依恃。天主遂召廷筠離世矣。廷筠去世之前。又自捐鉅貲。修聖堂一座。鳩工庀材。皆自己親身督理。大工甫竣。而廷筠疾篤。

李之藻去世

徐光啟召洋兵助戰志不得行

若謂夙願已償。可以去世矣。遂敬領聖事而亡。壽七十一歲。杭州紳宦。公舉廷筠入鄉賢祠。時天啟七年十二月也。　越三年。李之藻亦去世。臨終時。執徐光啟手。諄諄以教務囑託。曰。我死矣。神父之事。賴君竭力保護之。我大罪人。不堪當此責任也。既而領終傅聖體而亡。時崇禎三年。諸聖瞻禮日也。四年前。李之藻捐貲在杭州另修一聖堂。適值諸聖瞻禮日竣工。在此堂舉行頭臺彌撒。

綱鑑說徐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作相。年已衰老。正值周延儒溫體仁二人專政。不能有所建白。說的確是實情。徐光啟因見遼東盡失。大敵愈逼愈緊。請旨遣人至澳門。召募西洋兵來助戰。或可轉危爲安。皇上業已允准。澳門葡國兵商。聞此信息。莫不感悅。卽捐助多金。發兵四百名。帶大炮十門。整隊前來。甫至

江西南昌府。被人從中阻撓。謂此舉危險。恐於中國不利。皇上聽了讒言。即收回前命。着西兵折回。光啟一腔報國熱情。竟不得展。惟有可喜幸者一事。方德望[1]等五位神父。得隨隊入中國傳教。葡國武弁公沙的西勞[2]先已到了北京。帶有大炮數門。洋兵數人。賴光啟竭力周旋。未遭驅逐。即命至甯遠涿州等處助戰。屢次退敵。後又命至登州府。幫助孫元化打仗。亦頗得力。後因捨身赴敵。不顧危險。亡於陣上。隨隊之陸若漢[3]神父亦受重傷。皇上嘉公沙的西勞忠勇。賜卹甚厚。陸神父亦蒙優旨褒嘉。遣人送回澳門調養。及聞去世。又賜塋地殯葬。

孫元化做登萊巡撫。鎮守山東邊疆。敵兵不敢來犯。惟麾下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三人。皆遼東本家。時遼東已失。三人漸懷異志。

1. P. Le Fèvre
2. Gonzalès Texeira
3. P. Ioannes Rodriguez

孫元化張燾之不幸

而元化不知也。崇禎四年冬。元化遣有德率兵救大凌城。行至吳橋。會天連日大雪。軍餉缺乏。遂反。還兵大掠。攻陷臨邑商河等五六州縣。孫元化聞變。急遣部將張燾往禦。張燾兵敗退。登州遂陷。孫元化張燾同被執。孔有德等泣請元化與燾投降大清。以保富貴。元化與燾皆奉教。誓死盡忠。不敢貳心。孔有德無奈。縱之歸去。崇禎皇帝遂革元化職。下獄論死。徐光啟與元化同在聖教。志同道合。設法救之。竟不能得。元化與燾同日見殺。猶幸死之前。得見湯若望神父。領教中聖事。　按張燾聖名彌格爾。係李之藻門人。與之藻同受洗於利瑪竇手。天啟初年。自捐鉅貲赴澳門購西洋大炮四門。其忠勇有足多者。此次與主將孫元化。受孔有德等之連累。當時神父莫不寃之。　元化既死。嘉定教務大受影響。從此

神父不以嘉定爲總堂矣。計自立堂以來。纔十一二年。教友約四百名。

徐光啟雖作宰相。位極人臣。而自奉儉約。猶如寒士。室廣僅丈。一榻無帷。几書筆硯之外。無他長物。冬不爐。夏不扇。終日搦管著作。無片刻暇。伺候之人。惟用一老僕守門傳語而已。至其敬主熱心。更非尋常所及。居第之旁。闢一便門。與聖堂相通。以便與神父時常往來。且可隨意進堂拜聖體。每日蚤起。必先默想望彌撒。然後回署辦公。若得領聖體。輔彌撒。則尤以爲樂。平日不斷苦工。若守大齋。苦衣苦鞭等事。皆習慣常行。其敬愛神父。尤有足稱者。羅如望[1]神父死。光啟服孝一年。謂人曰。某受洗於羅神父手。是負吾神靈之父也。禮宜盡孝。某年。金尼閣[2]神父朝見教宗回。帶有教宗頒

1. P. de Rocha
2. P. Trigault

光啟患病

1. P. Schall
2. P. Rho

薦李天經自代

光啟終

賜之宗徒降福。光啟朝服朝冠。跪聆教宗恩命。崇禎七年八月。光啟得病。再三上疏辭職。皇上溫語慰留。一再賞假。囑令安心調理。又屢次遣太監問疾。遣御醫診脈。賞賚甚厚。光啟自知病重難痊。先將世間事。交代清楚。所有已經譯竣之歷書七十四卷。上於皇上。疏稱湯若望[1]羅雅各[2]奉旨修歷。不無微勞足錄。請交部議敘。又荐山東藩臺李天經(聖名伯多祿)通曉歷法。可以代己管理歷局事務。所求二事。均蒙俞允。

光啟從此不談世事。一心預備自己靈魂。默契天主。連次告解領聖體。大顯熱愛。在京之三神父。輪班守候。延至十月初七。泰然逝世。皇上聞訃。輟朝一日。以示哀悼之意。追贈太子太保。給諡文定。遣官發帑。治理喪事。　綱鑑載。御史以徐光啟蓋棺之日。囊無餘

貲。請優郵。以媿世之貪墨者。是可見光啟之清介自持。迥超流俗矣。

湯若望得寵

光啟既去世。中國教友如失怙恃。莫不痛惜相告曰。徐閣老去世。誰復作我聖教干城。然天主保護我中國教會。無微不至。使湯若望等又得了皇上寵幸。因他精通天文。蒙皇上特達之知。命他司天修歷。將窺天各種儀器。移置於宮庭禁地。許若望隨便出入。每當測驗日食月食之時。皇上亦步臨觀看。皆與若望所預報者。毫釐不爽。欽天監用舊法推測。皆有錯誤。湯若望不但精通天文。且能製造西洋大炮。那時戰事正緊。傳旨命若望監造戰炮。先進二十門。後又造了五百門。皇上派大臣驗放。驗得精堅利用。有裨戎行。皇上大加褒獎。因若望等。守素學道。不願作官。遂降旨優給田

欽褒天學

化行禁中

龐天壽領洗

房。以資傳教應用。又賜匾額一方。大書欽褒天學四字。命送天主堂懸掛。天學者。即指天主教道理也。故利瑪竇天主實義書。初稱天學實義。這匾額大有關係。是如明降諭旨。准教士在內地傳教。利瑪竇與奉教大員。費多年心力。所未得者。若望一旦得之。教士教友。莫不喜出望外。各省教堂。遂皆懸此匾額矣。

湯若望。出入禁中。與太監等時常往來。常乘機與言聖教道理。邱永修士為若望隨价。又常左右之。漸漸化行禁中。太監龐天壽等倡首奉教。由十人漸至四十人。嬪妃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治聖堂一座。湯若望屢次在內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數年之內。宮庭中之受洗者。有五百四十八之多。此皆當日神父所記載。當非虛語。 龐天壽聖名亞基斐。永歷朝做司禮太監。勸太后太子等奉

湯若望勸皇上奉教

教者。（詳見十二卷）

然湯若望心猶不滿。必欲勸得皇上奉教。心纔愉快。會西洋有以耶穌行蹟。精繪一冊。又裝塑耶穌聖嬰。與三王來朝像。寄至中國。囑若望進呈皇上者。塑像與繪像。皆精妙絕倫。眉目逼肖。栩栩欲活。若望將圖中奧蹟。釋以華文。註於冊上。崇禎十三年十一月。趨朝進呈。當蒙皇上賞收。將冊像置於几上。凝神細看。幾不忍舍。又傳諸王后妃來觀。將冊像事蹟。爲之指示講解。王后諸人。卽謙恭下拜。已而命將冊像供奉殿廷。湯若望乘機上書。闡明天主造世宰世。及降生救贖之理。力勸皇上奉教。（書見正教奉褒）皇上因左右不乏奉教之人。業已習聞其說。又閱若望奏本。頗爲心動。雖未能毅然信從。而於聖教之眞正。異端之無根。固已灼有所見。有一事可證。

搗毀佛像

明末教友數目

艾儒畧

1. P. Aleni
2. P. Vagnoni
3. P. Le Fèvre
4. P. Sambiaso
5. P. Longobardi

時有以軍餉乏絕告急者。皇上毫不遲疑。卽命將宮中多年供奉之金銀佛像。悉數搗毀。以充兵餉。若不是明知神佛虛誕。安能若此。此事遠近閧傳。都說崇禎皇上棄絕了異端。要奉天主教了。這雖是揣測之詞。於開教却有益處。一時風聲所感。奉教者日增月盛。據史册所載。崇禎末年。教傳十三省。教友約十五六萬。內有大官十四。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俊秀生監。以數百計。　當時傳教神父最著名者。有艾儒略高一志方德望畢方濟龍華民等。玆略記其行實如左。

艾神父爲楊廷筠聖學神師。於中學則奉楊廷筠爲師。在杭州同居數年。彼此大有進益。天啓四年。葉相國致仕歸里。路過杭州。主楊廷筠家。與艾神父語。深爲敬服。請往福建開教。艾神父久懷此

顧。正苦無緣。遂與偕往。先在福州傳教。所與往來者皆一方名流。一日在相國家。與曹觀察辨道。剖析聖教。與佛教之眞假邪正。名言至理。說得娓娓動聽。相國與旁聽之人。莫不擊節稱賞。艾神父歸而次其問答。爲三山論學紀。行世。葉相國名向高雖信聖教道理。然未領洗。致仕後三年去世。得謚文忠。爲前明一代名臣。其長孫則奉教熱心。倡捐巨貲。幇助艾神父在福州建一大堂。一時文人學士。多奉教者。省城教化既行。艾神父又至別郡傳教。不數年福建八府。周流殆徧。每至一城。必先拜謁地方官。艾神父雅善晉接。而道貌德容。又迥超凡俗。見其人。聞其言。莫不傾心敬愛。咸以西來孔子稱之。故化人最多。每年授洗八九百人。

惟崇禎十年。遭了窘難。緣彼時荷蘭國人。恃其船堅炮利。佔了臺

Philippinæ

灣島。又屢屢刧掠商船。大爲中國所憤。同時又有西洋神父自非律賓來者。不諳中國風俗。異服異言。冒然入內地傳教。遂致謠言大起。謂神父與外洋海盜。聲氣相通。將大不利於中國。福州臬臺早疑其事。遂出告示驅逐外國教士。並禁止中國人奉教。艾神父無奈。只得暫且躲避。所有各處聖堂。不下十七座。多遭封鎖。教友亦多被難者。艾神父致書於所善各官。力辯其誣。奉教學士。亦作書立論。發明聖教道理。久而久之。人心漸明。會皇上所賜湯若望欽褒天學之匾。發到福建。囑令懸掛各聖堂內。一時紛紛傳說。皇上也奉了教。向日疑忌西士之心。漸漸冰消霧散。艾神父乃乘機巡行各處。重宣聖道。各處歡迎。視昔有加。所有禁止傳教奉教之告示。一概撤銷。聖教又復廣揚。

建甯縣知縣左公。與奉教三舉人李九標等。籌貲建堂。規模宏敞。左公謂艾神父曰。吾儒之事上帝也。知尊而不知親。今聞聖教道理。乃知天主是吾人大父母。斯尊親至矣。乃名其堂曰尊親堂。

艾神父在福建傳教。先後二十三年。共建大堂二十二所。小堂不計。付洗一萬餘人。隆武以後。干戈擾攘。傳教爲難。即避居延平堂內。延至順治六年。即永歷三年四月初一。忽覺不豫。是日早。在張賡家猶奉彌撒。講道若平日。至夜。病勢略重。伏几靜坐。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止。天未明。即泰然棄世。壽六十七歲。教外人以艾神父爲西來孔子。而教友則以艾神父爲聖人。故歿後。追念不忘。作傳行世。題曰艾思及先生行蹟。又記其平日訓言。爲口鐸日抄。

高一志原名王豐肅。遭沈漼之難。遂變姓名。復入山西傳教。先立

巨紳韓霖段袞奉教

堂於絳州。絳州有舉人韓霖者。字雨公。初在北京做官。與徐光啟善。得聞教領洗。聖名多默。歸家後。勸其親戚族人。同奉教焉。又有段袞字九章者。亦在北京奉教。聖名斯德望。歸家後勸其親族。與其壻。明宗室王爺某。同沾聖化。段袞是絳州巨紳。旣富且貴。與弟段襲段扆。都是熱心教友。爲衆人所仰望。曾自捐巨貲。建堂一座。比鄰不戒於火。致被延燒。段君並不怨尤。怡然曰。是堂湫隘太甚。不合吾主聖心。請更建宏敞者。於是鳩工庀材。另創一所。較前加麗焉。雖費巨貲。曾無恪色。高神父大德不凡。傳教熱心。又得韓君段君左右之力。教遂大開。初年卽授洗二百餘人。內有舉貢生員六十人。絳州知州雷公與高神父交。亦被感化。各處張貼示諭。表章聖教道理。勸所屬百姓。遵奉泰西高一志所傳之教。由是鄉區

韓相國保教
立育嬰堂
高一志
去世
萬密克
遇害

亦多奉教者。蒲州有名宰相。姓韓名爌。字象雲者。在京居官年久。與徐光啟湯若望等熟識。習聞聖教道理。深知眞正。時已致仕歸家。遂請高神父來蒲州開教。爲時不久。教化大行。宰相家亦多領洗者。高神父雖年近七十。眉鬢皓白如銀。而顏色紅潤若童子。每至一城。卽延請一方名儒學士。講學論道。高神父學問淹貫。深通中國經書。而又亹亹善談。言之懇摯。聞其論者。鮮不心折。以故在山西傳教十五年。授洗八千之多。內有功名中人。二三百。立堂五十餘所。崇禎七年以後。山西連年荒旱。疫癘流行。又有李自成號稱闖王。率飢民二十餘萬造反。到處殺人放火。當那時候。高神父大顯愛主愛人之德。日夜奔走往來。撫慰被難教衆。授洗臨終小兒之多。莫能數紀。又立育嬰堂。收養孤兒三百餘名。崇禎十三

1. P. Walta
2. P. Le Fèvre
3. P. Trigault

方德望 王徵 奉教

年三月。高神父染病去世。壽七十四歲。殯葬之日。士紳大集。執紼相送者。以數百計。厥後山西各教堂。遭闖賊之亂。多被屠毀。崇禎十六年。萬密克[1]神父在蒲州。正與韓爌之長公子。(聖名伯多祿)興工建堂。被闖賊攻破。遂遇害焉。

高一志在山西開教。勤勞聿著。可稱爲此省之宗徒。而爲陝西宗徒者。是方德望[2]神父。法國人。崇禎三年入中國。先在山西帮同高一志傳教。三四年後。奉長命到陝西傳教。 先是陝西有在京做官者。姓王名徵字葵心。涇陽縣人。係進士出身。官至布政司。首先奉教。聖名斐理伯。自號了一道人。王徵奉教熱心。爲當時神父所稱許。及丁母憂回家。卽邀金尼閣[3]等神父。至陝西開教。在西安府立了堂。然十餘年來。教務總未大興。崇禎七年。方神父奉命入陝。

授洗之多

聖教信證

方爺廟

有韓姓官。聖名斯德望。帮助神父傳教。在漢中府立了堂。不數年。授洗三四千。其時雖遭李自成之亂。居民流離失所。而教務興隆。如潮如湧。二十年後。教傳十五城。授洗至二萬四千之多。其過化存神。可想而知。惜其傳教事實。失於記載。多不可考。然其盛德之名譽。歷久彌彰。迄今近三百年。人猶稱道不置。韓霖張賡與方神父同時。方神父去世不久。二人作聖教信證一書。詳記自聖方濟各沙勿略至清初。各西洋神父。來中國傳教者之姓字墓所。而於方神父名下則註曰。生平有盛德。多行靈蹟。至方神父所行何靈蹟。則史書不傳。據父老傳說。如祛虎患。滅蝗災。愈病驅魔等事。是其靈迹之尤著者。外教者亦驚為奇人。故方神父去世後。立廟祀之。其廟俗稱方爺廟。中塑方神父像。隆準長髯。身著白衣。如其生

去世之奇

1. P. Sambiaso

畢方濟

時。凡此。皆足証方神父在生時。道德功行。必有大過人者。相傳。方神父日間勤勞救人。至夜則專精默禱。苦工最嚴。常自鞭責至於流血。一千六百五十九年。自知終期不遠。屢向教友示意。至耶穌升天瞻禮日。猶安然舉行彌撒。彌撒畢。端跪祭臺前謝聖體。大發熱愛。仰天求主而亡。衆見其棄世之奇也。多爲感化。冷淡者變爲熱心。外教者亦多回頭。殯殮之日。士民雲集。葬於漢河之濱。漢河固常氾濫。自方神父葬後。河雖决口。水至墓即止。至今教内外。拜墓求恩者。猶時有所聞。多得所求而去。

畢方濟義大利亞人。萬歷末年入中國。爲人豁達。雅善晉接。而又大德不凡。丰采宜人。久爲徐光啟所欽慕。初傳教於京畿。化人不少。後至南京傳教。其時南京甫遭沈㴶之難。士大夫。多疑忌聖教。

不願與教士通往來。奉教者概皆貧民小戶。且為數無多。聖堂為沈漼拆毀。迄未重修。及畢神父到了南京。初以奉禮部命。察驗日月蝕為名。拜謁彼中士大夫。往來之際。猜疑漸釋。相傳無論何聖教大仇。一交畢神父。聞其言論。覩其德光。無不被其感化。嫌疑盡釋。不久。變疑忌為敬愛。皆以交畢神父為榮。畢神父乘機傳教。不久。教又大興。官紳士庶。捐錢修堂。較沈漼所毀之堂。更形壯麗。不數年。教傳江南八城。在松江府授洗秀士三十五人。在淮南府授洗職官三員。士子二十七人。某年。赴瞿式耜之召。至常熟傳教。初年。即授洗三百餘人。多係晉紳大族。常熟下鄉。聞風歸化者亦不少。多改廟宇為主堂。瞿式耜之父汝說公。在南京做禮部尚書。亦傾心奉教焉。厥後畢神父因水土不服。將往山西傳教。路過開封

1. P. de Figueredo
2. P. Longobardi

府爲官紳所留。從此河南也開了教。官紳競捐巨貲。建堂一所。福王常洵。爲萬歷皇帝愛子。受封汴梁。(即開封府)富貴無與比。聞畢方濟名。亦不時召見。大顯敬愛之意。後畢神父因江南教務殷繁。又回了南京。河南教務。則由費樂德神父接管。

龍華民

[2]龍華民西濟利亞人。萬歷二十五年入中國。初傳教於韶州。徧歷各村落。逢人講勸。化人不少。後遵利瑪竇臨終遺命。爲中國傳教士之領袖。有統理教務之責。從此居北京之日多。然龍神父熱心救人靈魂。雖重任在身。猶屢屢在近畿一帶。下鄉傳教。崇禎四年。

山東開教

奉旨與湯若望等修治歷法。徐光啓爲監督。雖歷務殷繁。猶每年至少一次。遠至山東開教。迨年逾八十。眉鬚皓白。而精神不少衰。馳驅往來若壯年。至崇禎末年。兵荒馬亂。道路梗阻。龍神父八十

二三老翁。猶至山東冒險傳教。一次巡行鄉里。授洗三百人。又一次授洗五百人。濟南與泰安兩府。都立了堂。又一年正在冬令。龍神父復來傳教。途中遇盜。所帶行裝。悉遭刼奪。僅以身免。龍神父不勝狼狽。但天主安慰他的忠僕。正在進退爲難之時。忽駐青州之明宗室王。遣人請龍神父至青州。先是這青州王爺。素性好道。初求道於釋道兩教。旣而覺其荒唐無根。棄而學馬合默之回回教。喜其所講天地萬物惟一眞主。制造掌管之理。而心猶未安。至是聞龍神父名。延至府中。相見甚歡。殷殷叩求教理。累月不倦。又召集回教名人。與龍神父辨理。環聽之人。皆一方碩彥。辨論旣久。是非大白。宗室王爺與學士數人。傾心奉教。王聖名保祿。奉教熱心。盡棄其側室媵妾。誓不二色。出鉅貲建一大堂。一時民間多被

江南興
徐驥熱心

1. P. Brancati

化者。龍神父年九十六歲去世。在中國五十七年。厥後清朝定鼎。王及於難。青州聖堂亦遭亂圮毀。

明末著名之神父。固不止此。特限於篇幅。不能盡敘。其時教傳十三省。而教務最盛者。首推江南徐光啟提倡於先。其子徐驥聖名雅各伯。提倡於後。士民觀感興起。奉教者所在多有。計江南一省。領洗信教者。不下十萬有餘。得中國奉教者三分之二。徐驥字龍與。為光啟獨子。昔有人勸光啟置側室。以廣胤嗣。光啟堅守主誡。不為所搖。天主降福之。徐驥得五子四女。胤嗣因以繁衍。徐驥得恩蔭。為中書舍人。澹於仕進。居家善教子女。幫助潘國光神父建堂傳教。歿後。郡人以其好善可風。足為鄉里矜式。舉入鄉賢祠。他若福建。浙江。山西。陝西等省教務。雖不及江南之盛。有世家大

1. P. de Gouvea
2. P. de Buglio

族爲之提倡。均有蓬蓬勃勃之勢。惟廣東江西等省。開教雖早。終未大興。崇禎十年何大化神父。[1]因某奉教官之請。至湖廣開教。未及二年。立堂於武昌府。授洗三百餘人。旋遭流賊之亂。聖堂被毁。教友散亡。何神父回了福建。

崇禎十三年利類思神父[2]至四川開教。時利神父已入中國三年。初在江南傳教二年。後進京助修歷法。在京與大員劉宇亮相識。劉宇亮崇禎十年做宰相。是四川綿竹縣人。雖未奉教。却信服聖教道理。極敬慕泰西修士。至是請利神父至四川開教。派妥人護送。又致書於四川各官。以利神父相託。利神父初到四川。卽主劉宰相家。在劉宰相家。八個月。所與往來者。多名公巨紳。利神父與言聖教道理。爲時不久。卽有信向者。未及一年。授洗三十人。內有

李自成闖王

明宗室王爺。聖名伯多祿。又有閻姓武官。聖名多默。皆信教熱心。利神父先在成都立了堂。以後愈傳愈廣。臨近各城。也有了教友。保甯府與重慶府教友更多。利神父因一人難以獨理。又請了安[1]文思神父來。分任傳教事務。乃不久。流賊李自成。與張獻忠。相繼入四川境。大肆殺掠。教友多遇害者。兩神父九死一生。竟從萬險中脫出。

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幼牧羊。長充驛夫。好勇鬭很。橫行鄉里。崇禎初年。陝西連歲饑荒。民無所得食。聚衆作亂。奉高迎祥爲首。到處焚殺刼掠。李自成遂往從之。及高迎祥死。衆推李自成爲首。號曰闖王。自成頗饒心計。饑民從之者。約二十餘萬。與官軍打仗。屢次獲勝。十餘年後。山西河南各城邑。多爲所陷。崇禎十四年冬。大

1. P. Magalães.

集羣匪。圍攻開封府。開封城垣堅厚。李自成圍攻十個月不下。官軍隔河紮營。在河北岸。畏賊勢盛。亦不敢挑戰。既而河南巡撫高名衡與總兵陳永福。議決河灌賊。但恐開封府受害。擬在城西北十七里。朱家寨口掘堤放水。不料其謀不密。爲李自成偵知。李自成喜曰。不等你開河灌我。我先開河灌你。遂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開河灌城。河水由北門入。從東南門出。洪波巨浪。奔聲如雷。城中七八十萬人。房倒屋塌。蕩然無存。居民得逃生者。不及二萬。餘盡葬魚腹。費樂德[1]神父。時在開封傳教。因不忍離棄教友。亦及於難。臨終之前。爲教友解罪。善言慰勉。容色怡然。了無懼意。教友得逃者僅二人。城中舊有之古教寺。亦遭毀滅。

李自成既陷開封。率其衆二三十萬。南去。連破南陽。汝甯。襄陽各

自成僭號

北京失守崇禎殉難

名城。打敗官軍數次。次年冬。攻破潼關。進陷西安府。有所向無敵之勢。自成初無大志。所得城邑。輒焚毀棄去。居民慘遭殺戮。至是始有爭天下之心。以爲西安爲漢唐故都。聲名文物甲天下。又有山河百二。踞天下之形勝。可立開國之基業。遂僭位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此崇禎十七年正月事也。二月。自成率兵北上。要奪大明江山。在甯武關。與官兵打了一仗。死一萬數千人。僅僅得勝。自成頗有戒心。欲率衆歸西安。俟他年再圖進取。乃未啟行。鎭守大同宣化等處的明將。奉表來降。自成大喜。遂長了膽氣。引兵進逼居庸關。守居庸關的大將唐通。亦不戰而降。從此到北京。道路開通。如入無人之境。三月十八。自成進兵圍北京。太監曹化淳開門迎降。崇禎皇上。望見烽火徹天。不勝驚惶。鳴鐘集百官。無一至

吳三桂邀清兵討賊

者。遂登煤山投繯而死。李自成氈笠縹衣。乘馬入承天門。登太極殿。下令。百官三日朝見。儼然做了奉天承運的天子。

明將吳三桂。方奉詔入援。行至山海關。聞北京已失。皇上殉難。其父吳襄亦被殺。不勝憤恨。誓欲殺此逆賊。爲君父報仇。但因賊勢甚盛。深恐衆寡不敵。遂邀清兵協力進討。　李自成聞信。了無懼意。親統大軍。前來迎戰。遇於山海關內。大戰良久。李自成不支。率兵奔還北京。自忖不能久守。又棄北京西去。謀歸西安府。吳三桂報仇心切。率兵追李自成西去。

清朝定鼎

滿淸乃乘時順勢。在北京正了位號。卽以是年爲順治元年。時順治皇上纔八歲。以其叔父睿親王。多爾袞。爲攝政王。主張軍國大事。然當時明朝尙未盡亡。南京諸臣。史可法等。聞崇禎皇上死。不知太子下落。卽奉福王朱由松。稱

明尙未亡

帝於南京。改元弘光。次年五月。南京失守。弘光遇害。唐王朱聿鍵又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甫及二年。清兵大至。隆武殉難。大學士瞿式耜等。卽奉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歷。永歷皇上在位十五年。大江以南。數省之地。猶隸版圖。惟末後數年。日見削奪。漸無駐足之地。凡此三四朝。皆明宗室近支。雖偏安一隅。總是正統。一息尙存。未爲滅亡。乃清史左袒本朝。卽以崇禎十七年。爲順治元年。殊欠平允。然是非在人心。久後自有定論也。

張獻忠稱帝

當李自成肆擾中國北境時。別有一黨悍賊。肆擾中國腹地。其首爲張獻忠。初與李自成合。旣而分離。各統衆二三十萬。功力悉敵。獻忠殘酷尤甚。殺人無算。湖廣名城。多爲所毀。崇禎十七年。入四川境。所至殘破。八月。攻破成都府。遣諸將分屠各州縣。奄有全蜀。

利類思 1. P. Buglio
安文思 2. P. Magalhães

之地。遂僭位號。國號大西。建元大順。置六部九卿等官。以吳姓教友。爲禮部尙書。開科取士。及士子大集。則悉數殺之。筆硯成邱。將卒以殺人多寡敘功。成都被殺男女。約十四五萬。川中人迹殆盡。方獻忠將近成都時。利類思[1]與安文思[2]兩神父正避亂於綿竹縣。劉相國家。後爲獻忠兵所獲。送至成都。成都天主堂已爲亂兵所毀。教友死者過半。獻忠命兩神父製造天文儀器。繙譯歷書。初年款待尙好。乃性好疑忌。喜怒無常。屢欲置兩神父於死地。兩神父心懷惴惴。日備善終。一日。上書於獻忠。謂歷理深奧。臣等學識淺陋。求准往澳門。延訪精通天文之人。並搜求各種儀器。云云。獻忠疑其欲逃也。指神父隨侍之六七教友。爲主謀之人。執而殺之。又欲處兩神父以極刑。未及動手。忽報清兵大至。獻忠不信。單騎出

湯若望與李自成

探。時大霧四塞。咫尺莫辨。行至鹽亭縣界。遇清兵遊騎。中箭而死。其黨不下三十萬。都敗逃而散。所奇者。兩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亂。猶能傳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內有某大員。舉家三十二口。同日受洗。及獻忠敗死。兩神父為清兵所獲。清兵元帥肅親王豪格。詢知兩神父與湯若望為友。遂委人送至北京。

所有自北京失守。至永歷末年。關於教會之事。謹記其大略如左。

方李自成破北京時。湯若望龍華民兩神父正在北京。湯神父修治歷法。龍神父年八十五歲。自成縱兵焚掠。火焰四起。一城之內。棼如亂麻。兩神父所駐堂宇。三次被燒。三次撲滅。而左右鄰居。及廟宇舖戶。則皆焚燬無遺。 李自成蓋亦嘗聞湯若望之名。故一聞其所在。即出諭保護教堂。張貼門首。兩神父因得平安無恙。乃

湯若望與攝政王

不久。自成敗逃。謀歸西安。或勸兩神父隨自成西去。兩神父因不知淸兵進京後待外國人如何。頗費躊躇。嗣因不忍舍離聖堂教友之故。決意未去。及淸朝定鼎。待教士恩遇更隆。此葢意料所不及也。

淸兵初入北京。亦多騷擾。賴湯神父竭力應酬。教堂未遭大害。乃不久。攝政王發下號令。凡寓居內城者。限三日內。遷居外城。不准逗遛。內城專駐旗人。然教堂適在內城。亦在必遷之例。湯神父大窘。上書於攝政王。歷陳遷移爲難之故。言天文儀器。一經挪動。難保不遭損失。一有損失。修補爲難。云云。次日傳命召見。攝政王見了湯神父。和顏禮待。詢問良久。付給上諭一道。囑令恭貼堂門。這上諭恩准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不必遷移。又嚴禁軍民人等。入

改用新曆

堂。滋擾。湯神父領了上諭。忻然回堂。見有旗兵多人。正在內嬉遊。遂出上諭令看。衆旗兵遂皆俯首無言。各自散去。

湯若望在明朝雖奉旨修曆。不過爲欽天監衙門幫忙。並未做欽天監官。且監官妬忌湯若望才能。多方沮抑之。雖明知他的新法精密。偏棄置不用。專用從前舊法。若望亦無如之何也。迨清朝定鼎。攝政王訪知舊法訛舛太多。命來年曆書。依西洋新法推算。蓋謂國運方新。宜改用新法。以應天心。即命湯若望進呈順治二年曆書。書上印依西洋新法五字。標明來歷。此事大招舊監官之妬忌。然因命出自上。只得俯首順從。無何湯神父算得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食。明年正月十五月食。繪有圖表。詳載虧蝕時刻分秒。進呈御覽。攝政王欲折服舊監官之心。亦命伊等預算。繪圖貼說。

湯若望做欽天監

弘光皇帝

1. P. Sambiaso

畢方濟出使

至期派大臣登臺驗看。覈得舊法不符。獨新法密合天象。不差分毫。遂於十一月奉上諭。欽天監監正。着湯若望補授。本衙門所用官員七十人。聽其自舉。欽此。　湯神父上疏辭職。歷敍東來本意。惟欲闡明天主聖教。不求世榮。懇請收回成命云云。書上。未允。湯神父雖無心世榮。然想此事。於西士在中國傳教。不無裨益。遂勉强就職。從此歷一百五十年。欽天監官皆以西士爲之。中間聖教雖屢遭窘難。而教士終未絕迹於京師者。以此故也。

順治二年。爲明弘光元年。弘光皇帝是萬歷皇帝之孫。福王常洵之子。原名由松。常洵被流賊殺害。由松襲封福王。及北京失守。崇禎自戕。遂稱帝於南京。名正言順。不可謂非眞天子。福王在開封時。與畢方濟神父相識。至是遣人延訪來朝。將欲大用。又欲用他

爲出使大臣。前往澳門與荷國連盟。合兵拒敵。畢神父力辭官爵。惟出使澳門一事。願身任其勞。但求皇上事成之後。崇奉天主聖教。又在廣州府城。給地建堂。並建堂於上川島。以敬方濟各沙勿略聖人。弘光皇上一一照准。廣州與上川建堂之事。皆神父多年營求未得者。畢神父片言得之。不勝忻慰。於是預備登程。皇上乃崇其官銜。給他隨員從僕多人。帶兵三千名。起節南下。一路地方官款接如禮。澳門荷國總督聞信。盛陳儀仗迎迓。如迎大臣之禮。不料。所商各節。方將就緒。而南京失守之信忽至。事遂中止。弘光在位僅一年。至今思之。猶有餘慨。

明宗室諸王之在各省者尙多。聞南京失守。弘光遇害。爭擁位號。以圖恢復。於是魯王朱以海。稱監國於紹興。據有浙江一省。唐王

朱聿鍵。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聿鍵頗英明。博學多才。前於崇禎九年。見國家多難。倡起義兵勤王。本是一片好心。乃格於成例。反以此得罪。廢爲庶人。罰禁高墻。一時素所親信者。多離棄之。獨畢方濟神父與之相善。多方慰藉。及弘光卽位。得赦出高墻。南京失守時。聿鍵正流落杭州。鄭芝龍等。卽奉聿鍵入福建。接續弘光做了皇上。是爲隆武。隆武正位之初。卽延訪畢神父來朝。欲重用之。畢神父不受。惟勸隆武奉教。以邀天眷。隆武雖未能毅然信從。却出諭表章聖教。勸臣民皈依。一日覩艾神父與葉相國長孫前所建之堂。而嫌其湫隘也。諭令改建宏壯者。謂人曰。如此湫隘。豈足爲上帝所歆格。遂發帑金。諭令重修。不數月。堂工告竣。立牌坊於堂門前。大書勅建天主堂五字。又懸匾額於堂上。曰。上帝臨汝。立

隆武被執

鄭芝龍

碑記其事。時艾神父尙在福建。覩當日事。深爲中國幸。以爲聖教廣揚。當不遠矣。孰知。大謬不然。隆武辜負天主寵照。明知教理眞正。不欲奉教。徒以建堂勒碑之事。冀邀天主歡心。以葆世福。天主不歆。隆武二年八月。仙霞關失守。　清兵平了浙江。轉入福建。如湯沃雪。如風捲雲。所向無敵。隆武奔至汀州。爲清兵追獲。鄭芝龍竟擁兵不救。反投降清朝。其子鄭成功未降。率兵入海。

按鄭芝龍是福建泉州府人。出身微賤。幼年流落澳門。遇一葡商。收爲義子。遂領洗入教。聖名尼各老。及葡商去世。芝龍繼其業。一意經商。事事仿效葡人。漸致巨富。出重貲。多置戰艦。招致善戰者。練爲海軍。遂霸海上。時海中多盜。朝廷善撫芝龍。授以官職。令平海盜。芝龍踴躍効命。不久。海盜悉平。及弘光在南京正了位號。封

鄭芝龍爲南安伯。令率水師防守長江。芝龍遣其弟鄭鴻逵往。駐鎭江防守。及清兵來攻。鴻逵帥水師先逃。清兵遂得渡江。隆武朝。恩遇更隆芝龍晉封侯爵。其子姪輩。皆列貴顯。乃其貪心無饜。欲令其子鄭成功爲隆武太子。隆武不從。但賜成功以國姓而已。芝龍由是心懷怨望。及清兵入福建遂降于清。清恠其子之不降也。在北京殺之。其子鄭成功怨清之殺其父也。常謀報復。 鄭芝龍雖幼年奉教。觀其所行。實與外教者同。聖教規誡。盡置諸度外者久矣。特不知其臨終時。回頭否也。（臨終前安文思神父曾勸他回頭）

隆武遇害之信來到廣東。寓居廣東之大員。兵部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等。卽奉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歷。永歷皇上時年二十六歲。是萬歷皇上之孫。桂王常瀛之子也。永歷在位十

1. P. Schall
2. P. Sambiaso

五年。奉教大官瞿式耜。龐天壽。焦璉等之功居多。瞿式耜聖名多默常熟縣人。受洗於艾儒略神父之手。前做廣西巡撫。隆武朝。授兵部侍郎。永歷用他做宰相。龐天壽。聖名亞基斐。是崇禎舊僕。受洗於[1]湯若望神父之手。崇禎殉難。逃至南京。南京失。又逃至福建。曾奉隆武皇上命。偕[2]畢方濟出使澳門。隆武死。又投奔永歷。爲明朝盡忠。誓死不貳。永歷用他爲司禮太監。多所匡救。焦璉聖名路加。是南京人。前因平靖江王亨嘉之亂。（亨嘉聞南京破招集諸鎮起兵謀僭位號）擢總兵官。隸瞿式耜麾下。三人同心協力。爲國盡忠。綱鑒亦多褒語。 或謂丁魁楚亦曾進教受洗。聖名路加。

永歷既正位號。隆武之弟朱聿鐭忽由福建航海至廣州。好事者卽倡兄終弟及之說。奉聿鐭稱帝於廣州。改元紹武。意在與永歷

怯儒太甚

瞿式耜留守桂林

爭此殘破之江山也。乃未及一月。廣州爲清兵所破。紹武自經死。永歷聞清兵破了廣州。大懼。遂棄肇慶。奔梧州。又由梧州奔桂林。以後遷徙無定。見險卽逃。論者謂明末國運。非不可以振興。無奈永歷怯懦太甚。雖有瞿式耜焦璉等之忠勇。亦無如之何也。瞿式耜嘗盛稱桂林形勢。請永歷堅守不去。略曰。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是拱手送人也。永歷不聽。聞清兵破了平樂。他又避入全州。瞿式耜請與焦璉留守桂林。與城相爲存亡。永歷許之。給他上方劍。許他便宜從事。先是永歷卽位之初。遣龐天壽偕畢方濟至澳門商議借兵事。以成前朝未竟之志。至是所議各節。一一允諾。葡國遣兵三百名。帶大砲數門。來桂林助戰。以瞿紗微爲隨隊神父。

洋兵助戰

桂林府得三百洋兵助戰。大有可恃。永歷元年三月。即順治四年清兵大隊來攻。一望如雲。式耜即令焦璉拒戰。槍炮齊施。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共苦。久雨城壞。吏士無人色。而督戰自如。故人無叛意。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與之。不足。其妻邵氏。聖名未詳脫簪珥助餉。以是得士卒心。拒戰甚力。殺敵人無算。清兵知不可破。收隊東去。一年未敢來犯。清人修明史。竟諱敗不提。但說大兵東還。桂林始獲全。

初次退敵

式耜既退敵。遂遣焦璉出戰。巡閱廣西全省。向爲清兵佔據之城。次第收復。至是年七月。全省恢復。永歷聞信大喜。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伯。式耜上書謝恩。力請永歷還桂林。永歷遲疑莫決。轉念諸臣中。惟式耜與焦璉可依靠。遂於是年十

二月初五。駕還桂林。

時瞿神父尙在桂林。頗得皇上優待。每當召見時。即與言聖教道理。而龐天壽等奉教大員。又常左右之。永歷漸知教理眞正。迥非異端邪說可比。特憚於物議。未敢毅然信從。若皇家諸人。如兩宮太后。與正宮皇后等。因龐天壽屢屢進言。蓋已習聞其說。深爲悅服。曾在宮中。安治小堂一所。供奉耶穌聖像。朝夕瞻拜。而永歷皇上亦給神父建堂銀兩。奉教各官莫不解囊捐助。迨堂工完竣。瞿神父在內舉行彌撒。宣講聖道。瞿式耜龐天壽等。必以身立表。倡率士民進堂與禮。一時被化者頗多。特以時際艱難。人心皇皇。未能安心受教耳。

永歷二年正月順治五年總兵官金聲桓叛淸反正。以江西全省。降附

二次退敵

皇太后皇后太子俱領洗

於明永歷。永歷大喜。封金聲桓爲昌國公。令鎮守江西。進取南京。乃不久。清兵又來攻桂林。永歷倉猝奔南甯。留瞿式耜與焦璉獨守桂林。清兵環攻多日。仍未能勝。卒爲守城兵擊退。永歷在南甯聞瞿式耜無恙。爲之泣下。此是年三月事也。到了四月。又遇一大幸事。前破廣州之提督李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之節制。亦叛淸內附。以廣東全省投降於永歷。永歷封成棟惠國公。於是兩廣。兩湖。江西。雲貴。七省之地。盡入永歷版圖。儼有中國之半。是永歷朝極盛時也。當此國運昌盛時。而永歷太子適生。百祥畢集。萬姓騰歡。皇后。太皇后等。由是大長信德。深感天主大恩。向瞿神父切求領洗。瞿神父鑒其誠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本教官員咸與禮焉。永歷嫡母王太后。聖名赫肋納。生母馬太后聖名瑪利亞。王

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名慈烜。永歷初不許領洗。未幾太子病危。永歷懼其死也。亦准受洗。聖名公斯當定。瞿神父命名之意。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臣民奉教。以再造此中國也。太子領洗後病卽痊愈。與太后等同時領洗者宮中有五十八

李成棟既以廣東降附永歷。永歷卽還歸肇慶。肇慶去澳門不遠。澳門天主堂之壯麗。與敬天主禮節之繁盛。永歷皇家諸人。蓋屢有所聞。龐天壽前偕畢方濟出使澳門。曾親見之。至是。永歷承太后意。遣使至澳門求彌撒。一爲謝恩。二爲求天主眷佑皇家平安。使臣將至澳門。澳門砲臺。升砲致敬。衆修士排隊迎迓。使臣至天主堂。虔恭叩拜天主。說明來意。將帶來儀物。大蟠龍銀香爐一對。爲敬天主焚香之用。鏤花銀瓶兩對。內貯珍貴香料。又鏤花銀蠟

遣使至羅瑪覲見教皇

I. P. Boym

奴兩對。敬獻祭臺上。以表謝恩之忱。此外又獻三銀瓶於耶穌會三會長。以表求彌撒之意。會長卽定於十月三十一日。舉行大禮彌撒。使臣亦與禮焉。禮畢。澳門葡國總督。盛設筵席。款待使臣。神父均來陪宴。異常歡洽。使臣將行。總督贈火槍百枝。以佐戎行。

永歷王太后赫肋納。雖已遣使至澳門求彌撒。心猶未足。更欲遣使至羅瑪朝見教皇。敬求爲大明國家祈福。並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但欲遣使。而難其人。龐天壽熱心超衆。願奉使前往。切欲一見耶穌在世之代權爲快。而太后以龐天壽年紀高邁。未便遠涉。况國事正賚倚畀。亦未使離任。未許。天壽遂荐卜彌格神父自代。太后許可。卽於永歷四年冬。派卜神父充作使臣。付給國書兩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統。其上教皇之書。如左。謹照錄之。

4· Maria·
5· Anna
9· Constantinus·
1· Helena·
2· Innocentius X
3· P· X· Koffler·

大明甯聖慈肅皇太后烈納[1]（赫肋納）致諭於
因諾增爵[2]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
國女子。添處皇宮。惟知閫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
耶穌會士瞿紗微[3]。在我皇朝。敷揚
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
皇太后瑪利亞[4]。
中宮皇后亞納[5]及
皇太子[6]。當定（公斯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叁年於茲矣。雖知瀝
血披誠。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
聖父座前。親領

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

聖父。向

天主台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

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

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illegible]我

大明第拾捌代帝

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等。悉知敬本

眞主耶穌。更冀

聖父多送

耶穌會士。廣揚

卜神父奉使之難

1 Goa
2 Persia
3 Venetiae

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愛。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
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卽令回國。致言我之差於
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卽遣使官。來到
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
聖慈鑒玆愚悃。特諭。

永歷肆年十月（十月上有硃印文係寗聖慈肅皇太后寶）十一日

另有致耶穌會總統之書。意思大略相同。玆不具錄。

卜神父不敢延遲。卽帶兩奉教隨員。起身前去。乃此行大不順利。初至澳門。不逢機會。待至一年。纔得登船西渡。至印度臥亞府[1]。又不逢機會。改由陸路西行。經波斯[2]西里亞等國。入地中海。二年之後。方至義大利亞物尼思府[3]。以後節節爲難。屢次被人盤詰。多方

留難。及到了羅瑪。適値教皇意諾增爵第十新去世。迨選舉之新教皇接位。已經到了永歷九年。新教皇名亞立山第七。卜神父經部員再三驗明。確係奉使而來。並非假冒。方纔蒙恩召見。召見時。卜神父即奉上太后國書。此外有龐天壽上教皇的私書。原文如左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易行事。仍總督勇衞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思當膝伏

因諾增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竊念亞基樓職司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

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少
怠。獲蒙
天主保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
聖座。瞻禮
聖容。詎憶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
罪人一念之誠。爲國難未靖。特煩
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代請
教皇聖父。在於
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
天主慈炤。保佑
大明國家。立際昇平。俾我

聖天子。乃
大明拾捌代帝。
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欽崇
天主耶穌則我中華全福也。當今
甯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
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
中宮皇后聖名亞納。
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
聖教。并有諭言致
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

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
耶穌會士。來我
中國。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
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徼
大造。實無窮矣。肅此佈悃。伏惟
慈鑒不宣。

永歷肆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　　愼餘

教皇答太后與龐天壽之書。卽由卜神父帶回中國。卜神父奉使羅瑪。係出兩宮太后意。永歷不願奉教。或不屑爲也。他不倚靠天主。天主安能降福他。故金聲桓與李成棟相繼敗死。江西全省又爲清兵所奪。永歷聞清兵日逼。又棄肇慶西去。清兵

廣州又失

1. P. de Semedo

魯德照被執

遂進圍廣州。廣州三面臨水。形勢最佳。內有澳門發來洋兵助戰。故清兵圍攻十個月不下。後因城內有了奸細。約爲內應。城遂破陷洋兵等皆由水道回澳門。清兵進城。大肆殺掠。死亡甚衆。時魯德照神父正在城內。城破之日。或勸神父逃走澳門。神父不忍離棄聖堂。堅留不去。急著禮服。端跪祭臺前。臺上燃燭張彩。如大瞻禮日。偕教友數人祈禱。以俟天主命。少旋。清兵洶湧入堂。將魯神父拘去。去其衣裳而縛之柱上。向神父索銀若干。不與則難保首領。幸平南王孔有德聞之。急遣人將神父救出。領到自己寓所。豢養一個月。款待甚厚。原來孔有德是昔年孫元化的部將。孫元化做登萊巡撫。奉教熱心。孔有德因愛主將之故。兼愛教士如此。後來孔有德打發魯神父到澳門。與葡人商議修好事。葡國助清

林本篤遇害

1. P. de Mattos

助明。胸中原無成見。今清旣願修好。葡國允許。以後不再助明。恐傷友誼。魯神父還報。大淸將帥。無不感悅。從此敬愛魯神父。視昔有加。魯神父在廣州傳教。直至永歷十三年夏。抱病去世。壽七十三歲。(魯神父先名謝務祿。遭沈漼之難。乃變姓名如上。)

廣州旣破。鎭守廣州的明將杜永和。帥殘軍由海道赴瓊州。瓊州是海南島的首府。城內有天主堂。[1]林本篤神父駐守其中。杜永和以軍餉無所出。大施征斂之術。以致民心思亂。揭竿而起。全島鼎沸。會其時。鄭成功思欲佔據海南。率海軍而來。圍攻瓊州府。杜永和大困。乃商於林神父。往說鄭成功罷兵息戰。林神父前在福建傳教。與鄭氏將佐。頗有認識。毅然前往。不料。甫至海岸。卽被海盜刧去。因無銀自贖。被投於海。數日後。林神父屍身。浮至瓊州城下。

杜汞和市棺葬埋之。此汞歷七年三月事也。

海南島自萬歷年間。教已開傳。禮部尚書王忠銘之子。在北京受洗。聖名保祿。曾赴澳門邀神父至海南傳教。王姓是海南巨紳。舉家受洗。親鄰多被化者至汞歷初年。全島奉教者。以數千計。林神父之力居多。次則福建某教友。聖名瑪諾。姓氏未傳。隨林神父自福建來海南。他雖未登神品。矢志效法宗徒。絕色守貞。熱心救人靈魂。守齋茹素。刻意苦修。到處講道化人。不憚勞瘁。去世前。天主預示終期。作書與林神父訣。並預告各處教友。請爲代禱。至期端跪。手持念珠。呼耶穌瑪利亞聖名而逝。

平南王孔有德等既破廣州。遂引兵西向。所至披靡。汞歷皇上若雍容坐鎮。據城死守。或能連絡人心。未始不可一勝。乃以逃走爲

瞿式耜死

1. P. Koffler

太后去世

焦璉遇害

不二法門。又由廣西逃至貴州。以致人心渙散。幾於不可收拾。瞿式耜奉命留守桂林。聞清兵將至。正預備戰守。而諸將趙印選等五六人。忽率兵逃去。式耜獨守空城。徒喚奈何。遂以勅印付中軍官徐高。囑令馳送永歷皇上。自己靜坐待死。及清兵入。再四勸他投降。以葆富貴。式耜義不臣二姓。遂見殺。清朝賜謚忠宣。其子聖名若望。時在常熟。未遇害。

方永歷在南甯時。王太后去世。時瞿紗微神父亦隨駕在南甯。爲皇家之本堂神父。想必與龐天壽等。侍太后疾。助其得善終也。未幾。孔有德帥清兵破潯州。明將陳邦傅邀焦璉投降。焦璉以奉教故。不敢作此不忠事。此邦傅妄言。邦傅怒。乃設計殺之。函其首投降于清。厥後焦璉得謚烈愍。次年。邦傅爲明將李定國所執。去其

皮而殺之。以正其擅殺焦璉之罪。
永歷以淸兵旣克潯州。南甯危殆。不可居。遂又西走至廣南府。當此困苦顛連之日。瞿神父去世。或云瞿神父隨駕在後。爲淸兵所獲。遂遇害。龎天壽如禮葬之。未幾。[2]卜彌格神父亦於是時自羅瑪回。然王太后赫肋納已不在人世間矣。所有教皇覆書。是否呈上永歷皇上。不得而知。龎天壽固得見之。惜。朝廷上奉教人員。相繼凋謝。永歷習聞聖教道理。而漠不動念。殊無以答教皇盛情也。卜神父流落廣西。或謂折入越南。不知所終。
瞿式耜與焦璉等死後。張獻忠舊將孫可望李定國等十數人。尙擁衆七八十萬。據有貴州雲南四川等省。皆投降永歷。力圖恢復。爲國盡忠。諸將中李定國尤强。永歷七年。率兵攻桂林府。一舉而

龐天壽去世

破之。清平南王孔有德奉命守桂林。城破。自縊而死。定國轉戰而南。廣西郡縣多爲所奪。又進兵取湖南。收復州縣不少。惟所得地。未能久守。二三年後。又爲清兵奪回。孫可望在四川。情形略同。既得成都。旋又失之。勝敗相尋。輾轉無已。與清兵似不相上下。若諸將和衷共濟。國事非不可爲。乃未幾。孫可望與李定國大起內訌。率兵與定國戰。可望大敗。遂投降于清。此永歷十二年九月事也。是年。龐天壽去世。年近七十矣。天壽奉教熱心。輔相永歷十二年。赤心忠肝。深爲永歷所倚賴。

李定國既敗孫可望。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不料。未及一年。清兵又大至。既平貴州。轉入四川。兩省之地。漸次淪陷。定國兵不能禦。奉永歷初逃至永昌府。次年。又逃至騰越廳。已到雲南邊界。一

明朝滅亡

過囊木河。便是緬甸界。永歷聞清兵日逼。遂決意入緬甸。緬甸王以四舟迎之。送至緬甸京都阿瓦府。在阿瓦居住一年半。其從行之衆。一千五百餘人。半皆散失。永歷十五年十二月。順治十八年清兵深入緬甸。至阿瓦城下。緬王大懼。急將永歷與其眷屬共二十五人獻於軍前。明朝遂亡。次年四月。永歷在雲南畢命。其太子公斯當定。是年十五歲矣。不知所終。想亦遇害。馬太后瑪利亞。與皇后亞納。及他宮女。則送至北京居之別宮。去欽天監衙門不遠。惟禁其出外。款待尙好。然故后等不得見神父。領聖事。頗以爲憂。幸有北京女教友。不時往來。以教理相慰藉。是亦苦中之樂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1. P. Walta
2. P. Grassetti
3. P. Ios. d'Almeida
4. P. de Mattos
5. P. Tudeschini
6. P. Koffler
7. P. Boym
8. B. F. Capillas.

聖教史略 卷十三

近世紀五 續中國教史（自清初至康熙末）

中國聖教會。遭明季李自成張獻忠之亂。虧損頗多。及清朝定鼎。南省用兵。累年不休。亦大不利於行教。計明末清初。二十年中。教士遇害者八九人。如蒲州之萬密克[1]司鐸。南昌之謝天爵[2]與梅高[3]兩司鐸。並葛姓修士。均遭亂喪命。若林本篤[4]與杜奧定[5]兩司鐸則被海盜刼殺。瞿紗微[6]與卜彌格[7]兩司鐸。則死於亂兵。嘉俾棘[8]司鐸。致命於福建福安縣。（近年列眞福品。）已上遇害者九人。其他未遇害之教士。亦多遭險履危。困苦顛連。或逃入曠野深山。僅乃得免。若教友因亂喪亡者。直不可以數計。因而教友之數大減。各處聖堂。多被

拆毀。此當日大略情形也。

統觀各省。被害最烈者。首推四川。次則福建。四川前已敘及。不再贅。福建自隆武滅後。民人叛服不常。朝廷發兵征討。殺人如麻。有名王祈者。浙江名僧也。來福建倡起義兵。要爲明朝復仇。聚衆四五萬。連下建甯邵武各郡縣。殺死旗兵不少。凡操北省音者。多遇害。魯王朱以海。以王祈有功授爲總兵。令鎮守建甯。徐圖恢復。清朝發兵平亂。圍攻建甯月餘。乃始拔之。殺城中兵民二十餘萬。王祈巷戰而死。瞿西滿[1]與穆尼各[2]兩司鐸。適在城中。從萬險中逃出。幸得不死。然聖堂被毀。什物被搶。教友死者。十居八九。兩司鐸遂避亂於武夷山。山在福建西北界。峯巒重疊。人迹罕到。深處有古寺三座。數年前艾儒略[3]神父曾至其地。見寺僧數十人。專意清修。

武夷山

1. P. da Cunha
2. P. Smogolenski
3. P. Aleni

超然物外。有古隱修士之遺風。因思唐時景教流行中國。元時又有方濟各會修士。在泉州近郊。立有修院。或遺風未墜。有熱心教友。來此山中。避俗隱修。久而失傳。原未可知。艾神父卽向伊等講論聖教道理。伊等聲入心通。毫不遲疑。立卽回頭。改寺爲堂。日日諷經敬主。至是兩司鐸來此避亂。見數年前回頭之僧衆。依然熱心。敬事眞主。與尋常仿佛之僧徒。迴乎不同。洵是眞千古佳話也。時艾儒略神父尙在。偕陽瑪諾神父。避亂於延平。次年。艾神父卒。陽神父則於順治十六年。卒於杭州。壽八十六歲。生平長於著述。若輕世金書。聖經直解等書。皆出其手。至今中國聖教會。猶傳誦不絕。

順治三四年。鄭成功亦屢寇邊。曾與王祈合兵。攻陷三府一州。二

十七縣。幾得福建全省之半。獨攻福州。未能得手。圍困年餘不下。然城中大飢。死亡枕藉。悲慘情形。達於極點。加之居民。懷念舊朝。屢萌叛志。時守城將帥。防範極嚴。稍有形迹可疑者。卽指爲奸細。提出斬之。日殺多人。至夕。則堆集其屍。合與飢病而死者。舉火焚燒。至次年三月間。救兵大至。城始獲全。然居民百萬之衆。約死大半。教友二千。存者無幾。何大化[1]神父適在城中。備受諸般困苦。幸滿州將帥。知其爲湯若望[2]徒侶。與一護照。得保無恙。迨福州解嚴。卽退至連江傳教。

時鄭成功所據各郡縣。又爲清朝漸次收復。然鄭氏恃其戰艦之多。仍不甘休。寇掠沿海州縣不止。北自遼東天津南至漳泉潮惠。乘間擣隙。一不設備。卽遭焚掠。南北數千里。防不勝防。清朝無海

1. P. de Gouvea
2. P. Schall

下令遷民教務被累

聖多明我會修士入福建

Luçon

軍。不能與鄭氏爭海上權。計無所出。乃下遷民之令。令沿海居民。一律遷徙內地。其城鎮村落。盡夷為平地。使鄭氏掠無所掠。絕其餉源。庶幾不復為患。此令在福建一省。更為嚴厲。近海數十里內。居民迫於王法。舍其房舍田產。扶老攜幼。流落他鄉。受害之烈。較之被鄭氏抄掠為尤甚。因而聖教會亦大受連累。誠以濱海之地。教友素多。漳泉所屬教堂林立。此令一行。則堂皆被毀。教友亦皆蕩析離居。多不知其下落。

多明我會修士入福建內地傳教。始於此時。先是會士在呂宋(即非律賓)傳教年久。教化大行。立有大修道院。福建濱海之人。在呂宋經商貿易者。為數不少。市舶往來。終年不絕。此項人在呂宋年久。多

1. A. de S. Maria

有被化進教者。且有棄俗修道者。如羅文藻神父。本是福建福安縣人。十六歲時領洗進教。後在呂宋進多明我會修道。三十七歲陞司鐸品。順治十二年。偕同會修士數人。來福建傳教。後陞主教尊位見下論多明我會士。明崇禎年間。即有自呂宋搭商船來者。然祇在附近海島傳教。未嘗入內地。及遷民之令下。教友紛紛內遷。會士因不忍離棄教友之故。即伴教友同入內地。從此會士由呂宋來福建者。源源不絕。耶穌會士乃不復來。福建一省。自當日至今。爲多明我會修士所傳。

呂宋聖方濟各會。亦有大修院。教化之隆。與聖多明我會不相上下。崇禎年間。亦有來者。迨清朝順治年間。栗[1]安當神父由福建北上。至山東濟南府駐足。是爲方濟各會士傳山東之始。康熙時。會士來者愈多。山東教務。即由會士接管。耶穌

鄭成功敗垂成

江浙兩省情形

會士漸不復至。

福建遷民之令雖已行。而鄭成功侵掠如故。順治八年。連取同安海澄六縣之地。又攻破漳州。清兵與之戰。互有勝負。竟無如之何。越二年。成功又進兵圍攻福州。十四年。帥兵北上。取浙江之溫台二州。遣使告捷於永歷。永歷封成功爲延平郡王。乃未幾。成功兩大將黃梧施琅。均投降滿清。所得之地。又爲滿清奪回。十六年。成功又大舉內犯。將取南京。連下鎭江太平甯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江南大震。南京旦夕不保。勢若累卵。乃除夕之夜。爲梁化鳳所襲。大敗而還。

當此亂時。聖教被波及。在所不免。然江蘇浙江等省。聖教被害。均不似福建之甚。據當時神父所記載。順治朝。各省教務大致平順。

貞女院 1. P. Schall. 2. P. Brancati

常熟重建聖堂

二十年中。上無仇教之官。下無仇教之民。湯若望神父在朝廷方得重用。通國教士教民。咸受庇蔭。潘國光等在江南傳教。每年授洗二三千人。南京修大堂兩座。一名救世堂。一名聖母堂。一切用欵。皆出自教友捐助。有趙姓大員之夫人。聖名儒斯大。（疑即肅王豪格之妃見下）捐錢最多。南京又有貞女院一所。係從前楊廷筠之女楊依搦斯所建。依搦斯初嫁某宦家。熱心敬主。有乃父之遺風。及夫去世。專志修己淑人。在南京杭州各立貞女院一所。仿西洋修女院之制。清初旗兵南下。蒙天主保佑。兩處貞女院。皆得無恙。 常熟聖堂。遭亂圮毁。瞿式耜之子瞿若望捐錢重建。較前更壯麗。教友亦日增月盛。時瞿式耜方佐永歷。力圖恢復。其子捐錢建堂。亦爲父求佑。冀邀主眷之意耳。

浙江平定亦早。順治五年秋。舉行鄉試。教友中式者四人。又有一雲南進士。在杭州聞教受洗。聖名保祿。此皆衛匡國[1]神父所親記。衛神父傳教於浙省。駐杭州之時居多。清兵南下時。與統兵大員佟國器交善。國器係順治正宮皇后之從弟。康熙外祖佟圖賴之姪也。爲滿淸貴戚之臣。前在北京時。已飫聞聖教道理。久爲心折。特以多寵之故。未能受洗。其夫人則先已進教。聖名亞加大。此次國器統兵南下。徧歷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各省。到處訪問神父所在。加意保護。慨捐鉅款。重修福州贛州吉安建昌各聖堂。刊印聖教經書多種。作序弁其首。以廣流傳。後以戰功授浙江巡撫。駐節杭州。嫌舊堂湫隘。捐俸金若干兩。勸衛匡國神父重建宏敞者。期年堂工告竣。悉依洋式。規模之華麗。爲各省聖堂之冠。國器於公

佟國器

杭州大堂

1. P. Martini

餘之暇。輙來堂中。與衛神父談道。

順治七年。衛神父奉會長命。赴羅瑪辦公。八年後。又返中國。帶會士司鐸十七人。來中國傳教。乃中途遇風濤盜賊之險。死十二人。安抵中國者。惟五人而已。衛神父既回中國。仍在杭州傳教。三年後。病歿於杭州堂內。相傳衛神父歿後。其屍歷久不朽。數十年後。顏色紅潤。猶如生時。教友亦不蓋棺。遇大瞻禮日。則扶起之。理其鬚髮。令坐椅上。與教友同堂祈禱。時當聖教窘難。神父咸遭驅逐。教友以是爲苦中之慰。後有外教以其爲神。而焚香禱祀之者。其屍遂變。衛神父去世後。佟國器忽被人參劾。落職。康熙親政後。始得昭雪。晚年徙居南京。領洗進教。聖名彌額爾。其胞弟佟國印。順治年中。做河南巡撫。帮助恩理格神父在開封建堂開教。亦

甘弟達　許纘曾

是聖教功臣。

當時聖教功臣中。徐光啟的孫女甘弟達。是最著名的。甘弟達自幼熱心事主。比衆不同。十六歲于歸松江許姓巨紳。與夫偕居十四年。生有子女八人。以善言德表。感化闔家領洗進教。夫亡後。益勤德修。善教子女。俱成熱心教友。長子纘曾。聖名巴西略。賦性聰敏。早年登第（成進士也）。順治十四年做道臺。歷官江西湖廣四川等省。後由道臺升補河南按察司（臬臺）。其母甘弟達初隨子赴任。所在幫助神父建堂開教。大爲神父所仰賴。於是江西之南昌府。湖廣之武昌府均有其所建之堂。四川河南去家較遠。未能隨子赴任。則求神父偕往。纘曾善體母心。在四川成都保寧重慶各府。幫助穆

1. P. Cl. Motel
2. P. Herdtricht

建堂之多

3. P. Brancati

慨捐巨貲

格我神父傳教。期年授洗六百餘人。重慶教化尤盛。受洗者多係功名中人。及纘曾升任河南臬臺。又請恩理格神父前往。於立堂傳教諸事。纘曾與巡撫佟國印多所帮助。是四川河南湖廣三省。闖獻大亂之後。重開聖教。皆甘弟達之力也。

然甘弟達在他省建修之堂猶少。在江南本省建修之堂尤多。除卑小房舍不計外。其高大軒豁堪稱聖堂者。不下三十座。他省助修之堂。不知凡幾。且救濟貧乏。慷慨好施。倡捐巨貲。在松江蘇州立育嬰堂。一時好善富室。聞風感化。莫不踴躍捐助。甘弟達則派熱心教友。經理其事。總以救人靈魂爲要。康熙初年。聞散在各省傳教之神父。貲斧乏絕。艱於度生。大動於心。跪耶穌苦像前。誓許竭力助之。即託潘國光神父。與每神父寄去紋銀二百兩。當時神

甘弟達善終

順治朝各省教務情形

父共二十五位。遂成五千兩之巨數。如此慷慨。皆由愛天主之摯情所發。每日神領聖體。默想耶穌苦難。熱愛之誠。由中達外。康熙十八年秋。偶染微恙。知主命已至。獻地百畝。爲松江聖堂公產。旣而領臨終聖事而逝。壽七十三歲。訃音至羅瑪。耶穌會總統。行文天下。命會士司鐸。各獻彌撒三臺。爲甘弟達靈魂。以符會中報答恩人之舊例。

順治年間。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平定亦早。汪儒望[1]傳直隸。李方西[2]等傳山東。金彌格[3]傳山西。方德望[4]與郭納爵[5]傳陝西。均每年授洗三四百人。或七八百人不等。獨方神父在陝西。聖德感人。授洗尤多。十餘年之後。中國教友數。較未亂以前。有增無減。至康熙初年。楊光先仇教風波大起時。各省教友不下二十萬。當時中國

1. P. Valat
2. P. de Ferrariis
3. P. M. Trigault
4. P. Le Fèvre
5. P. da Costa

穆尼各奉旨傳教

北京教務情形
肅王妃奉教

1. P. Adm Scball
2. P. Langobardi
3. P. Buglio
4. P. Magalhães

十五省。惟雲南貴州未開教耳。穆尼格神父勇毅過人。初在福建傳教。備嘗艱苦。後進北京。請旨往關東開教。旋奉順治皇帝批示云。關東一帶。地廣人稀。食宿諸多不便。無庸前往。中國內地各省。隨意往來傳教可也。欽此。穆神父既奉旨隨意往各省傳教。卽出京南下。欲往雲南貴州開教。不料行至肇慶。染病去世。

至當時北京教務如何。茲略記其大概情形如下。 順治初年。北京有四神父。卽湯若望[1]龍華民[2]利類思[3]安文思[4]也。利安兩神父。先在四川傳教。後爲肅王豪格俘虜至京。以嘗從張獻忠受僞職。視如罪犯。在肅王府當奴才。湯若望亦無如之何。肅王歿後。妃妾諸人。見兩神父品行端謹。迥不猶人。又聞所講道理。娓娓動聽。漸被感化。厥後妃與僕婢多人。均領洗入教。妃聖名儒斯大。從此敬愛

佟國綱信教

兩神父。禮待甚優。不復以奴隸視之。准隨便在京傳教。惟不許外出。　兩神父亦嘗在國舅（康熙母舅）佟國綱家供職。國綱與弟國維亦漸被感化。確知教理眞正。深信不疑。然憚於輿論。不願受洗。家中供聖母像。像前燃燭致敬。歷年不缺。　兩神父在京傳教數年之後。教友漸多。遂擇地建堂一座。名若瑟堂。與湯若望所建之堂。東西對峙。因名爲東堂。

東堂

龍華民壽終

順治初年。與湯若望同堂偕居者。惟龍華民一人而已。龍神父年近九旬。猶時常在堂講論道理。一日順治皇上臨幸天主堂。望見龍神父身著白衣。手持經卷。正在堂講道。大爲驚異。蓋奇其氣度莊嚴。蒼顏鶴髮。迥超凡俗也。遂命侍從之人。圖其形狀。攜回內廷。順治十一年。龍神父去世。壽九十六歲。皇上遣官祭奠。賜殯葬銀

湯若望陞官

定大計

兩。厥後每遇神父去世。多以此爲例。

然蒙皇上寵眷。最優異者。是湯若望。此亦有天主深意。當時中國聖教會。尙在幼稺之年。如新栽樹木。方始萌芽。天主或以人間寵榮。加意培養。俾其滋長昌茂。迨至根深蒂固。卽以艱苦試探之。此天主玉成善人之微意也。玆將湯若望蒙皇上寵眷事實。略敘梗概。 湯若望自順治元年。卽授欽天監官。三年。以其創立新法。勤勞懋著。加太常寺卿銜。八年。誥封若望爲通議大夫。又追封其父母與祖父母。二品官爵。西史記順治七年。若望建一大功。爲舉朝所驚服。緣是年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袞薨。皇上明年十五歲。照例可以親政。而皇叔豫親王。俗稱五爺者。切欲繼其兄多爾袞之位。攝政監國。親貴大臣。各懷意見。欲求皇上親政。又恐得罪五爺嘆

正宮病愈之奇

不敢言。後商於皇太后。以若望為人誠樸。素為五爺所敬服。命往見五爺。告以皇太后主意。欲令皇上親政。不復設攝政王之位。若望受此重託。萬分為難。深懼逢彼之怒。反致僨事。惟念太后之命難違。遂懇祈天主助佑。毅然前往。五爺聞若望來謁。忻然延入。慇懃叩問若望來意。若望素性直諒。卽以實告。反復勸五爺顧全大局。勿懷異心。皇上現年十五。例可親政。百官和衷。國家之福也。說得五爺憬然大悟。卽日倡率百官。上疏求皇上親政。從此人心大定。朝野翕然。

又有一事。亦西史所記。當必不虛。皇太后曾取某蒙古王之女。教養宮中。將以備正宮之選。此女忽患重病。日見危篤。醫藥不能奏效。太后憂之。遣人向若望索藥。若望答以不諳醫理。不敢妄治。惟

能代爲祈禱。望天主矜全。並有天主羔羊聖物。挂病人項間。可望病痊。使者反命。太后即照若望所言。將羔羊聖物。給病人佩帶。少頃。病即霍然。不藥而愈。太后歎感無似。即日遣使厚賚若望。告以病愈之奇。並說明病者爲誰。從此敬愛若望。視昔有加。屢次頒賜銀兩。及臘燭乳香等物。爲敬天主之用。旋又命若望在宣武門內隙地。改建天主堂。一切用費皆由內務府供給。迨堂工告竣。若望立碑記其事。歷敘聖教傳入中國之始末。自漢朝聖多默宗徒。至明季利瑪竇。一千數百年。不絕如縷。此堂即今俗稱之南堂也。

至順治皇上如何寵愛湯若望。則更有超人意外者。屢次臨幸天主堂。與若望住宅。其臨幸也。並不先傳旨通知。只帶一二近臣。微服步行。突如其來。在天主堂與若望笑語周旋。往往歷數小時之

久。時値晌午。卽命若望進便膳。上必稱美若望與觀天文儀器。與天主經像。乘機進言聖教道理。久而久之。順治於天主造世救世諸要端。皆能通曉大義。且能背誦天主經。聖母經。又將聖教經書數種。帶回內廷。每於幾餘之暇。把卷覽閱。由是益知教理眞正。迥非他教可比。

在朝諸臣。以皇上頻幸若望宅第。有褻至尊。上疏極諫。物議沸騰。從此順治憚於人言。微服私幸之事始少。然其敬愛若望之心。固未嘗改也。屢次傳旨召若望進內廷。與之晤語。不拘禮節。如家人父子。異常親密。有所問。不呼若望名。而稱以瑪法。瑪法淸語。猶漢言老先生也。順治八年。上詔羣臣言朝政得失。若望奏摺獨稱旨。皇太后。皇上俱極口褒嘉。諭若望凡有敬奏。可不循常例。准隨便

入內廷面陳。若望每入內廷奏事。必賜坐。令其直陳。或時値晌午。日暮。卽在內廷賜宴。若當教中齋期。一經若望奏明。卽傳諭御膳房。止具素品。或時至夜深。卽命侍衛數人。拏燈護送回堂。其寵異若望如此。

順治十五年正月。誥授湯若望光祿大夫。並賜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於是若望遂爲朝廷一品大員。官銜尊崇。人皆稱賀。惟若望無心世樂。淡漠視之。常以不能感格皇上奉教爲憂。日夜泣禱天主臺前。求賜中國皇帝進教。聖教廣揚。每當趨廷奏對。必參以聖教道理。一日若望在內廷奏事。皇上賜坐。命講天主十誡。若望心竊喜之。默求天主助佑。卽將十誡之理。侃侃直陳。講至第六誡。言一夫一婦。係人倫之正道。天主所垂。雖帝王之尊。不能逃其範

國。二色多寵。均為犯誡。皇上奮然作色。喝令停講。悻悻而出。若望大懼。想必有不測之禍。默禱天主。預備致命。乃未幾御膳房盛設筵席相欵。若望用膳後。皇上復入。天顏開霽。轉怒為喜。笑謂若望曰。頃所講第六誡。朕料人必不能守。若望聞之悽然。竊歎富貴人之難與入道也。

是時方德望[1]神父在陝西傳教。多行靈迹。化人甚多。湯若望常自慚無德。想方神父來京。或能以其盛德神化感格君心。於是修書請方神父來。然方神父來。亦無如順治之辜負主恩何也。方神父在京年餘。化人不少。皇上終未奉教。此順治十一年事也。十六年方神父在陝西漢中府去世。見前 順治雖不願奉教。然確知教理眞正。私心向往。有不能自已者。是以順治九年御製欽崇天道匾

[1] P. Le Fèvre

額。命禮部尚書與衍聖公齎送天主堂。敬謹懸掛。次年。又賜若望通玄教師美名。所給上諭。極口稱讚若望之爲人。十四年。御題天主堂匾額曰。通玄佳境（按通玄教師與通玄佳境。兩玄字。康熙時避諱。改作微字。）旋又御製宣武門內天主堂碑記。據西史所載。此碑原文。確係表彰聖教之語。嗣經文臣改篡。盡失本來面目。湯神父以碑文雖非。而皇上立碑之意。則是表彰聖教。況碑文有稱美若望守教奉神。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等語。已隱寓褒嘉聖教之意。是如明降諭旨。准令傳習無異。於是若望遵諭勒石。立之堂前。

凡此數端。閧傳遠近。大有益於行教。是以順治年間。教務興隆。有月異日新之象。神父在各省傳教。均得地方官優待。蓋皆知爲湯若望之徒侶也。惟其時南省用兵。鄭成功握海上權。寇掠廣閩沿

南懷仁奉召進京 1. P. Verbiest

順治駕崩

湯若望七旬壽旦

海地方不止。中外隔絕。西洋神父入中國內地。十分爲難。計順治年間。得入中國內地者。惟南懷仁等數人而已。然非湯若望竭力運動。南神父等。亦不能來也。 卽澳門一埠。爲當時神父入中國門戶。因南省不靖。大爲朝廷所疑忌。向非若望關說。早被夷滅。順治十七年。南懷仁奉召進京。幫同若望修治歷法。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皇上病危。湯若望謀進內廷不得。上書求皇上領洗進教。勿悞永遠大事。旋傳出諭旨。褒美若望之忠愛。次日駕崩。遺詔以皇二子玄曄繼承大統。命索尼鰲拜等四人。爲輔政大臣。康熙皇上卽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時康熙皇上纔八歲。不能親政。諸事決於四大臣。

是年四月初一。湯若望七旬壽旦。大學士金之俊。左都御史魏裔

介等。均稱觴上壽。所贈賀文。極口頌美若望之爲人。至擬之於聖。稱爲生知。有古大臣之風。（見正教奉褒）又是年九月。皇上賜若望義孫。湯士宏入國子監讀書。先是順治皇上以若望絕色淸修。未有子孫。其加品加級。旣上推及其先代。未能下廕其後嗣。殊屬憾事。爰命若望撫養一子。以爲受廕之地。若望遵旨。卽以潘盡孝之子士宏爲孫。盡孝號爾力。當時做侍衛官。與子士宏。皆熱心奉教。至是士宏蒙恩廕入監。一時部中人士。皆歎爲異數。大官如禮部尙書王崇簡。兵部尙書胡世安等。均登堂致賀。其賀文流傳至今。（亦見正教奉褒）然若望知己相厚者雖多。而忌嫉之者亦不少。其嫉之尤甚者。則

楊光先倡首仇教

謗教書流傳日廣

1. P. Buglio

莫如回教人楊光先。光先安徽徽州府人。以欽天監一缺。累朝以來。皆係回回充當。自若望倡用西洋新法。補授欽天監。回回不得進用。大抱不平。常思傾陷。但若望在先朝。聖眷方隆。無所施其伎倆。故順治十七年。光先上一奏本參劾湯若望非中國聖人之教。即被申斥。迨順治皇上大行之後。康熙沖齡踐祚。光先揣知補政大臣鰲拜等。不喜西士。且鰲拜素性好疑。居心暴戾。同僚多被傾軋。光先以爲機會可乘。遂遊說於權貴之門。百方詆毀西士所傳之教。與西洋歷法。作闢邪論。毀謗聖教。刷印五千餘本。散布各處。利[1]類思神父以謠言繁興。聖教日晦。作天學傳概書。揭明聖教道理。凡闢邪論所載謠言蜚語。逐條辨明。奉教顯官許之漸李祖白各作序文弁首。極言聖教道理之美善。此書印行以後。楊光先見

之。如瘋似狂。積恨愈深。又作一書。名不得已。較闢邪論誣枉尤甚。如謂天地萬物。係陰陽二氣所成。並無主宰制造。天主教謂亞當爲人類元祖。亞當西洋人。是我中國人。皆西洋人子孫矣。如此欺侮我中國。當得何罪。又謂西士在中國行教。無非謀我中國。現在澳門屯兵不少。教士散布各省。廣聚徒黨。待時而動。湯若望實爲渠魁。不可不預防也。 利類思神父又作不得已辨書。力闢其誣。然當時文人學士。已無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之考求眞理者。士大夫率皆人云亦云。唯唯諾諾。不敢立異。即有一二確知教理眞實可信者。然懼人指摘。或怕得罪權貴。不敢過從。而楊光先之謗教書。反流傳日廣。朝臣多信之者。以致三四年後。與西士相善者日少。而忌嫉之者日多。康熙三年七月楊光先受某大員唆使。

若望被誣三款

初次提審

上章參劾湯若望。與他西士大罪三款。潛謀造反。一也。邪說惑衆。二也。歷法荒謬。三也。

輔政大臣接了楊光先的狀。心中暗喜。然以若望爲先朝勳臣。不欲遽准。假託愼重。延至十餘日。始下禮部會審。禮部尙書旗員某。早爲光先賄通。決意置若望重典。然以若望名望素隆。亦不敢冒昧從事。於是年八月。提若望過堂。詳細會勘。時若望適患痿痺之症。不良於行。且口舌結塞。說話爲難。南懷仁在旁。代爲達詞。先審第一款。是否湯若望等陰謀不軌。一連數日。反復究詰。毫無實據。楊光先指教友所佩之苦像聖牌。與每家粘貼之瞻禮單爲憑。恍惚難信。且西士在中國者。只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毫無不法之舉。因將此款棄置。又審第二款。是否所傳之教係邪教。

每日。提在京之四位神父過堂。連過十二堂。問官顯係聖教會仇。於信經所載諸要端。概指爲誕妄不經。神父雖再三剖析。終泥於成見。牢不可破。然每次過堂後。猶聽神父隨便回堂。照常供職。如此歷一月之久。故當時教友。皆想風波將息矣。

孰知。待至十月間。忽傳出諭旨。催令四位神父。與奉教職官李祖白潘盡孝等。赴禮部衙門候審。諸人卽遵命前往。及到了禮部大堂。見堂官與部員多人。皆禮服禮冠。盛陳儀仗。卽知事已定案。堂官卽傳諭旨。喝令將諸人收監。惟湯若望與李祖白等。官職在身。尙未奉旨褫革。未遭拘鎖而南懷仁等三位神父。則九鍊纍身。鎖押進監。又傳諭各省督撫。將傳教之西士。盡數拏獲。解京審辦。湯若望等在禮部監禁押。將及兩月。又傳出諭旨。定了他們罪名。

湯若望等下刑部大獄

楊光先力詆西洋曆法

湯若望傳天主教。邪說惑人。爲首。應革職監候絞。其餘爲從。有官職者革職。俱應杖責四十。俟充發遠方。此案一定。刑役即將湯若望等拘鎖。九鍊加身。押送刑部大獄。這刑部大獄。較禮部監。酷虐特甚。被禁其中者。皆大盜著匪。窮兇極惡之人。每日提出斬絞者。與刑斃或病死者。不下三四十人。其殘肢碎體血肉模糊者。觸目皆是。湯神父年已七十四歲。受此酷刑。精力愈衰。幸有京都教友時來探望。供給所需衣食等物。不使缺乏。差堪活命。

然楊光先心猶不滿。以天主教雖已奉旨禁絕。而西洋曆法之荒謬。尙未標明。不足絕西士進身之路。於是再三上書。說西法種種不善。時日不辨吉凶。令人莫知適從。數年前榮親王薨。（榮親王順治幼子生三月殤）欽天監衙門選擇殯葬時刻。大不吉利。以致累及其母。並累及

湯若望定罪肢解

先帝。相繼昇遐。云云。書上。輔政大臣以楊光先所告。情節重大。命六部九卿會勘。但朝臣已惑光先先入之言。成見在胸。南懷仁雖反復辯論。格格不入耳。且朝臣概不知天文之學。亦無由別其是非。祇聽光先一面之詞。斥西法爲不可用。及提起榮親王殯葬一節。舉朝大譁。僉謂湯若望罪同弑逆。卽凌遲處死。亦不足以蔽辜。其時雖有二三公正明理之大員。知若望寃枉亦無如衆咻何矣。於是公同定擬。若望罪應肢解。李祖白等七人。罪應斬決。妻子流徙。家產籍沒入官。當朝審時。若望與南懷仁等三位神父。均身帶九鍊。跪伏案前。如羔羊在羣狼中。默求天主矜憐。安心聽命而已。

然輔政大臣猶託爲慎重。不欲遽決。待至次年四月初一。又大會

I. P. de Magalhães

改肢解為監候斬既而被釋

朝臣。約二百員。公同定案。其召集朝臣之意。蓋欲爲日後卸罪地步。可委之於大衆公議。免得皇上親政後。追議此事。請看天主如何救了神父。真出人意外。是日方纔議定。要置神父重典。忽地大震。有聲如雷。諸人坐立不穩。驚惶散出。莫不相顧失色。呆了半晌。及心神稍定。又入大堂。剛纔落座。地又大震一次。雖爲時不過一二分鐘。屋宇搖盪傾倒者不少。神父羈禁之處。牆壁亦倒。諸人倉猝出堂。莫不股栗。於是衆口一詞。羣以淸獄爲請。輔政大臣猶豫莫決。是日晚。又震一次。始請旨大赦。

次日。四月初二。釋放獄囚一千二百餘名。然不及神父。是日過午四點鐘。地又大震一次。方知上天示警。原爲神父也。遂請旨開釋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三位神父。湯若望李祖白等。仍未提及。惟

將肢解之極刑。改爲監候斬。而李祖白之同僚二人。因未奉教。俱邀寬典。初三四五日。地又連動三次。人皆露宿。無敢在屋安眠者。太皇太后（順治母后）以天譴可畏。召輔政大臣諭之曰。湯若望爲先帝勳臣。爾輩欲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應卽開釋。以答上天示警之意。其李祖白等可卽正法。

輔政大臣領了太后面諭。卽飭刑部衙門。遵照辦理。外間風傳。則謂湯若望等不日將膏斧鑕矣。故南懷仁神父急往刑部獄。爲若望等解罪。少旋。刑部令下。提若望等過堂。南懷仁卽隨之去。到了堂上。有大員某。喝令諸人跪聽聖諭。言太皇太后。皇上。憐湯若望年老。着加恩開釋。潘盡孝情有可原。亦免一死。惟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五人爲榮親王事。罪情重大。着卽斬決。宣讀

李祖白等五人處斬

聖諭甫畢。即有人將湯若望鎖鍊脫去。聽其回堂。別有人繫執李祖白等五人。押赴法場。五人皆奉教。爲欽天監衙門職員。而祖白則爲欽天監監副。官職尤崇。據當時神父記載。李祖白奉教極熱心。切願潔身事主。與妻異居十五年。有如兄妹。赴法場時。路過天主堂。在堂門前。伏地稽首數次。以表其信嚮之誠。及過其住宅。其妻在門首俟之。毫無戚色。正色謂之曰。君爲奉教捐軀。夫復何憾。惟願天堂相會耳。

許之漸等革職

其他奉教大員。如御史許之漸臬臺許纘曾。撫臺佟國器等。均因奉教之故罷黜。而國器纘曾以曾捐助銀兩。建修天主堂。楊光先銜之尤甚。

京外各省教難

至京外教難何如。玆略記之如下。各省督撫自去年十二月間。即奉旨拘拏西洋教士。解京審辦。其天主教。則永遠禁止傳習。書像

1. P. Brancati
2. P. Le Favre
3. P. Trigault
4. P. de Ferrariis

付火銷毀。堂宇查封。然督撫與各地方官。辦法不同。江蘇福建湖廣等省。地方官優待教士。不忍拘拏。惟將朝旨通知。商訂進京日期。一切憑神父作主。至期派兵護送。禮貌有加。松江府知府。且爲潘[1]國光神父設筵餞行。潘神父紆道巡視各堂口。施行聖事。授洗百人之多。教友多來送行。含淚訣別。神父去後。聖堂屋宇。官派兵看守。未遭損壞。書像等件。亦未焚毀。教友皆安度如常。劉[2]廸我神父在南京。亦蒙各官優待。教友照常進堂瞻禮。一如平日。惟神父去後。書房洋字書。被官取出。付火焚毀。爲數不少。大爲當時神父所痛惜。

若山西。陜西。山東。江西等省。神父遭遇。迥乎不同。地方官奉旨拘拏教士。辦理嚴厲。毫不寬假。金[3]彌格等在山西。李[4]方西等在陜西。

解京

三十一教士不期而遇

汪儒望等在山東。[1]聶伯多等在江西。[2]洪度貞等在浙江。均被鎖押監禁。備受凌虐。教友亦多被波及。如不背教。嚴刑究治。甚有致命者。此事在山西爲尤甚。若聖堂房舍。多遭抄搶拆毀。誠聖教一大難也。

至各省神父解京時日。遲早亦不等。於是年五月間。(康熙四年)方始來齊。神父初到北京。個個預備致命。刀鋸鼎鑊。皆意中事。乃禮部提訊時。並不及他。惟點名記數而已。點名後。卽着在東堂寄存。候旨處分。此蓋初意所不及也。

當時神父共三十一位。卽耶穌會二十五位。多明我會四位。方濟各會兩位。有一位甫至京卽棄世。以上諸人。半皆年齒高邁。眉鬢皓白。有在中國傳教。四十餘年者。然多不相認識。散布各省傳教。

1. P. Canevari
2. P. Augeri

除南懷仁等四人餘俱遣發廣東

亦無由覲面。此次在東堂會合。接膝談心。異常歡洽。不圖聖教窘難之際。乃有如此大慰心之事。不可謂非天主大恩。食用諸費。皆由國家供給。居兩月。禮部請旨處斷。旋奉旨。所有在京西士。除南懷仁等四人仍留京外。餘俱遣發廣東。交該省總督看管。禮部奉旨後。即轉咨兵部。將東堂神父共二十五位。由御河遣送廣東。自八月起程。至次年二月纔到了。總督即將神父圈禁廣州城內。在老耶穌會堂寄存。不准出城。亦不准傳教。有奉教巨紳李百銘。素爲總督所信任。照管神父。異常出力。大爲神父所倚賴。 當神父被圈禁時。各省教務。由羅文藻神父一人照料。羅神父中國人。不在拘拏之數。故得往來自由。傳教如平日。計四五年中。授洗二三千人。北省有許謙先生。曾伴湯若望等下刑部獄。備受諸般苦楚。

湯若望病歿

1. P. Verbiest
2. P. de Buglio
3. P. de Magalhães

及蒙恩開放。卽在直隸山東等省。往來行教。勞績最多。爲當時神父所稱許。許謙聖名保祿。

湯若望蒙赦之後。卽歸宣武門內天主堂。(今之南堂也)自覺精力日衰。杜門謝客一心專務神功。乃未幾。又爲楊光先驅逐。遂遷至東堂。與南懷仁[1]利類思[2]安文思[3]三神父蹴居。東堂湫隘。不及南堂遠甚。且堂已拆毀。只存屋宇數椽而已。若望在東堂。至次年聖母升天瞻禮日。平安棄世。壽七十五歲。在中國四十四年。爲中國開教最著名之神父。

楊光先既告倒了西士。奪了南堂。爲自己的住宅。又百方鑽營。補了欽天監官。不覺得意洋洋。躊躇滿志。無奈他實不懂天文。不知歷法。但會說大話。巧言欺飾。幸虧了康熙五六七年的歷。湯若望

康熙親政

早已造就。他但依樣畫葫蘆。添上誕妄不經的吉日凶日而已。到了康熙八年。所進之歷差錯甚多。時皇上年十五歲。業已收回大權。臨朝親政。當皇上未親政時。大權操自輔臣。太皇太后（順治母）與皇太后（康熙母）均退處無權。不能爲所欲爲。及皇上親政。深宮之內。乃能從容授意。行其心之所願。兩宮皇太后屢屢向皇上稱道湯若望之爲人。並稱西洋歷法之善。爲先帝所信用。二十年無瑕可指。乃被讒人搆陷。殊屬可惜。說得康熙起了疑心。必要查考眞實。

遣近侍訪西士

康熙七年十一月聖誕瞻禮夜。東堂三神父。方纔完了子時彌撒。忽有四人叩門求見。自稱係皇上近侍。奉旨有要事相商。神父卽延入內廳。四人問神父。有通曉歷法者否。利類思當會長。答曰。南

懷仁通曉。四人卽將楊光先推算之歷。給與閱看。問有無錯謬之處。南懷仁細閱一過。指出錯謬多端。四人一一筆記。及檢閱畢。天已大明。遂辭神父還朝覆命。越二日。有旨着南懷仁等三神父上朝。三神父卽遵旨前去。有人引導至一大廳。見禮部尙書布顏。與欽天監人員咸在焉。

有大臣捧上諭一道。朗誦曰。歷法關係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爲是。以人爲非。務當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欽此。旋又將南懷仁在楊光先歷上。指出之錯謬。朗誦一過。問楊光先何以自解。楊光先大憤。强詞辯論。不肯任過。禮部尙書布顏等不知天文。亦無由別其是非。辯論久之乃退。然觀朝臣對於西洋神父。均有藹然可親之色。不似從

考究中西歷法優劣

西法密合天象

前之仇視矣。次日又大會朝臣。南懷仁等亦奉命前往。有大臣傳上諭曰。歷法以合天象爲主。其不合天象者。必不可用。爾等悉心察考。誰人合天象。誰人不合天象。據實奏聞。欽此。

於是命南懷仁楊光先先測驗日影。測驗之法。竪直木於平地。木之短長。可隨意定。預測正午日影所至。南懷仁照木之短長。計影之度數。須臾算就。預畫界限。至正午。日影所及。適到界限。不差分毫。且不惟正午之日影。無論何時之日影。均能預定。歷試不爽。而楊光先初則大言不慚。謂此事當易如反手。及臨時試驗。則又託故推辭。百方巧避。由是朝臣愈鄙其爲人。皇上又命測驗星象。火星木星太陰等。均次第推測。南懷仁預將窺天桶。安置妥當。預報某刻某星經過桶口。屆時可一望而見。皇上派滿漢大臣二十員。

楊光先革職　教仇受報

赴觀象臺監視。果然不差。更番試驗。悉如南懷仁所預言。若合符節。而楊光先與欽天監監副吳明烜。則懵然不知也。於是諸大臣將試驗情形。奏明皇上。候旨定奪。

楊光先大窘。且憤且慚。深懼南懷仁進用。將不利於己。於是上書曰。中國之歷法。乃堯舜相傳之歷法也。皇上承堯舜之統。居堯舜之位。卽當用堯舜之歷。今南懷仁天主教之人也。安有法堯舜之聖君。而用天主教之歷哉。且中國歷以百刻推算。西洋歷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洋歷。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云云。皇上覽奏。惡其妄言。着卽革職。以南懷仁爲欽天監官。南懷仁固辭不受。兩次上書。力辭官爵。惟願布衣終身。在監効勞而已。

時仇害聖教之大員。皆失祿位。蘇克薩哈爲四輔臣之一。仇恨聖

南懷仁爲湯若望等訴冤

教尤甚。一意崇信楊光先。力主置湯若望於法。於湯若望去世後之二年。被人揭告大罪二十四款。竟坐處絞。其子姪輩十餘人。同日棄市。未始非仇教之報也。

鰲拜遏必隆二人。楊光先倚如泰山者。亦於光先敗蹶之年。被削籍罷黜。在北京之三神父。見教仇失勢。以爲機會可乘。上書爲湯若望愬冤。希圖平反前案。其書略曰。臣等同鄉遠臣湯若望。來自西洋。住京三十八載。在故明時。卽奉旨修歷。恭逢我朝鼎新。荷蒙皇恩。勅修歷法。二十餘載。允合天行。頒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指爲新法舛錯。將先帝數十年成法。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訛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推新歷。此已無庸置辨。惟是天主一教。卽詩經所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而爲萬物之宗主也。在

故明萬歷年間。其著書立言。大要以敬天主。愛曏人爲宗旨。總不外克己盡性。忠孝廉節諸大端。往往爲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御製碑文。錫若望嘉名。若係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章。乃爲光先所誣。火其書。而毁其居。揑造闢邪論。蠱惑人心。臣等亦著有不得已辨可質。且其並將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等誣告。以致爲教革職。此臣等抱不平之鳴者。一也。又光先誣若望謀反。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歷程九萬里。在中國者。不過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今遭橫口誣蔑。將無辜遠人。栗安當等二十五名。押禁廣州府。不容進退。且若望爲先帝數十年動勞藎臣。羅織擬死。使忠魂含寃。此臣等抱不平之鳴者。二也。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狐死兔悲。情難容

大翻前案死者優卹生者復官光先反坐既而慘斃

已。今權奸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死生銜恩。上呈。

據當時神父記載。此疏由皇上授意。緣數日前。北京三神父蒙召見便殿。垂詢湯若望被誣各節。皇上大有不平之色。及神父退歸寓所。卽有內侍傳出密旨。令上書訟冤。神父卽遵旨。呈上右書。皇上接閱後。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公同詳議。遂得大翻前案。湯若望李祖白等。被誣屬實。應照原品賜卹。給殯葬銀兩。遣官諭祭。其因奉教之故。被革職之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潘盡孝等十餘人。俱開復原官。仍前供職。宣武門內天主堂房屋。俱給還南懷仁等。而楊光先則因誣告反坐。着卽處斬。妻子流徙甯古塔。惟念其年已老。姑免其一死。着卽驅逐回籍。楊光先羞忿交集。狼狽出京南

下舟行至山東德州背生惡疽痛劇難當旋卽慘斃天主罰仇教惡人固不獨於其身後也

然湯若望等雖蒙昭雪而傳教之禁仍未弛去在廣州之二十五位神父仍被禁押北京三神父心殊不滿自思航海東來原爲闡揚聖教乃聖教被誣未得湔雪仍然禁止傳習徒以修治歷法之末務相託豈足羈縻我遠人哉再四思維決意上書辭職此意爲皇上探知遣國舅佟國綱慰留據說皇上本欲弛傳教之禁奈朝臣反對者多皇上尚在冲齡國家新造未便乾綱獨斷重拂輿情君等且忍以待之久後自能如願也三神父聞言方纔勉强就職既知皇上無仇教意就在北京大行教化南堂東堂大加修葺日日在內獻祭講道教友登堂瞻禮往來無阻朝臣揣知上意亦不

深究。皇太后與佟國綱且獻銀兩。爲敬天主之用。是年。北京三神父。授洗三千之多。

逾年。北京三神父。再疏求弛傳教之禁。並求開釋廣州二十五位神父。仍格於部議。未蒙俞允。然皇上頗不以部議爲然。而又不敢竟與反對。待至是年康熙九年十二月間。忽降諭旨。開釋廣州二十五教士。准其各歸本堂。惟天主教。止許洋人照常奉行。不准中國人入教。亦不准再添立教堂。其二十五人中。有通曉歷法者。着欽取來京。帮同南懷仁修治歷法。皇上此諭。是明明不敢反對部議。故開釋之命雖下。而禁教之令如故。作此調停之說。以博兩造之歡。北京三神父接到諭旨之後。卽趨朝謝恩。皇上溫語慰勞。取筆親書奉旨歸堂四大字。囑令分送廣州二十五位神父。

開釋廣州神父
准各歸本堂

三神父奉召進京

殯葬盛禮

神父既奉旨歸堂。地方官莫不優禮相待。各省封禁之堂。一律交還。拆毀者皆令賠修。教士教友皆有再生之樂。惟二十五位神父中。五六年來。已死四人。歸堂之初。又死二人。僅餘十九人而已。幸廣東總督金光祖素與神父相善。准隨便令澳門神父頂冒死者姓名。入中國內地。時有多明我會修士閔明我者新出缺。耶穌會神父格理瑪爾弟[1]即頂替其姓名。來廣州寄居。厥後格理瑪爾弟以通曉天文歷法知名。即奉召與恩理格[2]、徐日昇[3]兩神父。一同進京修歷。蓋不知閔明我[1]是其頂冒之名也。

自是二十餘年中雖未開傳教之禁。而皇上待教士優厚。聖教頗得暢行。康熙十六年安文思[4]卒。皇上給殯葬銀兩。遣官送至塋地。而南懷仁[5]則照聖教典禮。盛陳儀仗。派人高擧十字聖架。及聖母

1. P. Grimaldi
2. P. Herdtricht
3. P. Pereyra
4. P. de Magalhães
5. P. Verbiest

表章聖教

南懷仁効忠於國

1. P. Buglio

天神各聖像。肅隊前導。執聖教長旛輓聯者數十人。外有提爐五對。捧爐五對。衆教友則皆禮服禮冠。手持聖燭。按班徐行。誦經之聲。一路不絕。不圖聖教遭禁時。京師輦轂之下。乃有如此盛禮。誠奇事也。數年後利類思[1]卒。所行殯禮。大略相同。　康熙十四年。皇上兩次臨幸天主堂。命侍衛大臣趙昌等。在堂叩拜天主。回朝後。御題萬有眞原匾額。命懸挂天主堂內。又命摹寫若干份。送各省天主堂。一體敬挂。別有御題敬天二字之匾。亦命懸挂。凡此表章聖教之舉。通國聞知。致使禁教之令。幾同紙上空文。

南懷仁等蒙恩感激。思圖報効。於修歷諸事。異常費心。獨運巧思。製造觀象臺各種儀器。精工合用。至今見之者。猶稱羡不置。又作永年歷書。共三十二卷。預推至二千年。至今欽天監猶依用其書。

敘功陞官

康熙十二年。吳三桂據雲南貴州反。十三年。耿精忠據福建反。十四年。尙之信據廣東反。朝廷震懼。天下騷然。南懷仁乃講求鑄炮之法。連造數百尊。大小不等。皇上率王公大臣親臨炮場。監觀試放。南懷仁於試放之先。在製造局內。設祭臺。供天主像。著司鐸品服。虔誠祈禱。行祝聖禮。後經再三試放。驗得堅固靈捷。堪作行軍利器。皇上大悅。卽時脫下御服貂裘。賜給南懷仁。大加褒獎。遂命發往軍前助戰。大收衝鋒破敵之功。至今論平三藩之亂者。多歸功於南懷仁之大礮。

前因南懷仁儀器告成。敘功加太常寺卿銜。又因康熙永年歷成。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及鑄礮功成。又陞工部侍郎。若欽天監官職。南懷仁初力辭不受。康熙十四年。皇上不准固辭。再三上書未

康熙從南懷仁講求西學

1. P. Pereyra
2. P. Grimaldi

允。始勉强受官。以後凡加銜加級。南懷仁必上書力辭。情詞懇摯。出於至誠。聲明自己。身爲修士。不婚不宦。惟以澹泊修己爲務。東來本意。無非爲闡揚聖教。勸人敬事天主。云云。然南懷仁等在朝居官。實有天主深意。緣當時聖教傳行中國。立足未穩。朝野上下。嫉忌者多。其不敢遽與聖教爲難者。以有南懷仁等在朝故也。

康熙皇上自二十歲至三十歲。刻意講求西學。命南懷仁徐日昇[1]閔明我[2]三位神父。輪班進講。殆無虛日。久之。於格致窮理之學。及天文地理。測算音律等學。均能通曉大義。神父於講學之際。常涉及聖教道理。皇上亦常垂詢。故於天主造世救世諸要端。亦頗能窺其底蘊。且與神父相習日久。深知神父之爲人。皆志行高潔。忠信誠慤。迥超凡庸。故愛敬西士。有加無已。每年夏間。避暑塞外。必

康熙南巡優禮教士
各省傳教情形

帶西士同往。使朝夕不離左右。其所親信之太監。亦奉聖教。名依納爵。姓字未詳。

康熙二十三年。三藩削平。臺灣鄭氏亦滅。海宇澄清。國家無事。皇上乃出京南巡。每至一城。必問天主堂所在。遣侍衛大臣到堂叩拜天主。又召見住堂之神父。各有賞賚。隆情厚誼。至今猶傳爲盛事。厥後。又南巡兩次。對於各堂神父。恩遇之隆。有增無減。 故當時各省教務。大有起色。每年添教友約一萬上下。 北京自利類思去世後。有蘇霖[1]神父接續傳教。世家巨族。亦有奉教者。南京則有佟國器與夫人亞加大。奉教虔誠。堪爲衆人表率。紳宦被化者不一而足。揚州有胡姓官。舉家七十餘口奉教。捐鉅貲建堂一座。陸安德[2]神父在廣東佛山傳教。二年之中。授洗六千之多。穆迪我[3]

1. P. Ios. Suarez
2. P. Lobelli
3 P. Iac. Motel

教士二人同胞同志同葬

1. P. Nic. Motel
2. Claud. Motel

神父在廣東傳教。先後二十年。授洗亦夥。襄陽府知府江方濟各奉教熱心。幫助神父開教。不久授洗五六百。穆神父去世後。與胞兄穆尼各[1]胞弟穆格我[2]合葬於武昌。三人皆耶穌會士。同胞同志。而又同葬。亦奇聞也。當時最可惜者。神父太少。不敷分發。四川。山西。陝西。河南等省。十餘年來。竟無一神父至境。他省神父。寥寥十數人。或老病衰朽。或一人而獨任一省教務。方苦應接不暇。萬難分身他往。西洋神父來者無多。尚不足補死者之缺。以致四川陝西等省。教務衰落。令人有今昔之慨。

南懷仁在京供職。兼當會長重任。有督率會士傳教之責。覩當日情形。不勝憂慮。因上書於羅瑪傳教聖部。備道情由。請速遣教士來華。傳教部接閱南懷仁書。訪知法國巴黎府。有新立外方傳教

Mgr. Pallu M. E.

衛國無理取鬧

羅神父陞任主教

會。會士志在遠方行教。堪當其選。即簡會士巴錄。陞授主教。使帶同會司鐸多名。來遠東傳教。不料。此舉大招葡國妬嫉。葡人以歷年來。幫助東洋開教。得有保護東洋教務之特權。凡簡放主教。遣發教士。俱應由葡國主持。他人不得妄干。於是百方阻止巴主教赴任。似此無理取鬧。傳教部亦無如之何。巴主教直待至二十年後。方得由越南潛入福建。孰知登岸不久。旋即病歿。然二十年中。巴主教在越南暹羅等處傳教。勞績最多。

教皇以中國不可無主教。即以羅文藻神父陞補。羅神父福建福安縣人。爲多明我會修士。傳教已三十餘年。熱心救人靈魂。頗著聲譽。然陞補之命雖下。而受聖之禮。久不得行。待至康熙二十四年。方得在澳門受聖。時年已七十有餘。精力就衰。而熱心傳教。猶

吳歷

劉蘊德

法王遣教士五員

Siam

如壯時。徧歷各省。施行聖事。八年後在南京棄世。於任內應辦各事。措置裕如。不可謂不稱尊位。　羅主教在日。以西洋神父。爲數太少。簡選中國教友若干名。擇其品學出衆者。授以神權。使帮助傳教。亦行權之道也。此項人員。其尤著名者。有吳歷。號漁山。宦家出身。以詩畫名。妻亡後棄俗入耶穌會。及登神品。年已五十七歲。然盡心傳教。歷三十年。始終不懈。　又有劉蘊德。官至欽天監監副。後去官修道。年六十。登司鐸品。在江南傳教數年去世。

時法國皇上爲路易第十四。聞中國皇上喜好西學。南懷仁等四五位神父。在朝廷供職。均蒙優待。卽在本國揀選了博學多才之神父五位。打發他們到中國來。憑中國皇上量才器使。這五位神父領着護照。卽乘法國官船。揚帆東來。到了暹羅國。因懼葡人中

法國保護遠東教務權始此

道攔截。改搭中國商船。繞澳門而過。逕赴浙江甯波海口登岸。浙江巡撫金鋐懼干處分。即據實奏明朝廷。請旨處斷。當時在朝諸臣。忌西士者尚多。謂宜驅逐回國。不令登岸。而南懷仁則謂五人皆精通天文歷數之學。係法蘭西國王所遣。力求皇上簡用。康熙聽南懷仁的話。乃諭令金鋐馳送五人來京。聽候簡用。不得留難。此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事也。五人奉旨進京。方喜素願得遂。不料行至半途。忽接南懷仁去世訃音。不勝浩歎。進京後。由徐日昇[1]帶領引見。皇上溫語慰勞。極形忻悅。次日傳出諭旨。留張誠[2]白晉[3]二名在京供職。餘三人聽其隨便在中國傳教。此法國國家遣發教士。並保護中國教務之始也。巴黎傳教會士。亦相繼而來。從此四川兩廣等省。乃得重聞福音。不似從前之向隅矣。

1. P. Pereyra
2. P. Gerbillon
3. P. Bouvet

南懷仁病沒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懷仁病歿。當南神父臥病時。皇上即屢次遣侍衛存問。遣太醫診視。廑繫異常。及聞溘逝。不勝惋惜。給諡勤敏。發帑營葬。遣大官諭祭。御製碑文。褒嘉南懷仁之功績。（見正教奉褒）然南懷仁之可尊可敬。不在他所有的世俗光榮。獨在他出力保護聖教會。能以其官爵名望。作各省傳教士的護符。蓋自楊光先教難以來。聖教依然犯禁。不准西士傳教。亦不准華人奉教。載在明諭。盡人皆知。仇教官吏。儘可藉為口實。然二十年來。教務平順。無甚風波者。無他。以有南懷仁等在朝居顯官故也。教士遊行內地。只須高掛工部右侍郎南六大字之旗。即可暢行無阻。南懷仁慰心之處在此。而其可尊可敬。亦在此。區區世榮。曷足道哉。

浙江風波

康熙三十年。浙江巡撫張鵬翮各處張貼示諭。禁止傳習天主教。

飭令所屬地方官。一體遵照辦理。以致民間教案繁興。搶掠教堂。欺壓教民之事。層見疊出。在杭州天主堂之神父殷鐸澤[1]。告急於北京神父。求爲轉圜。時徐日昇[2]張誠[3]等神父。在朝廷。聖眷方隆。卽趨朝面見皇上。陳奏一切。皇上密囑神父上書求弛傳教之禁。則浙江之事。不禁自息。神父遵囑。退而上書。書中詞意。多是皇上親自指授。皇上將書下禮部議奏。孰知禮部人員。多嫉惡聖教。堅持康熙八年之諭旨。天主教祇准外國人奉行。中國人一概不准。皇上不以禮部所議爲然。然又不敢遽與反對。乃命內大臣與滿官再議。內大臣與滿官。多與神父相善。國舅佟國綱尤稱莫逆。遂迎合上意。具題如左。

臣等會議。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數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

1. P. Intorcetta
2. P. Pereyra
3. P. Gerbillon

歷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効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並無爲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衆。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實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謹具題請旨。　二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右諭原文。有褒美聖教數語。爲禮部發表時刪去。殊屬憾事。然雖無褒美之語。而謂聖教非異端左道。亦隱寓准令傳習之意。故此諭一出。通國教士教友。莫不同聲感謝天主。澳門大堂鳴鐘集衆。唱感謝天主之經。如過大瞻禮然。浙江杭州如解倒懸。如出水火。欣喜尤甚。殷鐸澤卽欲趨朝謝恩。不意未及登程。

教皇簡放主教十二員分治中國教務

1. P. Gerbillon

而堂忽毀於火。殊覺掃興。及登朝謝恩時。將堂被火情形。一併奏聞。皇上慰勞備至。飭浙江巡撫張鵬翩將杭州被火之堂。照舊重建。張巡撫心雖不樂。然廹於上命。莫可如何。乃將堂重建。完好如初。是亦仇教之報也。

西洋各會修士。聞中國已弛傳教禁令。紛紛前來。散往各省傳教。教皇簡派主教十二員。分治各省教務。大有廣揚之象。惜其時葡國爭權。枝節叢生。致簡派之主教。多未能涖任。

康熙三十二年。皇上偶患瘧疾。委頓不堪。太醫院束手無策。張誠[1]等進西洋靈藥。一服而愈。皇上大悅。將皇城西安門內廣廈一所。賜給張誠等居住。這廣廈在宮闕之旁。係輔政大臣蘇克薩哈之舊府。蘇為聖教會仇。得罪籍沒。至是其住宅竟為神父所得。越二

康熙賜地建堂

年。皇上又將府第之旁。隙地一區。賜與神父。令建天主堂一所。並給建修銀兩一萬兩。派大臣監督工程。越四年。堂工告竣。皇上親題

御題匾額對聯

萬有眞原匾額。又題對聯一付。

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眞主宰　宣仁宣義聿照拯濟大權衡

派大臣送至天主堂。敬謹懸掛。北京神父上表謝恩。天主二字。未曾擡頭。被皇上指出。傳諭神父曰。以後天主二字。必當擡寫。　皇上又以宣武門內天主堂。規模狹隘。給銀一萬兩。飭令重修。及堂工完竣。又題匾額對聯如前。此外又作律詩一首。一併送至堂中。

御題律詩一首

詩曰。森森萬象眼輪中。　須識由來是化工。　體一何終而何始。
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爲初人閉。　天路新憑聖子通。
除却異端無忌憚。　眞儒若個不欽崇。　觀所作對聯詩詞。

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教士意見不洽

1. P. Ricci
2. P. Longobardi

康熙於聖教道理。非不明晰。特憚於物議。不敢奉教耳。皇上既多方表章聖教。民間聞風興起。奉教者日增月盛。京師附近各處尤多。覺羅宗室亦不乏人。惜其時各省傳教神父。於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意見不合。漸起爭端。爲皇上聞知。實爲數年後。教難發起之一大原因。茲略敘其顛末如左。　中國敬孔子及敬亡人之禮。指跪拜供獻。及立牌位等事而言。自利瑪竇時。神父卽各執一說。龍華民等想是異端。謂宜禁絕。而利瑪竇等。則謂敬孔子。不過敬其爲人師範。敬祖先。立木牌。不過盡孝思之誠。非有求福祐之意。亦非謂祖先之魂。卽在木牌。是其禮尚可容忍。不必深究。利瑪竇等。祗推古人立禮之意。未思今人行禮之心。故爲此原諒之論。極力遷就。爲華人大開進教之門。其用意亦未可厚

教皇出諭禁止遣使來中國

1. Clemens XI
2. Mgr. de Tournon

欽使被逐在南京宣佈教皇諭旨

非。至康熙年間。各省傳教神父。爭執益力。紛紛上書於羅瑪教皇。求察明斷決。以息羣喙。歷任教皇。以神父所言。不同。遲疑不決者久之。至一千七百零四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又詳細考覈。知以上諸禮。確係異端。不合聖教之至聖。遂不復遲疑。卽出諭禁絕。派安第約基府宗主教。鐸羅充作使臣。前來中國。與中國皇帝通好。兼宣佈教皇諭旨。使臣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間抵京。十一月十六日。上朝覲見。皇上優禮款接。異常歡洽。及探悉來意。通問候之外。欲禁絕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以爲異端。不准教士教民沾染。皇上怫然不悅。及再覲見。禮貌頓衰。旋於次年七月間。下逐客令。着卽出京南下。然仍派官護送。外示尊榮。內實疑忌。使臣至南京。以年節在邇。暫駐行旌。轉念東來本意。原爲宣佈教皇諭旨。

衛官留難

1. Mar. M3igrot

勒令神父領票違者被逐

此時不爲。更待何時。遂在南京天主堂。將諭旨發表。曉諭各省教士。一體遵照毋違。雖明知此舉。難免不激怒朝廷。或招不測之禍。然宗主教以職任攸關。毅然行之不顧也。果然不久。朝廷命下。催欽使出國。交澳門總督看管。葡國正憾其專擅。不認他爲教皇欽使。即將他安置方濟各會修院中。不許外出。其隨員梅格老主教等四五人。則早收監禁押矣。

康熙皇上念各省傳教神父爲數不少。難免無從新說之人。（即以既拜孔子亡人等事爲異端者）下令。命各省神父。其不從新說者。各領印票一張。票上載明教士姓名。年歲。某國某會。於某年來中國。永不復回西洋。業經進京陛見。等情。內務府蓋印給發。執有此票者。方准傳教。其

1. P. Bonjour O. S. Aug.
2. P. Pedrini C. M. Goa
3. P. Ripa

餘不准傳教。亦不准留居中國。此教難之始也。此等印票正相反教皇諭旨。本不可領。但其時北京主教等。上書求教皇。暫且收回成命。覆加考查。而臥亞府總主教。有管轄中國教務之權。且謂教皇諭旨。雖經宣佈。如未宣佈一樣。爲此各省神父。領票者居其大半。其未領票者。都被驅逐。無神父住持之聖堂。多被抄沒。

按定斷某事爲異端。某事非異端。某事有罪不可行。某事無罪可行。係神權一邊事。應歸教皇主持。國君掌管國政。祇能治人外面。不能及人良心。故此次康熙所爲。未免侵越教皇神權。

宗主教鐸羅在澳門被圈禁。將及三年。忽教皇恩命下頒。授爲樞機大臣。蓋報其守正不阿之功也。宗主教雖處困阨。仍願與中朝修好。即將教皇恩命。奏聞朝廷。又以隨員中。潘如。精習天文歷算。

教皇欽使陛樞機大臣未幾病歿

德理格淵通音律之學。馬國賢長於繪事。荐於朝廷。乞賜簡用。康熙不願爲已甚者。卽如所請。着三人進京。聽候簡用。三人遵宗主教命。亦從權領票。 乃宗主教方濟簡命。榮陞樞機大臣。未及半年。染病棄世。

教皇再遣使臣

康熙優禮欽使

不准所請

時教皇格肋孟第十一。接了中國主教求收回成命之奏疏。又召集名人學士。從新再將中國敬亡人之禮。詳細考究。無如考究日深。益見其不能脫然全無異端。因於一千七百十五年。重降諭旨。嚴行禁絕。越五年又遣亞立山府宗主教嘉樂（麥匝巴爾巴。[1]）來中國巡察教務。兼充使臣。覲見中國皇帝。使臣於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抵京。皇上遣大臣迎迓。禮待甚優。時皇上駐蹕暢春園。連召見十一次。賜宴筵兩次。上親執金樽勸飲。又釋御服貂套賜欽使。囑欽

1. Mgr. Mezzabarba

欽使返西

教皇禁令益嚴

並禁稱天主爲天爲上帝

使如有所求。儘可昌言無隱。當無不允者。欽使見機會可乘。求准中國教民。於敬孔子及敬祖先之禮。悉避教皇訓諭。因將譯出之教皇諭旨。進呈御覽。皇上覽畢。殊形拂意。用硃筆將諭旨任意塗改。所求未允。欽使見事難諧。於明年三月間。陛辭出京南下。抵澳門後。發出示諭一道。通告中國教士。謂教皇諭旨。本大臣不能擅改。但有八事。可暫且從權寬免。等語。欽使此行。滿望博朝廷之歡。並息教士之紛爭。孰知。欽使去後爭執益甚。直至一千七百四十二年。教皇本篤第十四。又出諭嚴禁較之格肋孟第十一諭旨。措詞尤爲嚴厲。命中國傳教神父。非先誓許遵守諭旨。嚴絕跪拜孔子亡人之禮。及立牌位。焚香獻供等事。則奪其行聖事之權。並禁稱天主爲上帝。或但稱天。以免與外教混淆。所有亞立山府宗主

數士翕然從命異論頓熄

1. P. Verbiest
2. P. Grimaldi
3. P. Pereyra
4. P. Gerbillon

神父奉旨與俄國劃界

5. Nipchou

教寬免之八事。一併撤銷。所可奇者。此論宣佈之後。異論頓息。人心翕然。迄今幾二百年。各省傳教神父恪遵教皇諭旨。宣傳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無爭執歧異之端。而聖教之至一至聖。亦愈彰明較著焉。謂聖教會有天主聖神保護默啟。永不能錯。豈不信哉。

北京自南懷仁[1]去世後。惟閔[2]明我[3]徐日昇[4]張誠三四位神父。最蒙皇上寵眷。爲通國教會所仰賴。閔神父接續南懷仁做欽天監。居官年久。徐張兩神父於黑龍江劃界事。建大功一次。爲中國史家所稱道。先是俄國欺中國邊防不密。節節進取。盡佔黑龍江迤北之地。及中國知覺。遣大臣索額圖帶同徐張兩神父。會俄國欽差於尼布楚[5]城。向之詰責。據理爭辨。乃俄人不服。竟視所侵地面。爲

1. P. Grimaldi
2. . Kilian Stumpf
3. P. Pereyra
4. P. Gerbillon
5. P. Bouvet
6. P. Pavennin
7. P. de Mailla
8. P. I. B. Régis

其固有尺寸不肯退讓。索大臣憤不能平。與之決裂。將歸報朝廷。請以兵戎相見。兩神父請命於索大臣。親赴俄國營盤。再與磋商。兩神父在俄國營盤。歷二晝夜之久。往返數四。卒能以其才學德望。感動俄國欽差。漸改初心。情願將所侵地面。退還中國。立五體文之約於尼布楚。(即滿漢蒙古中國俄國拉丁五樣文也)於是黑龍江東北。化外不毛之地二千餘里。盡入版圖。皆徐張兩神父之力也。中國史記。亦直認不諱。惜此地中國不能保守。咸豐十年。又爲俄人侵去。今海參威竟成俄國著名軍港矣。

康熙四十六年。閔[1]明我去世。以紀[3]理安神父補欽天監。四十七年。徐[3]日昇去世。張[4]誠去世尤早。是後在京之神父如白晉[5]巴多明[6]馮[7]秉正雷[8]孝思輩。雖亦蒙皇上寵眷。然較之南閔徐張。其受知之深。

1. P. Jartoux

神父奉旨分赴各省繪畫中國輿圖

交際之密。不及遠甚。　康熙四十七年。命神父分赴蒙古各部。及中國各省。徧覽山水城郭。用西洋三角量法。繪畫輿圖。並諭部臣選派幹員。隨往照料。又行文於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地方官。供應一切要需。此舉不惟於神父有大榮譽。且於行教。裨益良多。可使通國官民。咸知神父爲國家信用。不致再有仇教之舉也。是以康熙五十年。御史樊祚紹誣告天主教。邪說惑民。請嚴行禁止。又五十六年。廣東總兵官陳昂誣告天主教。陰謀不軌。均未蒙准。未始非奉旨繪畫輿圖之舉。有以箝制其口也。

自康熙四十七年。白晉雷孝思杜德美潘如等。十餘位神父分赴各省繪圖。先由關外辦起。次及內地各省。歷九年之久。圖始始告。名曰皇輿全覽圖。總圖之外。又有各省分圖。白晉等以之進呈御

輿圖告成

覽。大蒙皇上褒嘉。皇上每向羣臣稱道西洋神父之忠誠。立心制行。毫無過犯可指。是以朝臣中雖有人妬忌西士。意圖陷害。而其計終不得售。康熙五十八年。皇上持輿圖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此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可將此圖與九卿細看。尋九卿求頒賜。皇上允之。於是神父所繪之輿圖。流傳各處矣。中國之有輿圖。實自此始。從前利瑪竇所繪之輿圖。缺略尚多。若中國人所繪之輿圖。拉雜錯誤。不值識者一笑。至今繪中國輿圖者。概以康熙輿圖爲藍本。

康熙駕崩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皇上駕崩。先是康熙性喜畋獵。每年避暑塞外。必與侍從諸臣。間帶西士。馳騁山林。畋獵爲樂。所獲鹿雉等物。亦常頒賜西士。是年十月間。康熙自塞外歸。獵興未已。又

至南苑（俗名海子）射獵。追禽逐獸。樂而忘歸。至十一月初七。忽感冒風寒。移駐暢春園調養。乃數日後。疾轉大漸。趣召諸皇子。與侍從之大臣。至御榻前。命皇四子允禎爲皇太子。繼承大統。俄而上崩。計在位六十一載。壽六十九歲。康熙明知教理眞正。懼拂輿情。未敢毅然信從。殊爲可惜。

記者曰。康熙未奉教。固康熙之不幸。抑亦我中國之不幸也。向使康熙如第四世紀之羅瑪天子公斯當定第一。毅然奉教。爲臣民先。以其享國之永。與其英武不世之才。竭力提倡。何難使聖教大行於東亞。則名譽之隆。方將駕公斯當定而上之。後世蒙其賜者。咸追感稱頌於無窮焉。豈不懿哉。乃因憚於物議。未敢行其心之所安。奄忽以歿。可慨也夫。雖然。中國聖教廣揚。有

難於歐美諸國者。何以言之。自有明以來。君臣士庶。不諳中外情勢。妄自尊大。一種虛憍之氣。深入骨髓。以爲我國之外。盡屬蠻夷。舍六經四書。詩賦文章。則無學問。以致我國開化雖早。進化則遲。至康熙以降。已遠落歐美諸國之後。乃猶不自知。驕己輕人如故也。其時西士在朝供職。我國士大夫。目覩其人格之高尙。學問之淹通。心術之端。技藝之巧。未嘗不爲之心折。乃因驕滿之故。方且忌其能。而多方排擠之。於其所傳之教。更不屑折節下問。一叩其底蘊矣。此聖教之所以難行於中國也。書曰。謙受益。滿招損。我國受病處。正坐一滿字。特不知我國士夫。肯受過否也。或曰不然。積重難返。習非勝是。亦是我國受病處。要在國人自省而自悟之耳。

近世紀六　續中國教史 自雍正至咸豐末

康熙皇上認爲己子者。二十三人。皇二子允礽。生甫兩歲。卽立爲太子。至康熙四十七年。太子已三十四歲。誤聽術士之言。謂一過某年某月。不得爲天子。則終無爲天子之望矣。太子情急。或有暗地詛咒厭勝之事。被人告發。遂至被廢。從此康熙不復立太子。羣臣亦莫敢言。據外人臆度。以皇十四子允禵有寵。大有被簡之望。康熙五十八年。以允禵爲撫遠大將軍。出征西藏。西藏平定後。又以青海厄魯特諸部叛服不常。詔允禵統帥大軍進剿。允禵時年三十四歲。有文武才。其子名保基。方十餘齡。聰敏異常。大爲康熙所鍾愛。由是人多屬意允禵。及康熙倉猝病劇。值允禵出征未回。

雍正不喜西士

穆敬遠 I. P. Mourão

去京遼遠。遂簡其同母之兄允禎爲太子。繼承大統。是爲雍正皇帝。

雍正不喜西士。於聖教道理多所隔膜。又性好疑忌。懼其諸兄弟之不服也。防之甚嚴。康熙駕崩雍正尙未登極。卽馳驛召允禵回。解其兵權。命與其子保基俱圈禁高牆。乾隆時。方得赦出。餘兄弟中。名望較著者。如允禩允禟輩。悉遭貶黜。降爲庶人。改允禩名爲阿其那。(狗也)允禟爲塞思黑。(豬也)其宗室大臣中。如有與西士相善。間稱羨聖教之美者。雍正忌之尤甚。如允禟爲康熙皇上第九子。最愛敬西士。與穆敬遠神父。爲莫逆交。前曾奉旨駐防西甯。爲統兵大將。卽邀穆神父同去。朝夕相親。數年如一日。故允禟於聖教道理。知之甚悉。或疑允禟業已受洗。但秘密不宣耳。雍正久有所聞。

心滋不悅。至是召回京中。革其爵位。而穆敬遠神父。則被設法除去。或謂使人置囊中撲殺之。又焚屍以滅踪迹。穆衛國人。爲南堂會長神父。是年允禩允禟相繼暴死。或謂逼令服毒自盡。

然宗室大臣中。被害最烈者。莫如蘇努一家。茲略記其始末如左。

蘇努係太祖之孫。太宗之胞姪。與順治爲叔伯兄弟。與康熙爲從叔姪。與雍正爲從祖孫。名分昭然。不容紊也。以天潢近支。封多羅貝勒。做正紅旗都統。兼遼東總督。富貴光榮。顯耀當世。雍正即位之初。蘇努年七十七歲。有子十三人。多居顯官。家中大小。不下七八十名。僕婢三百。莊田數千頃。乃因奉教之故。不數年。家敗人亡。變爲貧賤平民。子孫捐軀致命者數人。而舉家奉教之熱心。堅逾金石。始終不渝。當患難時。雖婦女孩童。莫不欣欣然直認奉教

不諱。洵吾中國聖教之光榮也。溯此家奉教。始於康熙五十年。蘇努第三子蘇爾金。以功封鎮國公。（滿清宗室官銜。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國公。將軍之分。其尊榮遠過六部九卿。）在朝供職。賦性豁達。而又好學深思。偶得聖教經書數種。潛心讀之。大悟教理之眞正。迥非他教可比。心竊好之。會是年隨駕避暑塞外。遇巴多明[1]神父亦隨駕而來。因得朝夕晤談。討論教理。回京後信心益堅。向蘇霖[2]神父切求領洗。而蘇神父遲疑不決。囑其勸化家人奉教。蘇爾金一片熱誠。日日向家人勸說。久而久之。說得舉家男女。都願進教。傾心事主。蘇努之從弟。爲蘇爾金之堂叔。亦宗室貴胄也。首先領洗。聖名若瑟。（此人性好隱居。當時不甚知名。故聖教窘難時未被害。乾隆朝。做浙江巡撫。又遷湖廣總督。其妻子均領洗入教。）

1. P. Parennin
2. P. Ios. Suarez

蘇努諸子先後領洗

勒什亨吳爾陳御前大臣

蘇爾金見其堂叔領洗。求領洗益切。且保守教規已九年矣。神父鑒其誠切。與領聖水。給聖名若望。其妻與子女數人。並其二孫。均受洗焉。蘇爾金領洗後熱心有加。在自己宅第。建堂一座。爲闔家婦女瞻禮之所。頻請神父在內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未幾。僕婢三百領洗者居其大半。蘇努諸子。皆漸次領洗。若第十子。領洗尤早。在蘇爾金之先。聖名保祿。康熙五十八年。奉旨跟隨撫遠大將軍。允禵出征西藏。以所向有功。晉封崇職。康熙六十一年春。力辭官爵。在家修一小堂。一意避世隱修。專務神業。其熱心之誠。爲當時神父所稱許。

然熱心最著者。是蘇努第六子勒什亨。與第十二子吳爾陳。勒什亨當時領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吳爾陳爲內大臣。二人在朝廷

公然奉教。毫無顧忌。常向在廷諸臣。揄揚聖教道理之善。偶聞人有所訾議。卽與辨論。康熙在日。久有所聞。不惟不禁。且心許之。雍正爲皇子時。卽知二人奉教。常腹非之。及康熙大行。雍正卽位。其疾惡聖教之心。首及二人。雍正責二人結黨營私。着革職。發往西甯。跟隨允禟効力。二人至西甯。得與穆敬遠神父朝夕聚談。心甚樂之。遂領洗焉。勒什亨聖名類思。吳爾陳聖名若瑟（前此在朝供職未得領洗。）二人領洗後。切願榮主救人。在西甯地方。設法傳教。不久。附近村落。多有奉教者。不料。此事被人揭告。以二人傳教立堂。搖惑人心。奏聞皇上。皇上大怒。立召二人回京。收監禁押。而皇九子允禟。與穆神父亦遂得罪。（見前）

從此教仇迎合上意。彈劾蘇努與其諸子者。相繼而起。然亦無他

全家為義被難

罪名。不過謂其結交匪人。搖惑人心。袒庇貝子允禟耳。所指數事。實即指奉教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雍正皇上以爲情節重大。交宗人府從嚴懲辦。於是革蘇努多羅貝勒之爵。降爲平民。其諸子諸孫。凡居官者。一律革職。蘇努第九子。時爲甘州副都統。一併革職。限十日後。舉家男婦僕從遣發西甯右衛充軍。惟勒什亨吳爾陳二名。仍在京監禁。候旨處斷。所奇者。此十日限內。惟蘇努在朝百方運動。冀挽回廷旨。而其諸子。則如處無事。不過加倍熱心祈禱。勸領聖事而已。雖婦女孩童。了無懼意。無何。十天之限滿。蘇努運動多方。毫無所得。兵部派柴車若干輛。載蘇努一家男婦老幼七十四口。與僕婢多人。押赴配所。此雍正元年六月間事也。車行二十日。到了西甯右衛。蘇努長子沙勿略。年五十九歲。

體素孱弱。不勝行路之勞。首先病歿。蘇努年近八旬。亦未久活。未領洗而死。當時神父惜之。

蘇努一家。初到右衞。右衞將軍。迎合上意。待之異常嚴厲。將全家安置於一僻荒小村。村名新舖子。去右衞二十里。蘇努諸子。卽在此村。築茅屋以居。僕婢從者。尙二百餘名。天潢貴冑。忽如貧賤編氓。撫今追昔。曷勝感傷。而蘇努一家。處之怡如也。蓋有天主聖寵。與聖教道理。有以安慰其心。方能如此。雍正三年。樊守義神父。扮作販夫。至彼探望。樊神父中國人。在彼住七八天。見諸人之熱心。有增無減。異常歡樂。彼衆得領聖事。並聽教言。亦莫不喜出望外。無何。雍正追怨蘇努不已。而朝臣希旨承顏者。又紛紛上書告揭。雍正乃下宗人府再議。旋得宗人府定讞。蘇努子孫八人。應斬立

吳爾陳致命之勇

決。餘俱分隸八旗爲奴。家產籍沒入官。奴婢遣散。雍正佯爲仁厚。以爲太過。着從寬改爲永遠監禁。惟抄沒家產。遣散奴婢。脫去黃帶子等事。着悉依宗人府議。於是蘇爾金等兄弟六人。分發各省監禁。惟勒什亨與吳爾陳。罪情重大。着仍在北京禁押。諸人身披九鍊。備受酷刑。三四年中。相繼去世。所可奇者。諸人信心堅固。至死奉教。較之致命聖人。不多讓焉。蘇爾金在開封府獄。得領聖體一次。神力益加。吳爾陳在北京被提審五次。問官明言。如肯背教。即可邀寬典。開復原有官爵。而吳爾陳嚴詞堅拒。毫不遲疑。官問及聖教道理。即侃侃直陳。其信德有足多者。故雍正尤憾之。及聞其死也。命焚其屍。灰塵拋棄道旁。

時蘇努家男婦幼穉之在右衛者。尚有七十二口。男皆帶鎖鍊。雖

乳臭小兒亦不寬免。小兒帶一稱身之小鍊。以示受罰之意。至雍正末年。廷臣有以親骨肉。行寬大之政請者。雍正憚於物議。乃下恩詔。開釋蘇努子孫。樊神父聞之。又至其地省視。見諸人依然奉教熱心。款留神父兩個月。情誼甚厚。如昔富貴時無異。及乾隆即位。准蘇努子孫束紅帶子。略示區別。然貝勒國公之爵位。訖未開復。眞千古寃獄也。

內大臣趙昌

又有趙昌其人。爲康熙最親信之內大臣。隨侍康熙五十餘年。未嘗有失。凡關西洋人之事。多託趙昌爲之。又常使趙昌偵探西士之起居。屢次來天主堂與西士晤談。久留不去。如此年久。於聖教道理。及西士秘密心事。知之甚悉。深服西士之爲人。不愧愼獨之君子。趙昌在朝廷。蓋屢屢稱道及之。由是歛怨於教仇。迨雍正即

位。遂藉端去之。下獄論死。趙昌久願進教。因有阻礙。未得領洗。至是在患難中。進教之願益切。欲見神父不得。幸守監之武員徐某奉教。爲之代洗。聖名若瑟。時趙昌年已七十五矣。領洗後不久。瘐斃獄中。此亦趙昌不幸中之至幸也。

然以上所述。猶是箇人之患難。而非一國普通之教難也。未幾普通之教難作矣。其發端在福建省之福安縣。福建自艾儒畧等開教以來。教友素多。而福安縣至雍正朝。則有廣揚氣象。教堂已建者十八座。教友以萬計。西士梭巡。相屬於道。雍正元年。福安知縣。以教士在某村又經營建堂。行將竣工。上書於閩浙總督滿寶。揭告其情。滿寶係宗室貴冑。素知雍正疾惡聖教。因迎合上意。一面出示。嚴禁所屬境內。建堂行教。其傳教西士。則一律驅逐出境。一

滿寶奏請禁教

各省西士被逐教難大作

面飛章上奏。求皇上禁絕天主教。大意謂。西洋人在各省傳教立堂。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効力外。餘皆安插澳門。天主堂改爲公廨。誤入其教者。勒令改過自新。皇上將此摺下禮部議奏。旋得禮部議。謂滿寶所言極是。應按照所請施行。皇上遂批准。飭令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毋違。

時朝臣多仇教思想。其實愛西士者百無一二。故巴多明[1]等神父雖百方運動。冀挽回廷旨。竟不能得。神父知皇太弟。莊親王與怡親王。素無仇教意。求代爲轉圜。兩皇太弟忻然允之。數日後召神父進朝。莊親王以上命慰勞之曰。汝輩照舊在京居住。可無過慮。惟京外各省西洋人必當遣發。上意已決。不能改也。惟寬其限期已耳。果然皇上諭令各省督撫。限六個月內。以禮貌遣發西士出

1. P. Parennin

境。毋得任意虐待。又因神父再四請求准西士在廣州府居住。不必遣往澳門。

禁教之令一下。通國教難大作。仇教之地方官。竟有不俟六月期滿。將教士驅逐者。教士亦無如之何。及限期將屆。各省西洋教士。不下五十名。內有主教五名。悉被遣發出境。山西主教撒拉塞尼[1]被官役虐待。幾至隕命。各聖堂房屋。悉遭搶掠。亦有被折毀者。聖堂充公。多改為廟宇。經像書籍。多付火銷毀。當時各省教友。不下三十餘萬。盡如無牧之羊。且亦不敢顯然奉教。其因奉教之故。受人凌辱屈抑者。不可勝數。誠中國開教以來。第一次大難也。此難歷年久遠。已經著為律令。直待至咸豐朝。方纔註銷。

雍正欲見好於嫉惡聖教之文人學士。又懼人議其不能繼承先

北京西士

1. M. Pedrini
2. M. Ripa
3. Neapolis

聖家修院

4. P. And. Pereyra
5. P. Kögler
6. P. Schall
7. P. F. Verbiest

志。故雖京外各省之西洋人。盡遭驅逐。而在京之西洋人。於行教立堂諸事。仍聽其自便。一遵先朝成規。 雍正元年。准德理格傳教會士在西直門內買屋立堂。是爲西堂之始。德理格在先朝屢求未允者。一旦得之。心殊愉快。 又准傳教部所遣之教士[2]李蓜(華名馬國賢)回國。李蓜欲爲中國培植傳教人材。帶中國幼童四五名同去。在納玻理府[3]立了聖家修院。厥後中國幼童來此院修道者。繼續不斷。 雍正二年。以徐懋德[4]神父爲欽天監監副。若欽天監監正。則仍以戴進賢[5]爲之。戴神父自康熙朝即陞監正。至雍正三年。則加禮部侍郎銜。官銜之尊崇。自湯若望[6]南懷仁[7]後。戴神父當推第一。然時際艱難。聖教日晦。滿朝皆忌西士之人。戴神父雖被

雍正強詞飾非

如是殊榮。而人亦視若無睹也。

雍正猶慮在京西士。議其不善。召巴多明[1]馮秉正[2]費隱[3]三神父至前。面諭之曰。朕之禁絕汝教。蓋有不得已之苦衷。汝輩知之乎。向也汝輩人少。從汝教者亦無多。可無過慮。今則來者日衆。散往各省傳教。教堂林立。徒黨衆多。愚民無知。一經入教。惟汝言是聽。一旦有變。豈不危我國家。現在外患日逼。北有俄羅斯。西有青海夷。南有洋船窺伺。豈容再有內憂。先朝所行。頗滋物議。朝廷名譽所關。朕不敢再蹈故轍。朕固非有憾於西士。亦非謂汝教之必不善也。若以汝教爲不善。汝輩雖欲一日淹留於此。豈可得哉。諭畢。卽飭令退出。詞色均極嚴厲。不容回答。

雍正三年冬。教皇本篤第十三。遣加爾默羅會修士鄂達爾[4]伊爾[5]

1. P- Parennin
2. P. de Mailla
3. P. Fridelli
4. P. Gothard
5. P. Ildephonsus

1. M. Appiani
2. M. Guignes
3. Metello Souza

方二人充作使臣。來中國修好。皇上召見如禮。並將在京西士約二十人。同召至御前。使臣呈上教皇璽書兩通。一賀皇上登極之喜。一述先朝寵遇教士之隆。請弛傳教之禁。所有先年在澳門禁押之西士畢天祥[1]計有綱[2]二人（宗主教鐸羅之隨員）請開恩釋放。所求弛禁一事。未允。惟羈押之二人。着即開釋。至答教皇之書。詞多倨傲。亦大不滿人意。　次年。葡國使臣麥德樂[3]帶隨員僕從八十餘名進京覲見。輿服之美盛。禮物之珍奇。爲中國前此所未見。皇上召見兩次。禮待尚好。惟欽使此來。本欲維持中國教務。乃聞皇上方疑教士爲泰西國王所遣。爲將來謀取中國之先機。故於教務一節。未敢一言提及。欽使住京兩月。與隨員每日進堂瞻禮。其熱心善表。裨益於當時教會者正多。況有教士四人。充當欽使隨員者。得

蒙恩准留中國未去。

設譯學館

皇上以外洋諸國。時有遣使來者。而傳語必用西洋人。殊屬憾事。因起意在京設譯學館。選滿漢聰明子弟若干名。在內學習辣丁文。派巴多明等神父為教習。數年之後。學生能操辣丁語者。不一其人。惟繙譯未能敏捷。是以未能應用。十餘年後。此館幾同虛設。遂至作廢。

北京地震之烈

雍正八年秋。京師地震猛烈異常。連震二十餘次。房屋傾倒甚多。壓斃人口。十萬有餘。京外附近村鎮。死者更多。圓明園與暢春園皇上遊憩之所。宮殿樓閣。皆成一片瓦礫。無一存者。皇家諸人。皆避入舟中。皮帳露宿。皇上發帑。重修被毀屋宇。奚止數百萬。京師天主堂。雖未傾圮。然亦受損。皇上僅給銀一千兩。略賚修葺而已。

廣州西士被逐

戴進賢上書雍正拒諫

幸費隱[1]神父得有本國國王斐爾第昂第三[2]發來巨欵。得將南堂東堂修理完好。

至遣往廣州居住之西士。雖不能自由傳教。頗能平安度日。滿望事有轉機。皇上開恩。得早回原處傳教。不料。雍正十年秋。忽下逐客令。限三日內。悉數出境。赴澳門寄存。不准逗遛內地。總督大張示諭。張貼四門。誣聖教爲邪教。凌辱之言。不堪入耳。神父無奈。倉猝出城。聖堂修院。都被抄掠。尤可悲者。教友亦多被鎖拏。拷撻之後。或充發遠方。或收監禁押。被逐之神父。告急於北京。神父求設法挽救。戴進賢卽上書陳情。爲神父伸寃。大意謂西士無辜被逐。情殊可憫。求開恩准回內地。如前傳教等語。皇上覽奏。傳旨召見在京西士。及西士至前。雍正盛氣厲色諭之曰。汝輩西洋人。何

1. P. Fridelli
2. Ferdinandus III

裨於我中國。彼寄居廣東者。被逐出境。乃理之當然。又何詞之有。卽汝輩在京當差。亦豈能久耶。雍正又追怨蘇努之事。謂其子輩結黨營私。潛謀不軌。皆奉教所致。足見教理不正。理宜禁絕。巴多明侍皇上語畢。徐徐奏曰。天主教原以勸善爲本。教人忠君事上。守法奉公。凡非理之端。皆所不許。有教中書籍可考。皇上聞巴多明之言容色稍霽。顧謂之曰。汝教之書。朕從未寓目。不知其中所說。旋又顧謂侍臣曰。汝爲朕調取彼教之書。詳細考察。如有不善。據實奏聞。諭畢。卽命退出。

侍臣奉命考察教中書。究不知其日後如何復命。數月之後。據內廷傳出消息。謂侍臣復命時曾曰。西教所講道理。超妙絕倫。非聖人做不來。然則公道在人心。教理之眞正。自有不容掩者。以後又

雍正崩殂 乾隆嗣位

命僧道考察。此輩素嫉聖教。難得是非之公評。以故當時在京神父。心懷惴惴。常恐有不測之禍。然雍正末年。巴多明上一奏摺。言在京西士。爲國家効力者。歷年既久。死者死。老者老。深恐繼續無人。求皇上恩准自西洋新來之西士。孫璋[1]等四五人。來京効用。皇上竟如其所請。且飭廣東總督派員護送。供給路費。實出意想之外。

雍正十三年八月。上崩。皇四子弘歷。遵遺命卽皇帝位。以明年爲乾隆元年。大赦天下。於是諸皇叔允禵。允禟等均赦出高牆。蘇努子孫亦得歸祧。食宗室俸祿。朝野騰歡。人心大快。北京神父巴多明。戴進賢[2]等想乾隆皇上或無仇教思想。擬上奏摺。求弛傳教之禁。適此時有大員某。昔年因其妻孥奉教。獲譴革職。及新天子卽

1. P. de la Charme

2. P. Kögler

位。蒙恩開復原官。彼欲市恩於教仇。首先揭告天主教。說了種種不善。請嚴禁八旗人等習教。時皇上方居憂。諸事決於輔政王大臣。該王大臣即准其奏。諭示天下。毋得學習天主教。違者治罪。此諭詞意。與滿寶所得之諭。大略相同。

巴多明等之奏摺。雖已擬就。竟不得達。神父無奈。以郎世甯修士在內廷供職。最得皇上歡心。因託郎修士將奏摺帶至內廷。逕呈皇上御覽。按郎修士義大理亞國人。精於繪事。聲價最高。所繪人物山水等件。動値千金。其精妙可知。在前朝即蒙賞識。乾隆爲皇子時。每以觀郎修士繪畫爲樂。時來賞玩。愛其神技。尤愛其爲人。喜與晤談。及即位爲皇帝。仍於幾餘之暇。來修士處遊覽。郎世甯此次受神父囑託。即於皇上來時。呈上奏摺。泣請皇上開恩。皇上

接閱奏摺。若有所動。安慰之曰。汝儘可放心。且告訴神父們放心。朕必不禁絕天主教也。惜乾隆賦性仁弱。雖言如此。而部臣堅執不可。竟不敢乾剛獨斷。然外間流傳。則謂神父與內廷消息靈通。可徑奏事。且能面見皇上。遠近閧傳。言之鑿鑿。教仇聞之。頗有戒心。因運動部臣。嚴防西洋人奏事。果然以後。耶世甯每進內廷。必經人翻閱。無他。懼其夾帶奏摺也。

乾隆二年。有劉姓教友。爲外教垂危嬰兒付洗。被人控告。官拿劉教友到案。板責一百。枷號示衆。刑部堂官張照等。素嫉惡天主教。聞劉教友付洗事。愈疑爲邪妄。一面出示嚴禁奉教。張貼四門。一面奏請皇上重申前諭。飭各省督撫。查拏傳教之人。併禁止民人奉教。神父見事機危迫。又謀上書保教。耶世甯則當面懇求皇上

各省教難

矜憐。皇上果又爲感動。取筆書曰。上諭。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不必禁止。欽此。遣內大臣將此旨逕交北京神父。巴多明等以爲得此御書。煌煌諭旨。當可永熄教難矣。不勝欣幸。孰知向例諭旨不由部臣發下。不足作準。人多以杜撰視之。然神父確知非杜撰假冒。實係皇上親筆。於是將所上保教書。與此御書諭旨。刷印若干張。分散各處。略足抵制刑部禁教之論。

然在京師近畿如此。而在遠省則無甚效驗。緣刑部禁教之論。見於邸抄。而巴多明等保教之書與皇上保教之論。則爲邸抄所不載。各省仇教地方官。皆以京報爲憑。禁教如故。且有變本加厲。較前更甚者。往往藉端捕教士爲名。抄搶奉教之家。擇肥而食。莫敢誰何。教友無辜被害。傾家蕩產。無所控訴。各省來京避難者。時有

滿寶仇教獨厚德神父

1. P. Hinderer

所聞。此事在山東。山西。陝西。爲尤甚。惟湖廣有某宗室奉教。爲蘇努之從弟。勒什亨之堂叔。聖名若瑟。乾隆初年。做該省總督。從容坐鎭。不容屬下地方官仇教。較他省爲平安。

閩浙總督滿寶爲教難造端之人。而於德瑪諾[1]神父。則保護甚周。緣昔年德神父奉旨赴福建等省。繪畫輿圖。適滿寶正做福建巡撫。彼此有一面之識。迨輿圖畫成。德神父贈於滿寶一冊。這輿圖詳載福省沿海各島嶼。星羅棊布。一目了然。爲中國前此所未有。大蒙滿寶賞識。滿寶從此重德神父之爲人。感情最厚。厥後滿寶陞任閩浙總督。倡首仇教。驅逐教士。獨許德神父照常傳教。德神父乘此機會。奔走於江南數省之地。勞碌異常。每年授洗大人。猶有四五百之多。又建耶穌聖心堂於杭州城外。附堂立貞女院。雍

李衛仇教

正八年。滿寶出缺。李衛繼任。乃不相容。驅逐德神父出境。改杭州大堂爲天后宮。然城外聖心堂。仍無恙。德神父被逐時。年已六十五歲。一片熱誠。切願救人靈魂。又由越南潛入雲南傳教。乾隆二年。從雲南復入江南。傳教如前。惟須夜行晝伏。躲避外人耳目耳。德神父大德不凡。人咸以聖人目之。先後傳教四十年。勞績最多。乾隆九年。卒於常熟。年七十七歲。

西士入中國之難

各省被逐之神父。其潛回中國者。固不止德瑪諾一人。自雍正朝至咸豐時。歷百餘年之久。聖教犯禁。而西洋神父之潛入內地者。陸續不絕。正不知爲數幾何。率皆懷宗徒之志。有致命之心。遠出常情之外。其初至中國海口也。則深藏船艙。不敢露面。至夜深人靜。則改入教友之小船。黎明開船入河。仍藏於艙內。往往數月不

敢出。夏日溽暑。蒸熱難堪。及過關卡。則扮作病夫。蒙頭蓋足。偃臥不起。若被人覷破。則出錢運動買人不語。不能。則潛身逃脫。及至傳教地方。藏於熱心教友家。晝則隱伏。夜則巡行。所遇艱險。所受困苦凌辱。多爲後人所不及知。無從記載。然乾隆初年。教難雖烈。猶不是流血之教難也。神父被拿到官。不過板責監押。旣而遣送出國而已。至乾隆十一年。流血之教難起矣。先有福建主教致命。繼有耶穌會兩神父在蘇州致命。遂又有聖多明我會修士四人致命。玆略敘其梗概如左。

桑主教伯多祿[1]西班牙人。自幼進多明我會修道。年三十五歲。由斐律賓[2]入中國。在福建傳教。雍正二年。被逐出境。與許多神父寄居廣州城內。由官看管。不准出城他適。雍正八年。蒙教皇簡授代

1. B. Petrus Sanz O. P.
2. Philippinæ

福建主教與四神父致命

1. B. Ioan. Alcobar O. P.
2. B. Fr. Serrano. O. P.
3. B. Joach. Royo O. P.
4. B. Fr. Diaz. O. P.

理福建主教。當於是年聖瑪弟亞瞻禮日受聖。二年後。官逼出城赴澳門。由澳門回西洋。伯多祿自忖。教皇方以福建教務相託。豈可離任他適。遂自澳門登舟內渡。潛回福建。此乾隆三年事也。至十一年。主教方在福安縣傳堅振。與同會四位神父。[1]費若望[2]德方濟各[3]華若亞敬[4]施方濟各。相會於某村。被奸徒告發。縣官卽派差緝拿。當將德神父等三人緝獲送縣。主教與華神父潛逃。官向三神父究問主教等所在。三神父不願連累無辜。堅不舉發。官怒。再四用刑嚇逼。主教與華神父聞之。心殊不忍。遂投案自首。於是知縣將主教與四位神父。並株連之教友十四人。拘送福甯府。又由府解送福州省。但其時周學健做福建巡撫。素惡天主教。常思剷除爲快。卽將諸人收監禁押。屢次提審。備受酷刑。是年十月間。周

學健奏聞朝廷。請旨將主教卽行正法。四神父則監禁候決。教友都分別治罪。北京神父聞之。竭力運動。冀邀恩旨開釋。無如乾隆優柔寡斷。終因不敢違異部議。率爾批准。次年四月部文發到。周學健不欲稽遲。卽飭差役將主教提出。斬於西門外。主教臨刑時。容色怡然。謂升天後。必作中國主保。時主教年六十七歲。德神父五十一歲。費神父五十三歲。華神父四十八歲。施神父三十四歲。然四神父皆次年致命。

周學健奉皇上批准之部文。旣殺桑主教。此事揭載京報。流傳甚速。不久。十八省官場中人無不周知。咸曉然於朝廷意旨所在。競相效尤。於是各省教難大起。從前潛藏傳教之神父。多被地方官緝捕。如方濟各會。山西主教畢樂第[1]。與吳爾巴諾[2]等神父。被毆辱

1. Mgr. Piloti
2. P. Urbano

幾至斃命。其帮助傳教之先生。則死於杖下。外方傳教會雲南主教馬[1]第棘與同伴神父。均被驅辱。拘送澳門。耶穌會白[2]神父在香山縣。受刑百般。及放歸澳門。旋即氣絕。其他被難之神父尚多。不能悉數。其時惟中國神父尚易隱藏。自教難大起以來。所賴以施行聖事扶持教友信德者。中國神父之力居多。

福建主教致命之次年。耶穌會兩神父黃安多[3]、談方濟同時致命。茲略敘其顛末如左。黃神父葡國人。雍正五年。隨欽差大臣。[5]麥德樂來中國。充當隨員。時方二十一歲。德才並美。住京兩閱月。時與耶穌會士相往來。見[5]蘇霖[4]高嘉樂（傳直隸四十年）等神父。皆年近八旬。皓首龐眉。不勝欽敬之至。又聞諸神父之緒論。漸萌棄俗之志。及麥大臣事畢返國。甫至澳門。即辭差進耶穌會。會長遣往斐律濱

譚神父歷史

先後被逮

讀格物超性之學。十年學成。登司鐸品。復返中國。奉命在江南傳教。不久。南京主教方大司牧。以黃神父德才出衆。簡爲代牧大司鐸。此黃神父之歷履也。　譚神父義國人。世家出身。十八歲進耶穌會修道。三十許聖神父求准往中國傳教。於乾隆九年。始抵澳門。學習中國語言。不久潛入江南。帮同黃神父傳教。譚神父新來。人多不識。黃神父則識之者多。官家亦耳熟其名。教難正熾時。兩神父常主常熟縣徐秀才家。爲官役探悉。突於某日早晨闖入徐宅。適黃神父他往。譚神父則彌撒方完。正謝聖體。爲官役拘獲。由縣送府。時旗員安甯做江蘇巡撫。安甯與周學健素善。均以仇教爲宗旨。飭令緝捕黃神父務獲。黃神父若從此舉足遠颺。必無弋獲之理。乃聞譚神父被逮。必欲來蘇州一望。其意欲救脫譚神父。

或設法安慰之。輕其困苦。及見當日情形。無法可施。乃始定計出城他適。遂被人偵知。出城不遠。即被官役追及。遂被逮。與談神父押禁一處。此乾隆十二年十一月間事也。

安甯委府縣連番審訊。府縣官見神父聰明特達。俱係有學問之人。所傳之教。亦無不善。不過違朝廷禁令耳。擬請板責。遣回西洋。言於安甯。安甯不可。必欲重辦。適周學健路過蘇州。安甯與相商。周曰。現福州尙監押洋人四名。已請旨重辦矣。安甯意愈決。改委他員接審。授以己意。於是提兩神父過堂。以匪刑究治。如治兇惡大盜。桎梏其手足。敲擊其腿骨。批面打嘴。困辱多方。過堂後。神父已成殘廢。不能起立。旋命釘鐐收監。與尋常囚犯共處。所受苦辱。筆舌難傳。是年秋黃神父致書於北京本會會長曰。我等坐監。已

經七個月。每日飲食僅足活命。我猶可支。談神父則困苦堪憐。然他事猶可忍。惟不得領吾主聖體。爲我等一大苦。亦仰合天主聖意而已。夫復何言。談神父亦致書曰。我等在監雖困苦至極。然無怨尤之意。甘心願隨天主聖意。黃神父較我尤苦。云云。

安甯已將神父罪狀。奏明皇上。請旨將神父絞決。七月十八。朝旨發到。是否係皇上親旨。抑係部臣矯詔。外人不得而知。朝旨命將兩神父秘密處死。於是盛設酒筵。請神父飽食一餐。神父疑其有異。不欲沾唇。嗣因獄吏再三敦請。談神父畧食少許。頓覺腹痛如割。嘔吐不止。遂知官意欲將二人毒斃。萬無生活之理。從此預備致命。愈加熱心。彼此告解。互相慰勉。至夜數役進監。戲謂神父曰。快升天了。遂將神父。縛於柱上。用繩絞死。時乾隆十三年。七月十

唐若瑟王斐理伯致命

九日也。

有同神父被拘之教友多名。雖歷受刑逼。終未背教。其最傑出者。是唐若瑟與王斐理伯二名。唐係常熟縣人。善表美名。爲一方教友之仰望。官雖惡其奉教。百般凌逼。然亦重其爲人。曾於除夕。求回家過年。官即如其所請。給予三日之限。迨三日限滿。唐即回監。其信實不欺如此。官提衆教友過堂。以耶穌與聖母聖像。擲於地下。令加足其上。以示反教。唐若瑟當衆跪像前。大顯欽敬之意。有數貞女。亦跪像前。含淚誦經。被衙役毒打。王斐理伯略顯遲疑。黃神父恐其信德不堅。從旁激勵之。遂亦不屈。官以唐若瑟與王斐理伯倡首抗命。致衆教友無一足賤聖像者。大怒。命將二人連番拷撻。備極慘酷。致二人過堂後。皆成殘廢。不能行走。唐若瑟受刑

尤甚。歸監後。旋卽隕命。王斐理伯於兩神父致命後。雖得開釋回家。終因受傷過重。不久亦去世。唐若瑟名德光。王斐理伯係黃神父跟隨傳教之先生。

黃談兩神父致命後。未及一月。福州羈押之神父亦致命。所受之刑大略相同。德華兩神父係用石灰。與浸火酒之紙多層。摭塞鼻口。不令喘息。遂至鬱斃。費施兩神父則係絞決。然皆是在監中。乘夜暗殺。多明我會四神父與伯多祿主教。前於一千九百零三年。經教皇良第十三列入眞福品。黃談兩神父與五眞福。致命情形相同。現正考察致命證據。想不久亦列眞福品。

自古聖教會史。屢載仇教惡人。慘受天主顯罰。歷歷不爽。此次蘇州兩神父。福州一主教。四神父。先後致命。倡首仇教之人。皆罹慘

教仇受報

南京教難

禍。顯罰昭彰。有不能掩者。據西史所紀。周學健係此案罪魁。卽於神父致命之年。被人參劾多款。按實之後。在福州伏誅。家產巨萬。抄沒入官。安甯同時被參。朝廷以其罪情重大。亦置之大辟。大學士訥親係主張殺神父之人。廷旨係彼所擬(或疑訥親矯詔。)於是年春。奉旨赴金川視師。旣而官軍大敗。朝廷以其祖遏必隆之劍。郵寄軍前。令其自盡。 乾隆皇后與皇太子。均於是年殂謝。此皆西史所紀。當必不虛。天主彰癉之理。固彰彰也。

乾隆十九年。又有五位耶穌會神父。在江南地面被逮。囚於南京大獄。備受酷刑。業已定讞。監候絞決。在獄將及二年。不知何故。竟蒙赦出。押送澳門。交葡國總督看管。不准再入中國傳教。五神父皆葡國人。卽耶若瑟[1]、衞瑪諾[2]、費德尼[3]、畢安當[4]、林若瑟也[5]。耶神父受

1. P. d'Araujo
2. P. de Viegas
3. P. Dionys. Ferreira
4. P. Pires
5. P. Ios. da Sylva

刑尤劇。終身殘廢。不能行走。教友亦多爲義被難者。所不可解者。外省方殺僇教士。折毀教堂。逼令教民背教。而北京神父。乃能晏然傳教。與從前康熙時。無甚大異。雖雍正朝。與乾隆初年。西洋神父稍稍隱晦。於往來行教諸事。多賴中國神父爲之。自乾隆十年以後。西洋神父亦能照常傳教。北京三堂。瞻禮日。鳴鐘集衆。教友濟濟登堂。神父宣講聖道。一如平日。六部大員。皆熟視若無覩也。據當時神父記載。乾隆時。京都與近畿。及關東口外。教友不下四萬。每年成丁領洗者。足有千人之譜。傅作霖神父記河間府教友三千。每年領洗人丁約三四百。他處大略相同。京都宗室奉教者五家。或即蘇努之後。不可考。此當日中國聖教情形也。

1. P. Felix da Rocha

在朝供職之西士

戴進賢[1]

聖教窘難之際。北京與近畿一帶。乃能平安若是者。蓋緣當時神父在朝居官。其立品制行。旣無瑕可指。而學問技藝。又超出儔類。久在朝廷洞鑒之中。教仇亦爲折服。況郞世甯輩。在內廷供職。出入宮禁。時與至尊晤談。遠近無不知者。卽有人心懷不良。欲陷害聖教。殆有所不敢。當時聖教得存於中國。不至如日本幾至絕滅者。實賴在朝西士數人。一綫之維持。西士慰心之處在此。其目的亦在此。區區世榮。固不屑計及也。玆將乾隆朝。尤著名之西士。略記數語。

乾隆十一年戴進賢卒。戴神父任欽天監二十五年。改良觀象臺各種儀器。所著儀說二卷。皇上賜名璣衡撫辰儀說。又纂修儀象志三十卷。皇上賜名儀象考成。至今欽天監猶演用之。較南懷仁[2]

1. P. Kögler
2. P. Verbiest

5. P. Fel. da Rocha
6. F. Sickelpart

郎世甯
1. P. de Hillerstein
2. P. d'Espinha
3. P. Andr. Rodriguez
4. P. Gogeisl

時。尤為精詳。乾隆初。朝臣有忌其能。而上章傾陷之者。皇上寢其奏未發。足見戴神父之才德。有以上結主知也。　及戴神父去世。劉松齡繼任。亦特出之才。蒙賜三品卿銜。管理監務二十五年。乾隆三十九年去世。以後做欽天監者。有高愼思安國甯鮑友管傅作霖等神父。直至道光十七年。欽天監皆以西士為之。若郎世甯與艾啟蒙等。以無品修士。在內廷供職。蒙皇上賞識。寵眷逾恒。郎修士年届七旬。皇上為之賀壽。賞賚優渥。後年近八十。去世。皇上聞之。諭曰。郎世甯自康熙年間。入値內廷。勤勞聿著。曾賞給三品頂帶。今聞溘逝。軫惜殊深。念其當差年久。着加恩賞給侍郎銜。內務府供給喪費。以示體䘏。欽此。及艾啟蒙年届七十。亦蒙皇上賀壽。賜給御書海國耆齡匾額一方。派大員送至天主堂。敬謹懸掛。

艾修士亦精繪事。與郎世甯齊名。稱絕技焉。此外在朝著名之西士尚多。不能盡敘。 若[1]馮秉正著聖年廣益 [3]孫璋著性理眞詮 [3]沙守信著眞道自證。 林[4]德瑤著崇修精蘊等書。均爲有功於聖教。亦有不可泯沒者。

乾隆四十年。宣武門內天主堂失火。所有康熙御書之萬有眞原匾額。與褒美聖教之對聯。均被火延燒。高愼思安國甯兩神父上書引咎。自請議處。奉旨。加恩免議。賜庫銀一萬兩。飭令將天主堂重修。所有被毀之匾額對聯。又蒙皇上御筆題出。仝復康熙時舊觀。惟萬有眞原。原字。乾隆改作元。義本相通。無關緊要。 凡此表章聖教。寵眷西士之事。在聖教困厄時。差足與禁教之文告相抵。使近畿一帶。無甚大風波。卽去京較遠省分。遞聽風聲。亦有所忌

憚。不敢肆意仇教。是以自福建江蘇主教神父七人致命後。漸又平復。

謠言繁興教難又作

惟乾隆三十四年。北京略起風波。有旗員齊承阿者。疾惡聖教。奏請皇上重申習教之禁。時京中謠言繁興。謂奉教人以邪術。乘夜剪人髮辮。而被剪者。果然歷歷可數。且一經被剪。數日後即死。齊承阿乘機鼓煽。欲嫁禍於聖教。部臣多爲所惑。於是捜拏教友之令又下。以捜獲之念珠苦像等物。爲邪術之確証。羣情惶惑。物議沸騰。北京神父大爲不安。深恐被逐。不能延聖教一綫之傳。幸皇上深知西士無他。教理眞正。未爲所惑。不過將奉教職官七八員斥革。（欽天監人員）其教中尤著名者。則枷號板責。以息衆怒。至在京西士。一律照常供職。傳教如前。

外省惟湖北頗受影響。剪辮之謠言。在穀城縣境爲尤甚。穀城教友素多。城北六七十里。有崇山峻嶺。俗名磨盤山。中有隙地約二三十里。四週皆重巒疊嶂。曲折環繞。內外隔絕。無路可通。然攀躋而入。則見平原遼廓。草木暢茂。如晉之桃園。恍若別有天地。乾隆初年。教友來此避難者。陸續不絕。二三十年後。竟有二三千名之多。分居十四村落。比屋而居。無一教外者。主日瞻禮。及每日晚誦經之聲。遙相應和。耶穌會胥孟德等神父隨教友來此。構茅屋數椽。爲敬主公所。每早舉行彌撒宣講聖道。風化之美。爲當時西士所豔稱。乾隆三十四年。風波頓起。外教誣教友謀反。教友被拏到官者。一百五十餘名。官逼令背教。嚴刑究治。教友信德堅固。無一背教者。厥後。有熬刑不過。順口妄供者。旋即懊悔。聽神父命。做明

穀城縣 磨盤山

教友之熱心

1. P. Labbe

1. Mgr de Laimbeckhoven
2. P. Mart. Correa
3. P. de Lamatte
4. P. de la Roche

補贖。日日守大齋。至三年之久。亦有投官自首者。聲明奉教屬實。甯受萬死不辭。前因懼刑妄供。追悔莫及。可見當時教友之熱心矣。

然當時王法。輕於治教民。嚴於治教士。而於西洋教士爲尤甚。一經被獲。卽有性命之虞。故當時神父在內地傳教。荆天棘地。無一安身之處。乃江南主教南懷仁。傳教四十九年。安瑪爾傳教五十餘年。何彌德石若翰等神父在湖廣傳教。均歷年甚久。所受飢寒困苦。險阻艱難。非後人所得而知也。然自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聖教大勢堪稱平順。無甚大風波。耶穌會滅後。見後西洋各會修士承羅瑪傳教部之激勵。紛紛來中國傳教。不十年。得潛入內地者。足有三十餘名。

1. Mgr. Pottier
2. M. Moye
3. M. Glaye
4. P. da Rocha

劉神父監押八年

四川傳[1]主教。與梅[2]劉[3]等神父。傳教異常熱心。教友由四千。漸增至四萬。地方官訪知消息。大爲不安。當將劉神父拘獲。囚於榮昌縣獄。官欲神父詭稱來川貿易。可邀寬典開釋。神父偏直認來傳教不諱。官又欲神父出監後。由澳門回國。神父謂承天主命。來中國傳教。救人靈魂。誓死不回故國。雖終身爲囚虜。或膏斧鑕。亦甘心焉。官怒其不近人情。迭用匪刑。神父死而復甦者。數次。及北京傳[4]作霖神父奉旨赴金川繪圖路過成都。劉神父已監禁八年。傳神父以欽天監兼三品卿銜與四川總督有同寅之誼當將劉神父事。言於總督。力請開釋。總督觀傳神父情面。允如所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劉[3]神父名德勝。西名格[3]來約。在監八年。多蒙天主異恩。聖德名譽。與梅[2]神父不相上下。梅神父西名茂[2]益。有西文本傳

行世。

時北京皇上方給艾啟蒙慶壽。賜予匾額。又時與蔣友仁[2]韓國英[3]等神父晤語。每提及聖教道理。即反復究詰。神父應答如流。皇上必三復稱善。乾隆四十七年。皇上命翰林學士。編輯四庫全書目錄。將西士天文地理。測算格致之書。收入十餘種。然此等俗學。在西士原視爲末技。而其所最重之教理書。教人返本歸宗者反遭白眼。論者惜之。

湯士選被簡爲北京主教

北京自索[4]主教去世後。南京[5]南主教。遙署北方教務。一千七百八十二年。教皇簡湯士選爲北京主教。然湯雖經被簡。不能進京。時高慎思做欽天監。言於皇上。謂湯士選精通歷學。求准來京効力。蒙皇上俞允。然後方得進京。帮同高慎思。安國甯修治歷事。做欽

1. F. Sickelpart
2. P. Benoist
4. P. Cibot
4. Mgr. de Souza
5. Mgr. de Laimbeck hoven

劇烈之教難

1. P. Sessari

天監監副。後又奉旨。教習國子監算學館。爲中國預儲曆學人材。從此湯主教方得以在京供職爲名。從容盡主教職分。若論乾隆朝。西洋神父以當差爲名。得進京久留者。固不止湯主教一人。計六十年中。不下二十餘名。伊等雖在京當差。總以傳教爲宗旨。

乾隆五十年。教難又大作。各省紛紛查拿教士。解京治罪。風波之劇烈。爲前此所未有。若非天主親立之教。經此番挫折。豈有不絕滅者。茲將此事原委。畧敘梗概如下。先是乾隆四十九年。有義國教士賽撒利等四人。自廣東潛入內地。將往陝西傳教。不料行至湖廣地面。被差役拘獲。由縣送府。由府送省。輾轉審訊。盡得其入內地之布置。如何由廣州登岸。由某人接引。寓居某客棧。種種情形。訪察甚悉。當由總督奏聞朝廷。併將賽撒利等四人解送北京。

1. P. della Torre

1. Mgr. de Saint-Martin
3. M. Dufresse
4. M. Devaut
5. M. Delpont

朝廷降旨申斥廣東總督孫士毅關防不嚴。致外國人潛入內地。並出諭曰。外洋由廣州偷入者。恐不止賽撒利等四人。着各省將軍督撫。轉飭地方官。一體嚴拿。解京審辦。

孫士毅接到諭旨。不勝愧憤。即飭差嚴密訪查。不久查出。洋人在廣州省垣往來寓居之客棧。當即派差抄掠一空。起獲教士教友名單。並往來信件。又拘獲在棧潛藏之教士三人。內有陶若瑟[1]艾若望兩神父。陶神父義國人。艾神父中國江西人。年已七十二歲。次年三月間。解到北京。押禁刑部大獄。備受酷刑。兩神父相繼獄斃。

四川馮[2]主教與李[3]吳[4]彭[5]三神父。同時被逮。亦解送北京。下刑部大獄。主教與神父。皆法國人。吳彭兩神父。均因熬刑不過。死於獄中。

陶文吳
彭石五
神父致
命

1.Mgr.F.Magi
2.Mgr.A.Sacconi
3.P.de la Roche
4.Mgr.de Laimbeck-hoven
5.P.de Lamatte
6.B.Gab.Perboyre

山西馬吉[1]主教。陝西高[2]主教。因懼牽連教友。投官自首。與六七位神父俱解送北京。一併下獄。兩主教同日死於獄中。　山東四神父。江西兩神父。廣西一神父。均解京下獄。　湖廣石[3]神父。西名拉洛式。傳教四十五年。年已八十一歲。耄而喪明。亦被鎖拿。解京時卒於中道。湖廣劉斐理神父。亦解京下獄。　下獄之主教神父。歷時不久。死六七人。其酷烈可知。即未被獲之教士。如江南南[4]主教。湖廣何[5]神父等。皆顛沛流離。備受諸苦。二人均於乾隆五十二年卒。卒時惟一二人在旁伺候而已。其他景況。不得而知。迨五十年後。真福董嘉俾阨爾[6]來湖廣傳教。聞何神父西名拉瑪特。卒於某教友家。某教友掩匿。不敢斂葬。後有鄰村教友。來索何神父屍。聲言係伊至戚。市棺殮葬。葬時聞空中作樂。悠揚可聽。外教者二

中國教士教友充軍

西教士被逐

1. Mgr. de Saint-Martin
2. Mgr. de Gouvea

家。爲之感動。立卽信主回頭。董神父所聞如此。且謂此事卽得之於外教回頭者之口。當必可信。

北京下獄之主教神父。與許多教友。經部臣提審數次。請旨定永遠監禁之罪。乃未幾。將中國神父七人。與教友十一名。俱刺字於額。充發伊犂使終身爲奴。另有教友三四十名。則板責枷號。分別開釋。而西洋教士。則仍釘鐐監禁。似無開脫之期矣。不料。八個月後。恩旨忽下。着將禁押之西洋人。共十八名。一律從寬釋放。其有欲留京効力者。聽。不願留京者。一律出國。不准在各省逗遛傳教。於是四川馮[1]主教。與十餘神父。均得脫鍊出監。齊赴南堂。拜謁湯[2]主教。時湯主教聞開釋之信。卽與數位神父。並許多教友。在天主堂等候。相見之下。莫不喜極淚流。當卽公同唱謝天主經。越二日

郝蘇兩神父致命

1. M. Aebli
2. M. Souviron

舉行大禮彌撒。唱經奏樂。以表謝恩之意。次日。營葬死於獄中之主教神父。於老神父舊塋。諸事既畢。四人願留京効力。餘俱出京南下。雖揚言出國。多有伺隙再入中國之想。從此風波又息。十五六年中。無甚大教難。惟乾隆末年。在湖廣傳教之神父。郝彬[1]。被簡爲該省主教。方擬赴陝西受祝聖禮。不料甫至西安。卽被官役拘獲下獄。在獄一年卒。又有蘇味隆[2]神父。甫入內地九日。卽被捕縶。死於廣州獄中。

嘉慶嗣位

乾隆六十年。皇上以在位周甲。夙願已償。禪位於太子永琰。以明年爲嘉慶元年。嘉慶不識西士。不愛西學西藝。較乃祖雍正爲尤甚。以故終嘉慶之世。得進京効力者。止二三人。而且死亡相繼。不久。西士絕迹於京師。而京師教務。遂至日就衰落。有一敗塗地之

東堂燬於火

西堂亦廢

勢。茲將當日情形。略敘顛末。嘉慶十二年。東堂不戒於火。焚毀殆盡。時福文高[1]。李拱辰兩神父。方任欽天監務。住居東堂。卽上書引咎。自請處分。或望如乾隆年間南堂失火。經高愼思[2]奏聞。旋奉恩旨。發帑重建。詎知時非其時。福神父奏聞之後。奉旨徙居南堂。東堂不必重修。於是東堂遂廢。計自利類思[3]等創建東堂。至是年火燬。歷一百五十九年。

嘉慶十六年。西堂亦廢。緣是年皇上有旨。西洋人惟在朝有職任者。准在京住居。餘俱不准逗遛。時西堂有西士四人。因而不安其居。遂離京南下。四人甫出京。西堂卽被毀。計自德理格於雍正初。創立西堂。迄今歷八十九年。

最可惜者。北堂之毀滅。北堂在禁城內。密邇皇宮。康熙時。奉旨勅

1. M. Ferreira
2. M. Riberio
3. P. Buglio

北堂相廢

1. M. Serra.
2. Mgr de Gouvea
3. Mgr. Pires-Pereyra

欽天監不復用西洋人

建。名望之隆。爲四堂之冠。自乾隆五十年。由遣使會士接管。時會士止五人。未幾死者死。去者去。止剩高守謙一人。與一中國辞會士而已。厥後高守謙任欽天監。徙居南堂。北堂遂亦廢。仇教大臣。即將聖堂折毀。院落屋宇。估價出賣。所有先朝御書之匾額對聯等件。以黄緞包裹。敬謹收藏。計北堂自創修以來。歷一百三十四年。道三十三年後。咸豐時。法兵進京。此堂又重建。

若南堂爲北京主教座位所在。建立獨早。實爲諸堂之母。湯主教於嘉慶十三年去世。去世之前。遵教皇命。祝聖畢學源爲南京主教。畢主教繼湯主教做欽天監監副。與監正高守謙治理歷務。不能赴南京本任。即在北京代理北方教務。至道光十七年。高守謙辭職回西洋。畢主教亦因疾致仕。從此欽天監不用西洋人。其時

住京西士。惟畢主教一人而已。北方教務。全賴中國教士維持。畢主教致仕之次年去世。北京西士蹤迹遂絕。朝廷即將南堂封沒入官。尚欲拆毀聖堂。幸畢主教去世之前。將契據交於俄國魏教士。魏教士力爭。得以倖免。計南堂自利瑪竇初建。歷二百三十七年。此當日北京教務。大概情形也。

嘉慶在位二十五年崩。道光嗣立。道光在位三十年。一遵先朝故轍。以仇教爲宗旨。茲將嘉道兩朝。京外各省教難。略敘梗概如左。

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韓鼎青交章參劾天主教。謂爲邪說惑衆。現在流傳日廣。四川尤甚。有害於世道人心。請嚴行禁絕等語。皇上覽奏。下令命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查禁天主教。務絕根株。民人誤入教者。勒令反教。其潛入內地之教士。緝獲之後。從重治罪。

重申教禁教難又熾

按此諭。較從前禁教諸文告。嚴厲特甚。從前禁教。不過謂其爲外國之教。不敬祖先神牌而已。此諭則直以左道目之。有害於人心。有妨於治安。故此諭一出。教禍大起。各省紛紛擾擾。莫不以查拿教士教民爲務。　按汪榮寶清史講義所載。嘉慶十年禁教之上諭。別有一大原因。有廣東民人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1]送書信地圖於澳門。將由澳門轉送西洋。行至江西爲官役拘獲。及在行裝內。查出地圖等件。疑其勾串外國。謀據中國地面。乃由地方官上奏朝廷。朝廷以事關重大。下刑部嚴究。德神父雖再三剖白。終歸無效。皇上乃出如此嚴厲之上諭。以後國家之視教士教民。殆與叛逆同科矣。德神父係奧思定會修士。當時在京供職。（做奉宸苑卿）所繪地圖。是求羅瑪傳教部。給本會修士。畫分傳教

1. P. Adeodatus

1. Mgr. Dufresse
2. Mgr. de S.Martin
3. M. Devaut
4. M. Delpont

區域。此外並無別意。不料激起偌大風波。德神父被挐革職。發往熱河。永遠監禁。陳若望與北京多數教友。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教中書籍。三十一種。悉被檢查銷毀。

四川總督常明。疾惡聖教尤甚。飭所屬地方官嚴密查禁。限六個月內。一律淸除。不久。有四川主教徐德新[1]致命。徐主教先姓李。乾隆五十年曾經被逮。與馮主教[2]及吳[3]彭[4]兩神父。一同解送北京。下刑部獄。後蒙開釋。遣發出國。李神父乃改姓名徐德新。馮主教改姓名，郭恒開。又由廣東潛入四川。郭主教去世後。徐神父繼任。爲四川主教。兼管雲南貴州教務。徐主教傳教。先後三十九年。奔走勞碌。冒死犯險。異常熱心。有宗徒之風。嘉慶八年。召集所屬司鐸十四位。內西士一位。華士十三位。會議中國傳教事宜。凡三日議

四川公議會

1. Mgr. Dufresse

徐主教致命列眞福品

畢。繕錄清楚。呈請羅瑪聖座核定。教皇以徐[1]主教議定各節。盡善盡美。不惟准四川遵行。且囑中國各省。及附近中國各區。一體遵守。以昭劃一。嘉慶二十年四月初十。徐主教在新津縣被獲。解送成都。卽在府署寄居。款待尙好。至八月十二。提赴法場。同時自監內提出教友三十三名。亦押赴法場教友得與本主教一同致命。心甚樂之。跪求主教降福赦罪。主教見教友信德堅固。喜形於色。勉慰數語。卽舉手祝福。然後跪地。延頸受斬。教友亦跪地大呼曰。望天主賜我等。一同致命。但教友未得是恩。惟被充發伊犂。永軍不回而已。徐主教聖名若望。一千九百年。經教皇良第十三列眞福品。

四川教友。被徐主教德化。幾四十年。槪皆信德堅固。但就成都一

府而論。蒙難者不下四百餘人。竟無一背教者。慘刑備受。不屈不撓。較之古昔義士。何多讓焉。當時中國神父。舍生取義者。則有趙奧斯定。貴州人。本姓朱。名榮。奉教後。改姓趙。致命時。年已七十一歲。傳教三十餘年。勞績最著。又有袁在德若瑟。劉翰佐保祿。劉瑞廷達陡四神父。均服刑死。業已與徐主教。同膺列品之榮。惟孫本篤神父。卒於綏定府獄。尙未列品。當時教友致命。得列眞福品者。四川則有吳國盛伯多祿。貴州有劉文元亦伯多祿。郝開枝若亞敬張大鵬若瑟。此其大略也。若欲統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之爲義被難者。一一詳述。雖連篇累牘。不足盡之。

湖廣教難亦烈。嘉慶二十年。藍月旺神父西名[1]特理約拉被監禁五年。披鍊帶鎖。歷受酷刑。於二十四年正月。在長沙府絞決致命。

沈神父與教友多名充軍

1. B. Ioan. Clet
2 B. Ioan. Lantrua
3. B. Perboyre

越一年。又有劉[1]方濟各神父。在武昌府絞決致命。劉神父西名克來。與特[2]理約拉俱已列眞福品。眞福克來乾隆五十六年入中國。初在江西傳教。後北上至湖北。更至河南等處。情殷救世。艱苦備嘗。後於嘉慶二十四年在南陽府附近被獲。由開封解送武昌。監繫九個月。提出絞決。時已七十二歲。傳教近三十年。有與眞福克來同監的沈神父。與二十三教友。因甯死不背教。被充發邊遠。充軍不回。

眞福董[3]神父致命事。更是有名的。董神父西名伯爾布瓦。聖名若翰嘉俾阨爾。道光十七年入中國。在湖北穀城縣傳教。二十年秋。被奸徒負賣。拘送到官。由穀城縣解襄陽府。被官連番審訊。苦辱百般。一月後。又解省城武昌府。總督周天爵素性暴戾。每提神父

真福董神父致命　澳門修道院　梹榔嶼修道院　華教士之功績

過堂。必多方凌虐。詎刑迭加。慘無人理。眞福愈堅忍。彼疑有邪術。愈肆其兇殘。定案後。鎖縶收監。在監八個月。上文發到。遂將董神父提出絞決。　董神父初至中國。曾寄書西洋。謂中國十八省。教友數目。除背教者不計外。約共二十二萬。傳教神父。西士約四十名。華士八十名。足見當時聖教。雖屢遭摧殘。依然興隆。非全能天主親立之教。安能有此。

自聖教被禁以來。中國內地。既不便設立修院。栽培中國有志神品之後生。其時主教神父深謀遠慮。在澳門立了兩座修院。一名聖保祿修院。由葡國神父經理。一名聖若瑟修院。由法國神父經理。四川神父又在梹榔嶼立了一座修院。專爲四川及雲貴兩省儲傳教人材。以上三修院。出了中國神父不少。聖教窘難之際。西

1.Mgr Pires-Pereyra
2. Gregorius. XVI
3.Mgr. de Besi

士無多。所賴以施行聖事。堅固教友信德者。中士之力居多。如江南自耶穌會滅後。西士罕入境。五十餘年來。照顧七萬餘教友。亦惟賴中國神父十餘人之力耳。他省大略相同。

所可奇者。天主上智安排。北京畢[1]主教去世。西士絕迹。教務宜大受虧損矣。孰知教皇額我略[2]第十六。即在畢主教去世之年。驟添多位主教。分理中國教務。使中國聖教會。根基愈固。憑魔力百方震撼。屹然不搖。京內雖無主教。京外則添四位主教。分治直隸山東蒙古滿洲教務。若他省如湖廣雲南貴州江西。各設主教一員。不圖殺僇教士之際。乃有如此盛舉。眞超人意表。 道光二十年。教皇以山東主教伯濟(姓羅)調任南京主教。伯濟[3]到任後。俯順江南教士教友輿情。上書於羅瑪傳教部。求遣新耶穌會士來。江南傳

耶穌會士復入中國

教。是時耶穌會。蓋已復興二十餘年矣。伯濟所求。當蒙俞允。越二年。會士復來。從當日至今。江蘇安徽復由會士接管。教務之盛。爲諸省冠。

英人要求通商

時英國因要求與中國通商。中國堅拒不允。且屢次欺凌之。將運載之鴉片煙焚毀。英人心不甘。道光二十年。英將卜定格[1]率兵八千。乘輪船十二艘。運船七十隻。連破廈門定海乍浦。進據寧波。在寧波休息七個月。次年四月間。率兵攻破吳淞。進佔上海。至六月間。又破鎮江。進逼南京。中國兵節節敗退。死傷甚多。於是朝廷震恐。遣大臣伊里布。耆英。與英將卜定格議和。英將要求十三款。內有香港永歸英國。開五口通商。賠償兵費等事。中國一一照准。是

南京之約

(一)南京之約。又有續添之條。如天主耶穌聖教。原係爲善之道。爰

1. Sir H. Pottinger

人如已嗣後。凡有傳教奉教者。應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者。中國官不得虐待禁阻。　時董神父致命事聞傳遠邇。卜定格殆有所聞。因添入此條。意在保護歐洲同種之人。又爲本國牧師開入中國之門也。英美誓反教入中國實始於此時。前此固未有也。雖然入中國。亦只在通商口岸。不敢冒死進中國內地。迨教禁大弛之後。方敢深入。故往年致命者。皆天主教人。英美誓反教。無一人焉。道光二十四年。法國欽差大臣。拉格內來中國。意欲進京求皇上弛傳教之禁。行至廣東。爲總督耆英勸阻。謂本大臣操有全權。何事不可商辦。奚必進京。拉大臣因請代奏朝廷。求弛教禁。耆英果如所請。上書具奏。旋於是年十一月間。奉御批。依議施行。欽此。從此准西洋教士。在五口通商之地。五口卽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也　隨便建堂禮

拜。及設立醫院。育嬰堂等事。惟不准擅入內地傳教。倘有違背條約。入內地傳教者。地方官可將其人解送領事官。管束懲辦。不得遽加刑戮。以示懷柔等語。　拉大臣既得所求。脫所佩寶劍。贈耆大臣。以鳴謝忱。通國教士。莫不大喜。以爲教難從此息矣。

孰知當時中國外交手段。惟用詐術。雖與外國訂有條約。並無遵行實意。是以亦未宣布通國。內地地方官。並不知有弛教禁之諭。況先年禁教之文。已經著爲法律。奉行已久。並未明明革除。仇教地方官。以法律爲憑。肆行如故。故咸豐六年。廣西西林縣。仍有慘殺教士之事。卽法國神父馬奧斯定在西林傳教。爲知縣張鳴鳳拿獲處死。又有教經女師一名。名曹桂英。聖名依搦斯。與馬神父一齊致命。數日前又有貝滿聖名老楞佐。亦爲張鳴鳳處死。咸豐

教友多名致命

八年。朝廷允法國欽差之請。將張鳴鳳革職永不敘用。西林三位致命。均經列眞福品。倘有列眞福品者十一人。係貴州教友。於咸豐八年。十一年。同治元年。爲義致命。限於篇幅。不能紀其行實。祇傳其姓氏。如下。盧廷美。熱羅尼莫。王炳老楞佐　張有揚若瑟　陳炳章保祿　羅若翰　吳瑪爾定　張天樹若望　陳若翰　林貞女亞加大　王羅氏節婦瑪爾大　易貞女路濟亞。

英法聯兵問罪

咸豐七年十二月。英法聯兵攻破廣州。擒總督葉銘琛。徙之印度。先是英人憤中國不遵南京約。拒絕通商如故。而兩廣總督葉銘琛又嘗捕殺英國水夫。焚毀所設工藝廠。法人亦怨中國違約殺教士教民。於是兩國聯兵。興師問罪。是年十一月。會兵於香港移文葉總督。要求實行南京約。賠修工藝廠。葉銘琛峻拒之。覆書不

報。且下令預備戰守。十二月二十八。兩國戰艦二十五隻。進攻黃浦諸砲臺。破之。旣而攻城。又破之。生擒葉銘琛。初葉意氣驕盈。輕視外國特甚。及至就擒。乃惶懼變色。無所措手足。英人乃數其罪。載至印度喀而古打[1]埠。旋即病斃。二國旣據廣州。以巡撫栢貴辦理民政事。駐兵戍之。

咸豐八年二月。兩國艦隊至上海。求朝廷遣發大臣議約。屢求未允。兩國無奈。乃北駛至直隸灣。見白河已封。大沽砲臺列陣以待。英將義爾眞[2](額爾金)法將格老[3](葛羅)乃督隊進攻。戰兩小時。砲臺上寂然無聲。遂登岸奪取之。兩國兵乘勝進逼天津。於陽歷五月三十。入天津城。朝廷聞之。乃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那來天津議和。兩國要求遵守南京約外。北京留駐使臣。辦理交涉事件。增

1. Calcutta
2. Lord Elgin
3. Baron Gros

添通商口岸。准人民信教自由。西士自由傳教。並償兵費若干。桂良等奏聞朝廷。一一照准。以一年爲限。約明年換約。兩國兵遂於七月初退出天津。英將義爾袞與法將格老乃轉至日本。要求開關通商。並弛教禁。當蒙日皇照准。

時在朝諸臣昧於中外情勢。妄自尊大。不屑與外國交。雖立有和約。不過虛與委蛇。並無遵行實意。故洋人甫去。卽出上諭。禁止通商傳教如故。斥歐人爲夷人。次年六月間。兩國來換約遣人馳報。朝廷拒不納。命僧王防邊。將白河封鎖嚴固。不容進。英將何柏率戰艦十餘隻。拔樁斷鍊。節節前進。大沽炮臺上不發一彈。並不見一人。何柏以爲機會可乘。麾兵下船。登岸奪取炮臺。不料下船後。兵陷泥淖中。淺者沒膝。深者及腹。欲進不能。正躊躇間。忽臺上槍

英將敗退

中國排外益甚

戰釁又開

炮聲大作。彈子橫飛。密如雨點。戰至太陽西沉。何柏見勢不敵。乃下令收隊。檢查軍士。傷亡近五百人。戰艦三隻。已損毀不可駛。乃棄之而去。率殘軍回上海。以待本國命令。而僧王遂以大捷奏聞。朝廷得報大喜。出諭奬勵將士。並暴白洋人罪惡。大意謂。英夷不度德量力。勾串法夷。侵擾我中國。實屬罪不容誅。經僧格林沁率將士奮力截擊。當將該夷人擊退等語。而於期年換約之前言。則一字未提。從此禁止通商傳教。更甚於前。江西福建等省。又有查拏教友之事。　在中國此舉。方以爲得計。而不知已大動歐洲公憤。謂中國失信違約。伏兵截擊。有違公法。非大張撻伐。以雪此恥不可。

於是英遣戰艦一百七十艘。兵一萬二千。以義爾眞爲大將。而以

1. Lord Elgin
2. Sir Hope
3. Baron Gros
4. Gén. de Montauban

何柏[2]等佐之。法遣戰艦九十艘。兵八千。以格老[3]爲大將。而以孟道[4]邦佐之。不數月。來至上海。乃下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認罪。賠償兵費。實行天津約。不然。進兵決戰。斷不甘休。此咸豐十年。三四月間事也。

北京政府接哀的美敦書。毫不爲動。亦下令宣戰。命僧王爲經略使。籌備戰守事宜。兩國兵遂於五六月間北上。沿海貧民受僱。供役洋人者。不下五千。英佔大連灣。法佔芝罘爲根基地。法人以馬匹缺乏。購之日本。各種食品。則購之中國居民。予取予求。莫不如願。不圖開戰之國。乃有如此情誼。實爲泰西各國所無。布置既定。乃於陽歷八月一號。在北塘登岸。與僧王兵交戰數次。連破新河東沽各營壘。八月二十。來至大沽砲臺下。大沽砲臺在白河口右

二國兵連破大沽天津進逼北京

大戰於通州僧王敗北咸豐避熱河命恭王留守議和

1·M. Duluc

岸。白河爲入中國門戶。砲臺最佔形勝。實操北洋管鑰。僧王列巨砲數百門。派重兵守之。兩國兵血戰竟日。方始克之。死傷約四百人。中國守臺兵死傷之數。不下二千。大沽砲臺既下。其餘沿河各砲臺。皆不戰而潰。是月二十五兩國兵暢行無阻。直入天津。

朝廷又遣大學士桂良來津議和。意在阻止聯軍北上。或緩其行。蓋非實心求和也。兩國將帥不爲所惑。遂於九月初九。整軍北上。十七。至張家灣。去通州不遠。朝廷又遣使求和。兩國遣三十八人。以巴夏禮爲首。來至通州。姑覘虛實。三十八人中。有繙譯數員。隨隊神父一員。餘則營務處所遣。爲籌備安插兵營事宜。不料甫至通州。卽被刼去。倏見僧王兵大集。鐵騎三萬。步卒二萬五千。一望如雲。直衝聯軍而去。兩國將帥。速卽進兵迎擊。戰數小時。僧王兵

不支。退守八里橋。此九月十八日事也。二十一日早。聯軍拔隊。進攻八里橋。酣戰八小時。勝負始決。於是法兵佔石橋。英兵佔浮橋僧王率所部北逃。傷亡甚衆。敗信至北京。舉朝震駭。咸豐皇上遂携后妃諸王避熱河。命皇弟恭親王留守北京。恭王馳使議和。二國將帥曰。非還我被擄之三十八人不可。恭王無以應。蓋三十八人。已死過半矣。二國將帥。待至十餘日。見中國終不如所求。乃進兵至圓明園。盡掠其中珍寶器物。爲數甚鉅。此十月初七八日事也。初九移營進逼北京。恭王懼。乃歸俘擄請和。然俘擄英國二十六人。已死十三人。法國十二人。已死七人。皆受拷撻凌虐致死者。獨少隨隊卑父屍。蓋已殘肢碎體。委棄溝壑矣兩國將帥目覩死者屍身。血迹傷痕。歷歷可數。又聞生還者。所述種種虐待。皆恨極切齒。英將義爾眞因發

1. Lord Elgin
2. Sir Hope
3. Baron Gros
4. Mgr. Mouly

洋兵進京
和議告成

兵焚毀圓昌園宮闕。以洩衆怒。又揚言曰。若不如所請。指日改破北京。亦將以待圓明園者待之矣。恭王大怒。亟請罷戰媾和。所有要求諸端。如實行天津約。駐使北京。開傳教習教之禁。歸還抄沒之天主堂。添通商口岸。及賠償兵費等事。一一照准。

十月二十四日早。大開安定門。延兩國將帥進京。大將[1]義爾眞乘坐十六人肩輿。兵士荷槍。夾道而馳。[2]何柏率隊前導。直入禮部大廳。恭王正在廳前竚候。以禮延就客座。然後各出所受本國皇帝給予全權字據。由繙譯官朗讀一過。卽將日前照准之約。由恭王親手蓋印。以昭信實。遂卽當面換約。禮畢。興辭而出。次日延法將[3]格老禮節相同。　越三日。爲被擄致死者出殯。依教中典禮。軍士排隊。送至塋地。禮節而肅。觀者塞途。次日。[4]孟主教在南堂爲陣亡

南堂重開孟主教蒞任

士卒。舉行大禮彌撒。法將士與禮。奏軍樂焉。教友瞻禮者甚衆。計南堂自被封禁。迄今三十五年。一旦重開。教友得公然登堂。叩拜天主。復覩聖教典禮。莫不喜極淚流。且孟主教前當聖教窘難。潛藏傳教。未得蒞北京主教本任。自聯軍進京。恭親王訪知其名。遣大員敦請進京。充作繙譯。大爲該親王所倚任。而北京教友。得見本牧。如赤子之遇慈父母焉。是月三十聯軍出京返西。茲

和約第十三款

將和約第十三款列左。咸豐八年五月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槪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禁止奉

中國門戶洞開

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銷除。

又續約 咸豐十年九月

應如道光二十六年上諭。即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隨便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從前抄沒之天主堂。學堂。墳塋。教士房屋等件。一概賠還。交法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英法既與中國訂約。其餘各國。如美俄班義葡比丹荷等。皆思利益均沾。相繼而來。要求通商傳教。訂立條約。中朝一一照准。從此中國門戶洞開。漸改從前風氣。各國教士因而來者愈多。聖教亦愈昌明焉。惟自元明以來。西人來中國傳教者。惟羅瑪天主教教

耶教始入中國內地洪秀全非天主教徒

士。中間雖屢遭困阨。訖未絕迹。他教無一人焉。自是。則他教徒。如英美之誓反教。僭稱耶穌教。亦稍稍敢入內地傳教矣。前此惟在通商口岸。然亦爲數無多。

當時擾亂中國者。英法之事猶小。而洪秀全之倡亂。蔓延十六省。陷六百餘城。歷十五年之久。佔據南京十一載。幾傾滿淸。而成帝業。則爲古今罕有之大變。當時著述家。以洪秀全不拜木偶。不供祖先牌位。所至毀廟宇。殺僧道。令人拜上帝。稱上帝曰天父。遂疑爲天主教徒。其實與天主教毫不相涉。玆據最眞確之証據。略敘其歷史如左。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二十歲許時。曾至廣州應府試。偶得耶穌教新舊約書。携歸。與其友馮雲山讀之。頗有心得。深信天地萬物惟

一眞主。生成掌管。而爲萬民之大父。時秀全以教讀爲業。因卽撤去孔子牌位。衆弟子不服。漸次散去。秀全失館後。至廣州府見美國浸禮會牧師羅伯爾。求領洗禮。牧師未之允。秀全雖信聖經。然又穿鑿附會。雜以己意。謂天父曾遣聖子耶穌降凡救世。而我則耶穌之弟。天父之次子也。天父遣長子救泰西。遣次子救中國。洪秀全卽本此意。創立新教。收徒日衆。會海盜初平。海盜之逃入內地者。爭依附之。遂率衆倡亂。屢敗官軍。從此由兩廣而兩湖。陷武昌。由水路乘船過安徽攻金陵克之。據爲都城。建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曰太平王。不敢稱帝。以帝爲天父之稱也。同治三年。金陵爲曾國藩等攻破。秀全自殺。計自道光三十年。倡亂凡十五年。

聖方濟各沙勿畧首入日本明嘉靖朝

聖教史略　卷十五　摘譯司代申法文日本教史

近世紀七　中國附近諸國開教考

日本開教考　日本立國最早。紀元前六百六十年。中國周襄王在位時。有所謂神武天皇者。爲日本首出之君。從此繼繼承承。相傳不絕。至中國隋唐時代。佛法流入日本。天皇首先崇奉。尊意清靜無爲。置國事於不問。漸至王綱不振。政柄下移。至十二世紀之末。（中國元太祖時）天皇位同虛設。政權不屬。軍國政事。全掌於大將軍一人。大將軍號稱武王。實爲一國之主。如是者。歷八百年之久。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明治天皇卽位。武王慶喜辭去大將軍世爵。從此定於一尊。乾綱復振。以至於今。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聖方

濟各沙勿略初入日本開教。其時。不惟天皇徒擁位號。即武王亦號令不行。通國諸侯。不下三百餘。分據疆土。各君一方。一切政事。皆得自主。武王不能過問。聖人初不知其故。欲進京覲見國主。求准在通國傳教。竟不知誰爲國主。在京半月。未遇知己。即買舟南下。在亞瑪古吉。及附近各城傳教。被化之人。所在多有。然聖人在日本二年有餘。聖教總未大興。

聖人去後。十二年中。聖教之興。日新月異。直有出人意外者。多肋斯神父在九洲傳教。聞道信主者。以數萬計。多係有權位之人。爲首。如亞瑪古吉城。則是城主乃多倡首奉教。乃多偕公子二人。與家人三百名口。同日受洗。壹岐島主。與弟伊治布亦受洗。未幾。阿木拉國君長蘇米大達亦受洗。聖名巴爾多祿茂。蘇米大達之熱

京都開教 1. P. Vilela

心。爲西史所稱讚。曾開闢地海口。與葡人通商。環海口二十里內。許葡商隨便建房居住。不准僧徒在內雜居。又給神父建堂一所。供給神父傳教諸費。各處張貼示諭。表彰聖教道理。勸百姓奉教。

若說未來拉神父在京都一帶傳教。則更有可觀。未來拉初在喜拉多傳教。因教友燒毀廟宇。被逐出境。遂北上進京。念沙勿略數年前在京傳教。未奏大效。或因衣服詭異。不合時俗所致。遂改裝。剪髮如僧人。在京先與僧徒交。僧徒以其服飾相似也。不之疑。未來拉與談聖道。必闢佛教之謬妄。有僧首數人。聞未來拉議論高奇。首先敬服。願奉未來拉爲師。棄邪歸正。未來拉因僧首得與朝貴交。在朝廷洪宣聖道。一時朝貴。亦多傾信奉教者。茲舉其尤著者數人。如左。

三加島主希拉義當時做伊毛立城知府。在京聞道進教。領洗之次日。即請未來拉神父同赴伊毛立府。在伊毛立。授洗五六百人。又由伊毛立赴三加本島。在島又授洗五千餘人。以後在三加島修了大堂聖教。窘難時三加島常為教士教友避難之區。希拉義父子保護教士異常出力。　阿米君長之弟大加亞瑪。做大加祖吉城的知府。習聞未來拉之道理。傾心已久。訂日請神父至大加祖吉城。舉家受洗。其長公子聖名儒斯多。是日本聖教會的光榮。在教史上。極有名聲。　大加亞瑪既奉教。又勸得其長兄奉教。其長兄名撒瓦。聖名方濟各。亦是當時的名宦。其次兄瓦達官職尤崇。雖未能毅然奉教。觀其日後保護聖教。如何出力。則知其於聖教道理。必已深信不疑。　此外如唐巴君長乃道。加瓦吉君長伊

聖教被誣旋卽昭雪

克達均是當時奉教名人。史稱乃道奉教之初。卽遭母喪。於殯葬諸事。俱照聖教典禮。不延僧徒。力矯流俗。尤爲能人所難能。聖教如此興隆。大遭僧徒妬嫉。僧衆雖亦有奉教者。然不過百之一二。其未奉教者。概視聖教如眼釘。常思中傷。一千五百六十三年。僧徒上一奏摺。說天主教種種不善。其最不合理者。約有十三款。武王得奏。立卽派人究察。所派之人。一名覺哈拉。一名米約西。二人皆身居顯秩。聲望最隆。得武王付託之重。卽提素日帮同未來拉傳教之修士老楞佐。赴案備質。悉心體察。老楞佐修士固善談。而又有天主聖神默佑。與講聖教道理。娓娓動聽。所有疑難之端。莫不剖析明白。說得二人。如夢初醒。大悟聖教之眞正。僧徒所告各節。皆屬誣枉。不辨自白。後二人皆領洗入教。

僧徒陷害

蘇米大達屢勝之奇

僧徒遭此敗挫。並不灰心。以後造言毀謗。更甚於前。說天主教雖好。總是外國之教。爲何捨棄本國所敬之神。而敬外國之神。若隨外國風俗。必遭神怒。等語。此等謠言。徧傳通國。漸致外教仇視教友。屢起爭端。有時君長奉教。民人不服。揭竿作亂。此事在阿木拉爲更甚。因阿木拉君長蘇米大達奉教熱心。所行有太過處。如毀廟爲堂。驅逐僧侶等事。未免行之太驟。遂大拂民心。有亂黨十二魁插血同盟。與蘇米大達不共戴天。暗中搆結鄰國之君。合兵入境。乘蘇米大達不備。將其圍困。蘇米大達擁兵無多。坐守窮城。有且夕不保之勢。敵人覘其困也。勸他背教。復敬先祖所敬之神。果如所請。則罷兵息戰。疆土可保。蘇米大達誓死不背教。率兵拒守不懈。無何。聞其父哈路祖米率兵來援。大喜。如慶再生。遂督師出

毀廟爲堂

開長崎口通商

五島開教

戰。敵人前後受攻。死傷甚衆。餘皆抱頭鼠竄。蘇米大達得此奇勝。深感天主大恩。以後愈長信德。將境內佛寺四十餘座。盡改作天主堂。下令國中。僧徒不願回頭者。悉數出國。不准逗遛。由是回頭奉教者。日多一日。阿木拉城內外。領洗者不下五萬有餘。又開長崎島作爲通商口岸。當時長崎本是荒島。人烟寥落。一經開闢。不數年卽成繁盛之區。居民三四萬。概係教友。厥後愈臻富庶。日本主教在此駐節。蘇米大達不惟奉教熱切。且治國有方。凡一切裕國便民的善政。救困憐貧之良方。莫不次第舉行。鄰國之君。聞風興起。亦願奉教。效法蘇米大達之善表。爲首者。是五島島主。初奉教時。僧徒輩挑唆百姓。羣起反對島主之父。懼百姓作亂。不敢奉教。而島主則信心堅定。矢死不移。遂受洗焉。

及其父去世。島主巡行國中。勸百姓奉教。勿爲邪說所惑。島主賦性慈善。仁人之言。感人最神。不久。全島奉教者。五千餘人。惜。在位不久。於一千五百七十九年去世。其子聖名類思。年尙幼穉。島主之弟任事。酷信佛教。大反其兄所爲。教士不得入五島傳教。歷十五年之久。　洪道君長亞瑪古撒。亦於是時奉教。在洪道城修大堂一座。以盡昭事之誠。以僧徒輩之屢煽亂也。下令驅逐僧徒。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去世。臨終之前。泣勸其世子若望堅持信德。勿爲亂黨所搖。亞瑪古撒去世時。洪道奉教者五千餘人。

一千五百六十五年。武王義輝爲大臣馬祖那𡙇所弒。馬大臣恐人心不服。立義輝之姪義榮爲武王。義榮年纔三歲。雖建位號。大權全掌於馬大臣。義輝有弟。原名姚夏吉。自幼剃髮爲僧。憤馬大

武王義輝被弒　瓦達說王平亂反正

奥王優禮教士

臣之僭竊。切欲聲罪致討。問計於瓦達。見前瓦達言。兄終弟及。名正言順。願矢死盡忠於王室。遂爲之遊說於奥布那加之前。奥布那加是岐阜君長。通鑑所稱關自信長也。雄才大畧。一時無雙。人咸以奥王目之。奥王深以瓦達之言爲是。遂率兵五萬。進京平亂。不數月。亂黨削平。人心大定。遂奉姚夏吉爲武王。取名義昭。義昭雖正位號。軍國大權。又歸奥王掌握。奥王以瓦達建策有功。授京都總理。瓦達雖未領洗。信教虔誠。屢向奥王稱揚聖教之美。由是奥王亦頗信向。待教士恩禮有加。所有亂時被毀之堂。命一律賠修。逃避在外之教士。悉數召回。又命拆毁佛寺。取佛寺木石。修武王宮殿。日本天皇敬佛最虔。見奥王所爲。心滋不悅。而黑山寺僧。則尤氣

忿不平。黑山寺在京都東北。相離不遠。樓閣臺榭。莊嚴富麗。擬於王宮。內有僧徒三千餘人。定計殺奥王。以洩積恨。一日。乘奥王不備。羣起攻之。奥王奮力抵禦。竟將僧衆擊退。奥王素不喜佛教。從此疾惡僧徒。更甚於前。次年秋。發兵將黑山寺屠毀。僧徒三千。盡遭慘殺。然奥王之恨。猶未全洩。又發兵屠毀通國有名大寺多座。天皇等雖恨深切齒。噤不敢言。論者謂日本佛教衰落。自奥王始。武王義昭。雖爲奥王擁立。見奥王獨攬大權。橫行無忌。心不能忍。暗結諸侯多人。謀所以除奥王之法。時奥王正在岐阜本城。聞諸侯之兵。雲集京都。要與他交戰。他並不畏懼。親率大軍前來。武王義昭畏奥王軍容之盛。不敢與較。遣人求和。奥王信之。允退兵修好。孰知奥王兵方退。武王又與尋衅。奥王大怒。還兵與戰。連戰皆

大毀佛寺

京都建大堂

廣揚氣象

捷。進京後。先數武王之罪。榜示國人。將他廢棄。然後大肆焚掠。所有佛寺數十座。全遭焚毀。　當二王爭權時。奉教諸侯有從武王者。有從奧王者。其從武王者。悉遭廢黜。而從奧王者。則晉陞官職。當這亂時。聖教依然興隆。京都內外。奉教者以數萬計。以舊堂狹隘。議修宏壯者。一時人心踴躍。富者解囊。貧者効力。卽外教者亦慷慨捐助。指日興工。期年而堂工報竣。堂額題。聖母升天堂。蓋記念二十八年前。聖沙勿畧於聖母瞻禮日。始來日本開教也。每屆大瞻禮日。教友赴京都與瞻禮者。蟻集蝟趨。難以計數。京都既修大堂。各省聞風興起。亦修大堂。其最著名者。大加祖吉大堂。與伊毛立及瓦該等處大堂。均係奉教君長捐修。西史載一千五百八十一年。神父在大加祖吉過耶穌復活瞻禮。赶瞻禮者。有一萬五

千之多。溯自日本開教。僅三十年。已有廣揚氣象。

奥布那加既廢姚夏吉。遂自立爲攝政王。總管軍國政事。慨諸侯之放恣。王權之不振。決意行中央集權主義。使日本全國結成團體。諸侯有不服者。發兵討之。行之十年。漸改舊觀。諸侯皆有尊王之想。獨亞玑古吉諸侯毛立。倔强不服。奥王遣大將秀吉伐之。執意毛立深溝高壘。與民死守。秀吉百計圍攻。竟不能下。遣人求奥王益兵。言毛立負固不服。非益兵三萬。不易得志。奥王覽奏。命大將亞開基即明智也統兵往援。孰知亞開基久蓄異志。行一日之程。即召諸將議曰。奥王暴虐無道。纂逆大惡。諸君豈遽忘耶。今日之事。惟有與諸君協力同心。爲前王復仇耳。時諸將大半皆亞開基私人。皆唯唯如命。遂統兵而還。星夜至鴉子磯城。時奥王正駐此地。

奧王被弑

I. P. Organtino

儒斯多爲奧王復仇

晨興。聞人聲諠譁。方開窗察視。忽中流矢而亡。亞開基縱兵大掠。全城遭刼。奧王在位十五年。按奧王眞英明之主。獨破佛教之虛妄而深信聖教之眞正。一意崇正黜邪。雖未能毅然回頭。然喜聽教士講論道理。命阿爾剛弟諾神父。在鴉子磯城立公學一座。以西洋學問。教授貴冑子弟。又修天主堂一座。近侍大臣喜用奉教之人。亂兵進城後。天主堂等。亦遭焚掠。惟神父與學生。均無恙。

當亞開基受命援秀吉時。儒斯多（大加亞瑪諸侯）率兵數千。先已受命啓行。中途聞變。遂卽折回。至鴉子磯。正遇亞開基之兵。各帶搶掠之物出城。毫無紀律。儒斯多揮兵與之戰。殺亂兵數百。亞開基亦負傷而逃。遂皆潰散。儒斯多方將亂黨剷平。大將秀吉與奧王二子踵至。深嘉儒斯多所爲。然儒斯多不居功。凡事稟承大將秀吉之

令。秀吉召諸將議所立。有欲立奧王次子者。有欲立其三子者。紛爭不已。大將秀吉曰。奧王長子雖死。（與奧王同日死）尙有後焉。宜立其長子之子。衆議始決。此子名三保喜織三歲。從此大權。又悉歸秀吉矣。秀吉原名豐臣秀吉。西史所稱代閣撒瑪者是也。

秀吉旣當國。羣雄並起。大將喜八達與數國諸侯。欲擁立奧王之第三子奧布大加。而大將德川家康等。則欲擁立奧王之次子奧布合。各起兵與秀吉戰。秀吉調度有方。不數年。漸次削平。惟德川氏爲秀吉勁敵。與之交綏。屢次失利。秀吉乃用離間計。使奧布合疑之。奧布合果中其計。由是德川寒心。不復爲所用。旣而受秀吉籠絡。投降秀吉。此外諸不服者。亦皆降服。　秀吉乃大賞功臣。其不奉教者。姑勿論。若西滿伊克達。則封爲米諾君長。米諾敎友素

奉教君長

多。久苦異端君長之虐政。此次得西滿爲君長。莫不如解倒懸。如出水火。大家相慶。西滿之胞姪代路瑪撒。則封於奥戛吉與西滿爲鄰。

儒斯多之熱心

儒斯多先曾打敗亞開基。厥功最偉。此次受封於亞加喜。西史載儒斯多奉教熱心。治理舊封大加祖吉。善政最多。士庶被化奉教者。十室而九。此次移封亞加喜。士庶如失怙恃。莫不痛惜。多有隨往新封者。儒斯多既至新封。下令國中。奉天主正教。不准敬拜邪神偶像。違者治罪。

佛教之徒聞此號令。大爲不快。然無計挽回。祇得俯首順命。轉念秀吉之母。事佛最虔。且秀吉雖號關白（宰相也）實爲日本國主。其母儼有太后之尊。若求爲轉圜。未始不可如願。主意一定。即將佛像

僧衆上控無效

高尼希等奉教

滿載一舟。進京上控。言於太后曰。新君暴虐。不容僧等供奉佛爺。玆將佛爺偶像載來。不知供於何所。恭候聖裁。太后聞言。即商於秀吉。秀吉曰。日本國例。諸侯在其本國。能自由治其國民。此事他人不便干預。傳旨於羣僧曰。若佛爺無處供奉。可投之於海。僧衆聞命。垂頭喪氣而返。

儒斯多不惟事主虔誠。且熱心救人靈魂。在京時。常與同僚講論聖教道理。被化者。不一而足。其最著名者。有高尼希。是秀吉的名將。聖名奧斯定。其子若瑟做木老城知府。其母瑪達肋納被秀吉延入宮中。做宮女的姆母。又有某君長之妻。在宮禁供職。亦被化領洗。聖名若翰納。以能詩。名於時。　與高尼希同歸聖化者。尚有大將古老達。聖名西滿。伊玆君長馬基木拉。與奧王之壻賈貌。及

南省聖教廣揚

亞里瑪君長

阿多摩君長

御醫伊茂治等。不能備舉。高尼希卽通鑑所稱行長也此日本中境也。若南境教務更盛。蘇米大達有胞兄名約西撒達。做亞利瑪城君長。初不喜聖教。見其弟之奉教也。深疾惡之。邀鄰境君長馬徂拉合兵與之戰。蘇米大達依恃天主保佑。大獲勝仗。約西撒達敗歸後。常懼其弟之報復。乃蘇米大達反厚待之。遠勝於前。約西撒達由是感激。囘頭奉教。聖名安德肋。逾年去世。其子名哈路阿布嗣位。爲亞利瑪君長。領洗後。慷慨好施。樂善不倦。爲西史所稱。在亞利瑪立了公學一座。教訓貴家子弟。又立了美術學堂教習西洋各種技藝。神父傳教諸費。皆取給於國帑。所修聖堂。爲數甚多。

阿多摩國諸侯堯希喜。於二十七年前。見過聖方濟各沙勿略。當

禪位於太子

時雖未能回頭。然聖人之德容道貌。深印腦筋中。終身不忘。因敬愛聖人之故。待教士甚厚。在吳蘇吉城。發帑銀修大堂一座。在扶南府建修院一所。規模宏敞。內有天主堂。教士住房及養病院。食用諸費。皆公家供給。堯希喜雖如此熱心。終覺不二色之戒難守。不願領洗。直待至一千五百七十八年。方纔猛醒。大悟前非。向神父切求領洗。取聖名方濟各。以表其追慕東洋宗徒之心。妃嬪諸人。悉數屏絕。矢不犯誡。　阿多摩係九洲大國。統轄六省之地。故堯希喜為九洲諸侯之長。為諸小國所仰望。堯希喜既領洗。諸小國之君。多有效法者。而民間之奉教者。則更屈指不勝。

堯希喜領洗後。惟願專心事主。不復縈心世俗事。遂傳位於長子堯希睦。自稱所林。携妻子臣僕數人。與三修士。退居許加城。而達

瓦拉國世子喜加多拉。亦隨之去。世子年十六歲。與堯希喜少子巴斯弟央爲莫逆交。因奉教之故。被父母驅逐。世子信德堅固。情願失國。不離天主。厥後阿畢君長之正宮。因國家多難。亦來許加。依隨堯希喜。爲日不久。與其二子。均聞教受洗焉。 最可惜者。堯希睦才具庸闇。有負父王付託之重。初年聽父王善勸。保護聖教。任用賢才。國家尚稱安謐。厥後聽信讒言。任用僧徒。起意振興佛教。遂致正邪交鬨。國家多事。敵國之君石麻子素與阿多摩爲仇。乘此機會。邀劉藻義合兵來侵。兵連禍結。累年不休。堯希睦屢戰屢北。六省之地。失去五省。僅餘蓬高一省。敵兵日逼。勢難久守。滅亡之禍。即在目前。堯希睦大懼。奔告其父。泣請還國。堯希喜責其子治國無狀。禍皆自取。既而憐其愚幼。允如所求。堯希喜既回豐

遣使朝覲教皇

明萬歷十年

總督餞行

抵葡京

高。人心大振。一省之地。始得保全。

一千五百八十二年。日本奉教君長堯希喜蘇米大達等。遣使朝覲教宗額我略第十三。並與西葡諸國通好。此是日本通西洋之始。蓋前此無有也。本使者四人。堯希喜之甥瀛爵伊藤。與蘇米大達之胞姪彌額爾吉日瓦爲首。另有親貴二人輔之。一名儒連那高拉。一名瑪爾定赫拉。四人年纔成童。英姿不凡。於陽歷二月二十登舟。三年後。方抵羅瑪。茲將奉使始末。略記於此。

四使初至臥亞城也。葡國總督。盛禮迎迓。較尋常接待欽使之禮。尤爲優隆。每人與金鍊一串。使掛項間。又給金洋三千元。作爲路費。另給三千元。作爲敬儀。一千五百八十四年八月初十。到了葡國京都里斯堡。時樞機主教亞爾伯監國攝政。待四使寵眷逾恆。

抵班京

班皇答拜

抵羅瑪

朝覲教皇

居數日。東行至西班牙京城瑪特里。西班牙爲當時歐洲第一大國。英法諸國弗逮也。其屬地徧五大洲。故當時有班國太陽不沒之謠。四使登朝入覲班皇斐理伯第二。文武大臣。及各國欽使咸在焉。及禮畢退朝。寓居耶穌會修院。班皇屈尊親來答拜。爲從來未有之殊榮。自後各王公大臣。均先後邀請宴筵。所經各名城。迎接使臣。一如迎接國君之禮。及至義大利亞。則覺步步入勝。樓閣之壯麗。風俗之繁華。爲從來所未見。

將近羅瑪府。忽見馬隊出迎。軍樂大作。士民肅隊。迎於城門外。四少年各乘駿馬。腰帶雙劍。如本國俗。進城時。炮臺上升炮致敬。各堂則鐘聲齊鳴。久之。至瓦棣岡殿前。由大臣導引升殿。朝覲教皇。四人望見教皇威儀。信德勃發。恍如見了吾主耶穌。且敬且愛。當

班皇盛意

往反八年

即投地叩拜。教皇見遠東使臣。浮海九萬里。歷三年始至。歎感異常。藹然喚四人近前。口親示愛。四人即呈上國書。備述遠東教友景慕之忱。禮畢。由大臣延入別殿赴筵。次日。教皇賜四人繡金絨衣各一襲。四人遂改西裝。由大臣引導。徧觀羅瑪各名勝。

十八日後。教皇額我略十三。忽染病棄世。四使躬與殯葬盛禮。接位之教皇爲試斯篤第五。四人又與登極盛禮。與各國使臣。一同入覲朝賀。教皇待日本使臣。恩禮獨隆。所賜殊恩。不一而足。至六月初三。拜辭教皇。預備回國復命。至西班牙。斐理伯第二。各賜華衣一襲。駿馬一匹。金洋四千元。以壯行色。次年四月。在里斯堡開船回國。一年後。方抵臥亞城。在臥亞未逢機會。又等待一年。方得開船東渡。及抵日本。已經寒暑八更矣。此八年中。日本大不平安。

武王南征

西滿之熱心

此誠四少年。在西洋時。所夢想不到者。茲略紀其事如左。

撒戞諸侯劉藻義恃其兵强。欲行霸道。旣佔據亞瑪古撒羣島。而俘其君長若望。又屢次發兵侵掠亞利瑪。亞利瑪君長波羅大餇不堪其擾。求救於戞高西瑪諸侯石麻子。石麻子素忌劉藻義之强。邀與國諸侯。合兵與之戰。劉藻義大敗。與長子同亡於陣。由是石麻子威聲大振。進兵侵略阿多摩國。堯希睦非其所敵。率兵抵禦。節節敗退。旣而扶南府亦爲所破。滅亡之慘。卽在目前。堯希睦之父堯希喜號所林者。痛子失地喪國。北上進京。求救於豐臣秀吉。秀吉素重所林之爲人。遂允如所請。下召親征。因當時不能卽行。先派介弟依德那哈統兵南下。

依德那哈有部將古老達。聖名西滿。係極熱心教友。奉命駐劄亞

武王力謀統一

瑪古吉。預備打仗。在亞瑪古吉時。勸得此城君長毛立。不復難爲聖教。將被逐之教士。又復召回。每遇機會。必稱揚聖教道理之善。不久。感化了毛立之胞叔。與其臣亞索努瑪。二人皆受教領洗。從軍之將佐亦有奉教者。是時石麻子倡亂益甚。正在肆擾蓬高省。堯希睦不敢與敵。竄避那加子城。及古老達率兵來援。見了堯希睦。深責其不遵父德。固執不奉教。說得堯希睦漸愧之極。悔悟前非。誓許自今回頭。古老達鑒其誠切。請神父與授洗焉。取聖名公斯當定。 所林聞子回頭。喜形顏色。深感古老達成全之恩。既而依德那哈亦統兵至。石麻子自忖不敵。引兵而去。從此。蓬高全境肅清。

豐臣秀吉聞阿多摩數省之地。雖漸次就平。他處尚多負固不服

九洲平

奉教君長受封

者。日本本是一統之國。豈能任人分據耶。遂於是年三月間。親統大軍南下。以大加亞瑪（儒斯多也）爲先鋒。以高尼希爲水師提督。行二十五日到了九洲。遂督師前進。先聲奪人。到處聞風披靡。石麻子等。均來投誠。無一敢與抗者。不血刃。而全洲底定。日本史記。盛稱秀吉戰功。至比於羅瑪古時名將責撒爾。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然有一事相同。責撒爾嘗自矜曰。我一來。一看。卽勝矣。今秀吉亦可云然也。九洲既平。乃大封功臣。其奉教者。受封如左。古老達封於布增。駐那加子府。毛立之叔依德加內新奉教。封於治古高。駐古魯買城。依德加內又續娶所林之奉教女爲妻。伊藤封於許加。駐阿畢城。其他如阿木拉。亞利瑪。亞瑪古撒等奉教之君。仍如舊封。惟疆域略有損益。從此九洲數十諸侯。都認

蘇米大達善終

堯希喜善終

教難原因

了秀吉爲總王。

秀吉初來九洲時。蘇米大達卽臥病不起。一心仰慕天堂。禁人與言世俗事。臨終前。召世子近榻。囑其堅持信德。不與外教結親。卒時。年五十五歲。世子卽位。爲阿木拉君。十八日後。堯希喜號所林者。亦相繼去世。所林爲阿多摩名君。奉教熱心。晚年。遭家多難。嗣君不肖。久有厭世意。常求天主早收靈魂。至此去世。年五十八歲。二君去世後。不久教難大作。其原因如左。

秀吉性好疑忌。在九洲駐蹕日久。見奉教者人數之多。不惟平民。君長亦多皈依者。教士數十輩。來往梭巡。教堂高峙。相望如林。又見葡國商船之大。器械之精。不時往來。心竊疑之。蓋疑日後難保內地教民。不與外人聯合。謀據日本國土也。會有名陽管者。昔年

1. P. Coelho

出論驅逐西士

黑山寺僧也。頗得秀吉寵。常侍左右。屢次進言曰。佛教係我國舊教。上下相習。已千年於玆矣。今天主教。來自遠洋。與我佛教爲敵。毀我佛寺。逐我僧衆。改變我風俗。若不及早斬絕。將來滋蔓難圖。不驅我日本盡從外國不止。事機迫矣。宜防患於未萌。及今圖之。未爲晚也。說得秀吉深信不疑。一腔怒火。一發而不可遏。遂於是年七月間。出諭。驅逐西洋傳教士。限二十日內。一律出境。毋得逗遛。違者治罪。其所傳之天主教。着永遠禁止傳習。卽日將此諭通知高海樓神父。

高海樓爲當時衆教士之長。有統轄之權。計當時西教士。共六十六名。卽神父四十名。無品修士二十六名。高神父先前見過秀吉。頗得優待。卽數日前。亦曾見過。蒙賜建堂地基。且蒙親幸私宅。故

高神父上書保教

教中君長之熱心

此次高神父接諭之初。不勝驚疑。卽上書自陳。極言聖教之眞正。勸人爲善。並無纖微不好。西士航海遠來。惟願救人靈魂。並無他意云云。孰知秀吉已惑先入之言。主意一定。高神父書。置之不理。高神父無奈又上一書。求展限回國。謂大王卽欲驅逐臣等。亦須待有機會。方能登舟回國。若二十日。則爲限太促。秀吉允展限六個月。在喜拉島等候商船。

高海樓遂召集衆教士。同赴喜拉島。時九洲諸侯。多不以秀吉諭旨爲是。保護教士如故。而奉教君長。則皆願留養教士。不令出國。商於高神父。高神父允如所請。於是蘇米大達之子桑世。留養十二名。葛德達留養四名。堯希睦留養五名。亞瑪古撒留養九名。鄂多與依德加內。各留養二名。餘俱在亞利瑪寄存。日本土人。充當

儒斯多之熱心

父子一德

教士書。四十七名。均係無品修士。仍照常傳教。 時有告大加亞瑪（儒斯多）爲奉教首領者。將來教友造反。必奉大加亞瑪爲元帥。不可不先除之。秀吉信之。遂削其籍。降爲庶人。勒令遠徙。同僚有勸其外面背教。以葆祿位者。儒斯多不可。謂人曰。人以奉教爲辱。我獨以奉教爲榮。若能爲教捐軀。尤所願焉。時儒斯多之父尚在。見子爲教失國。不惟不憂。反形得意。信德所發。固有超出常情之外者。

是年秋。秀吉班師回京。高海樓上書於所識大臣。請爲轉圜。且上書於秀吉之妻。求爲關說。無如百計運動。終歸無效。既而六月之限已滿。葡國商船亦到。只得如命回國。遂商於衆教士。衆教士皆願與教友同生死。不願相離。高神父見屬下修士。有如此勇敢。心

神父皆藏匿民間

甚喜歡。惟囑修士。不可仍在奉教君長處寄存。惟當改裝易服。匿迹銷聲。散往民間。時奉教君長。有固留不放者。高海樓婉辭曰。君等固留。足見熱心。殊堪欽佩。但如此行事。反致速禍。於聖教無益也。奉教君長聞之。乃不復强留。

拆毀聖堂

秀吉疑忌聖教之心。日甚一日。知亞利瑪君長波羅大削奉教特別熱心。將其所屬最富庶之長崎府奪回。取爲己有。以後不與外國通商。又將京都各處大堂。拆毀二十二座。 秀吉雖倡首與聖教爲難。通國諸侯。除馬祖拉與堯希睦二人外。無有效尤者。馬祖拉係聖教舊仇。素與奉教君長不睦。其難爲聖教。固無足深怪。所最令人不解者。新領洗之堯希睦。懼失祿位。首先背教。驅逐教士。拆毀聖堂。又欲得秀吉歡心。殺不背教者六人。 此時。乃有身居

窘難時仍有多數名人奉教

高奧斯定

顯秩。毅然奉教者。眞足令堯希睦愧殺。傳其姓氏如左。

吉奧希達者。秀吉之至戚也。(秀吉內姪)又爲阿巴瑪君長。兼爲當時著名詩家。素知教理眞正。久爲心折。見秀吉禁教。殊抱不平。遂大發信德。切求領洗。取聖名伯多祿。又奧布和。奧王之子也。出身之貴顯。冠絕一時。聞其師屢言聖教之理。眞正可信。亦於是時奉教領洗。其師名由拉古塞。係一代名臣。先已領洗。聖名若望。此外有達那伯諸侯之夫人。偕使女十六人。一同受洗。夫人聖名額辣濟亞。西史載額辣濟亞領洗後。異常熱心。日與使女專務神功。如修女然。

時大員中奉教者尙多。秀吉若知之。若不知之。不甚介意。以高尼希(奧斯定)有功。改封喜高。兼管亞瑪古撒。亞瑪古撒之君若望不服。

秀吉發兵征服之。高尼希深責若望之抗命。不合信人體統。若望悔悟求赦。高尼希仍以若望爲亞瑪古撒君長。亞瑪古撒島嶼最多。教士避難者。多來此寄存。高尼希加意保護。監治島嶼之官。必用教友。所以防意外也。時日本南境。中境。都臣服了秀吉。獨北境未服。與大瓦拉諸侯何若。統轄八省之地。欲自立爲王。不與秀吉通音問。秀吉不能忍。召南境中境諸侯。合兵討之。歷時三月。方纔創平。何若自殺。即以其地封德川家康。由是家康遂爲大國諸侯。聲勢日張。 秀吉又以賈誤夏（聖名）有功。封於瓦加馬子。爲五大諸侯之一。 奧布和因何若之事牽涉。則被貶削。

八年前。出使西洋之四少年。適當此時。由瓦理剛[1]大司鐸帶領回國。瓦理剛奉臥亞總督命。充當葡國使臣。將朝覲日本國主。 及

1. P. Valignani

瓦理剛進京朝覲

至長崎。尚未登岸。信已閧傳各處。亞利瑪與阿木拉君長。與四人之父母親族。均來相會。各處教友。來者更多。均向四人詢問出使顚末。與西洋風景閭城大慶。如過大瞻禮然。四人之父母。見子幼年出國。在萬八載。皆已成人。相見之下。莫不喜極淚流。　瓦理剛大司鐸遂馳書上奏。言明自己奉使朝貢之意。求准進京覲見。秀吉一聞外國朝貢之信。大喜。下令欽取來京。一路所經。着地方官。妥爲照料。所有出使西洋之四人。亦着進京引見。

瓦理剛得旨後。卽預備起程。從行者葡官十二人。修士四人。一路所過城鎭。官紳士庶。莫不慇懃欵接。大顯敬愛。行至大阪。教友款留三日。又行至道巴去京都十里。秀吉發人馬轎夫來迎。進京時瓦理剛與四司鐸。俱坐轎。四欽使與葡官。俱乘馬。僕從多人在後。

帶貢獻之物多種。諸人皆衣錦繡華服。鑲金嵌玉。璀璨輝煌。旁觀者列如堵牆。莫不嘖嘖歎賞。至覲見之日。秀吉欲誇耀日本之富强。亦大顯威武。身衣華袞。高坐寶座。百官旁侍。武士執戟。瓦理剛進前行禮。奉上國書。備述葡國君民欽仰之意。禮成而退。卽由大臣延至別殿赴筵。 貢獻之物。係西洋駿馬。自鳴鐘。繡金絨幔。寶劍火槍等件。爲日本當時所無。莫不視爲珍貴新奇云。

覲見之禮。拘於成例。不甚歡洽。殊不足愜秀吉之心。故於覲見之次日。卽便服到瓦理剛寓所。詳詢西洋政治風俗。笑語周旋。異常歡洽。語滿爵伊藤曰。我欲假道高麗征服中國。將來必至印度一遊。見羅特理修士[1]通達日本話。可爲譯員。且能修理鐘表。留在朝廷供職。准瓦理剛與同伴修士。隨意在日本擇地住居。瓦理剛謝

秀吉詳詢西洋政治

1. Fr. Rodriguez

貴族多入奉敎

四少年棄俗修道

恩陛辭出京。先在大阪寄居數月。此數月中。化人不少。對馬島諸侯堯希道摩係高尼希女壻。亦受教領洗焉。瓦理剛後至長崎。順道拜會奉教各君長。各有所獻。時阿多摩君長堯希睦已回頭。瓦神父觀其父所林之面。亦往拜之。堯希睦且慚且悔。聞其表弟伊籐盛稱西洋政教風俗。大長信德。伊籐等四少年。奉使回國。皆無心世榮。決意棄俗。進耶穌會修道。大爲衆人所驚訝。一時風聲所感。貴家子弟多回頭者。伊籐之弟儒斯多。不讓其兄專美。亦進耶穌會修道。

觀當時光景。聖教頗稱平順。所有秀吉禁止傳教之上諭。已成紙上具文。毫無法律之效力。乃無何。事出意外。又將已熄之火燃起。長崎府知府因未得瓦理剛贊敬。心滋不悅。上書參劾瓦理剛。謂

瓦理剛被人參劾

萬歷二十年

其奉使之事。係屬假冒。並非眞確。自蒙朝廷優待。其徒黨到處傳教。愈無忌憚。禁教之文。視若無覩。若任其所爲。必至擧亂。云云。書上。秀吉大怒。命通國地方官。悉照前出諭旨。驅逐教士出境。瓦理剛神父上書自陳。雖將奉使之事剖明。而驅逐教士之令。終未挽回。從此以後。教士多在亞瑪古撒屬島寄居。

秀吉征高麗

豐臣秀吉好大喜功。頗似中國漢武帝。既欲併呑高麗。又欲臣服中國。一千五百九十二年。大會諸侯於京都。諭以合兵出征之意。三百諸侯。唯命是聽。不敢有異辭。秀吉遂禪位於世子。自稱曰太公。（西史稱太閤撒瑪卽太公王爺之義也）欲親統大軍出征。從此戰禍大起。歷七年始熄。不但高麗與中國。均被害不淺。卽日本亦受大創。茲不暇具論。惟關於教史者。略記一二。 此役。先鋒軍戰功最著。先鋒軍大帥。

大將五人俱奉教士卒亦多奉教者

留利去世

是高尼希（聖名奧斯定）部將六人。惟一人不奉教。餘俱奉教。士卒奉教者亦居大半。此軍在釜山登岸。長驅直入。連敗敵軍數次。旣據漢陽。（京城）又督兵西行。破了平壤。高麗全境如在掌握。獲勝之迅速。出人意外。秀吉聞報大喜。脫所帶寶劍。以賜高尼希。高尼希欲乘勝進攻中國。言於秀吉。秀吉不許。從此曠日持久。枝節叢生。事竟敗於垂成。（高尼希即通鑑所稱行長也）

高麗戰事未完。高尼希之父留利去世。大爲神父所痛惜。留利前做某省巡撫。及高麗戰事起。授爲籌餉總辦。奉教熱心。曾捐鉅款。立養病院。又修聖堂多所。臨終時。獻神父金洋二千元。爲京都重建聖堂之用。秀吉雖不喜其奉教。而重其爲人。諭留利長子本篤

堯希睦失國

賈謨慘死

曰。汝繼乃父之位。勉效乃父之德可也。 留利去世後。堯希睦忽遭貶削。是亦日本聖教之厄也。先是高尼希據平壤。派堯希睦守王城。漢城堯希睦聞中國救兵大至。平壤失守。急帥兵棄王城而逃。致中國兵收取王城。如入無人之境。秀吉聞之。大怒。遂奪堯希睦國。貶爲庶人。 猶幸堯希睦信德尙好。當此患難。認爲前罪之罰。不惟不怨不尤。且感天主大恩。從此專務神功。力行補贖。竟得善終。

更有一事。較之堯希睦失國。尤爲可惜。賈謨者。五大諸侯之一也。奉教虔誠。爲衆教士教友所仰賴。秀吉禁教。賈謨屢次直言諫正。秀吉心雖不悅。口不敢言。乃用計除之。一日幸賈謨家。賈謨盛筵相款。君臣略分言情。暢飲爲樂。不料秀吉去後。賈謨忽腹痛如割。

君長七八名奉教

捐鍜建堂

嘔血數升而亡。論者謂秀吉使人暗置毒物所致。賈謨雖死。秀吉銜之不已。雖准其子承襲。然奪其舊封。改封小邑。秀吉仇教如此。當無人敢奉教矣。孰知不然。是年囘頭進教者。較往年更多。且多貴冑顯宦。爲諸侯者七八名。奧王之孫三保喜亦奉教。三保喜卽秀吉擁立之武王。以繼乃祖之位者。時年十五歲。因左右臣工。多奉教者。由是聞教領洗。聖名保祿。其從兄亦領洗。聖名味增爵。神父欲在長崎重建聖堂。各奉教君長。聞信慷慨捐助。計古老達捐金洋二千六百元。米六百斛。高尼希捐米二千二百斛。其他可以類推。會有以此事入告秀吉者。秀吉乃重申驅逐教士之令。長崎知府。命葡商裝扮教士。登舟赴澳門。揚言教士已如命出國矣。其虛實眞僞。秀吉不甚介意也。

時中國正與日本議和。中國遣沈惟敬至大阪。日本則遣小西飛至北京。商議和款。通鑒所載小西飛。即若望乃多也。通達中國學問。爲當時著名文人。在北京寄居日久。終因秀吉期望太過。未有成議。　高尼希因日軍在高麗屯蹕。經年累月。不知歸期。奉教者多。深以不得告解領主爲憂。於是修書請哲斯伯德神父來營。神父即如所請。在營兩個月。施行聖事。軍士大得神益。　後哲斯伯德因教仇告發。避居對馬島。島主堯希多摩是高尼希之壻。夫婦奉教熱心。款待神父甚厚。神父在島傳教。不久教化大行。　伊藤兄弟。在軍營染病。方擬回家調理。甫至對馬島。即去世。

秀吉以要求諸款。未蒙中朝允諾。遂遷怒於高麗。下詔促諸軍進攻。大肆屠殺。俘馘甚衆。高麗王李昖。求救於中國甚急。中國又遣

西班牙船擱淺船上水手妄言

揚鎬帥兵馳救。交綏數次。互有勝負。彼此傷亡。均以數萬計。秀吉因戰事不利。常悒悒不樂。素性好疑。至此則疑忌益甚。而西班牙商船擱淺於日本海口。適當此時。實爲日本教難一大原因。玆特敘其始末如左。

此船名斐理伯。從呂宋開往墨洲。中途遇颶風。漂至吳拉島擱淺。島主邵索加伯。素性貪暴。艷其貨物之珍貴。而幸其遇難。使人抄沒入官。秀吉聞之。遣馬子大來取。船主大憤。呶呶置辨。而馬子大若弗聞者。有水手名德耶大者。密謂馬子大曰。汝抄沒我班國商船。亦知我班國之強大乎。天下五大洲。何處無我國屬地。輿圖具在。斑斑可考也。德耶大此言。不過欲恫愒馬子大。使不敢開罪於班國。不足深咎。及馬子大問及班國以何術得此屬地。德耶大則

秀吉信班人妄言下令禁教

教友之勇義

妄言曰。先遣神父至其地傳教。迨奉教者多。然後發兵據其地。易如拾芥。　此言之虛妄。至今日而大明。無庸置辨。然在當日。人多不知教士與國家。截然兩途。各不相涉。則易爲所惑。故馬子大一聞此言。如夢初醒。遂卽趨朝。奏明秀吉。請早爲計。

秀吉早疑西士在日本傳教。心懷不良。一聞此說。卽深信不疑。遂出諭查拏教士教友。先從京都大阪兩城下手。造具名册。將不背教者處死。日本教友義勇堪嘉。一聞此信。爭來兩城報名。願爲天主致命。其尤著名者。大加亞瑪（卽如斯多。）小西飛（卽若望乃多。）與多數名公顯宦。命婦如額辣濟亞等。均鮮服前來。切願致命。府尹之公子保祿撒貢。恐不得致命之恩。至改裝易服。扮作修士。民間來者。則更屈指不勝。秀吉聞人數太多。不能盡拏。命先拏修士數名。處以極

二十六位致命　萬曆二十五年　五太老

刑。以儆其餘。於是拏獲方濟各會修士六人。耶穌會修士三人。有教友十七人。因切願與修士一同致命。寸步不離。衙役無奈。一同拘拏。以上共二十六名。官坐堂審訊。因皆不願背教。判定十字架刑。在長崎府。同日致命。(詳見聖年廣益)二十六聖之中。保祿米吉最著名。係耶穌會修道生。已陞六品。年三十三歲。在監禁中。勸得八個犯人回頭奉教。解往長崎時。路途遙遠。每過村落城鎮。必講道理。化人甚多。教仇謂秀吉曰。令教犯遊行各處。名爲儆衆。實是令伊等傳教。非計之得也。保祿在十字架上。猶講道不止。深幸與耶穌同歲同刑而死。時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也。

是年秋。秀吉亦死。其子豐臣秀頼即位。年方六歲。德川家康等五大臣。稱五太老。遵遺命輔政。然秀吉不忠於與王。而奪其孫三保

喜之位。德川家康亦不忠於秀吉。擬奪其子秀賴之位。所謂出乎爾。反乎爾。無足異也。所喜者。秀吉一死。五太老即下詔班師。從此高麗如出水火。得慶更生矣。出征之將佐。皆受封之君長。七年在外。諸多荒廢。方擬歸國整頓一切。與民休息。乃不久戰事又起。較之出征高麗更爲危險。茲特略敘其事如左。

五太老。德川家康爲首。辦事頗多專擅。所行政策。盡是要結人心。同僚吳吉達等。常抱不平。彼此議曰。觀家康所行。將不利於孺子。若任其所爲。必至僭竊我輩託孤之臣。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於是定議。謀所以翦除之法。從此黨禍大起。通國諸侯。從家康者半。願保秀賴者亦半。奉教君長二十餘人。亦莫知所從。紛紛擾擾。各擇所事。高尼希等十餘人。願保秀賴。古老達等亦十餘人。願保家康。

戰局終

德川朝

神父於此等事。置身局外。無所可否。　自表面觀之秀賴之黨。名正言順。兵力亦强。不難制勝。無如無元帥統攝。心不齊一。將令各不相屬。遂至屢戰屢敗。家康素有謀略。聲望最隆。親自督戰。將士莫不用命。雖兵不滿十萬。連戰皆捷。後在四吉哈地方。劇戰一次。德川家康大獲全勝。戰場伏屍三四萬。秀賴黨之將佐。或投降。或自殺。或逃匿。惟高尼希身受重傷。不欲自殺。爲古老達所獲。古老達問其所欲。高尼希曰。因同在聖教。願爲將軍俘。今無他欲。惟願見神父。得告解耳。古老達允其所求。善遇之。未幾傷痊。然秀賴黨從此一敗塗地。不復與家康爭衡矣。家康遂爲日本國主。獨握大權。是爲德川朝。傳十五世。歷二百五十五年。

家康獲勝仗以後。日圖報復。凡保秀賴之諸侯將佐。輕則貶黜。重

則駢誅。無一倖免者。所有奉教之十餘諸侯。亦分別治罪。各予以應當之罰。高尼希爲秀賴大將。難逃家康之報復。家康聞其未死。命解至京都。與太老伊西達等一同受斬。高尼希既死。其家屬遂至散失。大爲神父所痛惜。其他奉教諸侯。除三保喜一人爲人暗殺。餘均未死。不過失去封疆。或充流遠方耳。

至從家康之十餘奉教諸侯。皆得優賞。如古老達兄弟。西滿興彌額爾皆移封大國。彌額爾尤熱心。初至新封。即勸百姓奉教。一年後。奉教者居其大半。西滿禪位於世子達彌盎。常在京都寄居。力勸家康保護聖教。爲當時教士教友所仰賴。時額辣濟亞已故。其夫大道吉亦受封大國。雖未領洗。亦熱心保護聖教。見神父每年在額辣濟亞去世之日。舉行追思大禮。大爲動心。將獄中死囚。分別開

教務興隆

貴顯奉教

如利亞

釋。其他奉教君長。受封有差。帮助神父傳教。均極熱心。修了多處大堂。一千六百零五年。教友增至七十五萬。耶穌會與方濟各會神父不足。多明我與奧斯定兩會神父。前來帮助。又數年。教友增至一百餘萬。或曰一百八十萬。

其時不惟平民。多奉教者。巨室大族。亦時有所聞。如阿巴瑪諸侯喬高古兄弟。舉家受洗。喬高古之妻名若管。是奧王之姪女。幼主秀賴之姨也。若管爲日本史記上名人。家康近臣。亦有信主者。如郝奥城主伊那巴。在朝共職。舉家五十餘口。俱進教。此外尙有多人。不能盡敍。女流中如吳吉達之妻。吳吉達與家康同爲顧命大臣。吳敗後。其妻卽奉教。日夜誦經。惟以敬主繕靈爲務。又小西飛之胞妹如利亞。先爲京都著名尼姑。後聞道奉教。異常熱心。

天皇慶喜

若望西滿致命

默爾覺等致命

立了貞女節婦院一所。專務修德事主。如修女然。又一如利亞是高麗國貴家女。初在高尼希家。聞教受洗。後爲家康延入宮中。充作姆母。在宮禁勸了多人奉教。 天皇慶長雖未領洗。屢次召神父入宮。爲之講解聖教道理。深爲欽服。卽家康初年政策。亦不反對聖教。曾賜神父傳教銀兩。又爲取悅於長崎教友。撤換外教知府。改換奉教者。補其缺。

通國三百諸侯。惟賈道。毛立等三四人。疾惡聖教。餘俱不分民教。一視同仁。玆將三四人。難爲聖教之事。畧記一二。若望米納米。與西滿大各達。爲賈道武官。賈道信佛。頒賜佛書於屬員。因二人不受。立將二人處斬。二人之眷屬。因不敬佛。一同處死。 毛立亦佛教徒。因武官默爾覺直斥佛教之非。毛立大怒。立命將默爾覺與

家康仇教政策

親族一百餘人。俱處死。其他因奉教之故。被革職充軍。或被籍沒家產者。更多其人。雖然。此皆限於一隅。非通國之大難也。故雖三四人雖爲聖教。聖教依然興隆。

德川家康一如當年秀吉。見奉教者人數衆多。深恐一旦與外人聯合。謀據日本。然初年政策。惟務固結人心。心雖疑忌。而聲色不露。待七八年後。見大局已定。人心翕然。漸露其尊佛仇教之心。如奉教者爲編氓小戶。彼尚不甚介意。若係世家大族。受封爲諸侯者。彼漸不能相容。故諸侯中之敬佛虔誠者。彼必格外優待。若在聖教者。則百方屈抑之。每因細故。奪其封疆。甚或置之死地。此亞利瑪諸侯波羅大削所以被削奪。又被殺也。其子彌額爾娶家康孫子爲妃。漸至背教。驅逐神父出境。拆毀聖堂。惟婦言是用。波羅

大剏保教熱心。二十餘年爲神父所倚賴。乃有子不肖如此。殊堪痛惜。

家康欲使奉教諸侯。背教敬佛。無計不施。或與之聯姻。或以利誘。或大言恐嚇。或於朝會時。微言譏諷。信德不堅之諸侯。漸漸爲所搖動。此又多數諸侯。所以背教也。如西滿古老達之子達彌盎。當西滿在日。不但其子達彌盎敬憚之。卽武王家康亦敬憚之。熱心保教。爲衆人所仰望。及西滿去世。達彌盎懼失寵。遂不敢顯然奉教。然猶懼其叔父之督責也。亦不敢顯然背教。待其叔彌額爾亦去世。遂與聖教割斷來往。　所最令人不解者。是阿木拉君長桑世之背教。桑世爲蘇米大達之子。半生熱心事主。表樣最好。一千六百三年上。主教來阿木拉傳堅振。桑世率臣民二千餘人。恭領

敎仇百
計陷害

聖體。與彌撒大祭。是日設筵請主教。與許多貴客。命世子巴爾多祿茂執僕人禮。在旁伺候。孰意主教去後不久。桑世卽背教。辭去神父。改聖堂爲佛寺。納妾數人。其胞姊瑪利納係貞修賢女。與世子巴爾多祿茂反復泣諫。竟不能挽回。此固是桑世德性不堅。亦由武王家康之善於籠牢也。觀當日景況。知教難不久卽來矣。適此時。又有荷蘭商人造謠誣陷。實爲速禍之一大原因。茲略記之如左。

先是與日本通商者。惟葡萄牙一國。近年來。乃有西班牙。荷蘭。英吉利諸國相繼而來。荷蘭與英吉利多隨路得買文教。在歐洲亦常仇視天主教。况經商遠來。惟利是圖。各有爭勝之心。彼此妬嫉。在所不免。葡萄商人。或指荷蘭人爲海盜。截運之貨。皆搶掠而得

者。觀明史所載荷蘭人彼時實爲海盜據臺灣依爲巢穴稱紅毛夷　而荷蘭人則謂天主教。經商傳教。無非欲爲本國闢土地。教士藉傳教爲名。專爲收買人心。迨奉教者多。然後發兵據其地。此彼等之慣技也。有名阿丹者。英吉利人也。爲荷蘭商船之管駕。以能造船受知於武王家康。頗得信用。阿丹屢以此進言。且謂耶穌會士。在歐西奉教之國。多不容其入境。而日本乃猶有容留之。實爲不宜。說得武王家康怦然心動。深悔仇教之不早也。遂出上諭一道。命通國諸侯立逐教士出境。在教士民。勒令反教。如有抗違不從者。不分教士教民。嚴拏治罪。曉諭臣民。奉佛教爲國教。時一千六百十四年也。

阿丹誘教教禍大起

萬歷四十二年

武王家康欲爲諸侯樹風聲。先召朝臣諭之曰。爾輩中有奉天主教者。當即背教敬佛。以保祿位。就有大臣十六名。甯失祿位。誓不

如利亞之熱心

背教。武王卽將他們革職。充發遠方。又將女官三人。一併充發。三人中如利亞尤熱心。力勸同伴女。誓死不背教。武王將他載至一極小海島。島極荒凉。無人居住。惟一草木不生之石山而已。如利亞在此荒山。饑寒交迫。困苦不可言狀。然以之當作加爾瓦略山。日夜默想耶穌苦難。與聖母痛苦。心中充滿神樂。竟不覺境遇之苦也。見賢女手書

武王仇教上諭。雖已張貼通國。而三百諸侯。除三四人外。均不甚着意。或充發爲首者數人。卽謂教友均已絕迹。或假託教友均已出教。不必查拏。或竟謂境中無教友。武王家康見諸侯如此虛應故事。愈氣忿不平。下令嚴拏京都及附近各城教友。先造名册。不使一人漏網。詎知監查之官。知教友皆係安分良民。不忍根株連

教友爭求登名

及。故京都八千教友。祗錄一千六百名。他城亦未如數登載。乃熱心教友。切願爲主致命。皆以未得登名爲憾。紛紛前來。求官錄名。官力拒之。乃已。遂將登載之人。發至木子曠野。勒令墾荒。充作苦工。

儒斯多小西飛充軍

武王家康念通國奉教人中。惟儒斯多與若望乃多(小西飛)最著名。難保不爲教中首領。二人雖失位已久。(先爲諸侯)聲望尙隆。若不先將二人翦除。不足以警凡衆也。於是下令。遣發二人由長崎出國。二人聞命。不待官催。立卽起身前往。僕從貲財。一概謝絕。肩負行李。僕僕步行。士民遮道迎送。以數千計。各表其哀憐欽敬之意。京都知府。亦來相晤。密謂二人曰。汝二人外面背教。卽可邀寬典。而保

富貴。何竟固執乃爾。二人曰。外面背教。亦是獲罪上主。烏乎可哉。婉辭親朋。欣然就道。及抵長崎。正遇教友五六萬人。公行祈禱。求賜聖教平安。教友見二顯宦。困憊情形。有感激泣下者。二人則喜形於色。極言爲主被難之榮。長崎教友聞二人善言。大長信德。

二人在長崎數月。待遣發之人來齊。官以三舟載諸人出洋。二舟赴澳門。一舟赴呂宋。赴澳門者。載教士二百餘人。亦有教友多名。其最著名者。是太老吳吉達之子多默。

教士被逐

赴呂宋之舟。則載儒斯多。若望乃多。如利亞乃多。與許多貴家婦女。並修士多人。舟行二十日。至呂宋海口。呂宋總督與總主教。率教友肅隊來迎。砲臺升砲。大堂鳴鐘。導引諸人進堂。唱感謝天主之經。然後領諸人各歸寓所。供張頗奢。儒斯多等力辭不受。甘受

呂宋歡迎

儒斯多乃多善終

黨禍又起

貧賤之苦。次年儒斯多卽去世。葬於耶穌會大堂。臨終前。召子女近榻。勸伊等堅持信德。始終不渝。十二年後。若望乃多亦去世。同葬於聖堂。乃多學問博洽。著述甚富。

德川家康雖纂秀頼之位。而爲日本武王。然秀頼尚在。居大阪城。年二十三歲矣。初家康欺其幼弱。不甚介意。及秀頼年長。憤家康之僭竊。屢思所以除之。而國人思念舊君。亦多歸附之。家康覺之。急爲置備。由是黨禍又起。依附家康者固多。而投歸秀頼者亦不少。且多奉教之人。蓋欲乘此機會。除滅聖教大仇也。秀頼擁兵約十萬。戰鬬半載。卒爲家康所敗。氣憤自殺。將卒死於陣者。以二三萬計。內中多奉教者。

次年五月間。家康亦去世。世子秀忠嗣位。所行政策。一遵其父故

荷人設計陷害

酷烈之教難

轍。尊佛仇教。始終不變。一千六百十七年。荷蘭人欲專通商之利。設計陷害班葡兩國人。揑造了兩國致教士之書。上於秀忠。書中大意。勸教士藏匿民間。鼓舞教友造反。迨佈置妥協。兩國即發兵艦。前來相助。問此書從何處得來。則稱。得之於葡國商船。此船仍在和歌海口拘留。說得朝廷深信不疑。從此劇烈之教難起矣。秀忠連出上諭數道。嚴禁日本人款留教士。違犯者。付火燒死。雖婦女孩童。亦不赦。親鄰族黨。扶同隱飾者。同罪。又命諸侯嚴拏奉教人。將不背教者處死。此諭傳出之後。各處致命者。時有所聞。乃當此時。竟有不畏刑僇。胆敢奉教者。如達達奥係秀忠胞姪。尼希奥係古包大諸侯之夫人。俱此時領洗。達達奥領洗後。降爲庶人。充流遠方。尼希奥則被休棄。其使女數人。隨主母奉教。均被驅逐。

莫尼加係使女中之一。則被殺。

一千六百二十二年。[1]斯彼奧辣神父偕修士教友。共五十二人。在長崎府。一同致命。教友男女老幼都有。甚有五歲孩童。名依納爵。均衣服鮮潔。面帶喜色。如過大瞻禮然。四鄉教友聞信來觀者。約有三萬。皆環立默禱。安靜無譁。若以不得偕同致命爲憾者。史載小依納爵見慈母之首級。落在面前。並不驚懼。且俯首露頸。欣然受刀。其他修士教友。與斯彼奧辣均是慢火燒死。歷三下鐘之酷刑。方纔氣絕。此其致命之大概情形也。他處致命者。大略相同。不能盡載。五十二位致命。均經列眞福品。

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武王秀忠禪位於世子家光。家光暴虐無道。遠過其父。在位二十八年。用許多酷刑虐法。慘殺教友。登位之初。

大臣孟多致命之烈

匪刑虐政慘無人理

即將先朝舊臣哈拉孟多處死。孟多前因奉教。被革職。截去手指脚指。嗣因藏匿兩修士。被人告發。家光判令付火燒死。所有孟多家藏之兩修士。與同時拘獲之五十教友。判令與孟多同刑。相傳孟多赴法場時。與環觀之人。講聖教道理。極言爲主致命之福。說得情詞懇切。大動人心。當時卽有三百人。願與孟多一同致命。闖進殺場不退。監刑之官將爲首者六人斬決。餘俱舉刀揮退。

武王家光見教友愍不畏死。仇恨聖教益甚。又想了許多酷烈之法。治彼不背教之人。或投入滾泉。令其骨肉銷化。或置之冰池。待其僵凍而死。或倒懸糞坑之上。薰以穢惡之氣。或灌水腹中。使臟脹如患蠱者。然後重壓其腹。使血水由口鼻耳目迸流。種種酷刑。難以悉舉。教友當此劇烈風波。死者死。逃者逃。亦有畏刑佯爲背

教者。爲數不少。武王家光僻隅偏壤。巖穴深谷之中。尙有潛藏習教者。於是又有懸賞緝拏之法。告發神父一名。賞銀洋三百元。告發一無品修士。賞二百元。告發一平常教友。賞五十元。此諭一下。紛紛告揭。舉國若狂。甚有骨肉至親。彼此舉發者。甚矣財帛之迷人心也。遂使虔誠教友。無復容足地。有出洋逃避越南暹羅等國者。有避入窮谷荒島者。

懸賞緝拏

慘無人理

島原州與天草島。教友最多。約得居民三分之二。然被窘難。亦非他處所能及。境內有山。山有滾泉。水多硫礦質。臭惡逼人。且熱度最高。終年滾沸。着人皮膚。立卽紅腫潰爛。島原君長西日古子。卽以此刑治奉教人。或半身浸入滾泉。或用泉水徧澆周身。眞福安多尼伊西達等卽受此刑致命。西日古子不但以此刑治奉教人。

I. B. A. Ixida

民不聊生逃入哈拉城

且以此刑治佛教人。常派役下鄉。苛歛民財。稍不遂欲。卽匪刑處死。不問其奉教不奉教也。遂致民不聊生。心皆思亂。紛紛避入哈拉城。哈拉城。濱海巖邑也。城小而固。會天草島居民。憤其君殘暴太甚。亦揭竿而起。約五六千人。亦浮海來哈拉城避難。合於島原州之避難教友。男女老穉約四五萬人。羣奉西洛爲首領。西洛向人揚言曰。我輩非欲造反。祇圖保性命耳。蓋欲我輩背教。我輩不能。而治我輩以匪刑。我輩又不堪。不得已來此避難。但欲自衛。無他意也。

大兵圍攻哈拉

然島原君長。已飛章上奏。謂教民已反。踞哈拉城。聲勢頗張。請速派兵平亂。武王家光得信後。卽遣伊大古拉率兵三萬前來。伊將軍圍攻哈拉。月餘不下。深以爲恥。乃謀夜間襲城。又被教友擊退。

荷人助桀爲虐

三萬七千教友同日死難

士卒傷亡三千六百人。伊將軍亦死焉。朝廷聞官軍敗。大驚。急發馬子德辣帥精兵十萬。前來助戰。詎知。馬大帥圍攻多日。亦不能破。乃邀荷蘭商船。發西洋大炮夾擊。炮聲隆隆。日夜不絕。久之。城垣破損。教友乃不能支。馬大帥探知其情。遣書於教友曰。汝輩背教投降。則性命可保。既往不咎。倘若執迷不悟。坐守窮城。城破之日。必殺無赦。爾輩將無噍類矣。教友答曰。我輩有死而已。萬無投降之理。西洛亦號於衆曰。在城之人。欲留者留。欲去者去。全在個人主意。無相強也。於是諸不在教者。約三千人。紛紛出城投降。馬大帥果善遇之。投降之人具言城中困苦情形。人多抱病。食用乏絕。不難一舉而破之。馬大帥遂於陽歷四月十二。揮兵進攻。惡戰兩晝夜。城始破陷。卽將在城之男女老穉。約三萬七千人。悉數斲

誅。屍骸枕藉。腥血遠聞。誠自古罕有之一大教難也。然馬大帥之軍。亦傷亡一萬三千之多。教友之勇敢。爲日史所羨稱。然以教民爲叛逆。則不諒甚矣。

崇禎十一年

自哈拉事後。教友愈居下流。朝廷以叛匪目之。搜拏益嚴。法網益密。爲教致命者。時有所聞。十餘年後。教友遂至絕迹。寂然不聞。所有在民間潛藏之傳教神父。皆先後被人告發。服刑致命。續來之神父十餘位。扮作中國商人。亦未能久留。蓋皆被人覷破。嚴刑處死。以後教士乃不復來。計自聖方濟各沙勿畧開教。至聖教滅絕。僅百年耳。

聖教滅絕

日本既滅聖教會。亦不與外洋通商。且不准本國人私自出洋。閉關自守。立法最嚴。某年澳門葡國總督。遣武員四人。帶隨員七十二人。以朝貢爲名。欲與日本修好。甫登岸。即被拘獲。

咸豐三年海禁重開

昔年教友後裔

惟水手十三名。得生還報信。餘俱見殺。其敢犯天下不諱蠻野如此。自此二百餘年。不與外洋諸國通往來。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國海軍提督伯理。駕大戰艦。忽來日本海口。求進京覲見武王。家定受之。英法諸國乃相繼而來。此事大動國人公憤。議論紛紜。至謂武王貢國。嗣位之武王慶長。知人心已去。非歸政不足以服衆論。乃上疏辭職。天皇明治乘此機會。將大權收回。從此定於一尊。政歸一統。然天皇雖親政。揆時度勢。亦不能閉關自治矣。只得與各國通商。而各國教士亦即隨商船而至。所喜者。天主教士初至長崎。即有六萬願奉教者。概係村農漁戶。細詢之。則知皆昔年教友後裔。彼等雖二百餘年。不得見神父領聖事。猶知教理大端。且能背誦緊要經文。遇有新生小兒。即延會

長爲之代洗。累代相傳。奉行不忽。但伊等見傳教士。不一其門。頗滋疑惑。後忽憶先人所言。凡正教教士。必與羅瑪教皇連絡如一體。而又恭敬耶穌聖母。潔身守貞。具此三者。方是正教教士。靜心體察。惟天主教教士。具此三者。遂紛紛重歸先人之教云。

書名地名人名。多譯音。原名略揭其概。如左。

亞瑪古撒 卽 天草島　戛高西瑪 卽 鹿兒島

阿木拉 卽 大村　喜拉多 卽 平戶島

蓬高 卽 豐豫　亞利瑪 卽 諫早

亞瑪古吉 卽 山口　布會 卽 中津

伊毛立 卽 茨水　大加徂吉 卽 櫻水

伊玆 卽 宇治山田　三加 卽 早岐

西瑪巴拉 卽 島原
代閣撒瑪 卽 秀吉
亞開基 卽 明智
高尼希 卽 行長

道古憂瓦 卽 德川
代弗撒瑪 卽 家光
奧布那加 卽 信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高麗開教考
眞福嘉約
開教之奇
李承薰
李壁

高麗開教考。 當日本武王豐臣秀吉征伐高麗時。先後七年中。高麗人被擄至日本者。以數萬計。其中被化領洗者不少。如眞福嘉約。與始則充發荒島。繼則充發呂宋之如利亞。皆高麗人氏。是其最著者也。嘉約致命後。經教皇察明行實。列入眞福品。然此皆高麗人在他國奉教。而非高麗本國開教也。高麗本國開教。則始於乾隆年間。其開教之奇異。有非他國可比者。他國開教。必待有人至其地傳教。方始有人奉教。高麗不然。教士未至其地。即有名人數輩。倡首奉教。輾轉相傳。竟致聖教大行。茲略記其原委如左。當時有兩學士。一名李承薰。一名李壁。均有名望。爲國人所敬仰。二人偶得聖教經書數種。內有天主實義。性理眞詮。七克。諸篇。蓋自中國北京流傳高麗者。二人潛心讀之。蒙天主神光。大悟佛老

之虛妄。而認聖教之眞實。從此傾心信向。決意奉教。每與人言論。必稱揚聖教之美善。由是聞其說者日衆。而願奉教者。亦日多。且多是一代名流。者儒碩彥。民間之聞風感化者。實繁有徒。凡此諸人。皆棄絕異端。朝夕叩拜造物眞主。冀望身後眞福。惟以不得領洗爲憂。乾隆四十八年。李承薰隨貢使至北京。在北京見了湯主教。與數位司鐸。多承訓誨。受益良多。司鐸鑒其誠切。與領聖水。聖名伯多祿。主教囑李承薰回國後。可與諸誠心奉教者。權行付洗。承薰唯唯。欣然而別。果然回國後。卽給諸奉教者付洗。李壁等得領洗大恩。愈形熱心。與承薰傳揚聖教。有力行不疲之概。不數年領洗者約有四千。國王聞之。深滋不悅。下令禁止奉教。將不肯背教之金多默。嚴刑處死。以圖懲一警百。

在北京領洗

授洗四千

金多默致命

高麗教友雖多。然無主教司鐸統攝。殊覺散漫。且不得領堅振。告解諸聖事。前者李承薰在北京求主教遣發司鐸。雖蒙允諾。至今杳無音信。教友深以為憂。一日。大家集議。擬公舉德望卓絕者數人。充主教司鐸之選。以一事權。而繫衆望。且可施行聖事。當由衆人舉出權方濟各做主教。李類思等做司鐸。司鐸分區傳教。各有職守。都聽一主教之命。佈置井井。有條不紊。惜。如此辦法。不合聖教定章。神品至重。豈容冒充。所行聖事。除付洗一事外。如告解堅振等。俱是虛應故事。毫無實效。但因伊等不諳定章。情有可原。尙非明知故犯者比。權方濟各亦頗疑之。曾遣少年楊某。將此事陳明北京主教。聽其裁奪。並將高麗教務興盛情形。一一敘明。仍求及早遣發教士。以慰大衆渴望。主教接閱來書。並聞楊少年面述

湯主教禁論楊保祿致命

周亞各伯司鐸入高麗

各事。大爲欣悅。知權方濟各等所爲。出於不諳教規。未加深責。惟囑及早裁去主教司鐸之職。靜俟打發司鐸至境。楊少年在京數月。大長信德。領洗聖名保祿。並得領聖體堅振之聖事。後歸國復命。得了致命之榮。　權方濟各等。卽遵湯主教諭。裁去主教司鐸僞職。

從此湯主教亟欲打發神父。至高麗傳教。無如高麗當時教禁極嚴。更甚於中國。邊關盤詰。嚴密異常。不容外人入境。直待至七八年之後。有周雅各伯者。北京之修道生也。本江蘇蘇州府人。新登神品。年纔二十四歲。主教以雅各伯年紀雖小。德才不凡。堪膺是選。卽派他到高麗傳教。雅各伯熱切救人靈魂。不畏艱險。欣然就道。由滿洲繞道赴高麗。將至關門。扮作高麗人。改姓李。雜人叢中

教化日隆

周司鐸致命 嘉慶六年

致命之多

混過。高麗教友早在關門等候。卽伴周司鐸直抵漢城。從此高麗始有神父。教友得領聖事。時聆訓言。大受神益。而教友之數。亦日增月盛。計周司鐸在高麗傳教。不滿八年。而教友乃增至一萬。一千八百零一年。四月間。周司鐸被官役拏獲。斬首致命。教友致命者。亦不少。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卽道光十一年。教皇額我略第十六。將高麗教務。託於巴黎傳教會。從此來高麗傳教之主教司鐸。繼續不絕。然大半爲主致命。計數十年中。主教致命者。三位。司鐸致命者。十二位。教友致命者。各等人都有。總核其數。當不下二千之譜。其久羈縲絏。或逃匿深山曠野。受饑寒困苦而死者。尚不在此數。古人云。致命之血。爲教友之種。言教禍愈烈。教務愈興也。此言固無地

不驗。而於高麗則尤驗。自設主教。至今七十年。教友又增了五六萬。詳見高麗致命事略

越南開教考

安南開教考。安南一名越南。北連東京。南控眞臘柬埔寨。本是中國舊藩。自第十六世初年。已蒙信德之光。曾有葡國神父。在彼傳教。數十年不絕。然教務總未大興。及日本聖教窘難。驅逐教士出國。教士多來安南傳教。從此以後。教務日臻興隆。一千六百三十三年。[1]羅德神父親赴羅瑪。以越南開教情形。奏明教皇。教皇亟立山第七。乃簡三位主教。分治安南教務。主教先立修院。栽培本國教士。各處修堂立會。教務因而愈隆。安南永治皇上。見奉教者日衆。深恐不利於國家。下令驅逐教士。禁止傳習。法王路易第十四。因教士之請。遣使至安南。求准通商傳教。極言聖教之有益國

明崇禎六年

1. P. de Rhodes

主教三員分治教務

法王遣使

嗣君仇教多人致命

家。勸人爲善避惡。可佐王法之不及。永治聽了法王路易的話。從此禁令稍寬。孰意永治皇上去世後繼位之君。聽教仇讒言。又禁止聖教。法令較前愈嚴。有五位耶穌會士。兩位多明我會士。均斬首致命。一千七百四十年。景興皇帝卽位。在位四十七年。始終仇恨聖教教士教友。爲義致命者。爲數更多。猶幸郡縣官。多不以朝旨爲是查禁教士。多不認眞。教士得潛藏民間傳教。夜行晝伏。教友數目。有增無減。

景興死後。其子昭統嗣位。在位不久。國家大亂。北平王阮文惠。廢昭統自立。改元光中。乃不久。又爲阮光纘篡奪。阮文惠有子名阮福映。逃匿西貢。問計於主教畢奧。畢奧爲之遊說於法國。法王路易十六允遣兵相助。旣而悔之。不果遣。畢主教乃又求助於法國

法兵助阮福映復位

聖教大興

明命仇教

商船。得水兵三百五十名。商船數艘。前來助戰。阮福映藉此少數之法兵。竟獲勝仗。名城巨鎮。漸次收復。一千八百零二年。攻破京城。富春擒斬阮光纘。遂即帝位。改元嘉隆。嘉隆在位十八年。不忘法人舊恩。優待教士。表彰聖教。聖教因而大興。通國教友不下四五十萬。　不料嘉隆去世後。其子明命別有肺腸。一意仇教。必欲效法日本。將聖教絶滅而後快。以後其子紹治。其孫嗣德。均以仇教爲宗旨。計五十年中。教士教友。致命者。有三萬五千之多。且多是用匪刑處死。最可奇者。當教難最烈時。教友依然增添。有愈撲愈熾之象。天主神慰。非人思議所及也。迨咸豐十一年。法國既與中國議和。訂有北京條約。乃移兵攻越南。大勝之。從此教難纔息。近數十年。教務平順。教友增至一百餘萬之多。明命子孫。亦多奉教

暹羅開教考

富爾公

者。

暹羅開教考

暹羅亦中國朝貢國也。爲中國藩服者。數百年。暹羅開教。始於第十六世。其故都猶地亞。爲通商巨埠。早有葡國商人在彼貿易。臥亞總主教曾遣司鐸數人。照管葡國教友。厥後日本避難教友。亦多來猶地亞寄居。據當時記載。猶地亞。與濱海各城。有四十三國人。奉教者約得二千。有名富爾公者。希臘國教友也。聖名公斯當定。娶日本避難之宦家女爲妻。因在暹羅年久。又有才名。受知於國王弗拉那賴。國王用他做宰相。狠寵愛他。富爾公勸王與法國結約。以抵拒荷蘭人之覬覦。王從之。遣使與法王路易第十四。訂立和約。法王亦遣使報之。勸暹王信教。欽天主。王雖不能毅然信從。然知教理眞正。毫不禁阻。一千六百八十五年。

暹王表彰聖教

奸臣篡位崇邪抑正

教友拒敵

出諭表彰聖教。准官民隨意傳習。主日罷工。著爲法律。又設官專管民教相爭之事。宮中則供耶穌苦像。又屢次召見辣奧[1]主教諮詢教中道理。觀當日光景。暹王弗拉耶賴。殆去奉教不遠矣。民間聞風感化。棄邪歸正者日衆。

無奈暹羅風俗。敬佛最虔。官民中多不以暹王所行爲是。奸臣畢特拉厦暗結佛教徒黨。乘機作亂。先殺了富爾公。後將暹王禁錮一室。使人暗除之。遂纂其位。 畢特拉厦既得王位。盡反先朝政令。崇邪抑正。不復與外國通商。迨六十年後。嗣君方弛教禁。時緬甸大舉入寇。暹王遣人請主教白立高督率教友協力拒敵。主教聞命踴躍。率教友一萬二千。帮助打仗。異常出力。緬人卒被擊退。暹王嘉主教之功。頒賜帑金。奬賞教友。孰意緬人去而復來。挾傾

1. Mgr. Laneau

主教被擄

國之兵。以雪前恥。戰鬬久之。暹人不支。是役也。教兵傷亡不少。其未傷亡者多被擄去。主教白立高亦在俘虜之數。幸遇英人李味爾。竭力救護。得以不死。從此暹羅教務衰落。直待至第十九世紀。方得復興。

緬甸開教

緬甸開教考　緬甸亦嘗爲中國藩屬。其開教情形。大致與暹羅相似。二百餘年來。教務頗稱平順。從未遭大窘難。不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因英人報仇之故。連破三城。緬甸王移怒於教會。下令拆毀聖堂。收禁教士。教士有死於獄者。然不久平復。巴黎傳教會接管緬甸教務。從此教務振興。日有起色。　緬甸與印度接壤。英人既據印度。其勢力亦及於緬甸。不久竟脫中國羈絆。而爲英人屬國。獨暹羅國小而得獨立者。因介于英法屬地之間。英法立有

協約。彼此箝制。暹羅乃得倖存也。暹羅知其然。乃銳意變法。力圖自强。於信教之事。悉聽人民自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聖教史畧　卷十六

近世紀八　續歐洲教史

世界一戰場也。耶穌所立之聖教。耶穌之營壘也。凡教中虔誠之徒。皆耶穌之士卒也。以信。望。愛。謙。忍。諸德。爲干櫓。奉耶穌爲統帥。日與娑殫交戰。而娑殫亦有營壘。則世俗是也。其徒黨衆多。遠踰耶穌十字架麾下。以異端邪說。勢力詐謀。爲戰具。日與我聖教尋衅。戰術詭譎。層出不窮。誓不滅絕我聖教不止。而天主恢恢大度。若故縱之者。以練善人之功。以懲世人之罪。實則冥中呵護。須臾不離。使聖教雖橫逆頻遭。而終無敗挫之慮焉。歷觀史冊所垂。斑斑可考矣。然吾謂聖教受攻擊。雖無時不然。未有如第十八世之甚者。十八世紀。僞哲學家出。倡思想自由之說。以個人之聰明智

偽哲學源流

Nero
Diocletianus

慧。爲論斷事理。惟一之定衡。凡一切超性之奧理。信德之要端。爲人明悟所不及者。皆屏絕不信。此說也。與天主啟示之教。適相反對。故亦謂反對超性教說。其爲害於聖教會。較之奈龍之屠殺。離開先之酷虐。尤爲兇殘。玆特記其源流如下。（按眞正哲學。與超性道理。不惟不相反。且互相發明。）

偽哲學說。不自路得創也。而發源於路得異端。路得謂人人可自由解聖經奧義。不必遵聖教師說。亦不必從大衆公論。此說一倡。彼凡聰明自負者。遂如脫繮之馬。無舵之舟。各逞臆論。漫無限制。然初也。惟反對教會神權。於當信之端。任意棄取。繼則反對聖經。不復信天主默示之道。謂人只有率性之教。而無超性之教。終則反對天主。竟謂乾坤無主宰矣。每況愈下。不知伊於胡底。此可見

無宗教派

Socin

Voltaire
J.-J. Rousseau
Herbert de Cherbury

人之私智小慧之易於陷溺也。（我輩何幸。有聖教會永不能錯之師資。作我嚮導。斷不至誤入岐途。）

歐洲無宗教派。固無世無之。至十七世而漸盛。然猶憚或輿論。或怵於王章。不敢露面。至十八世。趋附和其說者日多。且多是文人學士。上流社會中人。遂覺有恃無恐。登之報章。公然傳播。毫無顧忌矣。凡此黨派。英德諸國皆有。而法之佛爾太與盧騷兩人尤著名。實爲宗教之公敵。而法國大革命造因之渠魁也。英之赫爾伯爾及其徒黨。雖反對超性道理。猶信天地有主宰。身後有賞罰。義大利之索三學士亦然。獨佛爾太並此亦不承認。竟倡言天地無主宰。竭其一生才力。與聖教爲敵。盧騷雖信天主。然觀其一生所爲。與不信者。初無大異。二人皆法之文豪。筆鋒犀利。詞令秀

雅。所著各書。人爭傳誦。久之。爲輿論所歸。竟操轉移風化之大權。使歐洲人士。大多數。對於宗教之觀念。熱心頓減。而平權。自由。均財之學說乃大熾。　其書流傳各國。在無宗教派。與無政府黨。仰之如泰山北斗。我國革命偉人。往往拾西人唾餘。震驚其名。稱之曰。法之大儒。法之哲學名家。而稍知其歷史者。見其品行之猥卑。心術之不端。則莫不鄙夷其爲人。目爲社會之敗類。名教之公讎。茲將二人歷史。畧揭其概如左。

佛爾太。一作福祿得祿。生於巴黎京都。自幼放蕩不羈。惟才思敏捷。喜作誨淫小說。散布市面。然懼干究治。不敢署名。嗣因坐誹謗法王路易第十四罪。被有司逮繫巴斯底獄。禁押一年餘。方得開釋。然佛爾太出獄後。縱恣如故。都人士惡其淫蕩不法。逐出之。佛

Le Châtelet
Borussia
Fredericus II
Ferney

乃至英。在英流落三年。與當時倡思想自由之學士交。由是心術益壞。深惡聖教會束縛人之自由。嘗謂人曰。人生斯世。祇宜及時行樂。無所謂罪尤也。更無所謂私慾偏情也。必也縱情任性。方得人生樂趣。歸國後。誘情婦沙特來離其本夫。與之伉儷十五年。靦不知羞。日以著作爲事。然所作皆傷風敗俗之書。不惟攻擊聖教會。且疾視君長。力倡平權之說。無何。又爲輿論所不容。佛乃又至德國。時普魯士王費代理第二。方倡無宗教說。聞佛爾太名。召入朝中。恨相見之晚。日與考究所以剷除宗教之法。初甚相得。不久失歡。辭去之。佛爾太欲返巴黎。不得。乃卜居斐爾乃小邑。邑在法之東南鄙。稱斐爾乃學士。時佛以巴黎人士拒之不納。忿甚。仇教思想更甚於前。所著謗教書多種。多出此時。並作許多風流詩

歌。戲曲小說之類。歐人以其書。文詞佳美。爭相購閱。大爲人心風俗之憂。佛爾太心猶未滿。聯合同志者二三十人。內有狄德洛大耶伯等。作一大字典。卷帙浩繁。凡攻擊教會。鼓吹革命之詞理。無不備載。此書與他謗教書。由巴黎印行。流傳各國。遺害社會。人比之洪水之災云。佛爾太見其書流傳日廣。大喜曰。昔耶穌以十二徒立教。教中人每誇其奇。今我以一人滅之。豈不更奇。不出二十年。將使基督教。無復蹤迹之可尋。又曰。彼路得賈爾文輩。僅能變亂宗教耳。我則根株悉拔之。較彼二人。豈不更優。 佛爾太晚年回巴黎。大爲同黨所歡迎。乃未幾抱病不起。覺腹中炎熱如焚。呼痛不止。又覺良心不安。時露驚怖之色。狂呼怪叫而亡。見者莫不歎爲天主顯罰。

盧騷歷史 Rousseau Genève Socrates Le Contrat social 倡革命之說

盧騷或作盧梭。與佛爾太同時。生於日內物郡。初隨買爾文教。繼歸天主教。後又改從他教。終乃陷於無宗教派。自幼無行。爲鄉里所不齒。旋被驅逐。流落他鄉。然文筆超妙。冠絕一時。其論聖經有曰。是書誠奇書哉。其文極淺。其義極深。其語極澹。其味極濃。聖經之尊嚴。令我警服。福音之聖善。沁我心肝。是豈人爲之書哉。又論耶穌曰。吾讀梭格拉德傳。不能不爲之心折。曰。此眞賢智士也。吾讀耶穌生死之歷史。又不能不爲之歎服曰。是眞人而天主者也。觀此。盧騷非無信德。特以陷於邪僻。漸至背教。嘗將自己一生遇合。編作小說。描情畫景。盡態極妍。多少青年。敗名喪行。皆讀此書所致也。 時法民正苦虐政。盧騷因作民約書。倡革命之說。謂國家者。人民之國家也。君上爲人民之公僕。宜謀人民之幸福。人皆

平等。安有上下之分。彼凡踞高位。擁厚貲。坐享人民供奉者。實爲不義。此等論說。散播民間。實爲他年革命之種子。　會其時孟德斯鳩作法律精神一書。立說與盧騷同。亦傳播甚廣。以致數十年後。民人之對於國政宗教。均抱不平之心。且盧騷等。不惟欲推翻政府。剷除宗教。直欲率天下反諸人類初生之世。若野蠻了無文化。並父子夫婦之倫而去之。盧騷固嘗現身說法。奪某人之婦爲妻。所生子女五人。盡舍於孤兒院。以後生死存亡。不一措意。此皆盧騷親述。不以爲恥。反以爲榮。而津津樂道者也。　盧騷晚年。心常悒悒。每形躊躇不安之狀。且與人寡和。自信爲大衆所疾視。一日痛不欲活。取手鎗自戕。時六十七歲。

觀以上所記。可知佛爾太與盧騷之爲人矣。奈何我國人士。以

Massones
Salomon

馬嵩秘密會亦名坊人會或三點會

彼爲大儒。爲哲學名家。而崇拜羨慕之不已乎。噫。我知之矣。蓋以彼二子者。倡言革命。極力鼓吹。卒收變政之效。有合於我國近年情勢耳。夫變政誠善。然若不以眞宗教爲之基礎。恐人心風俗之憂。在此不在彼也。

歐洲十八世。中葉以後。教風衰微。人慾恣肆。固由於無宗教派之極力破壞所致。而有與無宗教派同惡相濟者。則秘密黨是也。秘密黨。亦名馬嵩黨。馬嵩法語。猶華言坊匠也。義取改造世界。對局外人。則曰。欲重建撒落滿大殿。故黨人皆以坊匠所用之刀尺。等件爲號。至如何改造世界。初甚秘密。不惟局外人不知。即其黨下級人亦不知。 蓋此黨分多數階級。對下級人。惟曰。此慈善會也。目的。在彼此相卹。有無相通。恭敬創造天地之大坊匠。故愚民多

爲所惑。若無宗教派。一入此黨。不數年。卽可升至高級。旣升高級。度其人可與共事。然後告以眞宗旨所在。令其發誓。永不洩露。如其人熱心黨事。黨人卽競相援助。俾得陞官晉秩。若其人辦事不副宗旨。或洩露春光。則必受罰。甚或被刺。近世暗殺之事。多由於此。黨人以三點爲記號。三點作三角形。如表坊人所用之三角尺也。

至馬嵩秘密黨。始於何時。杳不可考。或謂卽聖殿會之餘孽。聖殿會於一千三百十一年。雖經教皇禁絶。其人仍暗相勾結。輾轉傳授。然不敢露面。一千七百七十年。英京倫敦始有會堂。不數年。法京巴黎亦有。其黨賴僞哲學士之庇廕。傳播甚速。至十八世末。已傳徧歐洲各國。法國革命時。巴黎秘密會堂。有八十之多。通國不下三四百。入其黨者多上流社會人。甚有國君宰相。其宗旨雖

秘密會宗旨

嚴守秘密。但歷年既久。知者漸多。至今日而大白。已掩無可掩。其宗旨維何。卽剷除天下宗教也。而其疾視羅瑪天主教爲更甚。他教倘不甚措意。又欲破壞禮法之大防。推倒天下專制政體。合地球五洲。成一無貴無賤。無禮法廉恥之大共和國。近年來。此黨亦流入中國。凡通商城埠。華洋雜處之區。尤多。實爲人心前途之憂。我國人德性不堅。或無卓識定見者。易爲所惑。

受照黨

Weisshaupt

馬嵩黨在德國地面。亦頗盛行。改稱受照黨。言既入黨。則如受光照。而明悟大開也。其竭力提倡者。名魏索伯。亦德之僞哲。學士也。誓欲破壞政教人倫之範圍。返諸人類之初。使百姓皆不識不知。嬉遊於均財平權之世。魏索伯與其徒黨。暗中搆煽。從者甚多。勢將作亂。會其謀洩。魏懼干究治。逃往外國。其黨勢漸衰。

俄國僻處歐洲東北。與歐西各大國。初不甚相通。故僞哲學說。亦未傳至其境。通國奉希臘教。初尊公斯當定京都大主教爲教首。尙有合一之外形。繼而漸斷往來。各不相謀。至十八世初。大彼得在位時。國始强大。然俄國教權亦歸皇家掌握矣。先是主張俄國教務者。有宗主教一員。大彼得惡其專擅。撤去其缺。另立一議事會。稱聖議會。然聖議會無權。諸事聽命於俄皇。

介於俄奧德三國。昔年有波蘭國。亦歐洲名邦也。通國奉正教。本無異教錯雜其間。自十六世中半以後。路得與買爾文教亦漸浸入。從此新舊交訌。因以多事。波蘭舊例。君不世及。由巨族簡賢繼統。立法雖善。行之年久。百弊叢生。每當選舉新君之際。紛紛聚訟。致成內鬨。久之。强鄰生心。坐收漁人之利。於一千七百七十二年。

為三强鄰分割。其歸俄國居民。俄政府逼令改隨希臘教。居民不從。大受虐待。將爲首者徙置西伯里荒遠之區。惟近年稍得自由。

羅瑪教皇爲天下教衆之總牧。有維持風化之責。故當僞哲學說始行時。卽出上諭。闢其謬妄。囑天下信人。勿爲所惑。而佛爾太黨所著之大字典。與赫爾味休之自由離婚書。尤爲敗風傷化。教皇格肋孟第十三則出諭指名禁絕。時巴黎學士與議政院人員。雖多暗庇匪人。然以教皇諭旨。詞嚴義正。亦爲心折。又因巴黎總主教包孟之請。遂將赫爾味休之書。判令付火銷毀。

及馬崗秘密會發現。初雖暗中勾煽。行蹤詭密。早經羅瑪教皇燭破其奸。格肋孟第十二。於一千七百三十八年。卽出諭揭其種種

Mgr. de Beaumont　Helvetius　Clemens XIII　教皇維持風化

不法。嚴禁天下教友入黨。以後繼任之教皇。如本篤第十四。比約第六。額我略第十六。比約第九。良第十三。均有上諭。諄誡天下教友。勿爲邪黨所惑。倘敢故違。一經入黨。卽爲出教。不復與聖教會相通功。　時歐洲各國。虔誠教友尙多。懍遵教皇諭旨。相戒不入黨。所保全者正自不少。

況其時有多數聖德博學之人。出而維持世道。或作書立論。或登堂演說。凡所以闡正道。正人心。闢邪說者。皆能力任其難。此亦天主憫世救人之設施也。　玆擇其尤著名者。傳其姓氏如下。

法京總主教基所道夫包孟出身貴顯。德才卓絕。實爲救時之偉人。因守正不阿。觸忤權奸。屢受窘辱。家產被抄。性命幾至不保。包孟不屈不撓。始終如一。正道賴以維持。　他若亞眠府主教拉茂

公主聖德

Maria Leczinska

Arles
Mgr. Dulau
M. Bergier
M. Guénée

泰。亞爾肋府主教杜勞。與居司鐸班之伯爾日。及改內等。或長於著作。或優於演說。將僞哲學之謬理。逐條闢駁。痛快淋漓。並將佛爾太黨反對聖教之謠諑。一一辨明。使人盡知教仇之造謗。爲不可信。以上諸人。有功於聖教。均有不可泯沒者。　杜勞主教因保教熱心。卒被教仇殺害。

時法王路易第十五。陷於邪僻。穢德彰聞。而其后瑪利亞雷金斯加爲波蘭王公主。則聖德卓絕。朝野咸欽。其女公主路易撒亦如其母。自幼熱心事主。志潔神清。有如天神。乃法王路易爲羣小所蠱惑。雖妻賢女聖。且常泣勸。竟執迷不悟。後其女路易撒避世俗之繁華。兼爲警覺父王。投身於加爾默羅修女院。矢志卒世苦修。以贖父罪。在院謙謹守規。終身如一日。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教皇

飭查其過人德行。列入可敬之品。

當此邪說橫行。流風日下之時。仍有多數聖人出現。以其絕詣純德。維持風化。警醒世迷。實爲聖教獨有之榮光。而亦天主眷顧教會之顯據也。茲擇其尤著名者。略記其行實如左。

聖亞爾方肅利高略爲聖教會著名聖師。係納玻里府人。家世貴顯。自幼品行不凡。且敬聖母最虔。如赤子之愛慈母焉。尤喜敬拜聖體。熱愛之誠。達於面目。後忽棄俗修道。嘗自記曰。我初無修道志。曾奉家君命。充作律師。因屢屢跪拜聖體。蒙天主啟牖。獨破世福之幻。乃幡然回頭。而始得有今日也。聖人既棄俗。刻意精修。年三十。陞司鐸品。乃請命主教巡行各方。宏宣聖道。化人無數。有宗徒之風。因又窮鄉僻隅。每爲教化所不及。聖人惻然憫之。乃立傳

教會。邀集同志司鐸。取法救主耶穌。傳福音於貧窮者。此會卽名救主會。嗣經教皇准定。大行於世。爲救時之一大善舉。教皇格肋孟第十三以聖人功德卓絕。授爲主教。聖人雖居尊位。謙卑自牧如初。有暇卽著書立論。所著各書。精深博洽。爲世所珍。卒時。年九十一歲。

法國有聖本篤若瑟辣布爾。奇德高標。爲世所驚。此亦天主深意。蓋欲以聖人特絕之行。激勵流俗也。聖人生於包洛搦省小康之家。父母俱熱心教友。叔父爲某城本堂神父。素有德名。聖人年十二。就學於叔父。叔父見其賦性良善。加意玉成之。不久德學俱臻佳境。迥超凡童。及叔去世。刻意苦修。乃離家行乞。效法聖亞肋叔故事。其行乞也。意不在飲食。惟欲藉此徧謁各國名堂。每至一處。

必終日在堂祈禱。拜聖體。拜聖體時。雙膝跪地。兩眸凝視聖龕。屹然不動。如木偶然。竭誠與耶穌默締。愛火塡胸。達於顏色。見者鮮不感動。及饑不能耐。則出外覓食。往往拾人棄置之物。以充饑腸。而人哀矜之品。擇其略佳者。則轉給他人。其甘貧刻苦如此。夜則露宿空場。席地而臥。有時徹夜祈禱。或但略憩一二小時。以舒乏困。從不投宿店家。行路亦不由大道。蓋懼間其默禱神工。且欲躲避犯罪機會也。所經各名堂。教友見之者。均有其聖德之紀念。歷久不忘。去世前七年。流落羅瑪。羅瑪名蹟固多。聖人日夜以拜堂爲事。其熱心謙忍諸德。大爲闔城人士所驚服。誰謂德表動人。不如登堂講道之爲愈也。聖人死後。德名愈彰。經教宗查明。列入聖品。

他若聖十字架保祿。因極愛聖十字架。切願相合於被釘之耶穌。故以爲名。又立了聖十字架會。亦名苦難會。會中宗旨。三願之外。誓許終身傳揚耶穌苦難。勸人常常追感不忘。聖人每提及耶穌受難事。即淚流不止。有時登堂宣講。闔堂之人。咸爲墮淚。其懇摯動人。有足多者。聖留納多包爾茂立斯。亦以善講著名。且自待最嚴。跣足敝服。徧遊義大利各城鎭鄉曲。勸人悔過自新。所至改觀。聖人係聖方濟各會修士。宣道凡四十四年。勞績最著。又有救主會無品修士。聖日辣爾瑪熱拉。生平多顯奇迹。至德高標。爲世所稱。法國又有聖若翰德拉撒爾。與眞福格利農孟佛爾二聖。情殷濟世。各立善會。至今猶蒙其澤。其他救時偉人。不可屈指數。特限於篇幅。不能備舉。

以十八世風俗之腐敗。乃有如許大聖名賢。出而維持教化。不可謂非天主憫世濟人之至意也。奈其時。曲學異端。蔓延已甚。漸有莫可如何之勢。吾人保存之力。不敵凶人破壞之力。大勢所趨。各國皆然。而法蘭西爲尤甚。其時所謂無宗教派者。法廷權貴。世族巨紳。及議政院人員。多其黨派。　自法王路易第十四以來。法爲歐洲第一强國。巴黎京都。宮廷之富麗。風俗之繁華。冠於各國。各國乃靡然從風。俗尙禮儀。皆以法爲先進。而取則焉。　知此。則知法國佛爾太等僞哲學之說。旣已盛行。其影響於各國者甚大。是以不久。各國驅逐耶穌會士。競相效尤。旣而要求教皇滅耶穌會。其原因蓋有自矣。

滅耶穌會之事。不止爲耶穌會一方面之私難。實天下聖教會之

各國合謀滅耶穌會

Pombal 彭巴爾
Ioseph I 若瑟第一

公難也。當時會士約共二萬。散佈五大洲。其在亞美利加與亞細亞等洲者。宏宣福音。無遠弗屆。卽在中國之傳教士。自明萬歷年間。至前清乾隆四十年。會士實居大多數。而在歐洲之會士。於扞衛正道。攻斥異端。亦異常出力。故當時輿論。而爲教內外所公認者。莫不以耶穌會爲聖教之干城。彼無宗教派。欲剷除聖教者。常苦不得手。因而通力合謀。必以滅絕耶穌會。爲入手辦法。玆略記之如左。

驅逐耶穌會士。葡萄牙實發其端。先是侯爵彭巴爾爲相。國王若瑟第一。依爲腹心。軍國政事。悉以委之。彭固無宗教派。與法之佛爾太黨。素表同情。見會士保教異常熱心。又有人在朝供職。充當皇家告解神父。因而深忌之。處心積慮。必欲剷除之爲快。每上

朝奏事。必設計離間。又囑其同黨。作謗書多種。散布民間。極言會士之短。謂會士陰謀革命。有妨國家治安。久之。輿論頗爲搖動。無何。墨洲巴拉圭地方人作亂。（巴拉圭新由班國割讓與葡。葡國令土人遷徙。土人不服。故作亂。）會士在彼傳教有年。竭力阻止無效。彭巴爾遂誣會士嗾使所致。將在彼之會士。盡數驅逐出境。

然此特墨洲之會士。而歐洲之會士。尚無恙也。無何。葡王若瑟第一。一日夜行。將往某處。中道被人狙擊。幾遭不測。侍從之人大譁。徧索刺客不得。舉國騷然。彭巴爾以爲機會可乘。硬指爲會士所爲。下令拘拏會士。將一七十二歲之老神父投火燒死。又將二百二十一人。下茹連大獄。餘俱以舟押送義大利。委之教皇屬地。諸人倉猝被拘。無所携帶。饑寒交迫。困苦不可言傳。會士既被逐。遂

會士被難　法國讐耶穌會　P. de Sacy　Choiseul　Mme. de Pompadour

將會中所有之屋宇財產。悉數充公。其在葡國屬地者。亦被波及。而被縶茹連大獄之會士。爲時不久。死八十一人。其慘酷可想而知。教皇格肋孟第十三。雖極力禁阻。不聽也。此一千七百五十九年事也。

葡國所爲。雖讐教最烈之佛爾太。亦嘗深斥其非。佛嘗謂人曰。欲驅逐會士。則竟驅逐之可耳。乃誣以謀逆。處以極刑。則未免有傷人道。蠻野太甚。時歐洲輿論。蓋皆不直葡人所爲。乃不數年。則又尤而效之者。是人情反復無常之過也。

法王路易第十五。以會士撒西爲聽解神父。撒西與他同會士數人。素爲朝廷所敬憚。及沙在爾爲相。沙本僞哲學黨。與會士感情素惡。常思排去之。會王之內寵邦巴度。因撒西不與解罪。且數

諫王屏絕之。銜之刺骨。久蓄報復之志。　時法王荒淫益甚。國事多委之二人。（沙在爾 邦巴度）二人。遂表裏爲奸。日圖搆陷。諸無宗教派。又日以驅逐會士之說。騰播報章。然法王雖荒淫。深知會士無他。不忍爲已甚者。乃未幾拉瓦來之事發現。遂至不可保全。

拉瓦來係墨洲馬丁島。會中司帳人。未奉長命。私下搭股貿易。遇海盜刼掠。虧損百萬之多。拉無以償。窘甚。　事爲巴黎議政院聞知。議員諸人。多僞哲學黨。判令闔會協力償債。並謂會律諸多不善。宜責令修改。不然。卽將會撤銷。　法王以事關重大。召集通國主教。徵求意見。主教奉命來者。得五十一員。內祗一員。暗隨羊森異端之主教。謂宜將會撤銷。　又五員。謂宜修改會律。　其四十五員。則異口同聲。盛稱會士之功德。請竭力保全。並主不可以拉

會士被逐

Mgr. de Beaumont
Aranda
Choiseul
Pombal

瓦來一人之過。累及闔會之說。乃法王優柔寡斷。卒因不敢抵抗議院。又迫於權奸之請求。下令將會撤銷。於是通國大學堂一百餘所。向爲會士管理者。悉遭封閉。會中屋宇財產。盡數充公。而會士四千人。則勒令出會。然會士熱心。實行出會者。僅止五人。法國主教教士等。雖極力反對。終歸無效。巴黎總主教包孟出諭表章耶穌會。將會士被誣各節。逐條辨明。其諭詞儼義正。公道賴以維持。次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三。出諭曉示天下教友。將法議政院判爲不善之會律。重新准定。直斥教仇架詞誣陷之非。然當時仇教風潮。愈演愈劇。非一紙告諭。所能挽也。故不久西班牙又效尤矣。時亞耶大爲班廷首相。亦無宗教派。與法之沙在爾葡之彭巴爾。異地同心。三人驛使往

還。謀之久矣。　會士在班。維持聖教之事業更多。且人數日增。合於屬地之會士。不下六千之多。亞耶大與同僚羅達等深忌之。會馬德里京都兵民作亂。亞耶大等不能彈壓。班皇加祿第三。不得已。出京避亂。後賴會士竭力排解。其亂始平。　亞耶大等不惟不德會士。反益忌其能。謂亂事係會士主謀。百方詆毀。時班皇奉教頗熱心。不爲所惑。　亞耶大乃使人揑造耶穌會總統致班京會士之書。書內有班皇加祿乃孽妾所出。不堪爲人君。宜鼓倡革命。以其弟代之等語。亞耶大卽將書。上之班皇。謂得之於耶穌會堂者。　班皇閱書。不勝忿恨。下令將通國。與各屬地之會士。一概驅之羅瑪疆域。其有敢留者。殺無赦。　此諭發下時。會士毫無知覺。故亦毫無準備。天未向曙。卽被兵役闖進院內。廹令立卽出境。

Teresa Austriaca 女皇德肋撒
Hungaria 匈加利
Bohemia 包希米亞
Venetia 物尼思

義大利 Sicilia 西濟利亞
讐耶穌會 Ferdinandus IV 斐爾弟昂第四
Parma 巴爾馬

不准稍緩須臾。雖臥病及衰老之修士。亦不稍寬。此一千七百六十七年春間事也。

是年冬。班皇加祿追怨會士不已。又因教讐再四慫恿。乃囑令其子西濟利亞王斐爾弟昂第四。與其侄巴爾馬君長。亦照樣辦理。於是會士在義大利三四君長之封疆。皆無駐足地矣。　惟奧國女皇德肋撒。奉教虔誠。極力保護會士。不爲邪說所搖。會士在洪加利。包希米亞。物尼思。比利時等處者。託賴女皇庇蔭。皆得安枕。教皇深嘉德肋撒之功。乃未幾。其子若瑟第二做了奧皇。若瑟素以哲學士自居。惟教讐之言是聽。盡反其母后所行政策。下令逐會士出境。一如班法所爲。教皇誥誡亦不聽。

時格肋孟第十三。年已七十六歲。見教難繁興。風潮日烈。遂至憂

格肋孟十四滅耶穌會乾隆三十八年

憒。成疾而崩。　繼位之教皇。取名格肋孟第十四。賦性仁弱。於教讐所要求。多所遷就。乃教皇愈遷就。彼等愈倡狂。竟敢聯名要求滅耶穌會。教皇拒之。至再至三。遷延四年。風波不稍息。數國君王聯名上書。詞極激烈。有若不允所求。請自今以往。與羅瑪聖座。脫離關係。不再通音問等語。　格肋孟第十四。因思若一味拒絕。必將演出裂教之禍。遂於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出諭將耶穌會撤銷。此蓋有不得已之苦衷也。是如商船過海。遇風濤大險。恐遭沉沒。雖滿載寶貨。亦將抛棄波心矣。

孰知滅耶穌會原爲平息教難。而教難從此更熾。各奉教之國。對於羅瑪宗座。咸有輕視之心。致使教宗神權。多被侵犯。奧皇若瑟第二。幾欲自立爲教王。教中典禮。任意更改。又撤銷修院多所。沒

會士託庇外人

Clemens XIV
Borussia
Russia

收聖教公產。教皇勸諭。置若罔聞。況耶穌會滅後。天下傳教之區。如南北亞美利加。及東洋中國印度等區。教務接管無人。喫虧不少。（中國數省。雖有遣使會接管。然當時會士無多。不敷分發。數十年中。所賴以維持教務者。惟中國神父耳。）若歐洲耶穌會滅後。多少善舉。如學堂之類。淪陷於無宗教派之手。大爲佛爾太黨所喜。而教中善信之人。則莫不扼腕痛惜。卽格肋孟第十四。覩當日滅耶穌會後之情形。亦甚憂之。是以滅會之次年。卽悵然去世。猶幸臨終時。天主顯奇迹。使聖利高略在側相助。同時在兩處

所奇者。奉正教之數國。方視會士如眼釘。必欲去之而後快。而從路得教之普魯士。與從希臘教之俄羅斯。乃獨保護會士。不令教

Pius VI
Vienna
Leopoldus

皇滅會之文誥。傳佈本國。此固非有愛於會士。特以會士教育後生。有益於國家。有爲而爲之耳。會士之在俄國者。至一千八百十四年。耶穌會復興之後。方纔被逐。舊會新會。適相接連。不至中斷。不可謂非天主全能妙運也。

比約第六

繼格肋孟第十四爲教皇者。是比約第六。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卽位。在位二十五年。卽位之初。適當奧皇若瑟第二變亂教規。不遵舊典。比約至親往奧京維也納。勸令改過。若瑟雖不能盡聽。然感於教皇如天之仁。亦知認錯求恕。迨若瑟去世。其弟略保爾繼奧皇位。盡反其兄所爲。奧國教難又平。 乃不久。法國革命事起。比約第六適逢其會。於保護聖教神權。大顯智勇。雖受威逼百般。始終不屈。茲略記其顚末如左。

法國大革命之原因

Massones
Ludovicus XVI
Lafayette

法國大革命。乃歐洲史歷上。大有關係之事。影響所及。徧於全洲。爲各國改革政治之先聲。固不獨聖教會被其擾亂也。推其原因。蓋有多端。而無宗教派之鼓吹。尤其原因之大且遠者。自十八世初。彼僞哲學家。與馬蕩秘密會。即競爲異論。見前不惟反抗教中神權。且疾視君長。提倡平權自由之說。至十八世末。其說已浸淫人心。使人民大多數之心理。皆企望革命。躍躍思逞。況自百年來。宮廷競尚奢華。揮金如土。世家貴族。以數萬計。厚祿安享。無所事事。小民苦賦稅之日增。莫不咨嗟怨望。至路易第十六。已有不可終日之勢。小民讐視貴族。兼及朝廷。並及富有財產之各修院與各會堂。此當日法國情形也。無何。亞美利加之合衆國。本英之屬地。忽叛英。力求自立。法人義而助之。遣大將拉發業率兵往援。

路易十六召集
國會

Necker
Versailles
Status Fœderati

屢立戰功。卒賴其力。美人得以脫英之羈絆。而享自由。法人聞之。樂同身受。因思我既能助人自立。成一自由之共和國。豈不能使我法蘭西。脫離君主之專制。而自成一共和國乎。於是革命之思想。愈不可遏。特以時會未至。尙有待耳。

不久。時會至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王路易第十六。以國庫空虛。公債纍纍。欲籌應付之法。從大臣艾克爾之請。下令召集國民大會議。法國國民。向分三等。卽貴族。教士。平民也。三等各舉代表。來威爾撒依會議。共得議員一千二百人。民黨居大多數。惜民黨代表。多無宗教派。國會既成。大權遂落於民黨之手。不惟貴族。教士。不能抵拒。卽法王亦退處無權。法之國難。教難。從此起矣。未幾。國會議決。凡教士教堂。及各修院之田產。應悉歸國有。教士

用款。由國家供給。 男女修院。一概撤銷。 通國主教一百三十四員。惟留八十三缺。餘俱裁併。 以後主教與本堂神父等缺。當由民人選舉。不可令教皇干預。 當與羅瑪斷絕往來。有事。由地方官斷結。 令各主教神父發誓。遵守以上開列數條。 主教等不從。大受窘辱。被革職驅逐者。主教一百餘員。神父四萬六千。國會即命二三發誓之主教。祝聖許多無德無學之人。以補其缺。

通國教友羣起反對。不與新主教等相通。於領聖事。與彌撒等事。仍密就未發誓之教士。 教皇亦極力反對。決不承認新定諸律。國會怒。發兵奪取教皇所有在法國之屬地。亞味農與公大味乃三

當國會初開時。法之亂民。即平毀巴黎京都之巴斯底大獄。又懼王在威爾撒依阻撓新政。迫王回巴黎。幽禁於杜依里宮中。拉發

業置兵守之。二年之後。議會告終。所定憲法。係君民共主政體。迫令法王畫押依從。國會遂散。是爲第一次革命。

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十月初一。又開國會。平民代表七百四十五人。皆新進人物。年多不滿三十。名其會曰立法會。以仇教仇君爲宗旨。必欲使法國成一無教無君之共和民國。時議院中。已無貴族蹤迹。大權悉歸民黨。而民黨則惟聽命於三五強有力者。 當東。羅伯斯比爾。馬拉。三人實爲渠魁。

普奧兩國之君。聞法國政變。法王被囚。遣大將布隆斯味克率兵十萬。前來平亂。已深入法國內地。 當東欲乘機滅教。詭言於衆曰。今欲拒外敵。當先除內寇。彼不發誓。抵抗新律之教士。與君主黨之貴族。皆通敵之奸細也。不可不先除之。衆然其說。於是一唱

九月之難　　Lyon Châlons　　英人卹難

百和派令兇徒二三百。各持利刃。徧處搜殺。歷一星期之久。立法會人員。置身局外。諉爲亂民所爲。然其扶同一氣。有欲蓋而彌彰者。事後檢查。教士被殺者三四百。內有主教三員。教友被殺者千餘。貴族居多。此九月間事也。史稱爲九月之屠殺。京外各城。如里雍沙隆等處。亦多效尤者。

當此亂時。教士紛紛避難。出國者不少。教皇比約第六。大發慈懷。留養避難教士。至二三千之多。其逃至英國者。不下七千。英人憫法教士無辜被累。慨捐巨貲。供其食用。內有八百人。留養王宮。豢恩最渥。英人與法之被難教士。相習日久。向日疑忌羅瑪公教之心。漸漸消融。而皤然回頭者日衆。此未始非英人救災卹難之報也。

時法國通國無賴。窮兇極惡之人。咸麕集於巴黎。以數萬計。一日洶湧入杜依里王宮。必欲得法王而甘心。幸瑞士侍衛兵。奮力擊却之。王得無恙。然侍衛兵之死於是役者。約七百五十八。　立法會乃遷王於別處。幽禁益嚴。　普奧勤王之軍。急於救王。且爲瑞士兵報仇。交戰數次。不料反爲法軍所敗。　法人革命之心。由是益堅。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改立法會。爲民約會。是爲第三次國會。教難自此益烈。

民約會。議定民主政體。永絕君主名稱。並革貴族爵號。無貴無賤。統稱國民。　羅伯斯比爾宣言於衆曰。我法國既改民主。已無君主立足地。彼國民路易加伯（加伯王姓）先曾爲君。實我民國公敵。君主一日不去。民國一日不安。乃令衆議員投票議決。議員迎合其意。

路易被弑

恐怖時代

La Vendée

Marat

Marie Antoinette

遂決定死刑。路易第十六奉教素熱心。聞議員議決之案。泰然受之。乃一意預備靈魂。告解。與彌撒。領聖體。前赴法場。臨刑時。大聲諭衆曰。我無辜受死。死而無憾。惟望天主不以此降罰吾民足矣。遂被弑。年三十八歲。時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也。各國之君。聞法民弑王。大駭。聯兵三十萬。前來平亂。公立路易之子爲法王。稱路易第十七。既而法之西境。萬德地方人。亦起兵勤王。聲勢頗張。萬德人率皆熱心公教者。 民約會人員。以法國內外受敵。且懼且憤。仇君仇教之心。因而益烈。設保安局。以馬拉爲局長。而羅伯斯比爾輔之。名爲保安。實則擾害。日肆屠殺。慘無人理。卽法史所稱恐怖時代也。 路易第十六之后。安多愛。係奧皇之妹。與公主依撒伯爾。監禁九個月。提出斬決。路易之子年方十

通國教難

齡。則死於獄中。凡迹近王黨。不喜民主政體者。形迹略有可疑。卽被捕殺。此不惟巴黎爲然。通國莫不皆然。此後年餘。法國成爲無主之國。初發誓之教士。願隨新律者。頗得自由。今則與未發誓者一律治罪。或被殺。或被裁往墨洲吉亞吶窮荒之地。其數約有二三萬。若修士修女。與熱心教友。致命者更不知凡幾。

理想教 La Guyane

教仇之意。猶以爲未足。必欲滅盡聖教蹤迹而後快。揑造理想教爲國教。塑一美女像。爲理想神像。供於巴黎聖母大堂祭壇上。向日敬主之聖物。悉遭毀棄。金銀者改鑄國幣。各堂銅鐘。估價値一百八十兆佛郎。改爲大炮。種種褻慢。蠻野不情。至今言之。令人猶有餘痛也。

教讐末路

天主罰仇教惡人。有不期然而然者。有奧爾茫地方少女。名沙樂

德者。惡馬拉之酷虐。思欲除之。以清亂源。乃隻身至巴黎。求見馬拉。佯爲有要事相告。馬拉不之疑。召見之。遂被刺殺。　議會人員因意見不合。亦大起衝突。羅伯斯比爾初藉巴黎亂民勢力。誅鋤異己者。殺平原黨一百四十人。（議員座次。高下不等。在高處者。曰山岳黨。在下平地者。曰平原黨。其時兩黨交惡。勢成水火。）　繼又與當東合謀殺亂民渠魁赫爾伯等二千五百餘人。卒又殺與己勢力相若之當東。此後。羅氏欲收買人心。稍行寬大之政。廢理想教。謂其不足維繫人心。令人信天地間。有一賞善罰惡之主。身後靈魂不滅兩端。當時國民憚其嚴厲。唯唯如命。然暗中勾結。思欲圖之者日衆。遂於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羣起攻之。執羅氏與其同黨二十二人。殺之。人皆稱快。　觀此。

彼仇教渠魁。向之大權在握。聲勢赫奕者。曾幾何時。皆遭駢誅。無一倖免者。天主彰癉之理。可畏也哉。

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承大亂之後。人心喁喁望治。民約會。乃又改爲訓導會。公舉五人。操行政權。此五人卽稱訓導員。初年政尚平和。准人民信教自由。教士教民。莫不稱快。乃二年之後。漸改方鍼。所行多仇教之事。甚且聖堂被毀。教士被殺。亦時有所聞。推訓導會之宗旨。不惟欲使法國成一無君無教之國。且欲使歐洲各國。莫不皆然。其所以敢爲此者。以數年來。法軍拒內外諸敵。屢獲勝利也。萬德之亂已就剷平。德奧諸國之聯軍。亦已拒之境外。比利時荷蘭且入法人之掌握。凡法軍佔踞之國。必令改爲民主國。時拿坡崙方崛起。年纔二十七歲。英武爲諸將冠。一千七百九十

教皇之難

Ægyptus Duphot

Berthier Valence Alpes

六年。奉訓導會令。率兵三萬六千。攻義大利。軍麾所指。土崩瓦解。教皇屬地。大半爲所侵佔。次年二月。與教皇立約。教皇償兵費若干。和議告成。拿坡崙乃率兵渡海赴埃及。謀取英之保護國。不料拿坡崙尙未起程。法將杜佛爲羅瑪人刺殺。（杜佛留羅瑪運動革命）法政府聞之。以爲機會可乘。遣大將白爾帖率兵數萬。攻陷羅瑪。盡奪教皇國主之權。令羅瑪改爲民主。設議政院。治理民事。又恐留教皇在羅瑪。難免兵去後。不復舊制。因將教皇遷至法國瓦耶斯城。驅散樞機主教。時教皇比約第六年已八旬。精力衰頹。歷百餘日之程途。過亞爾伯高山。不勝勞瘁。猶幸一路所經城鎭村落。教友結隊迎送。對于耶穌在世之代表。大顯敬意。差堪慰心。然因過勞成疾。至瓦耶斯月餘。卽去世。時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九

日也。計在位二十五年。數年後。拿坡崙飭令在瓦耶斯。立比約第六之石像一尊。以作紀念。又出諭表章比約之德。其諭有比約居天下之至尊。年高德隆。蒙患難而愈顯其大。等語。

比約第六去世。羅瑪已改民國。在法人權下。法人掌權者。當時正持滅教主義。斷不准比約有繼位之人。故歐洲各國談論時事者。莫不謂教皇統續。從此斷絕。已成歷史上之陳迹。必無復活之望矣。孰知天主保護聖教會。有超人意外者。比約方去世。奧地利亞即邀同俄國聯兵與法人戰。是年冬。將在義大利之法人。盡數驅逐出境。教皇疆土亦復。諸逃散之樞機主教。因得乘間至物尼思府。照例舉行議會。選舉伊毛拉府主教卽教皇位。取名比約第七。新教皇至羅瑪。大為教衆所歡迎。天下信人莫不公認爲教首。此

誠各國教仇所夢想不到者。不可謂非天主全能妙工也。

同時。拿坡崙自埃及回國。巴黎人士聞其在埃及獲勝情形。莫不敬服。大示歡迎。因相與定議。推翻訓導會。改建公師爾。如古羅瑪制。議政院聞之。羣起反對。拿坡崙以兵力驅散之。於是由大衆公舉三人爲公師爾。監國者。一人爲首。餘二人輔之。爲首者卽拿坡崙。由是大權悉歸其手。雖仍名共和。實則專制。與君主時代無異矣。拿坡崙既當國。意氣驕侈。有臣服歐洲之心。從此十餘年中。戰勝攻取。用兵如神。大闢法國疆域。凡此。詳見拿坡崙戰史。玆不具論。惟關於。教史者。略述梗概如左。

撥亂反正

公師爾 Ægyptus Consul

拿坡崙深知本國人民。信仰羅瑪公教者。實居大多數。非興復公教。不足以服大衆之心。亦不足以建長治久安之業。故於受任之

與教皇訂約

Consalvi

奉公教為國教

始。即力排羣議。崇奉羅瑪聖而公教會。將從前仇教各條例。一概銷除。充軍者。准隨便回國。監押者開釋。信教自由。國人皆得任意傳習。全復從前舊觀。於是十年教難。一旦平息。通國大慶。如獲再生。拿坡崙請教皇遣使來巴黎。商訂善後事宜。教皇允之。即遣樞機主教公撒爾味來商議經年。所有關於政權教權之事。始得議決。立有和款十七條。內有主教等缺。雖由政府派人陞補。但須受權於教皇。本堂神父等缺。雖由主教簡派。但須政府許可之人。聖教公產。亂時業經變賣者。教會不得索還。以後主教神父用款。由國家酌給俸金若干。 所議各條。教皇一一照准。於是拿坡崙出諭曉示國人。奉羅瑪公教為國教。軍民人等。當一體遵照毋違。此一千八百零一年事也。

瞻禮之盛

次年四月。在巴黎聖母大堂。過耶穌復活瞻禮。禮節之盛。爲從來所未有。教皇使臣主禮。主教二十員副之。拿玻崙與兩副公穌爾。及文武百官。數百議員。均與禮焉。教民瞻禮者。不計其數。大堂爲滿。無復尺寸隙地。歌唱讚頌之聲。達數里外。熱心教衆。回想革命時。供一無稽之女神像。於聖母祭臺。今昔之不同。念之感激墮淚。教皇乘此機會。特放一聖年大赦。以鼓勵教衆之熱心。

拿玻崙爲善不終

觀拿玻崙初年所行政策。非不甚善。不料他爲善不終。二年之後。漸改方針。多方裁抑教皇神權。不令直接管理法國教會事務。必須聽命於國主。即所簡派之主教。亦多不符教規。又於和款之外。私自加入多款。謂之附款。此附款大有裂教之規畫。教皇初無所聞。及聞而責問。勸令改正。彼則一味搪塞。置若罔聞。

無何。一千八百零四年。拿坡崙被大衆推舉。登皇帝位。稱拿坡崙第一。欲效嘉樂大皇故事。由教皇傳聖油。祝聖爲皇帝。並加冕焉。但不欲如嘉樂大皇親赴羅瑪受禮。請教皇至巴黎行禮。教皇初不允。繼思此行。或能感格拿坡崙之心。令其改正諸裁抑教權之條例。遂於是年十一月初二。駕發羅瑪。樞機主教從行者七人。一路所經。教衆歡迎。大顯信德。行一月。至巴黎。拿坡崙率衆迎迓如禮。定於十二月初二。行加冕禮。是日早。羣集聖母大堂。拿坡崙偕其后若色芬伏跪祭臺前。教皇依教規。與傳聖油於頂。拿坡崙敬領焉。不意至加冕時。彼忽起立。取冕自加於首。又取冠加於若色芬之首。此雖小節。頗有深意。彼不欲受禮於教皇。是不願屈節於教皇也。他日對於羅瑪宗座。種種無禮之侵犯。已可於此預

卜矣。大禮既成。教皇與商改約章諸事。諄勸再三。竟不可得。殊無以答教皇遠道而來之盛情。猶幸巴黎人士。對於教皇。感情尙好。歡呼之聲。不絕於耳。拿坡崙聞之。頗爲不悅。

次年春。教皇比約第七駕回羅瑪。然亦不能久安。拿坡崙征服各國。唾手成功。獨不能得志於英。深以爲恥。爰與各國約。不與英人通商。令封閉各通商口岸。不許英船出入。以敗其商務。各國畏法之强。奉令惟謹。不敢有異言。是謂大陸條約。獨教皇不以爲然。不避大陸條約。與英通商如故。拿坡崙聞之大怒。發兵佔取教皇國土。附屬於法。自稱義大利王。在米郎府。行加冠禮。即加義大利王冠也。教皇下詔。棄絕侵佔其國之人。拿坡崙笑謂左右曰。教皇棄絕之詔。不足使我軍士僵仆。不能執槍。庸何傷乎。然自此歟

凌教皇益甚。懼其在羅瑪生事。發兵遷教皇於撒佽納城。置兵守之。樞機主教等。或遷往巴黎。或驅散他處。不使一人與教皇同居。

三年之後。又將教皇遷至豐登布洛城。此城去巴黎不遠。易於防守。

是時拿坡崙之侈望。欲爲全歐總王。令教皇駐節法國。永不返羅瑪。則可藉其神權。聯絡各國教民之心。且可張大法政府之勢力。

教皇既至豐登布洛。拿坡崙百計籠牢。務使教皇立據。將羅瑪國土。自行割讓。永歸法國轄治。以後繼位之教皇。不得索還。又欲教皇將治理教會之神權。屬於國王政權之下。不得稍有抵抗。

比約第七當時雖被拘禁。有如俘囚。始終力拒拿坡崙無理之要求。有百折不回之概。拿坡崙因是益不能平。嘗欲方征服俄國

伐俄之役

之後。再作定奪。 孰知天主不容。征俄之役。大顯天主彰癉之嚴。茲略紀之。

一千八百十二年。拿坡崙以俄國亦不遵大陸條約。親統大軍五十萬伐之。俄遣兵禦之於巴拉底那省。俄兵敗績。退至莫斯科舊都。拿坡崙乘勝追之。不帶糧餉。謂可因糧於敵也。不意。至莫斯科。見居民遷避一空。俄兵亦杳無蹤影。拿坡崙入城後。屯兵俄王宮中。俄人所遺火種。忽然暴發。延燒闔城房舍。餘者無幾。法兵居灰燼之中。無所得食。亦無地棲身。時近冬令。饑寒交迫。拿坡崙大窘。不得已。下令班師回國。忽風雪大作。寒氣逼人。軍士至不能持槍。其僵凍而死者。枕藉於途。不可數計。夜寒不得安眠。凍斃者亦復不少。已而喀撒克兵大隊追來。法兵且戰且却。一路傷亡甚多。其

全軍覆歿

得生還者。五十餘萬中。僅十餘萬耳。誰謂教皇棄絕之詔。不足使軍士僵仆也。顯罰彰彰。可作萬世殷鑑。 拿坡崙遭此敗衂。殊覺掃興。恐巴黎人心搖動。隻身先回。以安人心。

伐俄之役。法國精銳喪亡殆盡。各國乘其敝也。又聯軍攻法。拿坡崙急募兵三十萬。以禦諸國。戰鬬經年。法始不支。一千八百四十年春。聯軍深入法境。其羅瑪教皇屬地。早爲聯軍收復。拿坡崙見事急。方將教皇開釋。

比約第七得釋

未幾。聯軍進逼巴黎。巴黎開門迎降。蓋當時法人。久苦兵革。多不願戰矣。 拿坡崙在東方。聞巴黎淪陷之耗。爽然若失。急率兵回救。至豐登布洛。爲聯軍所俘。 各國將帥乃逼令拿坡崙退位。卽在此城。日前教皇比約第七被拘禁處。寫了退位的書。

天道好還

曾幾何時。拿坡崙在豐登布洛拘禁教皇。視如囚

被竄荒島 Ludovicus XVIII Elbe 進教之佑

虜。今乃被逼退位。俯首帖耳。搖尾乞憐。諺曰。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拿坡崙退位。各國共舉法前王路易第十六之弟爲法王。稱路易第十八。而拿坡崙則圈禁於厄爾伯島。島在地中海義大利國西。附近處。

方拿坡崙被圈禁時。教皇比約第七榮歸羅瑪。大爲教衆所歡迎各奉教國。莫不同聲慶祝。遇合之奇。超入意表。教皇因出諭。定進教之佑瞻禮。以謝聖母大恩。

不料。次年三月間。拿坡崙忽從海島逸出。逕赴巴黎。法王路易第十八聞信。急遣兵禦之。不令北上。孰知。所遣之兵。皆拿坡崙舊部。一見故主。皆投槍於地。羣呼萬歲。路易第十八見兵民不附己。辭位而去。拿坡崙進巴黎。幾與凱旋無異。時歐洲各國正在奧。

京維也納舉行大議會。商訂劃分疆域事宜。忽報拿破崙業已進巴黎。復爲法王如前。且遣使請和於諸國。各國聞信。大驚。彼此計議曰。拿破崙此次請和。萬無照准之理。若聽其爲法王。歐洲又無甯歲矣。於是大家議決。復聯軍攻法。

拿破崙亦急籌戰守之策。戰未三月。法軍不支。在瓦得洛爲英兵所敗。拿破崙乃投降英將。英人載之大西洋極遠之海島。名聖赫肋納島。蓋懼其再逃也。拿破崙在島寄居。如猛虎在檻穽。常撫今追昔。傷感不已。延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去世。去世之前。悔悟前非。備領臨終聖事。凡在島五年。壽五十二歲。路易第十八於拿破崙謫居遠島之後。由各國推舉。得復位焉。

法事既定。各國復大會於奧京維也納。教皇使臣公撒爾味亦與

焉。在此大會。公同議決。羅瑪及附屬各郡縣。仍歸教皇轄治。是為教皇之國。疆域一如從前。他人毋得侵犯。 各國遣使駐居羅瑪。以便與教皇就近商辦教務諸事。 仍照舊例。教皇使臣位次。在各國使臣之上。 此外。奧皇方濟各第一。俄皇亞立山第一。普魯士王賚代理威廉第三。法王路易第十八。互相盟誓。立有聖約。誓許共保歐洲和平之局。勿相侵犯。其結尾語曰。我歐洲各國。宜以基督教為立國之本。天下萬民皆一天主之百姓。須互相輯睦。毋得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有不遵者。各國共棄之。云云。 惜此約雖善。終未見諸實行。

教皇比約第七既回羅瑪。整頓歷年廢弛之教務。異常熱心。學堂修院。及他有益社會之善舉。前遭兵燹荒廢者。一律興修。在羅瑪

耶穌會復興　Savoie Charles Emmanuel　教皇位置　以德報怨

立大學堂兩座。培植傳教人材。又以耶穌會昔年因教仇逼迫被滅。大為天下教友所痛惜。比約於回羅瑪之年。卽降諭將此會興復。數年之後。撒瓦君長嘉祿瑪努厄爾第四。以國王之尊。棄俗進耶穌會修道。一時風聲所感。世家巨族。多效法之者。

各國以教皇比約第七。年高望重。遇有爭執之端。多就正之。計數年中。奧皇方濟各第一。普王費代理威廉第三。以及那玻里王。與班皇等。均先後親來羅瑪。拜謁教皇。用表景慕之忱。教皇藉此機會。與之商訂條約。多所更正。葡萄牙。與德之聯邦。關於教會諸事。賴教皇維持。改良之處亦不少。　比約第七對於拿玻崙一家。更顯愛情。前當拿玻崙被謫時。其家大受影響。幾於無地自存。其母肋底西亞告哀於教皇。教皇惻然憫之。延至羅瑪寄居。款待甚優。

天主與教會偕

良第十二

Leo XII
Borussia
Hollandia
Suecia
Bavaria

是眞以德報怨之奇表也。方拿坡崙被謫之初。教皇卽致書英國政府。請勿爲已甚者。英政府由是待拿坡崙。始終不失人道主義。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夏間比約寢疾。適是時。聖保祿大堂不戒於火。延燒甚烈。左右無敢以此入告者。蓋懼其病危。有所不堪也。是年七月十九。比約去世。凡在位二十四年。爲教史上最著名之教皇。當其蒙塵於法。五年被囚。教仇莫不欣欣相告曰。今而後羅瑪聖座。不復掛人齒頰矣。乃無何。時移境遷。拿坡崙遠竄荒島。比約則榮旋故都。轉移之迅速。出人意表。所謂天主與教會偕。至世末弗離者。乃愈信其不誤。

繼比約第七爲教皇者。爲良第十二。德學並美。爲衆所欽。卽位之次年。普魯士王。荷蘭王。瑞典王。巴味耶爾王。先後來羅瑪。拜謁教

皇。此雖無關輕重。然可藉以覘當時之人心。對於羅瑪聖座感情何如也。

良第十二在位僅六年。此六年中。善政頗多。最爲時論所稱者。是其振興學務。令凡有志神品者。於聖學俗學。無不精通。設學部以專責成。又派耶穌會士管理羅瑪大學堂。教授各種科學。生徒千餘名。人才輩出。

教皇又以爲哲學說。及馬崗秘密黨。暗相勾煽。傳播日廣。連出上諭數道。力斥其非。抉隱發伏。勸人相戒。勿爲所惑。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放聖年大赦。各國赴羅瑪拜聖堂者極多。大燃起教友之熱心。但計聖三會招待之外客。有九萬九千之多云。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二月。良第十二去世。壽六十九歲。

比約第八繼位。在位不滿二年。出諭禁止各種革命邪說。並指斥

英美聖書會之非。初。英美誓反教。一如希臘教。惟志在保守。並無傳教思想。其散在地球各國傳揚基督教者。皆羅瑪天主教教士。誓反教無一人焉。卽我中國。與日本。越南。印度等處。明時聖教業已大興。亦止天主教教士。並無所稱牧師者之蹤迹。其起意傳教。務步我公教教士後塵者。實始於第十九世。此時。在英京倫敦。立有聖書會。將聖經翻成土語。散播民間。令人人誦讀。各憑自己聰明。自悟自解。厥後來中國傳教。亦本此術。惟聖經語多玄奧。私解之弊。致生出許多教門。况憑個人私譯之聖經。不由聖教會鑑定。難免無錯誤失實之處。教皇比約第八出諭指斥其非。殆爲此也。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教皇額我略第十六卽位。時馬嵩秘密黨。鼓

額我略第十六 Carolus X 平亂 開教熱心

吹革命更甚於前。會法國巴黎又亂。法王嘉祿第十被逐。影響遂及於義大利教皇之國。革黨乘機作亂。勢甚披猖。教皇求救於奧皇。奧皇派兵平亂。辦理頗爲迅速。迨亂黨削平。奧兵駐守羅瑪六年。以防死灰復燃。然革命種子迄未盡絕。多數名人倡統一義大利之說。且欲改爲民國。不受轄於教皇。故奧兵去後。又起風潮二三次。幸額我略調度有方。號令嚴肅。亂事旋起旋滅。

額我略第十六治理天下教務。異常焦勞。非辦公。卽祈禱。從無片刻暇逸。尤注意於遠方開教事。計在位十五年中。在中國及附近地方。添設主教至三十六員之多。故當時傳教士。與我遠東教友。莫不感激聖座之恩。在歐洲亦添設主教三十八員。是可見其開教熱心之一斑矣。

英始信教自由

某年。俄皇至羅瑪。進謁教皇。教皇力勸其革除苛待公教之虐政。言之剴切。俄皇頗爲感動。許爲改良。後聞俄皇未能踐其所許。教皇又致書督責之。直斥其非。

英國於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始除虐待公教之例。准人民信教自由。公教之人。從此得享國民權利。而英教回頭者。亦日多焉。數年之後。教皇額我略添設代理主教八員。教務之盛。日異月新。見後英國教史

比約第九 Mastaï-Ferretti Pius IX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額我略第十六去世。樞機主教馬斯代斐來第被舉爲教皇。取名比約第九。年五十四歲。德才卓絕。大爲各界所歡迎。比約在位三十二年。自古教皇。未有在位如是久者。然遭際革命。馴至失國。所蒙患難亦多。玆先將革命原委。略敘梗概

大赦國事犯人 Sardinia Neapolis Lombardia

首相被刺教皇出亡 Rossi

如左。

義大利在第十九世之前半。原分七小國。非一統之國也。此七小國。惟撒爾底尼。那玻里。龍巴爾底。與教皇之羅瑪國。疆域略大。餘皆彈丸小邦。不足比數。自法國革命後。影響所及。人思自強。多作統一義大利之想。當前任教皇額我略在位時。以運動革命。被逮縶獄中。或被充發者。有一千六百名之多。 比約第九登位之初。務行寬大之政。以固結人心。所有獲罪人員。祇須誓許遷改。即蒙赦宥。監禁者開釋。充發者放還。一時人心歡忭。莫不頌揚大德。歎爲如天之仁。但此等亂徒。既邀寬典。不改初心。運動革命如故。或結社演說。或登報傳播。有不達目的。誓不干休之勢。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冬。亂民揭竿起事。先刺殺教皇首相羅西君。

遂又進攻教皇所居之宮。侍衛有負傷者。有見殺者。教皇被圍八日。見亂黨洶湧之勢。伏跪耶穌苦象前。獻自己性命。至夜。易服改裝。潛逃至鄰國屬邑。邑名加也德。有堅固炮壘。次日。亂黨偵知教皇已去。遂宣告革命成功。改君主爲民主。有人手提香爐。向百姓奉香。大言曰。而今而後。爾衆百姓。即國主也。且即天主也。復活瞻禮日。亂黨渠魁馬志尼在聖伯多祿大殿。高據教皇寶座。與彌撒焉。其他褻慢之事甚多。聖堂修院。多被抄掠。修士神父等。間有遇害者。

教皇既至加也德。馳書求救於奧法等國。次年春。兩國兵來。剷平亂黨。唾手成功。至六月底。咸報肅清。教皇又待至次年四月。始回羅瑪。大赦黨人。與民更始。用安多內理爲首相。由是人心大定。

Cavour
Victor-Emmanuel
Napoléon III
侵佔數
皇國土
Parma

然革命黨仍不灰心。鼓吹革命益力。彼等目的。非必欲推倒專制。改造共和。實欲統一義大利也。　撒爾底尼王味多爾。與其首相加富爾。探知革黨之意。極表同情。深願統一義大利。成一强大之國。凡割據偏安之小邦。一律剗除。然味多爾之深意。仍不外自私自利。欲爲全義大利之王也。

味多爾欲達目的。極力運動。既連絡革黨之心。使與己通力合謀。一致進行。又陰結法王拿坡崙第三。使之助己。　革黨既與味多爾和。更覺有恃無恐。猖狂益甚。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巴爾馬君長。被革黨刺殺。

味多爾以奧國平定羅瑪之後。佔據龍巴爾底省不去。忿不能平。邀同法國。聯兵與之戰。奧軍敗績。乃退出龍巴爾底。而味多爾卽

教皇召義勇隊

Garibaldi
Neapolis
Sicilia

義勇隊被殲

De Lamoricière
Castelfidardo
Ancona
Florentia

乘時順勢。據爲己有。又乘勝侵佔教皇屬地之大半。革命黨魁加利巴底亦率亂民佔那玻里。與西濟利。節節進取。勢欲併吞羅瑪。拿坡崙第三坐視不救。蓋已暗許之矣。

奧既新敗。法又暗通革黨。皆不足恃。教皇勢孤。乃下詔。令教友以箇人名義。前來保護聖座。此詔一下。各國熱心青年。不期而會者。八千餘人。稱爲義勇隊。而以大將拉末利謝統之。部署既定。進軍與革黨戰。時革黨與味多爾兵合。有七萬之多。一千八百六十年九月間。大戰於加斯代斐地方。繼又戰於安高那。義勇隊終因衆寡懸殊。屢戰屢敗。幾於全數被殲。然其勇毅敢死之氣。慨敵軍亦深爲歎服。

味多爾已得教皇國土。三分之二。乃改稱義大利王。遷都於福樂楞府。此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事也。

義勇隊獲勝

Aspromonte
Mentana
De Charette

法普宣戰

加富爾進言於王曰。福樂楞聲名文物。遠不及羅瑪。在此建都。非久遠之計也。味多爾深以爲然。商於拿坡崙第三。拿坡崙慣拂公教輿論。不許。且派兵五千。駐守羅瑪。爲教皇留一綫生機。味多爾乃陰授意於加利巴底。俾率亂民。代爲進取。以爲如此。可諉過於亂民也。不料加利巴底率亂民進攻羅瑪。爲教皇續來之義勇隊阻截。戰於亞斯波孟地方。大遭敗挫。從此五年。不敢再犯。五年之後。又思進攻羅瑪。在門大那地方。又被義勇隊擊退。是役也。亂民死傷甚衆。義勇隊之統帥沙來特。法人。戰功最著。此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事也。

一千八百七十年。法普戰事起。拿坡崙遂召回駐防羅瑪之兵。味多爾乃乘羅瑪空虛。又徵集大軍進攻。時教皇守城之義勇隊。尙

Pepinus 佑
Carolus Magnus
Quirinalis 羅
Vaticanum 瑪
Lateranum 莰

有萬餘。若與民死守。未始不可保全。乃教皇則曰。與民死守。不過徒多傷人命耳。心殊不忍。遂於開仗之始。即下令停戰。高掛白旗請和。味多爾大喜。麾兵進城。佔奪吉利納教皇宮殿。遂盤踞不去。視若固有。以至於今。

然味多爾懼天下教友之不服也。不敢更爲已甚者以瓦第剛與拉特郞兩宮殿。劃歸教皇。言教皇。名位尊嚴。神聖不可犯。治理天下教務。有自主全權。並誓許每年由政府撥給教皇經費銀兩一百萬。然所獻銀兩。教皇拒不受。出諭棄絕味多爾。與其同惡相濟之人。夫教皇之有國。自貝彬與嘉樂大皇獻地以來。業已千餘年。世守弗替。爲天下各國所公認。有誰不知。乃味多爾起而奪之。據爲己有。不義孰甚焉。

或曰。據西史所記。味多爾初入羅瑪。欲覘民意向背。令民投票。其願奉味多爾爲義大利王者。竟有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人之多。而願附教皇者。止有一千五百零七人。曰。其時義大利亂民。麕集羅瑪者。不可數計。所謂令民投票者。令亂民投票耳。其得多數。固意中事。何奇之有。　或又曰。教皇不善治國。所行多虐政。以致百姓嗟怨。盜賊蠭起。曰。此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揭人之非。何以飾己之惡。　或又曰。聖教會者。天主之神國也。教皇治理聖教會。有神權足矣。何必更有國。耶穌曾曰。我國非今世國。曰。有國。非大至要也。然而有大益。蓋有國。則神權可暢行無阻。無國。則易受人牽制。此理甚明。奚庸多贅。況教皇之有國。得之有道。歷年久遠。一旦被人奪取。心何以甘。此教皇之

功業彪炳

所以不欲退讓也。延至一千九百三十年。始行解決。以上記比約第九。失國始末。至其管理聖教會。勤勞聿著。天下歸心。茲特約略記之如左。

計比約第九在位三十二年。添設主教。一百五十二員。總主教。二十九員。代理主教。三十三員。代牧十五員。立大修道院多所。培植傳教人才。諄諭天下主教。嚴防邪說。愼選司鐸。整頓廢弛之教務。務令膺神品之人。皆熱心榮主。植品端方。又與俄衛等十餘國。更訂約章。以保聖教自由主權。在英荷二國。因歸正者日多。則添設總主教。以一事權。而專責成。列聖品福品者之多。爲一百數十年來所未有。各修會。善舉。因比約多方鼓勵提撕。較前均有進步。大見擴張。此外在羅瑪舉行大公議會一次。

召集天下主教四次。爲自古罕有之盛典。最足光耀史册者也。

定聖母無染原罪之理

第一次召集主教。爲頒定瑪利亞始胎無染原罪之理。爲當信之端。先是五六年前。比約卽通諭天下主教。徵求意見。嗣接衆主教書。大多數不惟不反對。且極力贊成。求教皇用其無上神權。早將此理定准。以息聚訟。而一信心。教皇俯順輿情。遂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在瓦第岡聖伯多祿大殿。當同二百主教。數萬教友。宣佈諭旨。斷定瑪利亞始胎無染之理。係聖經所載。天主所示。天下信人。仍當依舊信從。不可再有異議。此諭傳出之後。大爲天下教友所歡迎。異論全息。

二十六位致命之列品

第二次召集天下主教。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爲舉行列品盛典。卽將日本二十六位致命。內有聖方濟各會士。二十三位。耶穌會

天下歸心

士三位。列入聖人品。天下主教。聞風而來者。三百餘員。司鐸四千。教友則不下十萬。洵盛舉也。二十六致命事。見十五卷。禮畢。三百主教。聯名致書於撒底尼王味多爾。直斥其侵佔教皇屬地之非。否認其爲羅瑪王。

第三次召集天下主教。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爲舉行聖伯多祿聖保祿二位宗徒致命後之第十八週慶典。主教聞信來者。至有五百餘員之多。司鐸教友。不計其數。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爲比約陛主教五旬大慶。天下主教司鐸教友。來者更多。此是第四次大會於羅瑪。此可見天下信衆之心理。莫不共認羅瑪教皇爲伯多祿之繼統。耶穌基督之代權。亦可見比約第九之德化。有以固結天下人心。而使之愛戴若此也。況當時各國教友。以教皇既

失國。則經費無所出。乃各隨所欲。紛紛貢獻。踴躍異常。除所獻各種珍貴物品。爲數甚鉅。不計外。共獻銀七百餘萬佛郎。

瓦第岡大公議會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舉行瓦第岡大公議會。尤爲比約第九任內之盛舉。最足光耀史冊者。先是比約以近百年來。邪說蠭起。反對聖教超性理端。大爲人心之害。惟有舉行大公議會。揭明聖敎眞理。爲救時良策。因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通諭天下主教。定於次年聖母無染原罪瞻禮日。齊集羅瑪。舉行盛典。屆期。五洲主教奉召來者。至有七百餘員之多。瞻禮日。在聖伯多祿大殿。行開會禮。教皇親臨監視。向衆主教演說議會宗旨。在排斥異端。保護信德道理。衆主教莫不贊成。

傳道無謬

教皇傳道無謬之理。爲時下一極大問題。有四百主教求公議會

停止議會

發表。定爲當信之端。衆議員之少數。初雖反對。辨論激烈。數月之後。理愈辨愈明。實行反對者。不過兩人而已。餘俱信爲聖經所載。天主特許於聖教會之殊典。　比約第九乃於是年七月十八日。在聖伯多祿大殿。宣告議案。其詞曰。茲因聖公議會之同意。特定下開之道理。爲天主所示。當信之端。凡羅瑪教皇用其教首無上神權。訓諭天下教衆。判定某端道理當信與否。或某事有罪與否。必無錯誤之虞。蓋在此事。必有天主特許於教會。傳道無錯之恩佑也。

次日。法普戰事起。遠近鬨傳。人心惶懼。兩國主教。來與會者。多回本任。既而羅瑪亦失。教皇之吉利納宮闕爲味多爾奪佔。（見前）公議會事。勢難繼續開辦。比約乃出諭。宣告停止。　自此。教皇徙居瓦

第岡宮。終身未嘗一出。延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二月七號崩逝。壽八十六歲。聖德名譽。歿後彌顯。近年經教皇比約第十列入可敬之品。有本傳行世。

按教皇傳道無錯之理。聖經載之甚詳。茲提一事作証。伯多祿原名西滿。耶穌初次見之。卽易其名。曰伯多祿。猶華言石頭也。當時未說破易名之深意。厥後明告之曰。汝石也。我將在此石上。建立我教會。地獄之門。（猶言魔鬼之能力）弗能勝之。據先聖師公解。以伯多祿爲建立教會之基石。是以伯多祿爲教會首也。地獄之門弗能勝之者。許其傳道無錯也。若果有錯。則是教會爲魔鬼所勝矣。（他証尚多。見耶穌眞教等書。）但耶穌此言。非第指伯多祿一人。實

指世世代代繼其位。而爲教會元首。爲教會基石之人。古來聖賢。深明此理。莫不深信教皇。每當訓諭天下教衆。必有聖神冥中啟迪。使不能錯。惟自近世來。僞哲學說。大行於世。其說惟重個人之聰明。以爲論斷事理之準。卽天主啟示超性之端。亦不肯降心相信。邪說所煽。正教之人。間亦不能脫然無染。教皇欲挽狂瀾。須此信條。喚醒人心。所補救者。正自不少。况當教皇政權陵夷之時。而教權乃益伸張。亦可見天主上智之措施焉。當比約第九召集天下主教。在羅瑪舉辦公議會時。馬嵩秘密黨聞之。極形惶恐。奔走相告。謀所以抵制之方。因亦大會同黨。及諸無宗教派。於那玻里府。一時聞信來者七百餘人。與瓦第岡議會人員。數正相等。此基督與妥彈兩營壘之相對待也。馬嵩黨魁。利

Ricciardi　良第十三　Ioachim Pecci Belgium　政尙和平　Scotia Bulgaria

加爾底登臺演說。淩辱天主之言。不絕於口。黨人同聲附和。誓與聖教會不共戴天。　幸那玻里人士。信仰聖教者多。聞其種種褻慢。忿不能平。羣起攻之。勢甚激烈。黨人見勢不敵。皆鳥獸散。一時遠近聞傳。莫不以爲笑柄。

繼比約第九爲教皇者。係良第十三。原名若亞敬伯濟。年方二十一歲。卽舉超性學博士。三十三歲。陞授主教。出使比利時。爲教皇欽差大臣。三年後。擢陞總主教。不久。又被簡爲樞機大臣。及登教宗位。與各國修好。政尙和平。凡各國所要求。只須不悖天主命。莫不極力遷就。又勸各國教民。奉公守法。勉爲馴良。不問國體。爲君主民主也。　至其綜理天下教務。深謀遠慮。爲衆所欽。計在位二十六年中。添設主教至二百三十八員之多。在蘇格蘭。布加利。日

調停國事

萬國朝宗

Carolinæ
Congo
Haiti
San Domingo

本。則釐定主教階級。使相統屬。他若定玫瑰月。以敬聖母。奉獻普世於耶穌聖心。列聖人品。與眞福品者。一百二十八名。等事。亦足徵其熱心之不凡也。

至所出訓諭天下之文誥。爲數旣多。詞理又極超妙。無論教內外。莫不欽其神智絕倫。是以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西班牙與德意志爭太平洋之加樂林羣島。兩不相下。決裂之勢已成。後由兩國。請教皇持平斷決。爭端遂息。比利時與葡萄牙爲非洲剛果疆界不淸。大起衝突。亦由教皇調停得結。赫依第與聖多明我（俱墨洲島名）兩政府。亦爲界務失和。教皇爲之居間。乃歸舊好。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爲教皇司鐸五旬大慶。於如比略大赦。各國至羅瑪覲誠拜謁者。有二十五萬人。五洲各政府。不論在

教與否。均函電致賀。亦有遣使獻禮者。我中國光緒皇帝。亦有賀文。登載報章。人所共見。且驛使往返。至再至三。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又爲晉陞主教五旬大慶。各國拜賀。更盛於前。一千九百年。爲一世紀之聖年大赦。各國來羅瑪之人。竟達五十萬之多。爲前此所未有。迴憶百年前。比約第六逝世。教仇欣欣相賀曰。羅瑪教皇與此第十八世紀偕終矣。孰知有今日之盛哉。教爲天主親立。永存不衰。於此又見一斑矣。（教仇每謂羅瑪教皇自失國後。徒擁虛名。在歷史上。無復絲毫之價値。然是否有價値。明眼人自能辨之。）一千九百零三年。教皇良第十三逝世。壽九十三歲。在位二十六年。考史册所載。教皇在位更久者。惟前任比約第九一人而已。而享壽更久者。則止有兩人。卽額我略第九。壽九十九歲。又聖

比約第十 Venetiae Sarto

亞加東。壽一百零七歲。

教皇頁既去世。公舉物尼思府宗主教。若瑟撒爾道繼位。取名比約第十。卽數年前全球萬國。極愛戴。極欽仰之教皇也。蒞任伊始。首以維持信端爲急務。以近年有所謂維新學士者。立說新奇。多與超性信端。暗相觸忤。比約乃迭降諭旨。摘隱發伏。揭明其非。斥爲邪說。以防人之誤信。多人信德。賴以保全。其他整頓教務之善政甚多。如勸領聖體。愼重結婚等事。尤切中時弊。宜乎盛德所感。天下歸心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近世紀九　續歐洲教史

法國 法國立憲 國教

法國自大革命後。數十年中。政體屢變。忽君主。忽民主。或君民共主。亂民暴動。至再至三。致聖教會屢遭摧殘。令人有今昔之感。拿坡崙第一敗亡之後。路易第十八。加路第十。相繼爲法王。知民心不可重違。君權不宜過用。乃頒定憲法。立上下議政院。一改從前專制之風。歐洲各國聞之。咸取法焉。二君又以法民大多數信仰羅瑪公教。下令仍以羅瑪公教。爲國教。主教神父均食俸於官。又添設主教座位。推廣修道院等善舉。主日。及瞻禮日。罷工休息。令通國遵守。垂爲定例。

昔拿坡崙興復公教。而又多方限制之。並裁抑教皇管理教會之

權。殊不滿人意。路易第十八。與教皇比約第七。重訂約章。將從前限制教權之苛例。一律革除。時上下議政院人員。信仰公教者。居多數。故保護聖教之舉。多得贊成。 當時又有多數名人。如沙道必揚[1]。麥斯德[2]。保那爾[3]拉木乃[4]等。或位居顯要。或厠身翰苑。聲望最隆。素爲國人所景仰。諸人著書立論。表章聖教道理。大足喚醒人心。至居主教司鐸班者。則有斐來西努[5]。卜葉[6]諸人。或長於演說。議論風生。或傳避靜神功。情殷救世。均有轉移風俗之功。一千八百二十四年。路易第十八去世。其弟加祿第十嗣位。奉教尤熱心。在蘭斯[7]府傳油加冕。悉依教中典禮。一意崇正抑邪。不遺餘力。其時馬崗秘密會。與諸無宗教派。覩聖教熾昌。恨深切齒。合謀抵抗。殆無所不用其極。取佛爾太與盧騷等仇教仇君之書。連番重

1. Chateaubriand
2. Maistre (Jos. de)
3. De Bonald
4. Lamennais.
5. Frayssinous
6. Boyer
7. Reims

小人煽亂

Voltaire
Rousseau
Lafayette
Tu!leries

三色旗始此

Louis-Philippe

印。賤價出售。計數年中。散布民間者。約有二百二十萬部。其傷風敗俗之小說。尙不在數。致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重選議員。無宗教派。竟佔多數。由是君權被所牽掣。不能爲所欲爲。加祿第十憤甚。下令更換內閣。遣散議員。改訂選舉議員章程。又以報館煽亂。頒定新律。限制言論自由。凡此數事。大拂輿情。諸不逞之徒。乘此機會。遂又倡亂。昔年力助革命之拉發葉。雖年齒已老。精力尙强。手執藍白紅三色旗。率亂民數萬。攻杜依理王宮。刦掠聖堂修院。加祿第十計無所出。携眷夜遁。避居英國。此一千八百三十年七月事也。世稱七月革命。

加祿第十既出亡外國。議政院乃宣告失位。另舉其堂弟路易斐理伯爲王。路易斐理伯爲保祿位計。遇事摸棱。不敢稍露圭角。初

年。見無宗教派。勢力較盛。乃曲意從之。去國教之名。而稱羅瑪公教。爲法民多數之教。改教皇欽使。爲代辦員。主日外。每年祇准過四大瞻禮。餘俱從删。聖堂修院。間有被刼掠者。新王置身局外。若罔聞知。

時有博學盛德之士多名。見聖教危局。乃結合團體。作信德保障。功業之隆。至今猶蒙其賜。其最著名者。爲奥匝南偕同志八人。立聖味增爵救濟會。此會傳行之速。超人意外。至一千九百年。已傳徧地球各國。計會所五千。會友十餘萬。每年哀矜費。約二千萬佛郎。奥匝南等又延聘通人。在巴黎聖母大堂。演說宗教問題。意在闡揚正道。避斥邪說。從當日至今。繼續不絕。常有演說名家。熱心宗教者。宏宣正道。作警世金鐘。喚醒迷人。不可屈指數。

慈善會之發生

Lugdunum

Mgr. de Forbin

Zoé Duchesne
Aurelium
(Orléans)

二次革命

同時。又有嬰孩會。傳揚信德會。及供給傳教。所需各聖物等善舉。相繼發生。 傳揚信德會。始於里雍府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宗旨。在協助傳教。期於普及地輿全球。入會者。除誦經祈主外。量力捐助。每年收款。約七八百萬佛郎。 嬰孩會。始於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為佛爾班主教在巴黎提倡創立。宗旨。在收養孤兒。救其身靈。每年收款。約四百萬佛郎。 供給傳教所需聖物會。始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為貞女杜申納在阿爾良府所立。後移於巴黎等名城。 遠方傳教各區。得以上諸善會之協濟。益見昌行。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民主黨。不悅君主政體。又謀革命。為首者。一聲號召。遠近響應。法王路易斐理伯自知不洽輿情。人心已去。乃變服。易名司密斯。逃避英國。此是法國第二次民主。 惟此

次革命。無仇教行爲。三日後。秩序卽復。　革命黨魁拉馬爾丁乃下令。召集通國大會。凡男子年滿二十一歲者。均有選擧權。滿二十五歲者。有被選擧權。至是年復活瞻禮日。選擧事畢。計被選議員。九百餘人內。有主教神父十四位。皆齊集巴黎京都。商議更訂憲法。　數月之後。新憲法告成。共一百十六條。乃齊集聖堂。唱伏求聖神降臨之經。宣布新憲法。令國人一體遵守。然後擧行彌撒大祭。感謝天主。彌撒畢。巴黎總主教西布爾。新接亞福爾之位。擧手降福衆人。然後各自散去。（是年六月。工人要求利益。聚衆作亂。國家派兵彈壓。工人力拒。傷亡二三千人。總主教亞福爾出爲排解。中流彈而亡。）

憲法雖經宣布。總統尙未選擧。　其時。聲望較著。而爲國人所最

選大總統 Louis Napoléon

屬意者。有四人。四人中。有路易拿坡崙。爲前皇拿坡崙第一之胞姪。荷蘭王之子。心計獨多。揣知國人心理。大多數傾向羅瑪公教。欲赴教皇近日之難。羅瑪新爲亂黨佔踞。教皇比約第九僅以身免。出奔加也德。見前 拿坡崙乃揚言曰。如被選爲大總統。必竭力助教皇復國。使公教得完全自由。云云。由是選舉時。公教之人。皆投票選拿坡崙。故拿坡崙得票獨多。遂被選爲大總統。

新大總統 Oudinot

拿坡崙既得總統位。果能踐其所許。遣大將吳第奧率兵平羅瑪之亂。又准各會修士。種種自由利權。由是公教之人。莫不額手相慶。迨三年之後。度民心已附。乃藉端遣散議政院。下詔徵求民意。改訂國體。國民迎合意旨。求改民主爲帝國。拿坡崙乃踐祚稱帝焉。是爲拿坡崙第三。

拿坡崙第三稱帝之初年。所行政策抑邪崇正。輿論翕然。惟大不理於教仇之口。彼無宗教派。馬嵩秘密黨反對拿坡崙政策。至以炸彈恐嚇之。謂若不改方鍼。則性命難保。必死於若輩之手。拿坡崙果爲所懾。以後所行。多由黨人授意。如驅逐奧人退出義大利。致教皇孤立無援。漸至失國。又用一著名教仇杜魯易爲教育部總長。多方裁抑教權。致教中人。大失所望。漸失愛戴之心。教中人既不愛戴。而教仇貪求無厭。又欲復民主政體。喑相勾煽。日甚一日。是拿坡崙欲見好於教仇。而適以速亂。非計之得也。

拿坡崙視此險象。深懼蹈路易斐理伯覆轍。日夜不安。無何。心生一計。謂若乘此時。出師打仗。可以藉戰勝之榮耀。連絡衆心。固我君位。主意一定。卽藉端與普魯士宣戰。當時法人志氣驕盈。輕

法普之戰

Berolinum
Sedan

巴黎大亂

Mac-Mahon
Mgr. Darboy

普人特甚。謂與普人戰。可指日搗入伯靈京。戰勝凱旋。皆意中事。孰知。事出意外。及至兩軍相見。法軍節節失利。戰未兩月。拿坡崙在四當被困投降。又閱四個月。巴黎京都亦失。全國震恐。降心求和。普人所要求。一一照准。從此法國又改民主國。是爲第三次民主。以至於今。

與普人媾和之次日。巴黎又大亂。革命黨要求實行均財主義。不容富室獨擁厚貲。坐視貧民啼饑號寒。於是刼掠焚殺。無所不至。幸大將馬可麻洪率兵平亂。辦理迅速。不然。巴黎全城。俱成灰燼矣。然亂時遇害者。司鐸修士四十人。巴黎總主教達爾布瓦亦及於難。此皆無宗教派。邪說惑人之結果也。

法既敗於普。又遭巴黎之亂。創鉅痛深。人多感悟。名人立論。皆謂

議員熱心公教 Lourdes La Salette

建聖心大堂奉獻全國 Paray-le-Monial

非提倡公教。率國人敬主守誡。不足以立久安長治之基。是年選舉議員。熱心公教者。得佔大多數。此爲已往所無。亦後來所不再見也。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議員借全國名義。往拜露德及撒來德等處聖母名堂。聖心月內。又拜巴來毛尼耶穌聖心堂。聖心瞻禮日。四方來與禮者。二萬五千人。數日後。議政院人員五十餘名。親來拜堂。觀當日法人心理。全國一致。呼籲天主矜憐。　有人起意在巴黎附近之致命山。建一聖心大堂。將法國全國。獻於耶穌聖心。言於議政院。遂蒙許可。而大總統馬可麻洪亦欣然照准。載在法律。期於必行。　此堂近數年始告竣。工程之浩大。天下殆無其四。

按獻國家於耶穌聖心。係一千六百八十九年。聖女瑪加利大

無宗教派當國 Grévy

奉耶穌命。上書於法王路易第十四。所力求未得者。至路易第十六被亂黨幽禁時。方起意照辦。然其時已被廢。無能爲矣。孰意至今日而忽成也。（聖心堂成。而獻國家之舉。則尚有待。）法政府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可爲熱心公教。不料。五年之後。怵於秘密黨之恫喝。漸改方針。然不敢過肆。公教猶得自由。一千八百七十九年。馬可麻洪以反對者日多。乃辭位而去。格來味被選爲大總統。惟教仇之言是聽。引用秘密黨人爲內閣。誓與聖教爲敵。從當日至今。三十餘年。未改宗旨。計三十餘年中。仇教之事。歷歷可數。若驅逐各會修士。奪其所有教授權。撤銷主教與本堂神父之俸金。召回駐羅瑪之使臣。宣告政教分離。查抄聖教公產入官。是其事之尤著者。

所奇者。政府仇教手段。愈苦愈辣。而公教之人。熱心愈增。教長資格。亦愈增高。自政教分離。於主教等缺。教皇獨操用人之權。無有不稱職者。不似從前必待政府。舉荐或許可之人。方可任職。其中有諸多不便。且通國主教。八十餘員。彼此團結。與羅瑪宗座呼吸相通。聯合一體。於聖教之至一。裨益良多。況自公產被國家沒收以後。無復因覬覦富貴。鑽營主教等缺者矣。昔年此弊。自此永絕。安得謂政府仇教。於聖教毫無益也。總之。聖教會爲天主親立。一切遭逢。皆有天主深意。天主間許聖教受摧殘。然總不使遭敗蹶。此則可斷言者。數十年來。法國賢智之人。繼起不絕。熱心毅力。發起各種善舉。足以砥柱狂瀾。天主又顯大聖迹。喚醒世迷。如聖母初有撒來德之顯示。繼有露德山之顯示。後又有彭曼之顯示。此

天主眷顧聖教會之憑據

皆近數十年事。然則天主與聖教會偕。保護不離之憑據。欲不認而不能也。（露德山靈迹。聞名天下。至今不絕。）

德國

日爾曼亦名德意志。或但稱德國。係三十五聯邦之總名。如墨洲之合衆國。總稱美國。　德之聯邦。向奉奧地利亞君主為盟長。稱為皇帝。餘俱稱王。或稱公侯。居民約六十兆。內奉羅瑪公教者二十二兆。十九世中葉。普魯士（聯邦之一）崛起。以俾士麥為相。國勢日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奧國戰。勝之。四年之後。與法國戰。亦勝之。從此各聯邦。乃棄奧皇。而奉普王為盟長。改稱德皇焉。茲將關於教會之事。約略紀之如左。

Bismarck

普王稱帝

德之聯邦。於十九世之初。受法國革命影響。頗被擾亂。聖堂修院。被亂黨抄掠者甚多。蘭河兩岸。遭拿坡崙第一兵燹。被害尤烈。紛

Rhenus

Coloniæ
Mgr. Clemens
Posen
Mgr. Martin

紛擾擾。直待至二十年後。大局方定。厥後普魯士漸強。普王酷信路得教。恨不能盡驅國人從之。疾視羅瑪公教。百方壓制。定律。公教之人。不得膺高級官職。亦不許充當大學堂教習。即與羅瑪往來信札。簡任主教。設立修院等事。均有限制。監查極嚴。往往公教之堂。斷歸路得教。路得教建堂立學。皆得國家佽助。而公教教友自己捐銀修堂。反被禁阻。諸如此類。難以悉數。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高老搦府總主教格肋孟。與包增府總主教瑪爾定。因指斥政府之非。被逮下獄。此事大拂人心。彼教之人。亦多議其太過。且不惟普國爲然。鄰邦亦抱不平。普王費代理第四。憚於輿論。乃開釋二主教。以後所行。稍改方針。對於公教。不似從前之虐待矣。所奇者。公教之人。愈受摧折。愈形踴躍。團結之度。亦愈增高。一千

人心固結　Treviri Würzburg　義舉之多　Kolping

八百四十四年。各聯邦教友赴特來物拜耶穌聖袍者。先後有一百餘萬之多。是可見教友之熱心矣。四年之後。二十一位主教。會議於伍爾斯布城。商訂一致進行之手續。目的在力保公教之自由。從此人心益奮。各種善會。同時發生。其尤著名者。如聖波尼發爵會。聖嬰孩會。聖嘉祿包老默會。聖依撒伯爾等會。皆以傳揚信德。救濟人之神形困苦。爲宗旨。而高而平神父所立之青年會。與工人會。尤盛行各國。數年之後。青年會友。十萬有餘。此外比約第九會。亦盛行。此會宗旨。在連絡人心。俾一致進行。每年集大會議一次。每次會議。預定一年進行程度。不久。此會漸成諸會樞紐。收效甚大。　有以上諸會。與各會修士。宣傳聖道。到處鼓舞人心。公教日有起色。此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前情形也。

迨普既勝法。普王威廉第一被舉爲德皇。大喜過望。以其戰勝之餘威。抑制公教。更甚於前。首相俾士麥號爲鋼鐵宰相。所行多酷虐政策。下令驅逐各會修士。不准在德國地面駐足。教士登堂講道。語侵政府。則按其輕重。監禁一年。或二三年。大小學堂。不准公教人充當教習。不認羅瑪教皇。有管理公教教務之權。又逼令教士發誓。遵守新定仇教諸律。從者厚給俸金。格外優待。違者或充軍。或罰鍰。或監押。計十年中。被監押者。主教八位。神父三千餘位。被驅逐者。一千四百餘位。其被罰輸金贖罪者。爲數更多。被罰之金數。約六百萬佛郎。以致數年之後。教務廢弛。多數主教神父之遺缺。擱置未補。

當教難熾烈時。教士教友。連番會議於富爾德城。以聖道互相激

公教人士之熱心

偉人 Fulda S. Bonifatius Windthorst

Carolinæ

勸。力圖轉圜。富爾德爲聖波尼發爵墳墓所在。千餘年前。聖人奉教皇命。首傳教於德國。稱爲德國宗徒。致命於此城。見四卷 教士教友。會議於此城。有飲水思源之意。誓不離棄故教。此時又有偉人如文多爾斯者數輩。熱心毅力。保護公教。文被選爲議員。每登臺演說。名言至理。議論風生。雖教仇。亦爲心折。是以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民選議員。大多數。無仇教思想。反抗政府所爲。致俾士麥仇教之志不得行。不得不改方針。往年所頒。抑制公教之條例。乃漸次撤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爲加老林羣島事。見前 乃至請教皇良第十三出爲調停。蓋欲見好於公教人也。

從此聖教暢行。日見進境。舉一事可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伯靈

京。奉公教者。一萬六千。四十年後。乃有十五萬之多。他處增進速率。大略相同。說者謂德國聖教昌明。得力於各種善會。與人心之團結。而公教之報館。尤爲聯合人心之一大機關。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計在普國公教報館。共一百五十家。在德之各聯邦者。共四百五十家。每日發售。二百六十萬份。其興隆可知。若彼路得教。人數雖多於我。而人心渙散。分門別戶。日出不窮。以視我公教。未免相形見絀矣。

公教進境

報務之盛

奧國

Austria
Vienna
Lombardia

奧地利亞係歐洲大國。自第十五世紀。即雄長日爾曼。而爲之盟主。稱日爾曼帝。方拿坡崙第一敗後。各國大會於維也納。奧皇獨據首席。而爲盟主。迨十九世中。一敗於法。義聯軍。而失龍巴底。再敗於普。而失威乃西疆域。遂至削弱。及普勝法。普勢日強。日爾曼

以公教為國教

Venetiae
Hungaria
S. Clem. Hofbauer.

列邦。乃羣奉普王爲帝。而與奧遂分。奧皇自是。乃獨帝其國。與所屬之洪加利國。奧國君民悉奉羅瑪公教。其從路得等教者。居極少數。十八世後半。經奧皇若瑟第二之變亂。幾至裂教。後雖漸次反正。聖教無甚進步。迨至十九世初。出了多數名人。熱心公教者。極力提倡。又有聖何福包爾與各會修士之宣講。漸漸喚醒人心。風氣爲之一振。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教皇比約第九與奧皇方濟各若瑟第一。重定約章。凡關於教會之事。教皇得有自主全權。國君不得過問。乃未及奉行。自由黨羣起反對。百方阻撓。而猶太人與諸無宗教派。屢倡革命。一再作亂。奧皇懼。竟將約章撤銷。 公教之人。見教仇肆無忌憚。被所激動。亦勃然奮興。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會議於維

迎聖體大會

也納京。共籌保教之策。當時來與會者。二千餘人。皆教中優秀人物。素有聲望者。自此人心聯絡。善舉日多。至於上下議政院人員。熱心公教者恒居多數。故教務日見興隆。一千九百十二年。舉行迎聖體大會於奥京。教皇遣樞機主教主禮。各國主教神父來與禮者萬餘。教友二十餘萬。適是日大雨。教衆冒雨恭迎聖體。肅靜無譁。大顯熱愛。奥皇方濟各若瑟雖年逾八旬。亦敬謹追隨。人數之衆多。禮儀之繁華。人多歎爲絕無僅有。

英國

Britannia

英吉利亦稱大布理丹。係三島總名。三島原分三國。十七世紀初。始合成一國。三島教史。逈不相同。玆分記之如左。

依郎脫

Irlandia (Hibernia)

依郎脫島。或稱愛爾蘭。一千六百零三年。始合於英。時島民丁口。一千萬上下。俱奉羅瑪公教。英自恩理格第八。逼島民叛離羅

虐待公教慘無人理

Henricus VIII
Eduardus VI
Elisabeth
Iacobus I

偉人 O'Connell

瑪。改隨英教。殆無術不施。五百四十座修院。悉被撤銷。至愛德華第六。依利撒伯。雅各第一。等嗣位之君。則更嚴酷。公教之人。盡失國民權利。不但不能居官。且田產沒收。不能更置產業。以至全島十之八九。盡歸英人掌握。英人爲田主。島人爲佃戶而已。法人代抱不平。三次舉兵伐英。三次失敗。島人因而受制益甚。逼令每年捐錢若干。供給英教牧師。而公教之主教神父。乃至一律被逐出境。其有敢潛藏傳教者。一經告發。立置重典。似此虐政。歷二百年。未稍變更。

後有救時偉人奧高乃爾出現。以其熱心毅力。博學多才。日籌挽救之策。一面開會演說。聯合公教人心。一面上書英政府。直斥其仇教之非。說得義正詞嚴。團團是理。政府初拒不聽。解散其議會。

奥高乃爾志不稍餒議會解散而復集者。至再至三。仍上書力辨不止。久之。人心漸爲所移。一千八百二十九年。畢爾被舉爲首相。政尚平和。乃始倡議。認公教人爲國民。准其有被選議員之權利。此議通過之後。上下議政院。乃開公教進身之門。其他文武百職。公教人亦得應選。漸露頭角矣。島人不忘奥高乃爾二十餘年運動之勞。乃齊心選舉奥父子四人。充當議員。代表島民公意。

奥高乃爾既得厠身議政院。以其過人之才辨。力保公教之自由。不惟依耶脫島。即英之全國。均蒙其惠。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奥高乃爾欲赴羅瑪朝謁教皇。至日吶城。病不能行。臨終遺囑。有曰。我歸我靈魂於天主。歸我心於羅瑪。歸我軀於依耶脫。語畢而終。壽七十四歲。

丁口減少

依耶脫島雖得信教自由。然自二百餘年來。受虐政壓制。田產盡失。受傭於人。多貧乏不能自存。每年出國謀生者甚衆。以致人丁減少。年甚一年。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島民尚有八百二十五萬之衆。至一千九百零二年。僅有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幾至減去一半。昔年被奪取之田產。迄未歸還。至今論者。猶抱不平。所最堪羨慕者。島民信德堅固。歷受壓制。矢死不移。一千九百零四年。教民丁口計有三百三十二萬。約居島民五分之四。主教二十八位。神父三千。

厄高斯 Scotia

厄高斯亦名蘇格蘭。雖合於英。而不隨英教。自十六世末。居民多從賈爾文教。仇視羅瑪公教。更甚於英教。然自十九世初。信教自由之說行。公教日見進步。計自百年來。教友由三萬增至五十三

英本部公教進境奇速

偉人輩出

Spencer 斯賓塞

味思滿

萬有餘。現蘇格蘭有主教六位。神父五百數十位。

英吉利本部。自十九世初。融洽宗教界限。不分公教英教。一體相待。均得享同等利權。此後公教教務。進境之速。爲自古所罕聞。屈指至今。未滿百年。教友由四萬。竟增至一千三百萬之多。眞奇觀也。回思百年中。提倡鼓力之偉人。其艱難締造之功。有不可盡泯者。謹略記之如左。

一千八百三十年。若爾日斯賓塞。棄英教而歸公教。實爲促進公教之一大動機緣。斯賓塞爲僞教著名牧師。素爲同教所景仰。一旦改奉羅瑪公教。一時風聲所感。從之者甚多。斯賓塞回頭後。親赴羅瑪投身修道院。二年之後陞司鐸品。進耶穌苦難會。更名依納爵。眷念故國。復回傳教。化人甚多。與名人味思滿所立之祈禱

熱心學士力圖復古 Wiseman Oxford 禮飾會

會。徧傳歐洲。會之宗旨。卽禱祝英人回頭也。斯賓賽先後傳教三十餘年。勞績最著。至今國人猶稱道不置。

斯賓賽回頭之年。阿斯佛著名大學堂。有一般熱心宗教之學士。慨國教日非。人心冷淡。漸趨於無宗教派。乃潛心考究古聖師之著作。本古聖師之論。編作辨道小書多種。散播民間。以期喚醒人心重復古教。惟是考究之餘。見告解。聖體諸說。與敬祈聖母天神聖人之理。以及敬聖像。與各種敬主禮節。俱爲古聖師所傳。確鑿有據。今欲復古教。詎能不認。於是力排羣議。毅然興復以上諸事。著書立論。流傳甚廣。勸人告解領聖體。敬主之禮。亦燃蠟奉香。著白衣。行各種禮節。　諸人皆著名學士。素爲國人所仰望。不久。從之者日衆。教化大行。人心風俗。爲之一變。外人以其所行禮節較

Ritualistæ　歸正日　衆　Newman　甯滿

繁。稱之曰禮節會。　此會又欲興復古修院之制。至一千九百年。共添設男修院八座。女修院十三座。爲英教前此所未有。而羅瑪公教。則諸修會自古常有。且各處盛行者也。

阿斯佛學士創興之禮節會。既與羅瑪公教合轍。乃猶欲阻人歸羅瑪公教。豈非自相矛盾。是猶引人履歸正教之路。而阻其進門也。烏乎可。是以禮節會盛行以來。改歸正教者。實繁有徒。　甯滿爲阿斯佛學士之一。且爲阿斯佛本堂牧師。德才卓絕。爲衆所欽。前所言辨道書。多出其手。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登臺講道。與所屬教衆訣別。大意謂。本牧師考求眞道有年。今乃知眞道所在。卽在羅瑪公教。本牧師既不敢違背良心。亦不敢附和異論。救靈大事。豈容參以私心。從我與否。惟汝輩裁之。云云。遂毅然改歸天主教。

辭任。赴羅瑪。入聖斐理伯乃理會。二年。陞司鐸品。回英傳教。被化回頭者不可屈指數。 甯滿晚年。以功授樞機主教。

甯滿之改歸天主教。味思滿之力居多。味思滿爲當時公教中。一極熱心神父。且又學問淹通。長於演說。聞阿斯佛學士所爲。前來相助。謂君輩欲復古聖師之教。非歸我天主教不可。緣今日之天主教。卽昔年聖師所奉之教也。典籍具在。斑斑可考。如欲返古。幸勿廢於半途云云。味思滿名言至論。娓娓動聽。且所言皆有左證。足以折服人心。是以在倫敦各城演說數年。聲聞大著。名人學士多回頭者。固不止甯滿一人也。教皇以味思滿有功。簡任樞機大臣。兼威斯明特總主教。與所屬十三主教。分治英國教務。追味思滿病故。教皇以馬甯陞補。先是馬甯與多數名人。因高爾罕事回

女皇論斷教理 Manning Gorham Victoria

三十牧師歸正

頭。高爾罕爲倫敦牧師。因不信領洗赦罪。被英教監督棄絕。斥爲異端。高爾罕不服。上書求女皇味多利亞決斷。女皇自信爲英教首。與左右議決。謂高爾罕可自由信從。他人不得相强。監督所爲。殊屬不合云云。旨下。監督等雖不悅。然屈於王命。即將前案撤銷。不復棄絕。

從此一般學士。紛紛集議曰。我英教論斷道理之權。操於國主。今且操於女皇。是非全憑聽斷。豈能保無錯誤。與其聽命於國主。孰若聽命於羅瑪教皇。 於是議論沸騰。愈激愈烈。未幾。乃有牧師三十餘名。與多數名人。改歸天主教。 諸人中。馬甯尤著名。品端學粹。在英教。已是鶴立鷄羣。回頭後。赴羅瑪。爲學數載。益臻精絕。後回英繼味思滿爲威斯明特總主教。十年後。又陞樞機大臣。瓦

第岡大公議會時。保護教皇傳道無謬之理。出力最多。

近況

一千九百十二年。統計英國有總主教六員。主教二十一員。神父四千一百零一員。教友一千二百九十六萬五千五百一十四名。近十三兆。每年英教回頭者。約一萬上下。英教不一其門。據麥道內近日調查。英教現分二百七十門。若每門分算。其人數。無一堪與公教比者。皆不及遠甚。

班國教務之盛

西班牙。或省文稱班國。十六世中。爲歐洲第一强國。通國奉正教。名聖大賢。繼起不絕。厥後屬地爲人侵奪。國勢漸衰。然教務興隆。依然如昔。一千八百零八年。計通國男女修士。有七萬一千之多。神父六萬。主教五十二員。惟自第十八九世之間。受法國革命影響。所謂無宗教派。馬崗秘密黨者。充斥名城巨鎮。屢次煽亂。大

爲人心風俗之變。十九世初。拿坡崙第一以其胞兄若瑟爲班王。若瑟徇革命黨之意。一意仇教。驅逐各會修士。六年之後。班人藉英兵之力除去之。奉前王斐爾弟昂第七。復位。乃平定未久。革命黨又起。必欲使法國革命之慘禍。實演於班國。挾制國王。使不得自主。種種仇教之事。如驅逐修士。沒收教會公產。僇辱教士。皆一如法國亂時所行。幸法王路易第十八。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發兵平亂。秩序漸復。

又十年。斐爾弟昂第七去世。去世之前。欲使其女依撒伯爾繼位。乃廢女子不得爲王之祖制。別定新律。飭令永遠奉行。致斐爾弟昂之胞弟嘉爾樂斯。心不能平。謂王既無子。依祖制。自當以王弟繼統。改祖制以便私圖。何以服天下。國中輿論。多歸之。時依撒伯

Christina 女王被廢

Victor-Emmanuel
Amadeus
Alphonsus XII

爾纔三歲。太后基斯弟納權朝。性好疑忌。憤公教中人。多持異論。不以依撒伯爾繼統爲是。於是所行。多仇教政策。防範嘉爾樂斯黨最嚴。迨十年之後。依撒伯爾親政。見王位已固。輿論漸平。乃改仇教政策。與教皇重訂和約。於是被逐之教士修士等。均得回國。聖教又漸復舊觀。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革命黨又謀作亂。依撒伯爾潛避法國。得免於難。亂黨乃奉義大利王味多爾之次子亞默德爲班王。亞默德蒞任後。自覺不洽輿情。支持三年。辭位而去。厥後班國。大亂。成一無政府國。聖教亦被波及。幸三年之後。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國人擁立依撒伯爾之子爲王。稱亞爾方騷第十二。人心始定。亞爾方騷在位十二年去世。政尙和平。國家無事。教務頗有進境。遺

腹子稱亞爾方騷第十三。當其幼時。母后權朝。有賢明之譽。且熱心公教。故教務亦稱平順。亞爾方騷第十三年稍長。娶英皇愛德華第七之甥女爲后。后初奉路得教。及許配班王。乃改歸天主教焉。

班國君民。均奉一天主正教。上下一德。非不甚善。惟自近年來。馬嵩秘密黨。僞哲學家。無宗教派。傳衍日廣。盤踞通都大邑。互相搆煽。是以亂機隱伏。時時堪虞。觀世變者。不能不代爲隱憂也。

葡萄牙國。人丁約六百萬。除五六百替反教人。與二百猶太人。餘俱奉天主正教。然自十八世後半以來。政權多歸無宗教派。致聖教屢被欺凌。一千八百零八年。葡京爲法兵佔據。葡王若望第六逃避巴西國。二年之後。英人逐法兵出境。轄治葡國十年。當此變

Brasil ia 亂事頻仍　兄弟爭國　Pedro Miguel I　遷怒教會

亂頻仍。聖教益見衰微。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葡王若望自巴西回。英人歸政。若望乃從民意。改專制。爲君主立憲政體。設上下議政院。諸事取決於民。聖教又見昌行。

不料。五年之後若望去世。二子爭繼。禍起蕭牆。不平定者六七載。二子。長名伯特洛。次名彌格爾。伯特洛先已受封巴西王。及父王卒。伯特洛以其女格老亞利爲葡王。女纔七歲。 彌格爾不服。奪其姪女之位而自立。輿論翕然。無有非之者。乃伯特洛聞之。大不能平。欲渡海與彌格爾戰。自忖不敵。邀英人助之。遂得達其目的。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彌格爾戰敗。被逼退位。逃避法國。 伯特洛因彌格爾事。遷怒於教會。大肆虐待。拘拏主教神父。收監嚴押。封閉男女修院。與羅瑪斷絕往來。直待至伯特洛死後。教難纔息。從

此各會修士。去而復來。照常傳教。朝廷亦不甚措意。至民間信仰公教。本有一道同風之休。特以馬嵩秘密黨。窟集政界。大權在握。小民莫可如何。百餘年來。情形極似法國。且葡班之密黨。與法之密黨。聲氣遙通。均一鼻孔出氣。惟因國民幾乎全數。信仰公教。密黨不敢大肆。主教十六員。尙得厠身議政院。與聞政事。

近二十年來。密黨鼓吹革命。日形激烈。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巴西叛葡自立。改民主國。葡之革命黨聞之。運動益力。一千九百零八年。葡王嘉樂斯。一日與太子同行。被亂黨刺殺。　次子馬努爾繼位。不久。革命黨又作亂。水陸軍多附和之。王乃携眷逃避英國。自是君主政體乃廢。　葡既改爲民主。一意仿效法國。以仇教爲宗旨。惟近年政策。又漸趨和平。

瑞士國 Helvetia
共和政體
Vienna 也納
Geneva 日內瓦
Lausanno 老散
Ios. Leu 名人被戕

瑞士係歐洲中心小國。國多崇山峻嶺。風景極佳。有二十二府。各不相屬。然互立盟約。共相維持。略如合衆國之制。有議政院。議決各府應行事宜。亦共和政體也。一千八百十五年。維也納大公議會。准瑞士自立。永保疆土。他國勿得侵佔。又令瑞士頒信教自由律。不得任意欺凌公教。如前此所爲者。　蓋前此。在日內物等城。賈爾文教徒。恃人數衆多。抑制公教特甚。公教人不得置產。幾無託身之地。迨信教自由之律頒。公教與異教。方得享同等利權。不久。添設主教六員。教務日有起色。不料數年之後。因羅匝納府延耶穌會士入境。設學傳教。賈爾文教徒羣起反抗。謀殺公教名人妻若瑟。公教人乃聯合七府教友。起與相爭。戰鬬久之。終因衆寡不敵。屢戰屢挫。從此公教受制。更烈於前。不獨耶穌會士被逐。

即他會修士修女。亦多不能安居矣。往往因細故。主教神父亦被驅逐。致昔年信教自由之律。幾同虛文。　所最奇者。教友愈受挫折。愈形熱心。互相團結。共謀進行。每年主教會議一次。籌備一年進行方法。教友聽主教命。猶指臂之受使焉。爲此。教務仍年盛一年。　百年前。教友居極少數。一千九百年。據彼國家調查。公教人。竟達一百三十八萬之譜矣。　即就買爾文教最盛行之日內物城言之。百年前奉公教者。不過數百。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則有七萬五千五百之多。而奉買爾文教者。與猶太人合計之。不過六萬六千。亦可見君子之道長矣。惟近年馬嵩秘密黨。與猶太人側目公教。思欲一逞。公教之人。不能無懼焉。

比利時一千八百十五年。遵維也納盟約。與荷蘭合爲一國。奉威

Belgium 比利時
Guilielmus I 威廉
Leopoldus I 略保爾
自由黨
路宛大學堂 Lovanium

廉阿耶日爲王。惟是比利時奉羅瑪公教。而荷蘭則多奉賈而文教。威廉亦賈氏教徒。立法行政。未能持平。多貶抑公教之處。由是比利時人。心懷不平。一千八百三十年。法國七月革命。見前比人被其激動。遂叛威廉。而自立。舉公爵略保爾爲王。稱略保爾第一。從此比國不受外人牽掣。正教昌行民皆安居樂業。

乃不久。自由黨發生。傳行甚廣。其說。貴思想自由。不受教理拘束。立自由學堂數座。傳播其說。比國主教爲抵制邪說計。亦立學堂多座。謂之公教學堂。以教授教理爲前提。所立路宛大學堂。教習近百員。生徒來自各國者。常二千以外。爲歐洲最著名之學堂。比國學生。受教於公教學堂者。常十之七八。而受教於自由學堂者。不過十之二三。若女子教育。則幾乎全操於修女之手。以故教

首相仇教無效

Mechliniæ　Frère-Orban

務興盛。冠於全球。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自由黨魁阿爾邦為首相。而議政院人員。其黨亦佔優勢。乃更訂法律。學堂禁教授教理。此議一行。比國主教會議於馬林府。公同反對新律。斥為不善。一面出諭。嚴禁教友遣子弟入國家學堂。一面勸教友醵款。多立公教私學堂。教友聞命。踴躍捐助。又添設學堂多所。以致新律雖頒。而國家學堂。反益形冷落。不能達其目的。　阿爾邦憤甚。召回駐羅瑪使臣。顯與教皇絕。又欲別籌報復之策。乃未及施行。又屆選舉議員之期。而新選議員。則熱心公教者。居大多數。咸不以阿爾邦新律為是。於是阿爾邦失勢去位。其所定新律亦廢。此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事也。

從。當日至今。幾五十年。皆熱心公教者當國。上下議政院。亦公教

一道同風

荷蘭

Guillelmus

公教進步之速

人恒占優勢。通國人丁約七百萬。除二萬五千異教外。餘俱奉羅瑪天主教。可謂一道同風矣。男女修士。至有三萬八千之多。教務之盛。可見一斑。且工藝振興。商務發達。學術日進。文明日高。疆域雖小。富庶甲於歐洲。此可見公教之有益於人國也。乃或謂天主教有阻文明之進步。眞夢囈矣。

荷蘭王威廉第一。自比利時叛而自立。頗有所醒悟。知民心不可重違。以後待公教人。漸趨平和。然猶未許享平等權利也。至其子威廉第二。受禪之後。1848始下信教自由之令。無論何教。國家一視同仁。　自時厥後。公教進行之速。堪與英國相頡頏。溯十九世初。教友計三十五萬。今則近二百萬矣。幾居國民之半。國務大臣八員。內有奉公教者三人。上下議院。均有多數公教人。

烏得勒支 Ultralectum (Utrecht)

丹瑪 Dania
瑞典 Suecia
那威 Norvegia

方教禁初弛。教皇即簡派主教五員。分治荷蘭教務。總主教駐伍太治府。教士教友傳揚聖教。異常熱心。各處建堂立學。設男女修院。近年法國各會修士被悪政府驅逐。避居荷比者不少。彼都人士。頗得觀摩之益。荷政府見教士熱心教育。有益國家。凡所立學堂。准給津貼銀兩。即主教神父傳教。亦酌給俸金。昔年沒收聖教公產。籌以償還。凡此皆公教盛行之原因也。此外路得教之紛岐。散漫無紀。甚或陷於無宗教派。有江河日下之勢。亦迫令善信之人。歸正之原因焉。

丹瑪。瑞典。那威三國。歐洲北鄙之蕞爾小邦也。丹瑪人丁約二百萬。瑞典那威各約三百萬。十六世時。三國之君。皆隨路得教。嚴法虐政。逼民相從。歷三百年。不改方針。以致奉公教者。幾乎絶迹。且

風氣閉塞　異教多歧　Copenhagen

三國風氣閉塞。頑固異常。十九世中。歐洲各國。皆弛教禁。准人民信教自由。惟三國猶固執不改。瑞典尤甚。凡外國教士入境傳教者處死。國人改奉公教。則籍沒其家。迫令遠徙。近年雖略弛教禁。仍不准各會修士入境傳教。惟修女不禁。　然四五十年來。教務日見發達。現瑞京有主教一員。治理一國教務。

那威初與瑞典合爲一國。一千九百零五年始分。分後。准各會修士入境傳教。惟尙禁絶耶穌會士。　教友亦日增添。靜觀大勢。終有廣揚之一日。　丹瑪對於公教。較兩國爲優。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大開教禁。耶穌會及他會修士。皆得自由傳教。毫無禁阻。丹京高本那各有耶穌會公學一座。頗著名譽。故教務亦較兩國爲盛。至三國之路得教。人自爲說。別戶分門。大有衰微之象。以視我

俄國

教。迴不侔矣。此我教所以日有進境也。

俄國自大彼得以希拉教爲國教。俄皇爲教首。政權教權悉操於一人之手。國人有不奉國教者。即目爲化外頑民。嚴法究治。至加太林第二則更甚。 先是大彼得末年。俄之西境希拉教改歸公教者甚衆。一千七百二十年。在撒毛斯太集公議會。主教八員。神父二百員。教皇使臣監臨。議決待遇希拉回頭人辦法。以後公教傳衍日廣。及加太林即位。乃不相容。驅逐主教神父。撤銷男女修院一百五十座。逼令八百萬公教人民。改奉國教。加太林後。保祿第一。亞立山第一。相繼爲俄皇。政尙和平。均未仇視公教。保祿第一且常爲公教人。添設主教九員。亞立山第一則與其后依撒伯爾。託故至尼思府。改歸公教。既而病卒。其弟尼各老第一即位。教

尼各老第一虐政

Polonia

Nihilistæ

尼希利黨

難熄而又熾。

尼各老第一。必欲統一教門。嚴法虐政。逼令波蘭舊封之公教人。二百餘萬。悉奉國教。不從者。充發西伯利亞。甚或處死。主教神父。無一倖免者。公教之聖堂修院。悉遭封閉。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尼各老至羅瑪。教皇額我略第十六面責其仇教之非。尼各老語塞。許以後遷改。立和約而去。然此皆虛應故事。回國後。仇教如故。

亞立山第二。初年政尙寬大。革除養奴律。頗得人心。嗣因波蘭舊封。要求信教自由。一再叛亂。亞立山大怒。悔未盡絕公教根株。下令拘拿公教人。有槍斃者。有充發邊遠者。有收監禁押者。不計其數。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亞立山以暴虐太甚。爲尼希利黨刺殺。尼希利譯言虛無。卽俄之無政府黨也。至今亂機四伏。刺殺之案。時

有所聞。

迨尼各老第二嗣位。亦未改仇教政策。一千。九百零三年。與日本戰。大敗。喪師失地。大損聲威。又因國中尼希利黨。屢謀作亂。俄皇漸漸感悟。因頒信教自由之律。與民更始。此令一下。昔年被逼之公教人。紛紛回頭。計目下通國教友。約有一千二百萬。由十二位主教分治。內有在波蘭舊封之主教七位。所最奇者。當教禁未弛時。彼教之改歸公教者。陸續不絕。至十九世則更多。情甘被充發邊遠。或遷避他國。不願違背自己良心。至俄之希拉教。亦非統一之教。名目繁多。足有百餘。俄皇之無限政權教權。竟無如之何也。

亞墨利加洲　北墨洲

美國 Scotia Hibernia (Irlandia) 叛英自立 Washington 公教盛行

北墨洲中境。所稱美國者。居民幾乎全數。自歐洲遷來。如英吉利之監督教人。蘇格蘭之清教人。法之賈爾文教人。而依耶脫之公教人。則來者更衆。彼等在本國。方切齒於政府之不相容。乃託足異域。不能彼此相安。時有爭鬬之事。及至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華盛頓倡首叛英。連絡衆心。同仇敵愾。各教人方棄舊嫌。同歸於好。迨戰事告終。脫了英國覊絆。乃建共和國。許人民信教自由。不准彼此相擾害。並准各教士享特別利益。不當兵。不納國課。惟各教敬神諸費。國家亦不佽助。

公教既得自由。從此進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觀。計百年前。通國主教只一員。神父三十員。教友則四萬上下。今據一千九百十二年調查。載錄各報者。樞機主教。則有三員。總主教十四員。通常

小呂宋 Philippjnæ
Porto Rico
檀香島 Hawaï
Alaska
Panama

主教一百員。神父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三員。男女修士六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教友二千三百三十三萬。爲環球公教最盛行之國。聖堂修院。大小學堂。以及各種慈善院。幾於觸處皆是。乃不知者。動謂美國係誓反教國。其實誓反教已遠落公教之後。卽合彼教支分派別。層出不窮之多門。統而計之。其善信之人數。亦不敵我公教之多。此彼教所自認不諱者。惟上開教友數目。係合美國屬地統計之數。若美國本境。則有一千五百一十五萬五千之多。內由歐洲屬地遷來者。居多數。斐列賓（一名小呂宋）七百五十萬。保爾道利各一百萬。檀香島四萬五千。　他如亞拉斯加與巴拿馬沿河屬地。均有教友。合計得二千三百三十三萬。

美國主教每年一小會議。三年一大會議。小會議每省主教在本

共謀進行　無宗教派　莫爾蒙 Mormon　坎拿達 Canada　Ottawa

省舉行。大會議。通國主教羣集美京。大衆一心。共謀進行之道。若彼誓反教。名目繁多。各不相屬。近數十年來。其善信者。多改歸羅瑪公教。冷淡者漸流入無教派。目下無宗教派亦頗盛行。又有莫爾蒙教倡公財多妻之說。雖亦依附基督教。然去基督教旨已遠。亦人心世道之憂也。

坎拿達在美國之北。與美接壤。初屬法國。一千七百六十三年。爲英奪取。自是以後。公教屢遭摧殘。迨一千八百四十年。方得完全自由。從此公教勃興。有月異日新之象。教友由二十萬。增至二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零六年調查）坎拿達亦聯邦制度。係九邦湊合而成。以阿大瓦爲都會。設上下議政院。英遣官監督之。略示羈縻而已。

墨西科係中墨洲大國。居民約十二兆。多半係土著紅種人。然自

三四百年來。與歐人互婚。種類多已渾合。初屬西班牙國。正教盛行。幾無不奉教之人。自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叛班自立。改共和國。政權落無教派手。由是正教屢受抑壓。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共推奧國公爵馬西米連為墨西科皇。政體為之一變。教難因爾稍平。不料五年之後。革命黨起。猶亞來為首。猶本馬嵩秘密黨。素宗無神無教之說。馬西米連為所殺。猶遂僭竊政柄。使其同黨分據要津。下令政教分離。主教修士等。一律逐出境外。聖教公產。查抄入官。修院撤銷。 數年之後。保斐略被選為總統。政尚平和。教難又熄。被逐之主教修士又回。仍前供職。惟查抄之公產。迄未賠還。然民間熱心公教者。十居八九。仇教者。特政界中。少數人之所為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瓜德路伯聖母大堂舉行加冠禮。（與墨母像加冠）

古巴島 Cuba
聖多明島 San Domingo
中國僑民
Boston
南墨洲

與禮者主教四十位。神父千餘。教友十萬。極一時之盛。是可見公教雖頻遭屈抑。仍然盛行也。目下主教二十八員。總主教七員分治通國教務。

古巴島介於南北墨洲之間。初亦隸西班牙。光緒二十四年。爲美國奪取。居民約一百六十萬。俱奉公教。又有聖多明我島。畧小於古巴。宗教亦同。係共和政體。曾舉某主教爲總統。主教勤政愛民。大爲國人所敬服。一千九百十三年。主教以政界諸人。朋黨漸起。辭位而去。　墨洲中國僑民最多。合南北兩洲統計之。有七八十萬。伊等在彼營生。多能致富。且聞教領洗者亦不少。美國保斯東城。有爲中國教友。新建之大堂。

南墨洲班葡兩國屬地。受北墨洲革命風潮之激動。亦紛紛宣告

獨立。不甘受轄於外人。從此干戈雲擾。歷十餘年始息。然外患雖息。內憂繼來。馬嵩祕密黨。與諸無宗教派。把持政柄。疾視公教。實爲人心風俗之憂。茲分紀其大略如左。

巴西國爲南墨洲第一大國。疆域遼闊。幾與歐洲全境相埒。居民十六兆。奉公教者十四兆有餘。惜政界中人。槪係無宗教派。百方抑制公教。限定主教神父缺數。不准增添。以致一主教所轄之境。地面廣闊。或如歐洲三分之一。一神父傳教之區。如中國一省。漸致教務廢弛。人心冷淡。令人有今昔之慨。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重定憲法。始准信教自由。於是歐洲各會修士。紛紛前來。教務始有起色。教皇良第十三。比約第十。先後增設主教座位。至三十五員之多。

Ecuador
Garcia Moreno
赤道國
總統之熱心
弊絕風淸
Lima
Peruvia
Bolivia
S. Rosa
秘魯國
保利味

厄瓜多一名赤道國。居民約一百四十萬。奉公教者約一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加爾西亞茂來諾爲總統。在位十餘年。國內大治。政務教務。俱臻極盛。爲西史所稱。緣加爾西亞旣熱心公教。而又賢明英武。抱不世之才。曾建耶穌聖心大堂。將通國獻於耶穌聖心。國人沐其德化。弊絕風淸。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馬嵩秘密黨惡其熱心公教。使人刺殺之。並謀殺總主教哲嘉。然亂未久卽平。現有總主教一員。主教六員。治理通國教務。 教皇使臣駐劄利馬府。辦理秘魯。保利味。厄瓜多。三國交涉事件。

秘魯居民共三百五十萬。內奉公教者。二百七十六萬。總主教一員駐利馬府。利馬係著名聖女羅撒本城。又有主教七員。分治秘魯教務。政府亦有使臣。常駐羅瑪。

保利味民數二百三十萬。幾

智利國 Chili

久安長治

委內瑞拉國 Venezuela

Columbia 隆比亞國

乎全數奉教。與秘魯情形大略相同。

當各國獨立之初。紛紛擾擾。四境不安。而智利國獨太平無事。政府多正人。無馬嵩黨厠身其間。立憲之後。仍以羅瑪公教爲國教。與羅瑪互遣駐使。教務日見發達。統計居民目下三百五十萬。奉公教者三百二十餘萬。主教一正三副。治理通國教務。

委內瑞拉初與葛隆比亞爲一國。自立後。教仇擅權。多方裁抑公教。不令自由。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兩地分國自立。仍多仇教政策。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更定憲法。方准信教自由。目下委內瑞拉居民二百三十萬。奉公教者二百萬。

葛隆比亞近二十年。教難平息。與教皇艮第十三立有和約。應許每年津貼傳教費若干。爲昔年沒收教會公產之賠款。教皇使臣

駐該國京都。又有總主教一員。率同副主教十三員。分治三百餘萬教友。境內未奉教者。居極少數。上年舉行迎聖體大會。政界中人。自大總統以下。咸與禮焉。爲近世極熱心宗教之國。立有嚴律。不准馬蒿黨入境。

阿眞廷 Argentina 國 一名銀國。亦南墨洲之共和國也。居民三百餘萬。舉皆奉教。惟受制於少數無宗教派。不得自由。近年政府迫於公論。漸趨平和。亦曾誓許於教皇良第十三。每年津貼傳教費用。主教七員。分治通國教務。又南墨洲南境巴達高尼 Patagonia。古稱長人國。教民皆土著黑人。風俗蠻野。自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眞福保斯高 Dom Bosco 所立之撒肋爵會 Salesiani。前往化導。居民回頭者。不久已十餘萬之多。居民總數不過三十五六萬

以上紀亞墨利加。共計教友四十兆有奇。主教座位二百餘所。

亞非利加洲。省文曰非洲。地中海沿邊諸地。在第五六世紀。主教有八百員之多。爲聖教極盛時代。以迦太基(加爾大高)與亞立山兩府爲樞紐。厥後回教肆擾。聖教幾被絕滅。至十八世末。祇餘一二萬教友。受回回虐待。蓋千餘年矣。十九世初。英據埃及。(厄日多)法據亞爾熱利。教難因而漸平。從此聖教進行。日新月異焉。目下各會傳教士。足迹已偏非洲全境。雖天氣酷熱。民俗野蠻。教士爲主愛人。毫不顧惜自己性命。 據最近調査。非洲居民約共一千七百萬。奉教者三百餘萬。此數日見增長。 回教之蔓延。風俗之醜惡。爲傳教兩大阻力。且土著黑人。謭陋無知。堪爲教士者甚鮮。數年傳教者。概皆歐人。 腹地有吳岡達國。爲聖教最盛行之區。一千八

列眞福品

澳洲

Oceania
Malesia
Philippinæ
Sumatra
Borneo

Colebes
Nova Guinea
Australia
Tasmania
Zelandia

奧斯達利

百八十五年。有爲主致命者二十二人。現經教皇考查明確。列入眞福之品。黑人邀此殊榮。前此未有也。

澳洲或稱大洋洲。係印度洋與太平洋中。無數島嶼之總名。其在西者總稱瑪來西羣島。聖教久經傳到。其間惟斐列賓羣島。聖教盛行。居民奉教者。得十之八九。約七百五十萬之多。主教十員。分理教務。其餘諸島。如蘇門答剌、波羅、加拉巴、新幾內等島。居民多奉回教。梗頑難化。至今奉公教者。約得五六萬之譜。主教五六員。分傳各島。

瑪來西東南有三大島。一曰奧斯達利。一曰達斯瑪尼。一曰新錫蘭。三島奧斯達利最大。面積之廣。得歐羅巴全洲五分之四。一千七百七十年。爲英人佔據。其時土著野人。有一百五十萬。厥後英

人至其地者漸衆。生齒日繁。土人被逐。日卽滅亡。目下惟餘三四十萬耳。初英廷偏袒異教。公教不得昌行。及信教自由之令下。英人多回頭者。今居民三百七十萬。奉公教者一百餘萬。西德乃府務。而英教則昔盛今衰。華人在彼謀生者。不下三四萬。近亦多奉公教者。

雪梨金山主教茂耶、被簡爲樞機大臣。別有主教十九員。分治全島教

達斯瑪尼島。初爲荷蘭人達斯曼尋獲。卽以其名名島。後爲英人所奪。居民約十六七萬。多爲英人移殖。土著黑蠻。久已絕滅。牛西蘭亦稱新西蘭。百年前。島人尙有四十萬。今惟四五萬而已。此固由英人之凌逼。喧賓奪主。亦該居民蠢愚無知。互相殘殺。有以致之也。然以上二島。教務均佳。主教五員。分治兩島教務。總主教

Hawai
B. Petr. Chanel
Futuna
P. Damien
Molo Raï

Polynesia
Micronesia
Melanesia
Carolinæ
Iles de la Société

Wellington

一員。駐新西蘭之物林盾府。

至奧斯達利東北諸島。星羅碁布。密列若宿。稱爲波利乃西。米可洛乃西。美拉乃西者。聖教亦久傳徧。若加洛林羣島。素西厄代羣島。島民皆奉正教。檀香島(哈威伊)奉正教者四萬五千。他島多寡不等。伯多祿沙乃爾神父致命於福都那島。近年列眞福品。達彌盎神父在莫老改島立癩病院。收養癩人至千名之多。此病最易傳染。極爲險惡。患此病者。爲人屛絕。雖親人不敢嚮邇。一經染及。則四體腐爛。漸及全身。以至於死。無一幸免者。達彌盎神父情願犧牲自己性命。救若人靈魂。在院服役十二年。卒染癩而死。同會修士繼其志。前踣後起。至今不絕。此亦我教獨擅之優點也。澳洲各島。初多野蠻。兇殘無人理。自正教傳入。潛移默化。漸至改觀。

亞細亞洲。

土爾其國。　土爾其卽古之突厥也。起於蒙古西域等地。性好戰鬭。隋唐以後。屢爲患於中國。又舉兵西向。奪取公斯當定城。開了强大之國。惟因酷信回教。常仇視基督教。立法最嚴。回教人有改奉基督教者。罪當死。數百年後。憚於歐洲列强之干涉。始改死罪爲徒罪。至其抑制基督教。百法摧殘。有令人不忍言者。以致所轄地面。如亞洲之小亞細亞。西里亞等區。歐洲巴爾干半島。非洲之埃及（厄日多）土尼思等區。古昔聖教通行。有一道同風之象者。人數漸減。日形衰落。至一千八百年。羅瑪公教與希拉教合計。尙不及回回三分之一。其三分之二。皆回回矣。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土爾其始頒定憲法。許人民信教自由。基督

Maronitæ
Drusi
Armenia

希拉獨立

1829 Constantinopolis

教人。莫不額手相慶。孰知。憲法雖頒。仇教之事。仍時有所聞。蓋回回之疾視基督教。業已相習成風。深入骨髓。是以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公斯當定城宗主教額我略。方舉行公議會。土人忿不能平。羣起作亂。殺害教友至三萬之多。宗主教額我略亦及於難。此事激動希拉人公憤。大起革命之軍。八年之後。得列强承認。爲自主之國。不復受轄於土廷。

一千八百六十年。西里亞地面。瑪老尼教友。基督教派。今反正。悉歸羅瑪公教。被吐魯子人殺害四萬。土官坐視不救。人多疑爲土官唆使。最近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亞爾默尼亞教友。因熱心基督教。不服瑪哈默。被回回殺害者。十萬有餘。土廷諉爲民間兩教相仇。不能防範爲辭。近年來。法國奪土國非洲之土尼思屬地。巴爾干半島諸

小國。向爲土國藩封者。亦羣起攻之。土國日見削弱。大約不久。歐洲大陸。無復土人駐足矣。

土國境內公教近況

近百年來。聖教雖屢遭摧折。較前大見進步。在土屬亞洲地面。教友由四十萬。增至八十萬。在歐洲地面。由三十萬。增至七十餘萬。公斯當定京都。現有公教教友一萬六千。

如德亞

巴來斯定古之如德亞國也。後爲土國西里亞省之一部分。居民大半皆土爾其人。而全境如德亞人。不過三十四萬。其散在天下各國者。則有九百萬之多。顯罰彰彰。至今未改。天主罰如德亞人釘殺耶穌之罪。使其國滅民散。

波斯國 Persia

波斯國。 亞洲西部中央之名國也。居民約一千萬。古時聖教盛行。唐時有教士自波斯入中國。稱其教曰。景教見前。厥後回教繼起。

Hollandia

流入波斯。居民多陷溺者。從此聖教衰微。歐洲教士亦鮮來者。然自近五十年來。聖教日見進步。目下已達一萬數千之譜。

印度。中國西南大國也。與西藏接壤。居民約三萬萬。三百兆 論人口 天下各國。除中國外。無一可與頡頏者。且疆域寥廓。得歐洲全境三分之一。自聖方濟各沙勿略在印度宏開聖教。以後代有傳人。各會修士。繼續不絕。是以印度教務。久有廣揚氣象。至一千七百年。教友數目。已增至二百餘萬。此固是教士傳教熱心之效。而葡廷保教。亦與有功焉。　厥後英荷繼來。爭相割據。與葡尋衅。不平定者數十年。聖教頗受影響。迨大局稍定。印度之大半。已歸英人掌握。維時英荷尚持仇教主義。在印度所行。一如在其祖國。天主

教教士有被逐者。教會公產。亦多沒收入官。傳教諸事。諸多牽掣。以至教務大受虧損。

及英廷頒傳教信教自由律。忽又有臥亞裂教之事。歷五十年始息。臥亞總主教與所屬印度神父。以教皇頒我略十六。不由葡廷荐舉。逕自簡派多位主教來印度。抗不奉命。遂至裂教。　凡此

一波初平。一波又起之教難。於教務大有關礙。是以教友數目。由二百萬。減至一百萬。幸教士傳教熱心。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教皇良第十三。又釐定主教階級。使互相聯屬。教士益加勤奮。由是教務日有起色。據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調查。教友又二百餘萬矣。目下主教三十五位。代牧五位。神父二千四百餘位。　若英美之誓反教。現在印度傳教者。計三十二門。教士人數之多。用費之鉅。

遠過我教。又得英人之特別保護。乃進步甚遲。以視我教。瞠乎後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中國教史　續　自咸豐末至光緒末

設總理衙門

咸豐十年秋。和約既成。英法聯軍退出天津。班師回國。遂由兩國政府。遣使駐劄北京。辦理交涉事件。如和約所許。我中國亦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應之。凡通商傳教諸案件。悉歸該衙門經管。觀取名之誇張。可知當時士大夫之心理。今總理衙門。改爲外交部。名實始符。

十一年七月。咸豐崩於熱河。正宮無子。貴妃那拉氏有子。纔四歲。名載淳。繼承大統。以明年爲同治元年。尊其生母。爲慈禧皇太后。嫡母爲慈安皇太后。同治冲幼。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慈安居心謙退。諸事讓慈禧作主。慈禧時年二十六歲。主持大權。一身繫中國安危者。四十餘年。

1. B. Ioan. Petr. Neel

時洪秀全之太平天國尙與淸國爭持。而河南之捻匪又起。匪首張洛行死後。其姪張總愚繼之。綽號小閻王。率衆數萬。蹂躪六七省。勢極披猖。同時。四川雲貴之回匪苗匪。亦相繼而起。全國鼎沸。干戈雲擾。平民遭鋒鏑而死者。奚止百萬。因而教務亦受波及。教友遇害。聖堂被毀之事。蓋屢有所聞。統計各省遇害之教友。當不下數千。　所最令人難堪者。仇教之地方官。往往藉剿匪爲名。嫁禍於教友。焚其廬舍。戕其生命。以爲得計。此事在去京較遠之省分爲尤烈。如咸豐十一年。有貴州教友張有揚等四人致命。同治元年。[1]文神父西名。[1]乃海爾。與教友吳學聖等四人致命。皆是仇教官吏。誣良爲匪。故意陷害。　以上諸人致命實情。均經教宗考覈明確。列入眞福之品。茲略記其原委如左。

貴州提督田興恕。素抱仇教宗旨。然初猶有所忌憚。不敢大肆。及巡撫何冠英因病出缺。朝廷命伊兼署貴州巡撫。又頒給欽差大臣關防。命伊督辦全省軍務。伊遂覺有恃無恐。膽大妄爲。行文於所屬地方官。密飭殺洋滅教。勿悞時機。　猶幸各地方官。多明大義。又知傳教習教。載在約章。已爲朝廷所許。不敢冒昧從事。惟開州知州戴官治。素嫉正教。前在郎岱廳任內。將盧廷美等三人。因教處死。今調任開洲。接到田興恕密旨。更欲一洩積恨。以博上峯歡心。是年正月間。訪知文神父在夾沙隴傳教。夾沙隴村落名。去開州僅五里許。即發兵役往捉。文神父先已聞信。特因不欲離棄教友。故未躲避。　神父與吳學聖等四人。遂被捉獲。兵役將神父髮辮繫於馬尾。拖帶進城。一路飽受凌辱。及戴官坐堂審訊。神父

1. Mgr. Faurie
2. D. de Bourboulon

因不肯下跪聽審。被衙役毒打。以致惛絶倒地。及甦。取所帶護照與觀。曰。此北京總理衙門所給護照也。據護照所載。我奉旨傳教。地方官當以禮貌相待。何竟以罪犯視我。戴官置若罔聞。不容分辨。惟曰。汝傳教惑人。卽當死。遂令提出斬決。 吳學聖等四人。官許以背教。卽蒙開釋。四人信心堅固。誓死不背教。遂與神父一同致命。（姓名見十六卷）戴魯治旣殺文神父與四教友。大得田興恕之稱賞。田遂揑詞上奏曰。開州地方有文某。開堂聚衆。謀爲不軌。經戴魯治查探確實。乘其不備。擒獲首要。就地正法。云云。孰知貴州胡主教[1]早將文神父。與四教友。致命眞情。飛報駐京法使矣。法使布爾布隆[2]卽將此事詳細情節。照會總理衙門。謂和約方成。鉅案又出。貴國將何以自解。務請重辦主殺之人。以昭睦誼。是爲

至要。時總理衙門王大臣。已接到田興恕奏章。深恐法使誤聽一面之詞。覆書。謂此事必俟本衙門查訪明確。方可照辦。待至三四個月。方始查實。乃知法使之照會。並無一言虛捏。而田興恕之奏報。則盡屬妄言。　況此三四月中。南昌天主堂。被匪徒拆毁。重慶教堂亦被搶掠。四川東境主教。進京控訴。由是法使言之益力。務請重懲肇禍之人。以警其餘。朝廷不得已。乃革田興恕職。發往新疆戍邊。上諭明責其奏報不實。縱寇殃民。殺害外國傳教士之罪。又以戴鲁治迎合田興恕意。妄殺多命。罪情重大。著即擬抵。南昌之事。則飭江西巡撫沈寶楨嚴拏仇教匪徒。從重懲辦。法使布爾布隆乘此機會。面請恭親王。轉奏朝廷。重降諭旨。飭令各省大吏。轉飭所屬地方官。實力保護教士教民與平民一體相

待。勿得歧視。　並求將先年查禁天主教之字樣。載在大清律之書者。一概刪除。至於民間修廟演戲。迎神賽會等事。有礙於教規者。應免教民攤錢。　所求各事。一一照准。皇上卽出上諭。曉示各省。一體遵照毋違。

此諭較約章所載。嚴明淸切。更有效力。一經傳佈。教仇有所嚴憚。不敢肆然妄爲矣。從此西洋各國教士。來中國傳教者益多。教士在內地往來。交錯於途。毫無禁阻。此蓋自前淸雍正以後。一百四十年來。所未有也。彼時聖教犯禁。神父常晝伏夜行。潛藏傳教。孰知有今日乎。北京自道光十七年。欽天監不復用西洋人。教士久經絕迹。所有南北東西四堂。或被拆毀。或被封閉。已無人問及。一二中國神父潛蹤傳教。照管北京教友。僅延一綫之傳。至前年和

約告成。孟[1]主教涖任。乃又公然傳教。重修四堂。聖教又復昌明。轉移之神。固知非人力也。

教皇以北京主教所轄地面太廣。教化恐難普及。於同治二年。割蒙古地面。別令比利時國聖母無玷聖心會士來傳。會士聞命踴躍。傳教熱心。爲時不久。蒙古分中。東。西。三大區。由三位主教分傳。其東三省之地。（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也。）則割分於巴黎傳教會士。會士接管以來。教務日有起色。後東三省分兩大區。由兩位主教經理。一位駐奉天。一位駐吉林。 又割直隸東南三府二州之地。令法國耶穌會士來傳。主教駐獻縣。西南境正定順德一帶。別爲一區。由駐正定之主教轄治。若四川雲貴三省。初惟一主教。至同治初。四川一省。分三大區。由三位主教經理。雲貴兩省。各有本主教。湖北江

1. Mgr. Mouly

西等處。亦有添設之主教。此同治初年。各省教務大略情形也。各省主教。在所轄區域。又各立修道院。培植傳教人材。從此中國神父。亦與年俱增。不似從前。惟仰給於澳門等處。其地與內地隔絕。往返諸多不便。故所成就者。爲數無多。各省傳教之區。又廣設大小學堂。教育教中子弟。立育嬰堂。慈善院之屬。收養無依孤兒。與諸衰老殘疾。煢獨無告之人。種種善舉。推行日廣。教化因以日隆。至當時所修之大堂。爲數亦多。除北京新修之救世堂外。若天津之聖母得勝堂。廣東省城。與上川島。閔主教所建之兩堂。湖北漢口聖方濟各會士。與上海耶穌會士。所建之堂。均輪奐鉅製。中國前此所不多見者。厥後續建之堂。逓年增添。不可殫述。

Mgr. Mirel
M. David

北京譚修士所設之博物館。亦有不可泯沒者。館在北堂左近。內

儲珍禽奇獸。大小無慮四千餘種。翎毛鮮潔。栩栩如生。又有奇異木石金寶之類。多不勝數。皆博物家所罕見者。開館後。遠近鬨傳。爭來遊賞。王公鉅卿亦多來者。此雖世俗事。然可藉以考求物理。開擴眼界。亦可使教士與官紳各界接洽。未始不可爲開教之一助。此教士目的所在也。

遣使出洋

同治五年。政府遣知縣斌椿率同官生。赴西洋遊歷。 初。風氣未開。人咸視出洋爲畏途。以西洋諸國爲蠻野。及斌椿西遊歸。爲述外洋風景。及各國優待諸情。乃知彼中教化風俗。有中國所不逮者。而各種科學。則更遠駕中國而上之。於是開通之士。漸易其輕視外洋之心。而爲崇拜矣。

殯葬盛禮

同治七年。北京孟[1]主教去世。殯葬之日。各國公使與總理衙門人

1. Mgr. Mouly

員。多來弔唁。教中士民雲集。肅隊前導。排列至數里之遙。一路諷經奏樂。聲聞數里之外。送殯之車。多至四百餘輛。京師重地。而有如此盛儀。洵聖教昌明景象也。

當時各省教務。雖稱平順。而民間仇教之事。仍時有所聞。在長江流域為尤甚。推原其故。約有三端。　中國自古閉關自守。不與外洋通往來。幾不知有歐美諸國。由是養成一種驕己輕人之習慣。自視太高。對外人。咸有鄙夷不屑之心。幾成第二天性。牢不可破。一旦見西洋傳教士。遊行內地。形狀略殊。即忿不能平。此黨同伐異之見也。其故一。　聖教戒律。嚴峻清高。令人棄絕異端。不敬佛老。一切拜廟燒香。迎神演戲。看風水。焚紙幣。種種邪妄不經之事。俱所不許。適與流俗相反。人情狃於習慣。聖教獨與抵抗。此招尤

境遇不同

速謗之原也。其故二。　人不知西士遠來之意。實爲榮主救人。皮相揣摩。多所誤會。或謂西士爲謀國。或謂迷拐幼孩。摘心挖眼。種種疑謗。在今日而大明者。在當日則多信爲眞實。愚民無知。原無足怪。獨惜。號爲文人學士者。亦從而附和之。甚且提倡之。著謗教書。繪謗教畫。散佈遠近。以致人心惶惑。起與聖教爲難。此謠言惑衆之尤也。其故三。

以上三故。各省所同。而教士境遇。乃互相懸殊者。則以地方官。有賢與不肖之別也。其在賢者。存心公正。恪守約章。待教士以禮。遇事持平。則所轄境內。教務自然興隆。　若不肖之地方官。頑固性成。惟知排外。視約章若廢紙。疾教士如眼釘。遇有頑民鬧教事。坐視不管。甚或暗中授意。推波助瀾。以致教士教民。備受屈抑。含冤

1. D. Mabileau.
2. D. Rigaud

莫伸。教務因而不振。凡此情形。在長江流域。固數見不鮮也。茲將同治年間教難。約略紀之如左。

四川　此省教務素佳。同治初年。三主教所轄地面。計洋教士。三十七員。華教士。五十七員。惟酉陽州。僻處東南隅。風氣閉塞。於教理眞相。多所隔膜。同治四年。羅神父至酉陽開教。士民起與爲難。幾乎被殺。而招待之家。與數教友。則皆遇害。及事稍平。馬[1]神父又去傳教。被人投入河中。繼又拉至大街。亂刀致死。事後。經官驗視。驗出致命傷。八十二處。數年之後。此案方結。同治六七年。李[2]神父又去傳教。設立男女學堂。盡心化導。不料。同治七年。十二月。立名瞻禮之次日。匪徒大幫入城。聲言搜殺洋人。李神父聞信。急將堂門緊閉。率教友竭力抵拒。匪黨以火藥轟開堂門。神父與教

友學生。四十一人。同遭慘殺。聖堂房屋。則付之一炬。州官坐視不救。事後申詳上憲。反說洋人兇橫欺害良民。致案懸不結者。數年。酉陽巨紳張丕昭作謗教書。散布遠近。居民爲所蠱惑。羣起與教友爲難。計酉陽與彭水境內教友。被焚掠者七八百家。

貴州　自田興恕去後。教務平順。每年添教友不少。同治七年。白主教在貴陽府起建天主堂。撫臺給地基。教外亦捐助。乃不久。爲酉陽亂事牽動。在遵義府地面。大起仇教風波。一般無知愚民。爲劣紳所惑。傳單聚衆。與教友尋衅。教友不背教。不踐十字者。一律驅逐出境。計闔境被抄掠之教友。不下七八百家。亦有被殺者。若聖堂與教士房屋。則悉被拆毀。　知府陳光璧不一彈壓。一任匪徒妄爲。　教士雖未遇害。而被毒打窘辱者。則有數人。此同治八

年事也。前四年。穆[1]戴[2]兩神父遭回亂隕命。尙非官民仇教者比。故不詳載。雲南杜[3]神父死於匪亂。亦然。

江蘇　同治初年。郎[4]主教下鄉巡查教務。教內外無不歡迎。大有廣揚景象。乃無何。鎭江淮安。忽有驅辱教士等情。南京則有匿名揭帖。謂教士迷拐幼孩摘心挖眼。云云。此謠在揚州更甚。人言藉藉。萬口一詞。以致人心惶惑。教難遂起。我教神父與英教牧師。同時被逐。教堂房舍。亦被拆毀。此案久懸未結。後官起出瘞埋之嬰孩屍十二具。詳細驗看。方知挖眼之謠是虛。繼又憚於英兵輪之恫喝。方允賠償所失。了結此案。

安徽　安慶府。昔年聖教犯禁。聖堂改爲倉廒。同治四年。官給地基。另建聖堂。以賠昔年沒收之天主堂產業。不料。三年後。紳民爲

1. D. de Rochechouart
2. B. Ioan. Lantrua

謠言所惑。齊心驅逐教士。聖堂屋舍。搶掠一空。金韓兩神父。幾遭不測。未幾。建德縣。亦起仇教風波。教友被焚掠者。八十餘家。死於非命者二十五人。韓教士僅以身免。

湖北亦有仇教事。天門縣莠民結合團體。聚衆仇教。焚毀教堂四五座。教民被焚掠者數十家。　利川縣縣官疾惡聖教。拘拏教友。毀其廬舍。教友有監斃者。凡此諸案。與四川貴州之事。經法使羅[1]淑亞親赴其地。與中國官嚴重交涉。方始了結。　湖南仇教更甚。自昔年藍[2]月旺神父致命於長沙。數十年來。未改方針。一意仇教。長沙不准西士駐足。雖有和約抗不遵照。甚矣魔鬼與天主爲敵。蓋無計不施也。

江西遭太平軍之亂。兵燹頻仍。累年不止。教友喪亡過半。其時神

3. Mediolanum

1. D. Montero

2. Mgr. Baldus

父止一二位。孟[1]神父且死於亂兵。教務益形衰落。同治四年。教皇以河南巴[2]主教調任江西主教。與浙江分區。自此教務漸有起色。河南爲捻匪張總愚肇亂之區。被害尤烈。教務受波及。大有衰頽之象。同治初年。擔任教務者。惟遣使會西士二人。與中士三人而已。南陽府康熙時之天主堂。久經沒收。改爲廟宇。和約既成。教士據和約。向地方官索還。竟不能得。同治八年。教皇命河南教務。改由義大利亞密耶[3]傳教會士接管。從此教士增添。教務亦漸振興。不久分設三主教矣。

廣東　雷州府亦出有教案。聖誕瞻禮日。教友方同堂瞻禮。忽匪徒聚衆來攻。戕殺教友七名。傷數十名。聖堂被毀者四座。教民被刼掠者。百六十家。此同治八年事也。次年。楊沙勿略在惠州下鄉

開教。亦被戕害。楊初居武職。後去官奉教。異常熱心。帮助神父傳教。所至有功。教仇惡其熱心。殺之。

陝西

陝西　漢中府開教最早。教友素多。同治元年。陳得才率太平軍。圍攻十一個月始下。強者被裹脅。老弱被慘殺。城中居民。與四鄉避難者。幾無孑遺。闔屬教友。初有一萬三千之多。亂後惟餘四千而已。

直隸

直隸　同治七年。捻匪入獻縣。大肆刼掠。教友遇害者多名。內有貞女二名。教婦一名。皆因貞操不屈。遇害。獻縣總教堂亦被搶掠。所失不貲。然匪縱火燒堂。火自熄滅。未爲大害。杜[1]主教與衆神父。紛紛避亂。備受苦楚。修道生被裹脅數名。年內。皆得生還。　他若山東。山西。與塞外等區。教務大致平順。無甚可紀。

1. Mgr. Dubar

教務進境

以上所述。仇教之事。限於區域。非通國在在皆然也。其他區域。地方官遵守約章。待教士以禮。遇有民教爭端。亦能持平斷結。教務大致興隆。進步之速。遠過道咸以前。故同治時。每年各省。約共添教友一二萬。或三四萬不等。　當時教難始於四川貴州。而極於天津之屠殺。推原其故。則莫不以謠言煽惑。爲導火線焉。

哥老會

妖言惑衆

自同治初年。即有所謂哥老會者。以排滿仇教爲宗旨。在長江流域。散佈謠言。或匿名揭帖。又作謗教書。流傳遠近。謂信教人將死。則教士來取其目睛。領洗則啖以迷藥。使其信心堅固。終不反悔。又迷拐幼孩。挖其目睛。取其腦髓心肝。用作藥品。種種狂妄怪誕之事。皆言之鑿鑿。揑造証據多端。見經世文與西事紀等書。　凡此謠言。實爲近數十年。愚民仇教之一大原因。究之。風霾既過。日月重光。至今日

天津教難緣起

而是非大白。亦何傷於聖教哉。徒見彼文人學士。自命爲讀書明理者。造此無根謊言。適足令有識者。笑其愚頑耳。外人每謂中國無教化。或謂半化之國。皆彼造謠生事之狂夫。有以招之。今還以質之。當亦無詞以自解。

同治六年。朝廷以哥老會匪。造謠生事。有妨地方治安。諭飭各省督撫。嚴拿治罪。然各地方官。或碍於情面。或竟以會匪造謠仇教爲義舉。未有認眞查拿者。致謗教書流傳日廣。同治九年夏。陳國瑞在南京散播謠言。希圖起事。以總督馬新貽辦事嚴明。且與西士善。計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而焚殺之禍。遂兆於此。陳初從僧王打丈。爲僧王義子。疾惡洋人特甚。既至天津。乃百方鼓煽。謗教揭帖。徧張通衢。極力詆毀。不久。人心多爲所惑。津地五方人雜。莠

1. D. Chevrier
2. D. Ou, Sinens.
3. D. Fontanier
4. D. Simon

法領事之遇害

民素多。最易煽亂。此等莠民。在津謀食。多無常業。當時人呼爲混混兒。

會此時有迷拐人口之犯。大約係陳某賄買。被拿到官。則直供係天主堂主使。此事閧傳之後。人心大憤。五月二十三。羣集天主堂前。拋磚飛瓦。大肆咆哮。府縣官一任亂民鼓譟。不一彈壓。時住堂之謝、吳兩司鐸。見勢不佳。亟往法國領事署。稟告領事。豐大業。豐領事卽赴北洋大臣崇厚衙門。請派兵保護在津洋人。崇厚諉以不能。惟勸豐領事在伊衙門藏匿。可保無虞。豐領事拒之曰。某奉本國命令。在津保護本國人士。豈懼死耶。若不設法相救。如有意外之禍。則咎有攸歸矣。遂辭去。欲回本衙門。死於任所。其隨員西孟。揮劍在前開道。人皆辟易。路遇天津縣知縣劉傑查堂方出。豐

仁慈堂之焚殺

領事向前求救。劉傑不顧而走。若弗聞者。豐領事憤甚。持手槍擊之。未中。二人一路格鬬。冒死前行。及至本署。見署中匪衆充斥。正肆殺掠。天主堂之謝吳兩司鐸。方至領事署避難。卽遭慘殺。别有寓居領事署之洋人二名。亦及於難。豐領事與隨員西孟適當此時回歸。故不旋踵亦爲若輩戕害。匪衆乃舉火焚領事署。又將六人屍身。投之河中。其附近領署之天主堂。亦付之一炬。此陽歷六月二十二日午前事也。

午後。乃過河至仁慈堂焚殺。仁慈堂。西洋修女院也。建設已八九年。修女十名。稱仁愛貞女。收養孤兒幼女。兼醫病施藥。行種種慈善事業。久爲正人所賞識。方午前匪衆焚領署。與天主堂時。修女輩遙望火燄飛揚。瀰滿天空。不勝驚疑。知必有異。惟因無人通信。

不得其詳。遂緊閉院門。各入聖堂祈禱。預備致命。午後。忽聞人聲喧譁。洶湧前來。修女急令幼孩輩。藏於地窖中。及匪衆破門而入。修女乃向前迎之曰。我輩在津年久。惟知濟困憐貧。未嘗害人。人所共知。何得以無禮相加。匪衆置若罔聞。向諸修女揮刀亂砍。不旋踵。十人皆身被多傷而死。又舉火燒房。瞬息皆成灰燼。至院中孤兒輩。匪衆本無意加害。尋出之後。送交知縣衙門。惟其中十餘名。在地窖中。已被火烟鬱斃。同時。有在仁慈堂附近處。寓居之法商夫婦。與俄人三名。均被戕害。英美兩國之福音堂。亦遭焚掠。交涉巨案。由此而起。

朝廷命直隸總督曾國藩赴津查辦。密囑先了英美俄三國之事。俾不與法國事牽混。明謂三國事。係由津人誤會。非有意仇三國

巨案之結局 D. de Rochechouart

善後章程 Memorandum

也。法國事。至本年九月間。方纔議結。中國給賠卹銀二十五萬兩。先後正法二十八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法使羅淑亞意猶未愜。必欲令天津知府張光藻。與知縣劉傑抵償性命。中國堅執不允。時法普方在交戰。遠東之事。不能兼顧。羅淑亞已有所聞。以是亦未敢力爭。只得遷就完結。 其主使之陳國瑞。當匪衆焚殺時。乘馬指揮。萬目共覩。乃得倖逃法網。豈惟錢能通神。亦黨援衆多耳。厥後。朝廷以法使之請。將府縣兩官充發伊犁。革職。永不敘用。又使崇厚赴法謝罪。然爲顧全其臉面。美其名曰。出使法國大臣。津事雖經了結。總理衙門懲前毖後。定了善後章程八條。照會各國使臣。令各省傳教士。一體遵守。各國使臣因這章程。束縛教士太甚。不合條約。且指摘四川貴州教士教民之處。又多失實。由於

始准外國使臣覲見

誤聽一面之詞。威力拒之。是以未生效力。然八條章程。已閧傳歐洲各國矣。

同治十二年。駐京各國使臣。以皇上既親政。力求覲見。初。廷臣以外國使臣。不肯行跪拜之禮。堅辭不允。繼思中國使臣之赴外洋各國者。皆得見其君主。禮節甚簡。無跪拜之繁文。何中國獨異。遂於是年六月間。准各國使臣。在紫光閣行覲見禮。僅三鞠躬。誦讀國書。無他儀文。乃好事者。揑造謠言。謂英法各使臣。一到御案前。爲天威所攝。駭汗變色。口噤股栗。所持國書。亦落地下。竟有僵仆不能起者。經恭親王等扶掖。方得下階而出。此種無稽謠言。徧傳京津一帶。人多信之。亦可見當時人心之虛憍矣。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皇上患痘。崩於養心殿。皇太后乃以醇親王

剪辮之謠

无妄之災

直省大饑

四歲之子載湉。入承大統。以明年爲光緒元年。太后復垂簾聽政。光緒二年。長江上下游。謠言又起。而皖南尤甚。（安徽之江南）謠言謂有人以邪術。剪人髮辮。果然。被剪者歷歷可數。而天主教獨無一人被剪。於是民人初疑白蓮教者。漸又疑天主教所爲。謂教友楊琴錫等。能驅使紙人。乘人夜睡時。剪人髮辮。教仇乘機鼓煽。愚民遂爲所惑。一呼百應。羣起與聖教爲難。未幾。建平。宣城。甯國等屬教堂。多爲所燬。教士黃之紳。教友楊琴錫等。或爲亂民所殺。或經官處死。眞无妄之災也。（見當時章奏）此案久後始結。

光緒三年。河南。山西。直隸均大旱。赤地數千里。五穀盡槁。次年更甚。民無所得食。以致餓斃及病亡者。爲數甚巨。約得居民四分之

一。直隸被災者八十三縣。據當時報告。約死八百餘萬之多。教士顧慰病患。亦多染疫而死者。然是年教外向化者。較往年爲多。天主每藉世患警醒迷人。於此又見一斑矣。

光緒十年。十一年。中國因越南事。與法國失和。朝廷以法教士在內地傳教者甚多。概與戰事無涉。仍諭令地方官一體保護。故交戰期內。內地教務平順。一如常時。惟廣東等省。去戰地較近者。愚民無知。屢欲遷怒於教士。幸教士等及時躲避。未遭殃及。然事平後。檢查各處教堂。多有被毀掠者。　若越南東京。國王憤法人之侵擾。誤以爲教會所致。下令屠殺教友。一時致命者。有三萬八千之多云。　上川島。聖方濟各沙勿略堂。亦於是時被毀。島上教友。遇害者十人。　十一年四月。與法議和。重訂新約十款。法兵永不

北京遷堂事原委

I. D. Favier 1876

侵擾中國邊界。中國亦不復干涉越南事。從此越南不復稱藩於中國。

光緒十二年。皇太后以皇上大婚在邇。行將歸政頤養。擬在三海附近。起建宮闕。爲遊息之所。惟嫌地勢狹隘。欲將法教士住持之北堂圈入。命直隸總督李鴻章玉成其事。李鴻章乃商於教士樊國梁。樊教士謂北堂地基。與舊有宅第。係昔年康熙皇帝欽賜而天主堂。亦皇上發帑勅建者。屈指計之。將及二百年。此事所關重大。敝堂未敢擅主。必須奏請羅瑪教皇。裁奪施行。李鴻章乃遣英人敦約翰。赴羅瑪陳請。 教皇良第十三乃召樊教士。前來面議。又命與法政府商酌。旋議定要求五款。如中朝照准。教士即無不如命。五款如左。

一。皇上在皇城內。另給寬曠隙地。俾資改建。 二。給建造銀兩。
三。頒發上諭。登諸京報。曉示天下。使中外咸知此次遷移北堂。非
驅逐教士者比。故改建新堂。仍在皇城內。邇密宮禁。 四。仍給勅
建天主堂之匾額。以復舊觀。 五。立龍碑。覆以黃亭。以垂久遠。
及樊教士自歐洲回歸。備述教皇。念中朝保教盛情。情願將北堂
退讓。惟請在皇城內。另給地基改建。云云。當經李鴻章奏明朝廷。
所請五款、一一照准。
厥後經李鴻章與樊教士磋商。以西安門內西什庫地基。劃歸天
主堂。其地較北堂舊基。寬廣倍之。又優給改建經費。四十五萬兩。
於是遷堂之事。各得如願以償。未滿一年。西什庫營建房屋。八百
餘間落成。主教神父等。當卽退出舊北堂。移交總理衙門接管。所

南省不靖

周漢之無譏

有博物館。與大堂上之西洋巨琴。一併移交。作爲教士敬儀。至西什庫新大堂。光緒十四年冬。方始告竣。規模宏敞。可推中國第一。祝聖之日。各國使臣多來與禮。皇上遣大臣孫毓汶前來致賀。主教設筵相款。中外歡洽。頗極一時之盛。

時長江流域。又有仇教排外之謠。輾轉傳播。日甚一日。而主謀鼓吹之人。仍是哥老會匪。雖歷年來。朝廷屢次嚴禁。而根株終未盡絕。至光緒十七年。反滋蔓益甚。甚至刊爲書說。編作歌謠。或繪成圖畫。率皆鄙俚不經。不堪寓目。湖南周漢爲鼓吹最力之人。周漢曾爲監司大員。(道臺)行同無賴。而地方官或礙於情面。或且視爲義舉。一任其造謠煽惑。不一查禁。匿名揭帖。徧張通衢。以致是年四月以後。教禍大作。安徽之蕪湖。廣德。江蘇之丹陽。無錫。湖北之武

宜昌

蕪湖

保教之論

穴。宜昌。江西之九江等處。各教堂。育嬰堂。與教士房屋。同遭焚燬。財物搶掠一空。惟未傷害人命。教士人等因近處有船。得以倖免。方宜昌焚燬教堂時。亂徒雲集。鬨傳教堂所蓄之幼孩七十餘人。皆被教士剜去目睛。百口一詞。人多信爲眞實。及委員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毫無蹤影。七十餘人中。止有一人瞽其一目。然眼眶中。目睛猶在。問其人及其父母。則均言因出痘所傷。致不能見。由是羣疑始釋。亦可見造謠者之無識也。又如蕪湖焚教堂時。羣謂教堂中有地窖。內儲人眼睛。幾至盈滿。有蠕蠕作動者。狂夫造謠。荒誕離奇。旣可憐。又可笑也。

朝廷因長江一帶。焚燬教堂之事。同時並起。深恐蔓延日廣。激成交涉重案。連出上諭數道。責成地方官。一面保護教堂。一面嚴拏

造謠生事之人。從重治罪。嗣因英法使臣。指控周漢爲倡亂罪魁。朝廷卽將周漢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或謂周漢素有心疾。往往顚狂。狀若負魔。觀其所爲。意或然也。 是年六月。朝廷又諭飭各省。調查敎堂數目。座落何方。是否洋式。抑係華式。雖朝廷意在保護敎堂。而不知者反生疑慮。適予敎仇以造謠生事之機。故雖命下。辦理迄未認眞。蓋各國公使。多不以爲然也。

是年秋。塞外承德府。亦有仇敎之事。較之長江流域。尤爲酷烈。先是有在理敎。亦名金丹道。亦白蓮密密敎之流派也。其魁首楊悅春等。初則暗地傳播。以仇敎排外爲宗旨。嗣以人數衆多。互相勾煽。乃明目張膽。大揭仇敎之旗。到處焚燬敎堂。殺戮敎民。八溝等處。敎友素多。遭匪衆焚殺。死數百人。敎堂育嬰堂之類。皆成邱墟。

林之桂神父。被匪衆尋獲。縶之樹上剖腹致死。　厥後。在理教匪。與紅胡子匪連合。衆約數萬。攻陷朝陽。踞爲巢穴。李鴻章奉旨剿匪。遣葉志超統兵進攻。轉戰兩個月。方始剷平。然朝陽赤峯之間。村鎮成墟。非復向日景象。教民遇害者。約有千人之多。

光緒二十年。朝廷因日本不認高麗爲中國藩屬。下令與日本決裂。調兵遣將。誓欲一決雌雄。及兩軍相見。則我軍節節敗退。平壤一戰。我軍且退出高麗。旣而日軍過鴨綠江。進陷九連城。長驅直入。竟無能禦之者。旅順口環繞礮臺二十餘座。號爲天險者。亦不戰而入日人之掌握。同時。我國海軍戰艦十八艘。被日人擄毀殆盡。於是朝廷震恐。遣使請和。遂訂馬關之約。一。中國不得以高麗爲藩屬國。二。償兵費。三。割臺灣澎湖。及遼東半島。　是役也。有裨

益於中國人心風俗者一事。使朝野上下。向日驕己輕人。傲物排外之思想。爲之頓減。此後准外國使臣。在正殿覲見。不似前此在紫光閣。直以藩屬視外國矣。且兩國交戰期內。遼東山東。逼近戰綫區域教堂。除小黑山一二處。遭搶掠外。餘俱無恙。

四川教難

中日戰事纔了。四川仇教風波又起。成都東校場天主堂。育嬰堂。與教士住屋。並英美耆反教之醫院。福音堂。是年五月間。同遭焚掠。總督劉秉璋素抱仇教主義。坐視不救。一任亂徒滋擾。以致蔓延日廣。省垣外。焚堂仇教之案。日有所聞。御史吳光奎奏參劉秉璋。言省城滋事之始。劉置之不理。並未派兵彈壓。無業游民。愈聚愈多。以致仇教風波大起。云云。皇上因降旨革劉秉璋職。永不敘用。

1. PP. Nies, Henle
2. P. Victorin
3. D Bertholet
4. D. Chanès
5. D. Mazel

然劉秉璋雖去。亂事未已。匪首余蠻子率衆數千人。以仇教爲名。搶掠財物。放火殺人。肆擾十餘州縣。以致四川三主教所轄境內。教民被害者。奚止千家。而川東合州。大足。永昌。榮昌。銅梁。各州縣。被害尤烈。教民房產蕩失。無家可歸。直至光緒二十四年秋。余蠻子受撫。朝廷不惜名器。獎以翎頂。亂事方已。

方余蠻子在四川倡亂時。影響及於別省。焚殺搶刼之事。層出不窮。如江蘇之碭山。江陰。教堂俱被毀。山東冠縣。且有毀教堂。改修廟宇之事。鉅野縣。則殺德國天主教教士二人。[1]湖北南漳等處。教堂被焚。[2]味多林神父致命於長樂。沙市之亂。仇教風波。且波及於國家所設之稅務局。廣東永安州[3]伯爾多來神父致命。[4]沙乃斯神父則被戕於博羅。教友遇害者十三人。廣西[5]馬在邇神父自南甯

德據膠州灣

赴程赴西林。中途被殺。從人亦及於難。他處仇教之事尙多。不暇細述。

凡此教案。惟山東鉅野之事。關係尤巨。德國乘此機會。發兵佔據膠州灣。以爲本國遠東軍港。德國此舉。蓋蓄意已久。特以無所藉口。遲遲未發。　上年德國與俄法二國。要求日本退還中國遼東半島。日本懼干三國之怒。忍氣退還。嗣俄法索酬於中國。皆有所獲。獨德國尙無所得。心殊不快。玆何幸有本國教士被殺之佳綫。遂藉端攫取一黃海極好之軍港。固非有愛於天主教之神父也。然德國此舉。牽動大局。英俄法三國。託名均勢。咸有所求。於是俄租旅順與大連灣。英租威海衞。法租廣州灣。中國自甲午大敗之後。割地賠款。孱弱已極。於諸國之要求。無不曲從。於是形勝要害

瓜分之謠

力圖自強

之區。咸入外人掌握。而瓜分中國之謠。同時並起。此實中日戰爭前。所不及料者也。

從此朝野上下。憤外人之欺凌。漸分兩派。一。維新派。其言曰。我國之不振。由於政治學術之不良。非從事改革。不足以圖強。此派又分急進。緩進二黨。若康有爲之徒。急進黨也。而張袁諸人。則是緩進黨。一派主於守舊。惟知排外。而不思所以自強。此派在當日實居多數。頑固無知。釀成後日拳匪之亂。光緒二十四年。皇上一意變法。力圖自強。擢用康有爲及其徒黨。日下維新之詔。廢八股時文。括廟產。興辦學堂。准士民上書言事。種種新政。皆救時良策。惟操之過蹙。致守舊一派。謠言繁興。皇太后意尤不慊。光緒覺之。乃起意聯絡袁世凱。以伸帝權。而防舊黨。時袁世凱爲練兵大臣。而

戊戌政變

太后胞姪榮祿。爲直隷總督。事機不密。光緒心事。爲太后聞知。遂有是年八月之變。

太后自頤和園。急遽回宮。復臨朝聽政。託言光緒病。不能視事。置於南海之瀛臺。下詔捕康有爲黨。康有爲聞警先遁。其徒譚嗣同等六人皆被殺。其他與維新黨有關係之大臣。皆遭貶黜。革除新政。盡復舊觀。於是一般昏庸頑固之守舊黨。又聯翩而起。太后恨猶未已。欲謀廢立。乃託詞光緒無子。以端王載漪之子。爲同治太子。由是大權悉歸端王。端王毫無意識。剛愎自用。後日義和拳匪之禍。實肇於此。

拳匪源流

義和拳。本白蓮教之變名。白蓮教自明時。卽屢次謀爲不軌。至前清嘉慶時。則滋擾益甚。朝廷下令禁絕。立法最嚴。往往首要各犯。

一經拏獲。即凌遲處死。由是改頭換面。稱八卦教。或稱天理教金丹道。諸名目。嘉慶十八年林淸之亂。幾陷皇城。從此禁令益嚴。教匪斂迹。不敢露面矣。然山東直隸。潛伏民間者尙多。至光緒時。又漸熾昌。稱大刀會。後改名義和拳。初惟揚言練習拳刀。保護身家。後則託名保清滅洋。以掩其肆爲不法之舉動。

會其時李秉衡爲山東巡撫。而毓賢則爲按察司。二人皆昏庸。不識時務。常懷排外思想。見拳匪之仇教也。心甚喜之。聽其輾轉傳播。不一禁止。由是教案日多。李秉衡等俱置之不理。迨光緒二十三年冬。德國教士被殺。朝廷因外人之威逼。撤李秉衡任。李秉衡大恚。仇外之意。由是益堅。　然其時。拳匪仇教。尙未敢大肆。張汝梅繼山東巡撫任。大致平順。至光緒二十五年春。毓賢夤緣權貴。

朱紅燈

茌 音赤 作荏非

陞補山東巡撫。崇信拳匪。多方獎勵。仇教之事又起。有名朱紅燈者。自稱明裔。聚衆千餘人。託名習拳。在在與教民爲難。焚燬教堂。搶劫教民。勢甚猖獗。及官兵前往解散。朱匪列陣以待。竟敢抗拒官軍。平原一戰。傷斃兵士數十人。逆迹昭著。乃毓賢喜其仇教也。一味縱容。不之禁。以致效尤者。紛紛並起。聚衆焚掠。大小不下十餘股。以致數月之間。擾及十餘州縣。而平原禹城茌平。恩縣爲尤甚。計茌平一縣。拳廠不下八百餘所。東昌十屬。盡遭荼毒。既而肥城縣英國教士亦被戕。於是朝廷因各國公使嘖有煩言。不得已。乃撤毓賢任。而以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此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事也。

毓賢既因教案去官。仇恨西人益甚。乃進京。遊說於權貴之門。大

意謂拳民皆義民。不可以匪目之。且有神技妙術。不畏槍礮。今國勢日衰。外患日逼。皆由於民志未伸。若再殺拳民。無異自翦羽翼也。爲今之計宜利用之。以我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若皆習拳。兆衆一心。彼洋人雖狡。亦無如我何也。强國之道。當無過於此者。時頑固王大臣。如端王剛毅輩。久有滅洋之志。而焦慮苦思。不得其術。一旦聞毓賢此言。如夢初醒。決計欲用拳衆。一洩積憤。滿望事成之後。可以謀廢立。（時太后嘗欲廢光緒帝）並可以塞維新黨之口。一舉而兩得之。　惟太后意尚未決。端剛未能遽行其所欲。是以己亥之冬。與庚子之春。政府對於各處拳亂。忽剿忽撫。時而欲解散。時而欲招撫。蓋方針尚未定也。

是時山東拳亂。影響及於直隸東南境。故城。景州。深州。獻縣等處。

武修和尙

教仇竊發。託名習拳。與教友爲難。教堂被燒搶者。不一而足。人心皇皇。一日數警。武修和尙爲之渠魁。幸其時。地方官。與官軍。彈壓尙屬認眞。是以不數月。卽撲滅。武修授首。旋又平復。然是時直省大員。如總督裕祿。按察司廷雍。懼失端王剛毅之歡。頗不以剿辦拳匪爲是。故州縣官。凡剿辦拳匪者。悉予撤革。或遭申斥。布政司廷杰以不附廷雍。亦被撤任。所有梅軍門派往駐防景州獻縣教堂之兵。亦命撤去。是以撲滅之匪燄。至庚子年。又漸燃起。且加甚焉。

山東拳匪之蔓延

袁世凱旣補山東巡撫。恨拳匪無理取鬧。殺人放火。行同土匪。乃一意主剿。其所出四言告示。有曰。黃巾紅巾。左道惑人。張角餘孼。粵匪同倫。詐稱避槍。飛子亡身。云云。拳匪在山東旣懾於袁世凱

之禁令。不敢大肆。乃紛紛北上。蔓延及於直隸山西。及關東塞外。而流寓京津一帶者尤多。庚子春夏之間。由山東散往四遠之匪。當不下數十萬人。到處鼓煽。勸人習拳。其鼓煽之理由。則曰。保清滅洋也。一面盛稱拳術之神奇。謂一入拳廠。伏跪神壇前。虔誦咒語。則神降附體。頃刻之間。武藝嫻熟。刀矛不傷。槍礮無害。此所謂神兵也。以一可以當百。一面痛詆洋人之禍中國。以不敬拜世俗之神佛。爲莫大罪名。謂教士摘心剜眼。迷拐小兒。在井中下毒藥。種種謠諑。萬口騰宣。鄉愚無知。皆信爲實。於是自通都大邑。以至僻鄉偏隅。凡有井泉之處。皆皮棚派人看守。問之。則曰。防洋人下毒藥也。教士洋人。統稱老毛子。教民等則稱二毛子。其他通洋語。用洋貨。與洋人共事者。更有三毛子四毛子之稱。是年。春夏苦旱。

荒誕之拳術

則散布謠言。曰不下雨。地發乾。都是教堂擋住天。云云。凡此蜚言誘語。不可殫述。

至拳匪所敬之神。皆發源於戲劇小說。如姜太公。諸葛亮。孫悟空。猪八戒。楊香武。黃天霸之類。所誦咒語。長短不一。詞亦互異。有八字者。曰。唐僧沙僧。八戒悟空。有二十餘字者。曰。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開。一指地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荒誕不經。令人齒冷。其他咒語。大略相同。不暇詳述。習拳者。既誦咒語。則仆地。口湧白沫。少頃。奮然而起。索刀則與一刀。索棒則與一棒。手舞足蹈。狀類瘋狂。曰。我某神仙也。是謂神靈附體。以神靈各異。而有大師兄。二師兄。三四五師兄之別。謂精其術者。手無寸鐵。隨意指揮。便能攻堅破敵。且能拉倒洋樓。立降天火。　又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

幼女。身著紅衫紅袴。一手持紅燈。一手持紅巾。謂能飛行空際。隨意縱火。帶同義和拳。剿滅洋人。拳匪目爲仙女。奉令維謹。有大師姐。二師姐之稱。種種狂誕離奇之談。無所不有。一倡百和。幾無一人不信。是可見人民知識之閉塞矣。外人以是成鄙我爲半化。爲蠻野。我亦何詞之有。

至北京政府。載漪剛毅等。旣惑於毓賢之說。而以拳匪爲義民。彼等方踞要津。大權在握。一時諂諛干進者。莫不同聲附和。尙書啟秀奏言。山西五台山有神兵十萬。請召來助戰。編修王龍文奏稱。山東僧普法提倡義和神拳。四川余蠻子。與湖南周漢。鼓勵民心。仇殺西教。皆有功於國家。是三賢也。請錄用。主事萬秉鑑奏言。昔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之二十一人。皆義士也。請議䘏。御史徐

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口。夷船不能過。一時邪說紛紜盈庭聒耳。蓋至四五月間。廷臣傾信拳匪者。已居大半矣。一二品大員。如徐桐崇綺。英年。啟秀等。信之尤篤。王公如載勛（莊王）載瀾等。亦極信好。榮祿自去年八月內用。居首相。與慶王王文韶等。雖心知其非。而懾於端剛之氣燄。不敢力爭。太后欲謀廢立。方倚任端剛。亦漸爲所惑。傾向義和拳。惟尙遲疑未決。是以五月初。聞淶水涿州拳匪作亂。燒毀鐵路電桿。戕殺副將楊福同。尙有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之諭。嗣又遣剛毅與趙舒翹前往查辦。乃二人不惟未遵旨查辦。且召見其大師兄。多方奬勵之。引之入都。及回京覆命。則盛稱拳匪之忠勇可用。曰。義民起。國家之福也。因而用之。雪恥强中國。何求不得。剛毅旣進言如此。端莊又力贊之。太后

連日召百官會議

意遂決。

連日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會議。然廷臣知太后聽端剛之言。已決意主戰。相顧退讓。莫敢先發。惟許景澄袁昶立山等。寥寥數人。略持正論。謂拳民不可恃。殺洋仇教。必觸各國怒。合而謀我。端王聞此言。斥諸人爲漢奸。懷貳心。罪當誅。太后亦怒目視之。極形不悅。光緒帝自戊戌幽閉後。惟務韜晦。絕不言政事。是日陪太后坐。力言戰釁不可開。昔與日本一國戰。尙至敗挫。若徧啟釁。必無倖全之理。端王厲聲曰。董福祥昔年平回匪之亂。唾手成功。何懼洋人。光緒曰。各國兵精器利。絕非回部可比。我國積弱已甚。兵不足戰。乃用亂民以求勝。庸足恃乎。端王曰。拳民皆義民也。且有神術。能咒槍礮不燃。奈何目爲亂民乎。光緒見其橫恣益甚。遂

下詔宣戰

默然而止。於是附和端剛者。衆口一詞。咸曰。人心不可失。轉弱爲強。在此一舉。光緒帝與許袁諸人。莫不太息流涕。然畏禍不敢言矣。旣罷朝。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賞銀十萬兩。又命頒給口糧。比於官軍。旋又因拳民人數衆多。不可無人統領。命莊王載勛爲統領天下義和團大元帥。而以剛毅副之。自是義和拳改稱義和團。

五月二十五。下詔宣戰。其詞曰。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洋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通商。並許在我國傳教。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皆由自取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

神聖。（指不敬佛老神仙）我國人民。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民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教士。所由來也。（此爲義民時事可知。）朝廷仍不開衅。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衞使館。加卹教民。爲民教解釋宿怨。（徒託空言）朝廷懷柔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有杜士蘭[1]照會。令我退出大沽礮臺。歸彼看管。（特欲假道進兵。救北京使館。與天津租界。非欲佔據之也。）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不奪大沽礮臺不能進兵）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夫子自道也。）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太后代光緒言）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指太后。無此中興。滿未必亡。）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指神靈附體之說。）人人忠憤。曠

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世。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誤信邪說貽笑千古 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每戰必敗。見險即逃。未見其敢死。 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縱匪信邪。大損國體。 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貲。益助餉械。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不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

大沽失守

天津匪燄

天下第一團

詔書言洋人索大沽礮臺。云云。而不知大沽礮臺已於五月二十一失守。先是各國接北京使館。與天津租界求救之信。情詞迫切。速派兵船赴援。於五月二十。抵大沽口。以礮臺上駐有重兵。慮不准過。乃遣人與守臺提督羅榮光婉商。請假道赴津。羅以奉命守臺。不敢擅准。辭之。遂至失和。次日大沽淪陷。羅榮光敗回天津。畏罪自殺。乃直督裕祿反飾敗爲勝。竟以大捷奏聞。謂二十一二三等日。大沽礮臺擊壞洋人兵輪兩艘。殺敵不少。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戰。屢次獲勝。擊毁紫竹林洋樓數處。衆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裕祿奏摺）致朝廷仇外之心益堅。而京津一帶匪燄愈熾。匪首張德成。牛生撐船爲業。無學無識。徒以能大言。稱獨流鎭天下第一團大師兄。裕祿延請來津。待以上賓之禮。又有船家女

黃蓮聖母

英將赴援

日官被戕

名黑兒者。拳匪謂其能通神。奉爲黃蓮聖母。裕祿亦崇信之。派道員譚文煥供應一切。匪皆食餉。比於官兵。日夜與紫竹林洋人戰。每戰必稱大捷。而紫竹林終無恙也。

初聯軍既奪大沽礮臺。英將西慕爾[1]因北京各國公使。求救迫切。商於各國。帶兵千名。前往馳救。終以人數過少未得達。半路折回。且行且戰。五月二十九。方回租界。檢查傷亡。近三百人。然天津與遠近各處教堂。與教民房屋。悉遭焚毀。教民多遇害者。警信紛傳。日必數次。天津大教堂。是月十九。即付一炬。延燒民居不少。

北京五月間。日本書記官杉山彬。聞本國使館衛兵將至。乘車出永定門迎接。爲董福祥督兵。揮兵殺之。二十四日。總署王大臣聞大沽之事大憤。下逐客令。促各國公使。於二十四下鐘內。離京赴

1. D. Seymour

德使被戕

1. D. von Ketteler

礮攻使館

津。言逾限則不能保護云。各公使覆書謂。若欲我輩出京赴津。原無不可。但今拳匪徧地。道路不通。須容我輩發電。召西兵來接。俾使館人員。由西兵伴送。一同赴津。如此則大沽礮臺。若果爲西人佔據。亦不難再令退還。總署接書置之不答。各公使不勝疑懼。德使克德林[1]曰。我且至總署探問消息。遂升肩輿而去。詎甫行未遠。即被槍擊而死。知者則謂。端王令所部虎神營兵。伺於道殺之。蓋德使此行。已照例先咨會總署王大臣矣。而總署王大臣即端王啟秀諸人也。

德使既殺。徐桐崇綺等相慶曰。夷酋戮。中國強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使館。誓欲盡殲之。礮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紅巾露刃。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震天地。使館中衛兵僅四

百人。董福祥所部萬人。圍攻月餘不下。兵匪死者至少千餘人。見庚子國變記。　從此兵匪混合。日事焚掠。教民自五月中旬。已無駐足地。紛紛遷避。或入西什庫新北堂。或投交民巷使館。亦有在肅王府匿迹者。其未逃者。皆遭慘殺。拳匪殺教友。刀矛齊下。酷虐異常。嬰兒未匝月。亦不能免。城外教友欲來北堂避難者。中途多被刼殺。五月十七東堂焚。艾[1]李[2]兩司鐸致命。次日。南堂焚。所有附設之學堂。醫院。與育嬰堂。均被殃及。其中人口。賴洋兵往援。得脫險者四五百名。然死難者亦不少。同日西堂亦燬。金[3]神父死之。自是京師西式房屋。惟西什庫北堂。與交民巷英日使館而已。餘皆一片瓦礫。教外商民被害者。亦難悉數。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成灰燼。火延城闕。三

1. D. Chavanne
2. D. Bartholomæus Ly
3. D. Doré

下詔滅教

令教民背教

日不滅。時方稱拳匪爲義民。莫敢言捕治之者。
太后聽端剛之言。意猶未慊。六月初六日。又諭飭各省驅逐教士。
勸令教民出教。其詞曰。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直省屢有民教相仇
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
中非無善良之徒。祗因惑於邪說。（惑於邪說者乃朝廷非教民。）又恃教士爲護
符。以致種種非爲。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現在朝廷招撫義和拳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
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眞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
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省督撫。通飭各地方官。偏行曉諭。教民中
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是欲教民自投羅網）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

南省不奉詔

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妥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即一律驅遣回國。（驅遣作殺戮講）免致勾留生事。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爲要。（何曾一見實行）該督撫等當體察各地方情形。速爲籌辦。勿稍疎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右諭。及日前宣戰之詔。發到南省。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往返函商。均以不奉中央命令。爲正當辦法。兩廣總督李鴻章亦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其時上海漢口等通商口岸。謠言繁興。謂北省義和團與洋人戰。屢次獲勝。不日南下。驅逐各租界洋人云云。於是外國人於各租界。多方設備。以防不虞。劉坤一等恐南省再起兵端。大局益形糜爛。遂派盛宣懷及上海道余聯沅。

與各國領事。訂立互相保護之約。各不相犯。於是沿江各省。不至大亂。

然南省雖無義和拳匪。而仇教之莠民劣紳。與哥老會匪。則所在多有。與拳匪宗旨正同。聞北省亂事。乘機竊發。遙遙相應。以致是年五六月以後。焚搶教堂教民之案。同時並起。相繼不絕。教士教民紛紛避難。幾於無地藏身。教難之烈。爲前此所未有。幸督撫大員。多明大體。極力彈壓。力保南省和平之局。匪徒有所嚴憚。不敢爲所欲爲。惟河南巡撫裕長。裕祿之弟浙江巡撫劉樹棠。湖南巡撫俞廉三。江西巡撫松壽等。頑固性成。素以殺洋滅教爲宗旨。及接到政府五月二十五與六月初六之詔書。遂密囑所屬地方官。遵照辦理。致教禍一發而不可遏。計河南境內。教堂被毀者十之七八。

教民數千家。悉遭刼掠。浙江教禍以衢臺二府爲尤烈。土匪串通白旗黨。聚衆四千人。到處焚殺刼掠。教堂與教民房屋。無一倖免者。道臺鮑祖齡等。縱匪仇教。慘殺多命。湖南衡州府。道臺隆文。與知府裕慶。與北省仇教大員。聲氣遙通。唆使匪黨。慘殺范主教。與安董兩司鐸。境內教堂。悉付一炬。江西北境。尙無大損。他處則悉遭塗炭。若江蘇安徽湖北等處。賴劉坤一等。雍容坐鎭。風波未起。陝西賴臬臺端方竭力維持。亦尙平安。惟迤北去省垣較遠地面。鞭長莫及。又密邇山西。教友受波及。在所不免。南境有郭神父與數教友致命。他省如四川雲貴兩廣福建。被害亦輕。不過教堂被毁數座。教民被搶掠數十家。或數百家而已。被戕人命亦寥寥無幾。

北省惟山東被害較輕。袁世凱政令嚴明。拳匪不敢大肆。然當端剛勢燄盛時。袁雖疾恨拳黨。却亦不敢放手痛剿。不過見匪猖獗太甚時。如聚衆圍攻教民村莊。則發兵驅散而已。迨太后宣戰之諭發到。袁世凱慮保護不周。催令外國教士。暫避海口租界。其教堂屋宇。則藉查封入官爲名。以防被匪拆毀。山東省拳禍之巨。以泰安武定臨淸三屬爲最。三屬地面。計共毀教堂數百座。焚掠教民二千餘家。教友死義者。二百九十名。

若直隸。山西。與關外東三省。蒙古等處。教難之烈。不惟中國前此未有。即考之萬國歷史。亦絕無也。（指縱匪仇殺毫無限制言）誠自古未聞之奇變。由今思之。猶有餘痛。玆略紀之如左。

直隸　總督裕祿與臬司廷雍等。既迎合朝旨。多方提倡義和團。

是年。四五月以後。拳風大熾。蔓延幾徧全省。無村無之。幾於人人習拳。老者黠者。充會頭師兄。少者愚者。供奔走。紅巾露刃。千百成羣。日以僂殺教民爲事。爲教民者房屋被毀。家產蕩失。性命亦且不保。爲親戚鄉鄰所共棄。無復駐足地。因而慘遭殺戮。直獸畜之不如。如此歷三四月之久。而以六七月爲尤甚。計直隸北境。死難者。約有六千名之多。東南境。三千一百口。西南境一百四十七人。其因困難。饑渴勞瘁。驚悸憂傷。致疾而死者不與焉。此項人爲數亦巨。直隸全境當不下三千餘人。其中老稚居多數。拳匪殺人。漫無定式。或殘肢碎體而分解之。或剖腹破肚而出其臟腑。或刀矛齊施。千砍萬剮。致成醬泥。不復辨其孰手孰足。恣意殘害。無復人理。

1. P. Mangin
2. P. Denn

朱家河

當拳匪肆虐之初。教友爲保性命計。或團聚一莊。掘濠築壘。備械儲糧。决意死守。往往被匪圍攻。歷二三月之久。備受諸苦。有時官兵助紂爲虐。槍炮齊施。尤屬危險。教友仰賴天主護佑。拚死抵拒。卒獲安全。其時徧地皆匪。逃生無路。教友得保身家性命。不至無噍類者。蓋多得力於此。然教友被偪出此。原非得已。乃當時官諭。以教友聚衆備械。抗拒官兵。謂形同叛逆。而令教友平圩填濠。解散回家。微論教友當時屋宇焚毀。已無家可歸。卽使有家可歸。亦豈能自投虎口。是直欲教友俯首就戮。而後快也。不諒甚矣。

教友築壘自衛。亦有不獲保全者。則被屠殺。更慘於他處。如景州朱家河。各處被難教民。以其村教友素多。又有任[1]湯[2]兩司鐸可倚賴。紛紛來此避難。以千數百計。不料禍出意外。李秉衡率兵北上

1. D. P. Nié
2. D. I. B. Pao
3. P. R. Isoré
4. P. M. Andlauer

勤王。其部將陳澤霖路出景州。州官洪壽彭與劣紳數輩。妄稱朱家河洋人聚衆謀逆。請陳剿平之。陳慨然允諾。督隊圍攻。惡戰三晝夜。而朱河遂陷。兩神父與千數百教友。均被慘殺。後陳澤霖到京陛見。皇太后以其平朱家河有功。賞加二品頂戴。又給銀一萬兩。犒賞出力弁勇。 他若南皮縣杏行村。被匪攻破。聶[1]鮑[2]兩神父。與一百數十教友之遇害。武邑縣趙[3]路[4]兩神父之死義。均情形極慘。兩神父聞匪破門而入。安步進堂。伏跪祭臺前。獻自己性命。靜待一死。羣匪肆虐。將兩神父多傷致斃。又如肅寧縣教友以大車七輛。滿載婦女幼孩。赴獻縣避難。中道被刼。匪掘深坑。偪令不背教者入內。一時被活埋致命者。一百數十名。又宣化府屬教友數百人。逃匿山洞。被匪積薪洞口。悉數燒斃。其他類此之慘劇尚多。

不能徧舉。大抵直隸南境較輕。北境去京津愈近。其禍愈烈。奉教歷年久遠之教友。信心堅固。背教者甚尠。新教友當危迫時。不知依恃天主。往往蹉跌。最可惜者。有時背教。亦遭慘殺。致身靈兩失。不幸甚矣。

山西　毓賢因提倡義和團。頗得太后寵眷。庚子春。又補山西巡撫。抵任後。招來山東匪目數十人。教授拳術。每接見屬員。必告以仇洋滅教之目的。附和者陞遷。反對者黜革。不一月。徧地拳壇。靡然一轍。而謠言揭帖。遂無地蔑有矣。由是燒堂殺人之事。乃層出不窮。教友目擊情形。皆惶懼不安。商於主教。欲置械護堂。主教謂天主堂非營寨比。不可以槍炮護守。若得爲天主捐生。尤所願也。從此教友不復言護堂。惟虔誠祈禱。靜待主命而已。延至六月初

二。教難大作。毓賢一面派兵把守城門。用防教民逃竄。一面招集拳匪萬餘。偕同官兵。將天主堂圍困。爲一網打盡之計。然雖圍困天主堂。而不敢遽入。緣昨夜圍攻英教堂。被英教士持鎗擊斃數人。天主堂人數尤衆。深恐有備。致遭不測。乃變計委首縣白昶前來。此退兵匪。聲言欲保護教堂。時主教與堂中諸人。見兵匪大集。方疑懼不安。見白昶所爲。爲之一快。遂信其實意欲保護教堂。延請入內。令觀看一切。不料適中其術。彼以撫慰爲名。實欲查看堂中虛實。及見堂中照常安度。毫未設備。遂歸報毓賢。言天主堂教士人等。已如豕羊在牢。欲殺即殺。無須過慮。亦不必預籌也。毓賢悅。從此派兵二十名。在堂門前駐防。陽爲保護。實則防閑教士逸出。致令漏網。數日後。白昶又奉命來堂。促主教與堂中諸人。遷往

1. Mgr. Grassi
2. Mgr. Fogolla
3. P. Facchini
4. P. Saccani

鐵路公司。詭稱堂中不便保護。雖有兵駐守。亦難保無虞。不如鐵路公司之妥善。主教無奈。只得從命遷徙、 其時山西北境。有正副兩主教。正任爲艾[1]主教。副任爲[2]富主教。是日遷往鐵路公司者。兩主教外。有雷[3]德[4]二司鐸。安修士。七位修女。并司事與修道生等十四人。同時英教男女大小。三十餘人。僕役二十餘人。亦被偪遷入公司。惟另在一屋。此六月初七事也。

至十三日午後。毓賢微服騎馬。率兵數百。紆道赴鐵路公司。大呼一聲。拏人。數百悍卒。猛如餓虎。一躍而入。先至英人住屋。修女與英人。僅隔一壁。聞號咷啼哭之聲大作。急趨至主教處。報曰。兵來殺人矣、兵來殺人矣、主教出。舉手向衆人誦赦罪經。甫畢。兵至。高舉棍棒。當頭亂打。兩主教與神父修女等。多受重傷。有昏倒者。遂

信德可嘉

被牽拉至巡撫衙門。共八十餘人。毓賢一聲呼殺。兵匪爭先動手。刀矛齊施。有受數十傷而亡者。不旋踵。血流殷地。屍積如阜。毓賢又命割取洋人首級。梟示城門。

主教等既致命。堂中房屋數百間。多係洋式。悉付一炬。然教友聚集城中者。尚有數百。日誦苦路經。預備致命。數日後。被拏到官。偪令背教。無一應者。遂殺其三十九人。餘均以未得致命爲憾。又慈幼堂貞女。與收養之女孩。共二百二十人。亦被拘禁。官多方勸令背教。不從。乃殺爲首之兩貞女。此太原府教難之大略也。詳見拳禍記 省城如此。風聲所播。及於全省。焚殺之慘。與直隸無甚大異。計全省殉義者。約三千數百人。內有華司鐸九人。限於篇幅。未能詳述。

東三省教難之烈。以奉天爲最。吉林次之。黑龍江又次之。奉天副都統晉昌。素抱仇教滅洋主義。提倡義和團。不遺餘力。五月底。接到政府宣戰詔書。晉昌大喜。遂唆令匪衆恣意焚殺。六月初四。燒毀耶穌教堂。幸牧師攜眷早行。得免於難。主教住房在奉天南關。附近有天主堂。與育嬰堂各房屋。四鄉教友來避難者不少。羣議設備護堂。晝夜防守。及匪來攻。李[1]萬珍神父督衆抵禦。匪不得逞。晉昌聞之。憤甚。乃於初六日。發官兵數百。帶礮數尊。前來助戰。主教望見官軍。大聲諭衆曰。我輩敵匪可也。若官軍來。則不可與敵。急命教友停戰。　教衆遵命停戰。紛紛逃生。留而未去者。[2]紀主教。艾李兩神父。與男女信友約百餘人。內婦孺居多數。俱遭慘殺。聖堂各房屋。亦被焚燬。　晉昌又下令。搜殺城中教友。緊閉城門。毋

紀主教
尊致命

1. D, Ioan. Ly
2. Mgr. Guillon
3. D. Emonet

蒙古東區

1. D. Souvignet
2. D. Georjon
3. D. Leray

令逃逸。從此全省聞風響應。大起仇教風波。已無教友容身地。計全省惟營口與三台子。以苦戰得免。其他會堂悉被屠毀。全省爲義捐軀者。約一千四五百人。主教一位。神父十位。內中國神父三位。吉林與黑龍江教務。向由一位主教經理。庚子難作。兩省大小教堂。育嬰堂。學堂之類。除六七座外。悉被焚毀。教友九千。逃入深山曠野。得免於難。致命者無多。然呼蘭廳。有舒[1]神父被戕。北林子有榮[2]神父。渝全街有李[3]神父。均遇害。張伯多祿神父則致命於伯都訥。由副都統嵩崑判決。見拳禍記

蒙古教務。分三大區。由三主教經理。庚子年。教友約共三萬三千。拳禍之烈。與直隸山西不相上下。東區總堂在朝陽南九十里松樹嘴子。屬境熱河一帶。光緒十七年。曾遭理匪之亂。雖經派兵剿

平。而根株終未盡絕。及拳匪起事。理匪土匪。又乘機竊發。與拳匪聯合一氣。到處焚殺刼掠。地方官自接到宣戰上諭。不惟不一禁止。且從而暗助之。以致教民無地容身。多被慘殺。其未被殺者。大抵因被逼。聚合一處。以苦戰得免。灤平縣知縣文星仇教。慘殺司[1]神父活埋斃命。

若中區。拳禍更烈。總堂西灣子。逃難教友至五六千之多。他處會堂。亦有聚至數千者。團結自衛。苦戰死守。爲當時教友獨一生路。其散處者。十之八九。皆及於難。何[2]馬[3]兩神父與教友守圍。拳匪不得加害。後被歸化道鄭文欽誑出圍外。遂被戕。杜[4]孟[5]羅[6]三神父各與所管教民。困守一隅。被匪闖入。慘遭焚斃。綜計圖境教友遇害者。約共三千二百之多。

Mgr. Hamer

西南區。新總堂在二十四頃地。舊總堂在三道河。韓主教駐新總堂。自忖不能保守。伏跪天主臺前。獻自己性命。預備一死。命所屬六教士。急赴三道河避難。待至六月二十四日。兵匪大至。主教束手就逮。並未抵拒。解至托克托城。備受酷刑致命。高風亮節。雖古致命聖人。無或過之。計闔境教友致命者八百餘人。神父四人。內二人光緒二十八年。爲董福祥兵所戕。此蒙古教難之梗概也。詳見拳禍記

天津失守

自五月二十一大沽礮臺失守。京津門戶洞開。聯軍續來者日多。六月十七。惡戰十六下鐘。天津城破。聯軍傷亡千餘人。華兵傷亡亦如之。拳匪傷亡尤衆。蓋官軍惡其妖術惑人。臨陣先逃。無技無勇。自後擊之。斃匪無算。而崇信拳匪之裕祿。則早於城破之前。退

避楊村矣。從此紫竹林租界解嚴。如慶再生。而數萬拳匪。皆鳥獸散。已無蹤影之可尋。其大師兄輩。如張德成。曹福田者。皆先後就戮。無一倖逃者。

太后聞天津失守。大驚。乃變計欲與各國停戰議和。使慶王榮祿遣書慰問各國公使。饋送瓜菓食物。六月二十二日。出諭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日本書記官。及德國欽使者。抵罪。又命李鴻章補直隸總督。爲議和全權大臣。然雖有此命。其時京師匪燄正盛。仍圍攻西什庫天主堂。與交民巷使舘不止。太后竟不敢說一剿字。無何。各省勤王兵漸有來者。李秉衡來尤早。太后召見秉衡而問計焉。秉衡曰。方今大兵雲集。拳民數萬。激以忠義。何難轉敗爲勝。若一言和。則人心一去。將不可收拾矣。太后聞秉衡言。主戰之

意又決。乃殺許景澄、袁昶。以警言和者。

北堂被圍

時北堂被圍已久。自是兵匪聯合。環攻益烈。砲聲隆隆。槍彈橫飛。往往終日不絕。堂中避難教友三千四百人。婦女老稚。日夜在堂內祈禱。丁壯男子。與少數洋兵。則分守四週圍垣。竭力拒敵。日有傷亡。久之糧餉亦將告匱。每人日食粥兩次。苟延性命而已。疲倦困苦。達於極點。 兵匪圍攻使館。亦愈猛烈。初。太后問董福祥使館幾日可破。董以五日對。既而言不驗。且羞且憤。然是時兵匪縱恣。凡夙所不快。卽指爲教民而戮之。太后端王等。方倚任兵匪。不之罪也。

聯軍北上

聯軍既踞天津。休息二十日。整軍北上。華軍節節敗退。楊村之戰。裕祿受傷。退至蔡村。服毒自盡。 李秉衡受命督師。以三千拳匪

自衛。親拜其大師兄。拳衆執八寶相隨。秉衞恃以無恐。八寶者。仙家所謂引魂旛。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也。乃未幾。所部三十營。與聯軍遇於河西務。纔一交鋒。遽而潰敗。秉衡慚憤無似。奔至通州刎頸而死。是可作迷信邪術者之一棒喝也。

聯軍乘勝。進據通州。未發一彈。如入無人之境。乃聯軍愈偪。而京師拳燄益熾。端剛狂恣。指聯元。立山。徐用儀三大臣爲漢奸。矯詔殺之。董福祥率兵匪圍攻使館。亦愈激烈。誓欲一舉而破之。將使館洋人敎民。聚而殲旃。以洩積憤。不料。十九日晚。洋兵已抵城下。董軍禁軍。與拳匪數萬。高踞城垣。奮力抵拒。戰至次日午後三下鐘。兵匪潰敗。死亡數千。聯軍入京。逕往使館。前隊爲印度兵。執旗

人前導。一入使館。卽伏地叩謝天主。極形虔誠。俄而衆兵齊來。歡呼慶賀之聲。久而不絕。

然聯軍雖已入京。解了使館之圍。而西什庫一帶。兵匪之圍攻北堂者。仍不稍懈。皇城與各要區。尙有重兵據守。聯軍乃於二十一日節節進攻。東華門之戰。尤爲劇烈。良久。兵匪始潰。遂破皇城。次日日本兵先到北堂。法兵繼之。從此兩月之被圍苦守。一旦告終。莫不喜出望外。感謝天主再造之恩。計北堂避難教民三千四百。被困兩月餘。死四百人。地雷炸發。斃幼孩七十六口。護堂洋兵四十二名。陣亡十一人。　使館被圍攻。五十三天。受礮彈三千五百顆。槍彈數百萬顆。衞兵四百零九人。傷亡近二百。教民傷亡尤多。兵匪兇燄。可想而知。然而卒獲保全。不至覆巢之下無完卵者。固

皇家出奔

知非人力也。

京師既陷。董福祥縱兵大掠而逃。輜重相屬於道。數萬拳匪。與庇匪之王大臣。皆鳥獸散。曾幾何時。向之紛紛擾擾者。已無蹤迹之可尋。惟洋兵續來者日多。乃羣推德國公爵瓦爾德西[1]為統帥。移居儀鑾殿。各國分區駐守。搜殺拳匪。凡寺觀。與王公府第。曾設拳壇者。皆舉火焚之。城破之日。官紳殉難。與兵匪陣亡者甚衆。屍骸枕藉。火燄飛揚。誠浩刧也。

皇太后於通州失守之次日。黎明。携光緒帝后等。出奔宣化。下詔罪己。又由宣化奔山西太原府。本擬在此駐蹕。及聞聯軍至保定。殺布政司廷雍等。大懼。深恐聯軍追來。遂又深入關中。至陝西西安府駐蹕。 慶親王會同李鴻章與各國議和。各國要求先懲辦

1. Waldersee

索辦罪魁

罪魁。然後議和。

太后以縱匪仇洋之罪魁。多係親貴王大臣。甚難之。命李鴻章極力辯護。瓦爾德西曰。所索罪魁。猶是爲從者。爲保全中國體面。其爲首者。尙未提出也。其意蓋指太后。李鴻章密以電告。太后懼。遂允加重治罪。於是巡撫毓賢。尙書啟秀。侍郎徐承煜（徐桐子）均斬決。莊王載勛。左都御史英年。尙書趙舒翹。賜令自盡。端王載漪。與其弟載瀾等。發往極邊。永遠監禁。其餘治罪者尙多。不暇備述。大學士剛毅從太后出奔。憤懣成疾。死於聞喜縣。得免。大學士徐桐崇綺等。均投環自縊。董福祥本是元惡。朝廷以其帶兵。未敢加罪。僅予黜革。令還甘肅本籍。李秉衡裕祿等。先已自殺。亦僅追奪官爵而已。 太后又徇各國之請。出諭懲治各省戕害教士教民之地

方官。於是道臺鄭文欽。都司周之德。知縣白昶。文星等。均置重典。其他充軍。與革職永不敘用者。凡百餘員。

聯軍既佔北京。妖氛全熄附近各處。已無拳匪蹤迹。各國集議擬分兵四出。搜捕拳匪餘黨。於是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均在聯軍勢力圈內。往來梭巡。足迹殆徧。凡拳匪巢穴。無論官衙民居。遇則焚燬。往往全村遭刼。初官兵每助拳匪仇洋。今則助聯軍剿匪。兵威所至。咸就蕩平。黠者畏罪遠颺。懦者改爲良民。其有不量力。敢與聯軍一鬭者。皆遭敗衄。慘死疆場。此外殺人兇犯。亦有爲教民指控。經官判令抵償者。綜計自拳禍初起以來。被殺拳衆。其數當倍蓰於遇害教民。

記者曰。甚矣魔鬼之害人也。夫事魔鬼最虔。孰有如義和拳匪

者哉。焚香頂禮。誦咒佩符。拜廟設壇。稽顙升表等事。拳匪蓋常常行之。而無間時也。乃魔鬼欺矇之。揶揄之。誑以神靈附體。則槍礮不傷。使拳衆恃以無恐。及至臨陣打仗。則如犬豕之無能。瞪目舞刀。痴然就戮。而魔鬼不一助之。猶憶庚子夏。在河間東北鄉。與千餘教友避難小莊。拳匪萬餘人。頻來撲犯。勢甚洶湧。教友仰仗主佑。燃槍擊之。不移時。匪衆敗竄四逃。奪獲大旗四十餘柄。大車五十輛。各式槍械數百件。斃匪約二三百。就近細覘之。其傷亡枕藉者。多十餘齡幼童。衣履鮮潔。狀類書生。噫。童子何知。遭此慘禍。甚矣魔鬼之害人也。人奈何忘棄眞主。而猶痴心事魔乎。

和款

各國於索辦罪魁外。又要求十二款。內有戕害德國公使。與日本

書記官。必須派專使赴兩國謝罪。賠償各國人及教士教民所受公私各虧。戕害凌虐各國士民之城鎮。停試五年。剷平大沽礮臺等事。李鴻章據實奏聞。其時皇太后以六軍敗衂。京津失守。滿清江山。已入外人掌握。若能還我主權。不失帝位。已屬得之望外。區區十二款。何足計哉。遂即批准。仍循例命李鴻章等。極力磋商詳細節目。嗣因各國要求諸事。持之甚堅。太后一一照准。於是賠償各國兵費。凡四萬五千萬兩。是謂大賠款。每年還一千五百萬。許三十年還清。其各省焚燬之教堂。與教士教民之屋宇等。則由地方官就地籌款。與教士商酌賠補。惟大教堂。改歸大賠款。以輕地方之擔負。是爲拳禍之結局。

若光緒二十七年。江西建昌府屬。土匪作亂。焚燬教堂數處。甘肅

風霾既過日月重光

平羅縣戕害彭[1]梅[2]兩神父。廣東南雄州。戕殺茹教士。次年河南泌陽桐柏等縣。教堂教民。又遭焚殺之慘。直隸廣宗縣。武舉景廷賓迷信妖僧妄言。糾衆倡亂。戕殺羅[3]神父。擾及數縣。教民多遇害者。重煩兵力。方纔蕩平。凡此皆拳禍之餘波焉。 統計教中遭拳禍而死者。主教五位。神父四十八位。教友約一萬八千。嗚呼慘矣。據恆情而論。我教遭此慘禍。卽不至一蹶不起。漸卽滅亡。亦當一落千丈。非復如向日之興隆。此固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容疑者。乃起而徧觀各省。大不其然。被毀之數千教堂。又皆重建。輪奐一新。較前尤壯麗矣。爲數亦增多矣。教民被毀房屋。亦一律興修。進教領洗者。日增月盛。聖教又復昌明。十餘年來。進境之速。大非昔比。庚子年。中國教友約共八十萬。今則一百五十餘萬矣。是拳匪

1. P. Bongaerts
2. P. Merhaeghen
3. P. Lomüller

之亂。爲害於聖教者猶小，而裨益於聖教者實大也。天主上智安排。豈人之淺見小慧。所能推測哉。况聖教道理之眞確不移。經此番拳亂激盪。亦愈彰明。拳匪倘虛妄。妖言惑衆。所誇張之神術異能。何嘗有絲毫實際。卽詆毀我教之種種謠言。盡屬虛捏。至今日亦已大白。無庸贅辨。當拳匪正熾時。妖氛彌天。邪燄徧地。我教際此。惟有飲泣搥胸。仰天呼籲。望天主垂憐而已。乃無何。拳黨敗露。身殉名隳而爲天下萬世所唾罵。匪之一字。已如鐵案之不可更翻。我教友兵燹餘生。乃得重覩天日。教士復照常傳教。光明磊落。如揭日月而行中天。苟非教理眞正。安能若此。諺曰。邪不勝正。當於拳匪仇教見之。

清祚以移

至拳禍結果之關於滿清政府者。別有一種慘澹情形。對外則傷

損國體。對內亦失人民信仰。犯天下之不韙。招外人之輕視。實爲我堂堂中國。四千年文明之一大汚點。從此有志之士。蔑視政府。憤大臣之不職。慨國是之日非。奔走號呼。鼓吹革命。馴至武昌起義。全國響應。而清祚以移。屆指計之。去庚子僅十餘稔耳。何莫非仇洋殺教。信邪縱匪。有以階之厲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10 1166x6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中[illegible]民國捌拾[illegible]年 玖月貳叁日

[illegible] 贈

國家圖書館
002326384